了不起的女孩
Amazing 系列 Girls

面具人

[英] 弗朗西斯·哈丁 著
Frances Hardinge
张积模 江美娜 译

A FACE LIKE GLASS

中信出版集团

版权信息

书名:面具人

作者:[英]弗朗西斯·哈丁

译者:张积模 江美娜

ISBN:9787521707656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献给我一岁的侄子艾萨克，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个奇妙的世界，一个充满惊奇的世界。

楔子

凝乳里面的孩子

这是一个黑暗的季节。格蓝迪宝断定，在自己的奶酪隧道里生活着某种东西。根据地上的痕迹判断，它的块头比老鼠要大，比马要小。到了夜间，当暴雨在隧道上方的山坡肆虐，当凯弗纳市庞大的迷宫式隧道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雨声时，那个外来的入侵者就会自顾自地哼唱起来。在它看来，没有人能够听见自己的歌声。

他马上怀疑这里面可能有什么猫腻。格蓝迪宝的私人隧道与地下城里的其他隧道由几十道上了铁锁的栅栏隔开了，什么东西也不可能进来！不过，他的那些同行个个都是恶魔，足智多谋，精灵古怪。毫无疑问，一定是他们中的某个人想方设法把某个凶恶的动物弄了进来，目的是要摧毁他，甚至摧毁他的奶酪世界。也许，这是那个臭名昭著的飞天大盗的一大计谋。对他来说，偷窃的目的就是制造混乱，他完全不在乎这么做对自己是否有什么好处。

格蓝迪宝用“梅林佩尔”把天花板上的管道粉刷一新。他认为，这个看不见的家伙一定是靠舔食金属上的冷凝液滴而存活下来的。因此，他每天都会在隧道里走来走去，希望能看到一个胡子上满是白沫的动物怠惰地蜷曲在管道下面。可是，每天他都会失望而归。他曾设下布满糖衣电线和蝎子倒刺的陷阱，可是，那个家伙太狡猾了，每次都能成功逃脱。

格蓝迪宝知道，这个生物不可能长久待在隧道里，什么生物也不可能永远待在那儿。然而，它的存在啃噬着他的心灵，就像它的牙齿啃噬

着他昂贵的奶酪一样。他不习惯身边有别的生物存在，也不欢迎它们。那些生活在暗无天日的凯弗纳市的家伙大都放弃了外部世界，而他甚至放弃了凯弗纳市的其他地方。他的生命走过了50多个年头，他也越来越喜欢隐居了。如今，他几乎每时每刻都待在自己的隧道里，足不出户，连张人脸也难得一见。奶酪是他唯一的朋友和家人，奶酪的味道和纹理代替了言谈。奶酪是他的孩子，圆圆的奶酪在架子上静静地等待他来浸泡、翻转和料理。

然而，有一天，格蓝迪宝发现了一样东西，让他唏嘘不已，因而他把所有的陷阱和毒物都给移走了。

那是一个等待成熟的巨大的轮状威瑟珂利牌奶酪。长满麻点的奶酪外面上了一层保护蜡。软蜡出现了裂纹，空气进入奶酪的内部，导致奶酪彻底变质了。然而，让格蓝迪宝的心情为之一沉的并非是变了质的奶酪，而是软蜡上留下的一个印记——一个人类儿童的脚印。

一个人类的孩子试图靠着格蓝迪宝用独家精湛工艺生产的优质奶酪生存下来。即便是贵族，也不得不冒着巨大的风险，品尝这美味的奶酪碎片。面对眼前的奢侈品，连一点面包渣和一小碗清水都没有的那个不知名的孩子，很有可能会啃食着红宝石，并用熔化的金子把它冲下喉咙。于是，格蓝迪宝开始在那里放上一碗水和半条面包。可是，从来就没有人碰过它们。很显然，他设置的那些陷阱让孩子心生疑窦。

几个星期过去了。在一段时间里，格蓝迪宝没有发现孩子的任何踪迹，于是，他皱着眉头断定，孩子可能没了。可是，几天过后，他又会在另一个小巷子里发现了啃过的奶酪外皮。于是，他又意识到，孩子有了新的藏身之处。渐渐的，他明白了一个不可能的事实，那就是，孩子没有死，孩子没有病，孩子在危险而瑰丽的奶酪王国里活得好好的。

晚上，格蓝迪宝常常从相同的梦中醒来。在梦里，一个脸色苍白的小脚顽童在他前面奔跑着，在斯提耳顿奶酪和鼠尾草奶油上面留下一排排小小的、浅浅的脚印。再有一个月，格蓝迪宝一定会宣称自己着魔了。然而，还没等到那一天，孩子就掉进了内佛菲尔牌凝乳桶里，说明

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

格蓝迪宝没有听到什么异常的声响，因为柔滑的奶酪已经凝固，即便有东西落下，声音也很小。即便他在对着大桶俯下身，欣赏着凝乳漂亮的光泽，即便他的手指插进去使之像焦糖布丁一样均匀地分开，他也什么都没有发现。只是当他拿着长长的凝乳切刀靠过去，准备把松软的凝乳切开时，他看到它的表面有一个长长的参差不齐的裂口，裂口里灌满了浑浊的淡绿色乳清。总的来说，裂口看上去像一个四肢平躺的小孩的形状，一排厚厚的大气泡慢慢冒了上来，然后一一破裂了。

他盯着眼前这种奇怪的现象直眨眼睛，过了一会儿，突然认识到这意味着什么。他把切刀扔到一边，抓起一个大木勺，深深地插入裂口中，然后，他把乳清舀了出来，泼到外面，直到他感到木勺碰到了一个很沉的东西。他双膝顶着木桶，就像渔民费力拉着一头小鲸鱼一样，使劲拉起木勺的把儿。那个重物整个身体都在用力。最终，一个人影出现在他的眼前，样子很是难看，浑身上下沾满了凝乳，四肢紧紧抱着勺子把儿不放。

他从大桶里滚了出来，咳嗽着，乳清从他的嘴里和鼻子里喷了出来。接着，他瘫倒在地，因为刚才意想不到的一番折腾喘着粗气。从身高上判断，他也就六七岁，但是，形容枯槁，骨瘦如柴。

“你怎么到这里来的？”格蓝迪宝平静下来后大声问道。

孩子一声不吭，就像一块做错事的牛奶冻一样，坐在地上浑身发抖，他的眼睛从湿漉漉的苍白的睫毛下面往上看着。

他觉得，在孩子眼里，自己也许非常可怕。他早已不关心自己的外表了，蓬头垢面，不修边幅，这在宫廷里是无法被接受的。事实上，他是一个反叛式的人物。他有意忘记了小时候大人教给他的那两百多张面孔。他很固执，一个人独处时，一天到晚脸上只挂着一种表情，就像长期穿着一件邋里邋遢的工装一样，从来也没想过要去改变。那是第41号面孔——冬眠的獾，一张适合大多数场合的粗暴的面孔。长期以来，他

脸上一直挂着这种单一的表情，已经成了他五官的标志。他头发斑白，长短不齐。手上的皮肤由于长时间接触油和蜡，变得黢黑粗糙，仿佛天生就是那样一般。

是的，孩子见了他觉得害怕很正常，而眼前这个孩子的确很害怕。不过，这也许是一种伪装。也许，孩子认为表现出害怕可能会赢得同情。也许，就像从一副纸牌里选出一张一样，孩子从那么多的面孔里精心挑选了应景的一张。在凯弗纳市，撒谎是一门艺术，因而，每个人都是一位“艺术家”。即便是孩子，也不例外。

“不知道待会儿会看到一张什么样的脸？”格蓝迪宝心里嘀咕着，伸手去拿一桶水。第29号面孔——猎犬面前迷惘的小鹿？第64号面孔——骤雨中颤抖的紫罗兰？

“那就拭目以待吧。”他低声说道。还没等蜷曲的人影反应过来，他就把一桶水猛地泼到他的脸上，把粘在上面的乳清冲掉。长长的发辫露了出来。难道是一个女孩？惊慌之中，她试图上去咬他，张开的嘴里是一口乳牙，根本看不到牙缝。她比他之前估计的年龄还要小，最多5岁，不过，个头不矮。

就在她边擤鼻涕边咳嗽之际，他一把抓住了她的下巴，用一把很沉的奶酪刷子，清理她脸上余下的内佛菲尔牌凝乳。之后，他拿起一棵捕蝇草，凑近女孩的小脸。

等格蓝迪宝终于看清俘虏的面孔时，他，而不是女孩，发出了惊恐的叫声。他猛地松开她的下巴，往后退缩着，直到他的背部砰的一声撞到了他从中救出女孩的那个大桶上。他举灯的手猛烈抖动着，灯里面的捕蝇草的牙齿响个不停。突然，一片寂静，只有凝乳从女孩长长的发辫上滴落的声音和她低沉的鼻息依稀可辨。

他已经忘记了惊讶的表情，他早就不知道如何变换表情了。不过，他发现，那种感觉依稀存在。惊讶，怀疑，一种又害怕又着迷的感觉……接着，便是深深的怜悯之情。

“天哪！”他低声说道。一时间，他只能盯着他的刷子刷出来的这张脸看个不停。之后，他清了清嗓子，试图用温柔的声音和她说话，至少，是轻声一点吧。“你叫什么？”

女孩警惕地吸吮着自己的指头，一言不发。

“你的家人在哪儿？你爸爸呢？你妈妈呢？”

他的话就像鹅卵石掉进泥里一样。她一直盯着他，浑身发抖。

“你从哪儿来？”

他问了她一百多遍，她才犹犹豫豫小声回答他，那声音听上去就像抽噎一样。

“我……不知道。”

这是他从她那里得到的唯一答案。“你是怎么进来的？谁让你来的？你是谁家的孩子？”

“不知道。”

他相信了她说的话。

这个孩子，这个既奇怪又可怕的孩子，是孤身一人。她和他一样，形单影只，孤苦伶仃。事实上，她比他还要孤单（尽管他一直在设法掩盖），那种孤单是那个年龄段的孩子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的。

格蓝迪宝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他要收养她。这个决定自他心里油然而生。多少年来，他一直拒绝收徒。在他看来，学徒最终都会背叛自己，并想方设法取代自己。不过，这个孩子完全不同。

明天，他将和这个奇怪的小俘虏举行收徒仪式，他要和她建立亲子关系。他要跟她说，在制作奶酪时，为了不让面部受伤，一定要缠上绷带。他要教她在文件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内佛菲尔·格蓝迪宝。

不过，今天，他的首要任务是要让人送来一个小小的天鹅绒面具。

第1章

看不见的脸

从那个重要的日子算起，到今天，刚好是6年8个月零10天了。格蓝迪宝常常肩上挎着一个大大的辫绳奶酪白环，手里拿着一串叮当作响的钥匙，哼哧哼哧无精打采地走在隧道里面。每当这个时候，他的身旁总会出现一个蹦蹦跳跳、瘦骨嶙峋的人影。

她不再是当年那个满脸奶酪的小家伙，不再是冲着奶酪大师格蓝迪宝忽闪着白色的睫毛从而把他吓一跳的小丫头了。她和他的师父完全不同。她的师父长着严肃而倔强的下巴，沉默寡言，顽强执拗，说起话来斟词酌句，做起事来小心翼翼。而她呢，个头依然很高，尽管百般努力，但仍然瘦骨伶仃，喜欢蹦蹦跳跳，但常常坐立不安；两只脚没有闲着的时候，胳膊肘也不断闯祸，每每把东西从货架上碰翻在地；头发是红色的，被编成无数小辫，这样做一是为了能把脸露出来，二是为了别碰着奶酪和其他东西。

7年过去了。7年了，她都待在奶酪隧道里，跟在膀大腰圆东摇西晃的格蓝迪宝后面，艰难地提着一桶桶牛奶和一锅锅热蜡；7年了，发酵凝乳，制作干酪，像猴子一样爬上宽大的木质货架，用鼻子检验乳酪糊的成熟度，她样样不落；7年了，她学会了靠直觉走在漆黑的隧道里，因为格蓝迪宝舍不得点灯；7年了，她睡在货架中间的吊床上，唯一的催眠曲就是威特威秀牌奶酪绿色的外皮起起伏伏的声音；7年了，她帮助格蓝迪宝保卫他的领地免受同行的入侵；7年了，她学会了修补，学会了拆卸东西来打发无尽的时间，发明了凝乳切片器和三重搅拌器，还

能够从观看齿轮咬合中获得乐趣。

在这7年的时间里，格蓝迪宝从未让她离开自家的隧道半步，从未让她不戴面具见过任何人。

那么，在她成为学徒之前的5年里，生活又是怎样的呢？对此，她几乎没有任何概念。她尝试过一千多次，可是，她的大部分记忆，就像疤痕组织一样，平滑麻木。有时候，只是有时候，她会以为自己能模模糊糊地记起一些东西，只是自己不善表达或者无法理解而已。

一片黑暗。明亮的紫色烟云在她周围徐徐升起。舌尖上泛起苦涩的味道。这是她对失去的过往仅存的一些记忆碎片，如果这是真实的记忆的话。

其实，不管一个人如何有意与世隔绝，他的记忆都不可能是一张白纸。就内佛菲尔而言，她只是把自己的大脑变成了一个剪贴簿，忙着把从取奶酪或送牛奶及其他物品的送货员那里听来的故事片段、谣言传说一股脑装进去，而忘记了自己大脑无边的想象力。

等她到了12岁那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年龄，凯弗纳市的一切，只要是能通过敏锐的耳朵、超群的记忆、不断的问询和丰富的想象力能了解到的一切，她都了如指掌。她听说过金光闪闪的宫廷，它在摄政王奇思妙想的钢丝上摇摇欲坠；她听说过源源不断的骆驼队穿过沙漠为凯弗纳市带来一车一车的食物，带走本市部分能工巧匠打造出的高级工艺品，每一件都价值连城。外部世界自有自己的美食巨匠，然而，只有在凯弗纳市才能找到真正的大师。他们制作的红酒可以改写你的记忆，他们制作的奶酪可以让你眼界大开，他们制作的香料可以让你的感官更加敏锐，他们制作的香水可以让你神魂颠倒，他们制作的香膏可以让你延缓衰老、延长寿命。

然而，传闻就是传闻，道听途说永远无法替代真人来访。

“她什么时候来？我可以沏茶吗？你发现我把地都扫了吗？发现我给捕蝇草添了幼虫了吗？到时候，我可以负责倒茶吗？我去拿枣子

吧？”类似这样的问题，对内佛菲尔来说，都有些过大，有些不着边际，她的大脑真的有些驾驭不了。所以，它们常常溜出她的大脑，而且，还是组团溜出去的。这些问题让格蓝迪宝大师十分不快，她自己也能感觉得出来，然而，就是难以自已。即便他冷酷无情、警告性的沉默也能激起她的欲望，她急于将其填满。

“我能——”

“不能！”

内佛菲尔退缩了。有时候，她的执着或者笨拙真把格蓝迪宝大师惹恼了。这时，她自己会悄悄地躲在一旁，惶惶不可终日。尽管她对他的情绪有了某种了解，然而，他绝对不是一个喜形于色的人。他的脸就像门环一样，总是面无表情，给人一种饱经风霜的感觉。他的脾气总是在瞬间爆发，来得快，去得也快。

“这位客人不行。我要你藏在阁楼里，等人走了再出来。”

这个消息，对内佛菲尔来说，就像迎面给了她一拳。在她无聊痛苦的生活日历中，来客可谓是一个假期，那可是光、生命、空气、颜色和消息的美好侵入。在客人到来前的几天里，那种激动简直就是一种痛苦，她的大脑变成了一个马蜂窝，充满了无尽的期待。在客人走后的几天里，她的呼吸平顺多了，她的大脑里又充满了新的回忆、新的思想，供她把玩，就像一个孩子面对一件刚刚到手还未打开的礼物一样。

到最后时刻发现自己不能接触客人是一种莫大的痛苦。不让接触这位特殊的客人更是令她难以忍受。

“我……把所有的地板……都……打扫干净了。”这句话到最后变成了一种断断续续的可怜的啜泣。在最后的两天里，内佛菲尔不仅非常尽心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而且主动找活干，为的就是，在客人到来之前，格蓝迪宝大师没有理由把她关起来。

她感到嗓子发紧，只好眨眨眼，把眼泪憋回去。格蓝迪宝大师看着她，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眼睛里暗淡无光。也许，他要揍她一顿；也

许，就她所知，他只是想着切达干酪。

“去把面具戴上吧。”他咆哮道，然后，皱着眉头沿着走廊离去，“客人来了，不要喋喋不休说个没完！”

内佛菲尔并没有去考虑他为什么突然回心转意，而是马上蹦蹦跳跳地回到吊床底下，她要从众多的工具、皱巴巴的手册和被开膛破肚的钟表堆里找出自己黑色的面具。那堆天鹅绒，由于被油腻的手长年接触，变得非常粗糙，失去了光泽。

那是一个全罩式面具，眉毛是银色的，嘴巴也是银色的，嘴角上翘，形成一个礼貌的笑容。面具上画着一对眼睛，每一只眼睛中间都有一个小孔，内佛菲尔可以从中偷窥。她把辫子往后一推，用边缘破损的黑色带子把面具系好。

几年以前，有一次，她斗胆问了一下，为什么每次客人来了，她都要戴上面具。格蓝迪宝的回答非常直接，非常尖刻。

“道理很简单，是疮就要结痂。”

那一刻，她意识到自己一定很丑陋，所以再也没有问起此事。打那以后，她一直生活在恐惧当中，害怕自己在铜锅里模模糊糊的影子，竭力忘掉乳清桶里那张隐隐约约苍白晃动的脸。她是一个恐怖的人，一定是的。她太恐怖了，所以，格蓝迪宝才不让她离开隧道。

然而，在内佛菲尔混乱不堪的内心深处，有一种奇怪的固执。事实上，她从来没有屈服于命运的安排，她不想把自己的一辈子都荒废在斯提耳顿干酪堆里。因此，当她发现那位执意要来喝茶的女性客人的真实身份时，她的内心深处荡起了希望的涟漪。

内佛菲尔迅速扔掉皮围裙，穿上那件扣子还算齐全的上衣。她还没有来得及收拾停当，就听见门铃响了，那意味着著名“颜匠”维斯坡塔·阿伯莱恩夫人的到来。

*

“颜匠”这个行当只有凯弗纳市才有，外部大世界不需要他们。只有迷宫式的地下城市凯弗纳市里的婴儿才不会微笑。

在外部世界，凝视着妈妈面孔的婴儿慢慢就会意识到，他们上面那两颗明亮的星星是和自己一样的眼睛，那宽宽的曲线是和自己一样的嘴巴。他们想都不用想，就会把嘴角上翘，模仿妈妈的微笑。当他们害怕了或者不高兴时，就会扭曲着脸，放声大哭。凯弗纳市的婴儿从来都不是这样，也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他们非常严肃地看着自己上面的脸，看见了眼睛、鼻子和嘴巴，然而，却从来不去模仿它们的表情。他们的五官都很正常，但是，他们灵魂的小小银链中少了关键的一环。所以，必须强迫他们练习表情，一次只能练习一种。这个过程很缓慢，也很痛苦。可是，要是不练的话，他们就会像鸡蛋一样永远面无表情。

这些细心教出来的表情就是“脸”。那些在廉价托儿所的孩子只学习几种面部表情，这跟他们的身份地位很匹配，因为多学无益。富裕的家庭会把孩子送到较好的幼儿园，他们在那里可以学到两三百种面部表情。凯弗纳市的市民一辈子大都只凑合使用儿时学过的那些表情。然而，家道殷实的社会精英有时会雇用颜匠，即面部表情设计专家，教给他们一些新的表情。在上流精英社会里，一种全新的、漂亮的或者有趣的面部表情所引起的震动远远超过一串黑珍珠，或者一顶别出心裁的帽子。

这是内佛菲尔第一次有机会面见一位颜匠，在她冲回师父身边时，她的心脏激动得快要跳出来了。

“我能去开门吗？”她问道，知道自己有点得寸进尺了。

奶酪大师格蓝迪宝总是小心翼翼地把前门的钥匙藏好，生怕内佛菲尔出于好奇把它们摸到手，只有在客人马上到来时，才把它们拿出来。可是，今天，他二话没说就把那串钥匙扔给了她。她急忙跑回前门，冰冷沉重的钥匙让她的手不停地颤抖。

“如果是一个人，就让她进来。开门前，好好闻一闻！”格蓝迪宝在

走廊的另一头高声喊道。奶酪大师格蓝迪宝总是把外人看成是潜在的入侵者，哪怕来人是送货员也不例外。

内佛菲尔激动得手指不听使唤，她笨手笨脚地把漆布从锁头里拉出来。漆布是用来防止毒气和盲蛇的，那种蛇个头不大，眼睛看不见，有时候会从石缝里游出来咬人。她打开了7把锁，拉开35道门闩中的34道，然后，非常听话地停了下来。她踮起脚尖，从门镜里往外看。

在前方的通道上出现了一名女性孤独的身影。她有着典型的蜂腰，看上去一碰就会折断。她身穿墨绿色的礼服，上身是带有银珠的V形胸衣，小立领周边围着一圈蕾丝。桃红色的头发掩藏在无数的羽毛之中。羽毛有绿色的，也有黑色的，闪闪发亮，让她看上去显得高多了。内佛菲尔觉得，这位夫人一定是刚从某个精彩的聚会上直接过来的。

维斯坡塔·阿伯莱恩夫人的脖子上围着一条黑色的丝巾，这让她苍白的脸色看上去好看多了。内佛菲尔立即认为，这是她所看到的世界上最美丽的一张脸。那是一张瓜子脸，皮肤非常光滑。夫人等在门外，脸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表情，时而奇怪，时而妩媚，和格蓝迪宝亘古不变的怒目相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长着一双丹凤眼，又细又长，眉毛乌黑发亮。要不是下巴上有一道裂痕，可以说，这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一张脸了。

内佛菲尔记住了格蓝迪宝的嘱咐，打开一个很隐蔽的小窗口，迅速而仔细地嗅了嗅身边的空气。她那奶酪师特有的鼻子嗅到的只是发蜡和淡淡的紫罗兰的味道，还有一丝匆忙的气味。夫人身上有香水的味道，而不是香精的。它令人身心愉悦，而不是意乱情迷。

内佛菲尔拉开最后一道门闩，接着，又拉开大大的金属门环，把门打开。见到内佛菲尔的瞬间，夫人有些犹豫。可是，出于礼貌，她脸上的表情有所缓和，变成了惊喜和友善。

“我找奶酪大师穆尔莫斯·格蓝迪宝。我想，他在等我。”

从来没有人这么温柔地看着内佛菲尔，她一下子变得口干舌燥。

“好的。我……他……他在接待室。”现在，对她来说，是千载难逢的时刻，可以偷偷地和颜匠说几句话。不过，很显然，她有点张口结舌。她偷偷地看了颜匠一眼，觉得面具下面的脸滚烫滚烫的。“我……我想问你……”

“内佛菲尔！”接待室里传来了粗暴的声音。

内佛菲尔突然想起了师父的嘱咐，不要喋喋不休说个没完！这也许意味着，他根本不想让她开口说话。

她犹豫片刻，鞠了一个躬，退到后面，做出“请进”的样子。今天是不可能好好聊天了！这是一位需要细心招待的客人，不是一位随随便便的访客。于是，内佛菲尔这名长着白色眼睛、挂着银色笑容的小巧玲珑的“人体模特”等维斯坡塔·阿伯莱恩夫人进来以后，把门闩上，领着她向接待室走去。

走廊里光线晦暗，很明显，这里人气不足。就像人们指望小小的食虫捕蝇草吸入污浊的空气呼出清新的气体一样，捕蝇草也希望能有很多人呼出污浊的空气供其吸入。如果附近没有足够的人气，它们就会耗尽污浊的空气，黄光熄灭，进入睡眠状态。小小的捕蝇草看上去像毒蘑菇，它们没有眼睛，身上长满斑点，看起来毫无生气。当它张开嘴巴的时候，也显得百无聊赖，并非有意用朦胧的黄光诱捕肥肥的洞穴尺蛾。

好在维斯坡塔·阿伯莱恩夫人乖乖地跟在内佛菲尔后面，没有走偏，也不想触碰任何东西。格蓝迪宝不相信任何客人，所以，此时此刻，所有的饵雷都已经设下了，所有的门都上了锁，所有的把手都涂抹了一层令人麻痹的奶酪，以防万一。除此之外，走进奶酪师的世界，普通危险也无处不在。比如，开错一扇门，你可能面对的是一架子吐口水的杰西牌奶酪，它们在羽毛垫子上发出喀嗒喀嗒的声音，通过外皮上的小孔往外喷着酸水；或者是一坨一坨呱呱斑牌奶酪，它们散发的霉味足以让人的大脑融化。

格蓝迪宝用来当作接待室的前厅十分温馨，是来客唯一能够涉足的

地方，也是格蓝迪宝整个奶酪世界里味道最小的地方。内佛菲尔把颜匠让了进去，颜匠立刻挺直身体，举手投足与方才完全不同。她一下子变得雍容华贵，光芒四射，人也顿时高大起来。

“奶酪大师，听说你还活着！能亲自验证一下，是多么令我开心啊！”颜匠十分优雅地走进屋里，她头发上最长的羽毛顶着接待室的天花板。脱下黄色的手套后，她在客人的位置上坐了下来。客人的座位与格蓝迪宝的大木椅之间有8把剑的距离，这是事先仔细设计好的。“你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朋友当中有一半人认为，你对生活失去了信心，对自己做下了可怕的事情。”

格蓝迪宝仔细看了看自己专门接待客人时才穿的灰色长外套的袖口。脸上的表情依旧，不过，那表情瞬间变得更加沉重。

“上茶。”这是他说的唯一一句话。袖口没有任何反应，不过，谁都知道，这句话是对内佛菲尔说的。

听到半截就离开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仿佛内佛菲尔最终会获悉格蓝迪宝离开宫廷的原因似的。凯弗纳市唯一的贵族阶层是手艺人，也就是真正的美味制作商。他们制作的商品既可让人大开眼界，又可让人大快朵颐。作为纯正奶酪的制作商，格蓝迪宝是手艺人阶层的一员。但是，他从来没有跟内佛菲尔提起过他拒绝在宫廷工作的原因。

在用岩石砌成的面积不大的厨房里，内佛菲尔拉动墙上的控制杆打热水。在上面的锅炉房里，一个小小的铃铛届时会叮当作响。一两分钟后，水管先是嗡嗡，后是呜呜，再后来，开始颤抖。内佛菲尔戴上防护手套，拧开脏兮兮的灰色水龙头，一股热水涌进茶壶。

内佛菲尔开始沏茶，慌乱中把自己烫伤了。等她再次回来时，主人和客人正在说话。当她把一杯薄荷茶和一盘枣放到维斯坡塔·阿伯莱恩夫人旁边的小桌上时，夫人突然停止说话，给了内佛菲尔一个淡淡的甜蜜的微笑，以示感谢。

“……一位非常好的客户，”颜匠继续说道，“也是一位非常好的朋

友。这就是我答应帮助他的原因。你理解他的担忧，对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外交场合，可怜的年轻人不想在摄政王和宫廷其他人面前丢人现眼，所以，我的朋友希望拥有所有的面部表情，你能怪他吗？”

“能！”格蓝迪宝用很短的指甲敲打着椅子的扶手，靠近看不见的机关。“能怪！正是像他那样的傻瓜才使得表情市场红红火火，尽管大家都知道，一个人有200个面部表情足够了。其实，有10个就足够了！”

“或者说……两个？”阿伯莱恩夫人眯起长长的丹凤眼。她的笑容大家心照不宣，不过，在她嘲讽的表情下面却透着温暖和同情。“奶酪大师，我知道，对你来说，这是个原则问题。可是，你也该注意了，不能一天到晚就一副表情。相由心生嘛。如果有一天，你想换一副表情，你会突然发现，你的面部肌肉早已失去了那种功能。”

格蓝迪宝盯着她，脸色十分阴沉。“我发现，我现在的表情适合大多数场合，适合我碰到的大多数人。”他感叹道，“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和我谈这个，表情大师？如果这个小崽子需要100种表情，应对他所看到的不同绿色，那你去找他，把表情卖给他好了。”

“如果只是不同的绿色，那倒好办了。眼下最流行的莫过于‘铜铝冥想’和‘忧虑苹果枝’。问题是宴会。如果他想证明自己是真的美食鉴赏大师，那么，他对每一道菜都应该有相应的表情。亲爱的奶酪大师，你对我来的初衷有一点了解了吧？”

“不止一点点。”

“对于下面的东西，我已经给他配好了适当的表情。那就是，4种红酒、鸣禽果冻、汤羹、馅饼、甘露酒、冰激凌以及各种甜水果。可是，你的‘斯多克佛尔特·斯图尔顿’将初次登场，我怎么可能为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东西设计出适当的表情呢？”

“那种特殊的奶酪是摄政王委托制作的，那是他的财产。”

“但是，总会有奶酪的边边角角吧。”阿伯莱恩夫人坚持道，“做坏了的奶酪？奶酪碎片？奶酪屑末？我朋友只想要点奶酪屑末。没问题

吧？他会感激不尽的。”

“不行！”回答的声音很轻，但是很果断，就像要熄灭的蜡烛。阿伯莱恩夫人一时陷入沉默。过了好长时间，等她再次开口的时候，语气变得十分严肃，微笑里带着伤感。

“亲爱的奶酪大师，你有没有想过，将来有一天——在你看来，也许可能性不大——将来有一天，你可能想回到宫廷里，或者需要回到宫廷里？躲在这里可能很安全，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你给对手提供了一千个机会去反对你，他们会在合适的人面前飞短流长。这会让你处处被动。如果你在某个黑暗的时刻失去了你的身份，即便躲在这里你也不安全。另外，你也得为下一代着想不是？”说着，她拿眼睛瞟了一下内佛菲尔。

“我知道，你说的有一定道理。”格蓝迪宝的双手在椅子扶手上敲打着。内佛菲尔突然意识到他很紧张。在她的印象中，他从未像现在这样紧张过。

“我的意思是，总有一天，你和你的门徒需要盟友。然而，多年以来，你总是千方百计把那些向你示好的人拒之千里。如果你必须重新和宫廷打交道，那该怎么办？你，一是没有朋友，二是只有两种表情，那可怎么行？”

“上次我不是全身而退了吗？”格蓝迪宝低声说道。

“也许，下一次你还可以那样。”阿伯莱恩夫人继续说道，“也许，你可以让我来帮助你。我人缘比较广，可以为你搭桥。我甚至可以为你设计一种新的表情，那样，事情会更好办一些。”她把瓜子脸歪向一边，通过长长的绿色眼睛仔细端详着格蓝迪宝。“我想，‘星光闪烁’或者‘扭曲的魅力’比较适合你。或许，‘悲观厌世’，加上一点‘伤感’和‘正义之心’。或许，‘愉悦的机灵’，加上‘一湾睿智’。奶酪大师，我知道，你对我的行当有偏见。但关键是，我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而且，认识我，你不会吃亏的。”

“点心！”格蓝迪宝恶狠狠地说道。

厨房里，内佛菲尔匆忙中被地毯的一角绊住了，倒在了椅子上。她不得不花上好长一段时间从地板上捡起散落的饼干，把上面的灰尘掸掉。等她来到接待室时，正好赶上他们二人的谈话结束了。绝望之余，她看着颜匠悄悄地往那个有着35道门闩的大门走去，她的表情很特别，混合了变了味的愉快、遗憾、同情和决心。

内佛菲尔一口气追了上去，朝颜匠深深地鞠了一躬。她感到颜匠的笑容像彩虹般落在她的身上，有一种痒痒的感觉，正如她头上的羽毛触碰到天花板一样。想到她这样做是违背了格蓝迪宝师父的命令，她的心不禁一颤。可是，要是现在不说，她就再也没有机会和一名颜匠面对面了。而且，这个机会正在慢慢溜走。

“夫人！”她急匆匆地低声说道，“请等一下！我……你说过，你可以设计几种表情，让格蓝迪宝大师看起来很好看。我在想……”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出了在她的心里憋了好几个月的问题，“你……你能不能为一个无名小卒设计一种表情？我的意思是……为一个因为太丑而不得不藏起来的人设计一种表情？”

一时间，颜匠看着内佛菲尔的面具，脸上的表情僵住了。过了一会儿，她的表情开始变得比较柔和，就像一个正在融化的冰柱顶端渗出来的一滴水。她的手伸向面具，显然，她想摘掉它。可是，内佛菲尔后退了一步。她的内心还没有准备好，她不想让眼前这位美丽的夫人现在就看到面具下的形象。

“你真的不想让我看吗？”阿伯莱恩夫人小声问道，“那好吧，我不想让你难过。”她朝走廊的另一端瞥了一眼，然后，凑过来低声说话。

“很多人来到我这里时，都说自己非常丑陋，可是，每一次，我都能为他们设计出一张赏心悦目的脸。这事没有办不成的。不管别人跟你说了什么，没有人必须丑陋！”

内佛菲尔感到眼睛一阵刺痛，她使劲咽了一下口水。“格蓝迪宝大

师对你太粗鲁了，真的抱歉。要是换了我……”

“谢谢！”阿伯莱恩夫人的眼睛里出现了孔雀绿式的斑点，好像两块绿宝石被打碎了一百次，“我相信你。你叫什么来着？格蓝迪宝大师管你叫内佛菲尔，是吧？”

内佛菲尔点了点头。

“幸会，内佛菲尔。我会记着，在这些奶酪隧道里，我还有一个年轻的朋友，尽管你师父说什么也不相信来自宫廷里的人。”阿伯莱恩夫人又朝接待室看了一眼，“好好照顾他。他比自己想象得要脆弱。他把自己关起来，对外面的事情不闻不问，这很危险。”

“我希望自己能出去，替他看看外面的世界。”内佛菲尔低声说道。她这样说，不是一点私心都没有。她知道，她声音里的那种渴望之情把自己出卖了。

“你从来没有离开过你师父的隧道？”

内佛菲尔摇了摇头。

阿伯莱恩夫人黑色的眉毛十分优雅地往上挑了挑。她的语气变得很愤慨。“从来没有？为什么没有？”

内佛菲尔的双手防御般地缩了回来，缩到了面具和面具下面那张不讨人喜欢的脸那里。

“哦。”阿伯莱恩夫人轻轻地叹了口气，似有所悟。“你真的是说，他把你关在这里，就是因为你的容貌？那太可怕了！怪不得，你想要一张新的脸！”她用戴着黄色手套的手，轻轻抚摸了一下内佛菲尔戴着面具的脸颊，天鹅绒发出了微弱的摩擦声。“可怜的孩子。不过，不要绝望！也许，你和我会成为朋友。果真如此，我会为你设计一张新的面孔。怎么样，高兴吗？”

内佛菲尔无声地点了点头，胸口有一种快要爆炸的感觉。

“在此期间，”颜匠继续说道，“你可以给我传递消息。我的隧道离

海蓬子区不远，也就是逊瑟蔓思林卡和赫斗斯交会的地方。”

接待室里传来了铃声。内佛菲尔知道，格蓝迪宝等得不耐烦了。她极不情愿地把门闩拉开，把门打开，好让阿伯莱恩夫人出去。

“内佛菲尔，再见。”

就在门快要关上的一刹那，内佛菲尔看到了一样东西，她的心脏似乎停止了跳动。阿伯莱恩夫人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着她，可是，那张脸她从未见过。它和这些年来内佛菲尔熟记的那些脸谱完全不一样，和来访期间阿伯莱恩夫人的其他光滑魅力的面孔也不相同。诚然，那张脸上依然挂着微笑，可是，光鲜的背后掩藏着悲观厌世，善良的背后掩藏着郁郁寡欢。阿伯莱恩夫人的眼睛看上去十分憔悴，显然是睡眠不足的结果。

转眼间，那张脸消失得无影无踪。内佛菲尔一个人留在原地，看着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她的脑海里充满了乱七八糟、色彩斑斓的想法。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意识到，应该把所有的门闩都插上。

最后一张与众不同的面孔让她的心灵为之悸动，就像一阵清风，拨动着琴弦，可是，她却不知道这究竟是为了什么。不过，她的内心深处却传出了“似曾相识”的声音。不知为什么，她真想把大门砰地打开，展臂搂着来访的客人，哭个痛痛快快。

第2章

焦躁不安

内佛菲尔刚一摘下面具，就意识到麻烦来了。格蓝迪宝灰色的眼睛死死盯着她，那眼神简直冷若冰霜。

“怎么回事？”一只又宽又粗的手窝起来，托住她的下巴，另一只手举着灯笼，浅绿色的灯光照在她的脸颊上，“你隐瞒我什么了？！”

再次领教师父洞穿人心的可怕本领，内佛菲尔颤抖不已，难以自持。

“你都干了些什么？”格蓝迪宝大师的声音里带有一丝恐惧，正因如此，内佛菲尔才彻底乱了方寸。“你跟她说话了，对吧？”他哑着嗓子质问道。

“她……”

“你摘下面具了吗？”

内佛菲尔的下巴让格蓝迪宝大师长满老茧的手紧紧地攥着，她使劲地摇着头。他的目光在她脸上扫来扫去，仿佛有人把答案刻在了上面。

“你跟她提到自己的事了吗？提到我了吗？提到隧道了吗？你到底跟她提到了什么？”

“没有！”内佛菲尔尖声叫道。她脑子飞快地转着，证实自己当时什么都没说。没有，她的确没有跟那位漂亮的夫人提到过什么，她所做的无非是问了几个问题，偶尔点了点头罢了。“我什么也没说，只说了

声……‘我很抱歉’。”

“抱歉？为什么抱歉？”

因为她很和善，而你很粗鲁，内佛菲尔心里想着。

“因为她很和善，你很粗鲁。”内佛菲尔说道。话一出口，她便咽了下口水，使劲咬着下嘴唇，因为她又没有管住自己的嘴巴。

顿时，一片寂静。少顷，她的师父长长地出了口气，松开了手。

“你为什么拒绝她的要求？”内佛菲尔问道。她很害怕，两脚不停地前后移动着。害怕的时候，脚往后移；焦躁的时候，脚往前伸。“我们不是有一个斯多克佛尔特·斯图尔顿奶酪吗？和我拳头大小差不多。我们把它放在那里，是想看看更大的奶酪需要多少时间才能熟透。你为什么就不能给她一丁点呢？”

“为什么？就像我不能从蜘蛛网里抽出一根丝来补袜子一样。”格蓝迪宝吼道，“扯住一根丝，就扯住了整个蜘蛛网，慢慢的，蜘蛛就会爬出来……”

即便是在格蓝迪宝大师愿意回答问题时，也不要想着会有什么好结果。

*

在接下来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内佛菲尔的状态变得十分糟糕。她无法集中精神。她把麋鹿的唾液当成了驯鹿的眼泪，舀到了“巴克本特”圆台上，结果，奶酪喷了很多酸雾，灼伤了她的胳膊，红得发亮。她忘了把“美味的拉扎尔”从冷却管旁边的架子上移开，等她想起来时，它们正在木架上颤动不已。

奇怪而典雅的维斯坡塔·阿伯莱恩夫人离开之前说过，她可以为内佛菲尔设计一种表情，让她看上去没那么可怕。一想到这里，她的内心就涌动着希望。可是，当她记起颜匠说过的有关宫廷里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话时，希望马上就被莫大的恐惧所替代。她感到内心翻腾，坐立不

安。格蓝迪宝心肠很硬，不为所动。她想不出来什么可怕的事情会发生在他的身上。她能想到的，只是他的头顶上不能没了石头天花板。然而，颜匠暗示道，如果他逃出宫廷，躲到这里，可能会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正好给别人提供了暗算他的机会。这会是真的吗？对此，他自己也没有答案。难道真的有人会在她师父固若金汤的奶酪城堡里加害他吗？

“你在琢磨什么呢？”格蓝迪宝吼道。

内佛菲尔没法回答，因为她也不清楚自己在琢磨什么。不过，的确有一种东西进入了她的脑海。此时此刻，在她脑海的煮锅里，那种东西在慢慢地沸腾，冒出一串串激动的气泡。她现在只有半个念头，只有一粒计划的种子。与其说她有了想法，倒不如说是想法占据了她的脑海。然而，那个想法的确曾昙花一现，只是她没有告诉格蓝迪宝。原因很简单，她不清楚那是个什么东西，也不知道如何跟他说才好。

“你瞧，”格蓝迪宝吼道，“看一眼那个女人的世界，就一眼……你就被传染了。你现在发烧了，如果仅仅是发烧，你就算是烧了高香了。”然而，他并没有真的把内佛菲尔当成病人看待。事实上，他是铁了心，要让她忙得晕头转向。

内佛菲尔能够相信阿伯莱恩夫人吗？她的脑海里一次又一次浮现阿伯莱恩夫人临别时那个表情，那是一个十分倦怠却又非常可爱的表情，没有任何粉饰。尽管内佛菲尔百般努力，却仍旧无法相信，那充其量只是一个面具罢了。

如果不是真情实感，怎么可能挂着那样的表情呢？她思忖着。

*

这个想法一直徘徊在她的脑海里。三天后，恩斯特怀尔送来了几桶鲜奶，一桶洁净的鸽子羽毛，还有6瓶冲洗过死人脚的薰衣草水。恩斯特怀尔是一个送货的小男孩。他身材单薄，骨瘦如柴，脸上有一些麻子，是内佛菲尔在格蓝迪宝的奶酪隧道里最常见的一张脸。他比内佛菲

尔大一岁左右，可是要比她矮5厘米。他喜欢和她待在一起，回答她各种各样的问题，只是脸上总挂着一种居高临下的表情。内佛菲尔觉得，他喜欢看到她听他说话时聚精会神的样子，他知道，他的到来在某个人眼里显得尤为重要。

“恩斯特怀尔，你了解阿伯莱恩夫人吗？”还没等他坐好，她就开腔了。

恩斯特怀尔脸上并没有出现生气或者是嫌弃的表情。工人和苦力家庭出来的人根本不知道这种表情的存在，这是因为，在别人看来，他们根本不需要这样的表情。然而，内佛菲尔看到他的肩膀突然僵住了，觉得自己冒犯了他。他来的时候，无比自豪，打算跟她讲些事情。然而，她却狗追耗子，打听起别人的事来了。可是，当他接过她端来的一杯姜茶时，态度有所缓和。

“瞧，瞧这个。”突然，他手里拿着一样东西，在她眼前晃了一下。尽管时间不长，她还是看清楚了，那是一幅画，画面不大，画的是地上的场景。接着，他把画藏到了衣服里。“我要把它送到克蓝堡的一名商人那里。你要是想看，就给我三个鸡蛋。”

内佛菲尔拿来了三个鸡蛋做的皮蛋，蛋壳是蓝色的，他把画给了她。那是一栋小房子，窗户不大，窗前是一片树林，后面有一座小山，山上绿树成荫。天空上有一个白色的洞，比别的地方鲜亮。

“这是太阳吧？”她指着画问道。

“对呀，要不然，画上怎么没有人呢？你知道的，对吧？太阳能把人灼伤。你知道人们要下地干活，要是在地里待的时间太长，人的皮肤会被晒红，会很疼，最后，会脱落。此外，谁也没法往上看，因为太阳太毒了。要是往上看，眼睛就会被灼伤，会瞎的。”

他斜视一下内佛菲尔，边看边剥着蛋。蛋的表面是焦糖色的，上面有着雪花一般的图案，很是精致。

“看看你，像个生病的耗子一样，神经兮兮的。你看，我来多好，

要不，你就疯了。总有一天，格蓝迪宝会后悔的，后悔把你这样关起来，连个伴儿也没有。总有一天，你会发疯的，然后，杀了他。”

“别这么说！”内佛菲尔尖声说道，声音里充满了忧伤，也带着一丝愤怒。过去，她跟恩斯特怀尔说起过很多事，所以他知道她有时真的会发疯。有时，她觉得自己被困在这里，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有时，她觉得隧道里面太黑暗了，太沉闷了；有时，她爬着爬着被卡住了。这时候，她就会情绪失控。当然，有时，她也会无端地发疯。她觉得心慌，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来。不知什么时候，又会慢慢恢复，像生病了一样抖个不停，一种世界末日降临的绝望感笼罩着她，她的指甲抓挖着石壁和天花板，抓得指甲一一断裂。

事后，她根本记不清发生了什么，只记得自己拼命挣扎，要呼吸空气，急着见光。然而，她想见的不是捕蝇草发出的浅绿色的灯光，也不是红色的余烬，而是冰冷灼人的巨大光柱从天上倾泻下来。她要呼吸的空气，不是平日里奶酪隧道里令她习以为常的刺鼻空气，而是那些来自更广阔的地方，恣意涌动的空气。

看到她一脸茫然，恩斯特怀尔咯咯地笑了起来，他素日里的好脾气也回来了。

“好了，看够了吧？”他把画拿了回来，掖进上衣里，然后，把蛋切开，露出里面柔滑的松绿色蛋黄，“你想了解阿伯莱恩夫人？”

内佛菲尔点了点头。

“这个简单，我太了解她了！她是凯弗纳市最负盛名的颜匠之一。70多岁吧，不过，看上去像40来岁。别的颜匠都恨她。当然，他们彼此之间也没有什么好感。这是因为，和其他人不一样的是，她没有接受过什么正规训练。大概7年前，她还是一个无名小卒，名不见经传，只是教教别人如何微笑而已，目的无非是挣几个零花钱。可是，突然，一夜之间，她推出了自己的‘悲情系列’。”

“悲情系列？”内佛菲尔的脑海里突然闪现她瞬间捕捉到的阿伯莱恩

夫人微笑背后那种憔悴的表情。

“是的。你想，在此之前，大家雇用颜匠的目的，无非是想得到最新最灿烂的笑容，或者是最高傲的目光。然而，‘悲情系列’则完全不同，它包括悲伤的脸、受伤的脸和勇敢的脸。这些脸看上去不一定总是很漂亮，但是，却让人们看上去显得深沉有趣，就像每个人心里都藏着隐隐的痛。宫廷里对此非常痴迷，她也因此声名大噪。”

“可是，她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我的意思是……她人品好吗？靠得住吗？”

“靠得住？”恩斯特怀尔一边剔着牙，一边说道，“她是个颜匠，和她有关的一切都是假的，那是她的买卖。”

“可是……她打造的脸一定是有来处的，不是吗？”内佛菲尔坚持道，“我的意思是，脸的背后是有感情的。所以说……也许，7年前发生了什么，什么悲剧的事件，结果，她就突然有了这个系列。”

恩斯特怀尔耸了耸肩，他对阿伯莱恩夫人这个话题显然不感兴趣了。

“我不能一天到晚坐在这里瞎扯。”说着，他把破碎的蛋壳放到内佛菲尔手里，“你也不能一天到晚像个大傻子一样坐在这里，你得去准备宴会奶酪了吧？”

*

盛大的宴会即将到来，这总能引起凯弗纳市地下隧道一阵骚动。在某些地方，戴着面具的香水师会向偌大的鸟舍里滴上一滴珍珠般的液体，看看有多少金丝雀会因此晕厥过去。在另一些地方，毛皮商会剥去几十只鼹鼠的皮制作手套。同时，有人对一千多种小的奢侈品进行测试，看看哪些对宫廷里的人来说过于平凡，又有哪些过于精致，难以保存。

就格蓝迪宝和内佛菲尔而言，宴会意味着斯多克佛尔特·斯图尔顿

奶酪的首次亮相。那是一个巨大的奶酪，重量和内佛菲尔的体重差不多。斯图尔顿的著名之处在于它能给人带来独特的视野。它能让人们想起他们早已知道却依然需要反复被告知的真理，这是因为他们或者忘记了，或者拒绝去思索。斯图尔顿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制作工艺复杂，失败率高。因此，格蓝迪宝和内佛菲尔倾其所能，专心致志，为的是在这个十分重要的时刻，将斯多克佛尔特·斯图尔顿奶酪隆重推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就是一个待字闺中随时准备出嫁的新娘。

每天，斯多克佛尔特·斯图尔顿黄白相间的表皮必须用月见草油和麝香的混合物粉刷一遍，又长又细的绿毛需要用刷子精心呵护。更重要的是，这个巨大的奶酪需要每141分钟翻转一次。由于它的直径是3腕尺㊟，所以，需要两个人一起使足了劲才能完成。因此，每过141分钟，格蓝迪宝和内佛菲尔就都得起来。

在凯弗纳市暗无天日的世界里，没有白夜和黑夜之分。但是，大家还是不约而同地遵循25小时制。为了确保奶酪隧道里总是有人醒着，格蓝迪宝和内佛菲尔两班倒，总是在不同的时间里睡觉。说白了，就是作息时间不同。一般来说，格蓝迪宝从7点睡到13点，而内佛菲尔则从21点睡到凌晨4点。然而，一个人根本搬不动斯图尔顿。

连续三天，每天睡眠时间也就两个小时左右，他们两个人都有点扛不住了。更可怕的是，别的订单在宴会前纷纷到来。上层人士听说了斯多克佛尔特·斯图尔顿首次亮相的事情，一时间，格蓝迪宝的商品风靡起来。与此同时，来自包括阿伯莱恩夫人在内的贵妇人的小额订单也是不计其数。他们纷纷订购一小包“泽富尔塔奇思妙想”。尽管阿伯莱恩夫人似乎已经放弃了斯图尔顿，但是，内佛菲尔就像一个落水者一样，紧紧抓住这唯一的希望不放。

“我们不能给阿伯莱恩夫人寄去一点斯图尔顿吗？求你了！不能吗？要不给她寄去一点样品也成。”在偌大的斯图尔顿旁边，有一个不大的仿制品，好像某个病鸟下的软蛋。这个小小的仿制品将在斯图尔顿踏上光荣之旅之前打开，以确保乳酪糊达到预期的成熟度。

“不行！”

最终，事情到了临界点。其他奶酪发现别人得到特殊关照，自己失宠了，纷纷开始抱怨。愤怒的布里干酪开始反攻，体内慢慢渗出液体。“跳跃的奎安普”出人意料地弹射起来，在隧道里跳来跳去，跳到一半时，发生爆裂。这时，内佛菲尔纵身一跃，跳了上去，用湿毛巾把火焰闷熄。格蓝迪宝本来是忙里偷闲，小睡一会儿。他的清梦也被内佛菲尔尖尖的求助声和驱赶蚊虫的声音打破了。

“师父，师父，我可以把轧液机拆开吗？拆开后，我可以把奶酪放到两块托板之间，然后做个手摇曲柄之类的东西。那样的话，我们一个人摇着，就可以把奶酪翻过来，另一个人可以去睡觉。格蓝迪宝师父，我可以试试吗？”

以前，格蓝迪宝一听到不切实际的建议，顿时就烦躁起来，他先后否定的建议有100多个呢！此时，他有些犹豫，挠着下巴。

“嗯，接着说。”

结果是，轧液机没有白白牺牲。一开始，不太顺利，手指反复被夹。不过，就像内佛菲尔的很多机械试验一样，手摇曲柄奶酪翻面器真的成功了。当内佛菲尔最终向格蓝迪宝展示的时候，她的师父一开始带着严肃的表情，后来，他慢慢点了点头。

“睡觉去吧。”这是他说的唯一一句话。他摸了一下内佛菲尔的辫子，那手又粗又大，像手铐一样，把她的头发给弄乱了。内佛菲尔摇摇晃晃地回到宿舍，一下跌到吊铺上。她知道，这一次，格蓝迪宝对她非常满意。一阵困意袭来，像池塘吞没鹅卵石一样，把她包围了。

两个小时后，她突然醒来，眼睛直盯着隧道上方的石头天花板，耳鼓一阵阵刺痛，好像有人在耳边打着响指一样。她马上意识到，现在是25点，或者叫作“零时”。当格蓝迪宝接待室里银白色的钟指向“零时”时，就能够听到机械装置重置时沉闷的咔嗒声。不知为什么，正是这沉闷的咔嗒声，而不是其他时刻的报时声，总能把内佛菲尔叫醒。

尽管已经筋疲力尽，但是，沉闷的咔嗒声再次把她从梦中惊醒。她发出了极不情愿的低吟声，蜷成一个球，但仍然无济于事。此时，她完全清醒了，浑身发冷，像一只蚂蚱一样紧张不安。

“不公平！”她从吊铺上滚下来时，低声说道，“不公平！请不要再让我失去时间概念，不要！”

由于凯弗纳市没有白天或黑夜，人们有时会失去时间概念。睡眠和醒来的周期彻底紊乱了。他们常常睡不着觉，只是稀里糊涂昏昏沉沉地度过无数个小时。在这方面，内佛菲尔尤其如此。

干活，干活，干活！我究竟能干什么活？

她的大脑感觉像是一块海绵。在她沿着走廊摇摇晃晃地走着、检查着昏昏欲睡的奶酪时，一切看上去都冒着金星。她试图清理一下，却总是被水桶绊来绊去，在地上留下乳清的印记。最终，她一拐一瘸地来到斯图尔顿室。她知道，格蓝迪宝师父一定会给她派上活儿的。

接待室的角落里有几棵捕蝇草。柠檬色的灯光摇曳着，使得巨大的奶酪看上去像睡梦中的生物一样伸缩着。幽灵般的光线沿着被拆了的轧液机的铁角悄悄地滑过。再往前一点，格蓝迪宝大师坐在地板上，他背靠着墙壁，眼睛紧闭着，下颌张开着。

内佛菲尔的肺里似乎没有了空气，她费了好大力气才发出了轻轻的惊叫声。一时间，她彻底蒙了，以为师父突然离世了。奶酪有时候会攻击你，即便是那些平日里训练有素、举止优雅的奶酪也不例外。这就是这个行业的危险所在。否则的话，格蓝迪宝大师出现这种情况没有道理，没有理由啊！跟着他这么多年了，格蓝迪宝师父从来没有出过错，从来没有失过手，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是啊，即便是在他精疲力竭的时候，也……

格蓝迪宝大师的下颌微微动了一下，他的喉咙深处发出了粗重的声音，就像小牛在井底里哞哞地叫着。是的，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从未有过任何闪失的格蓝迪宝大师在值班时睡着了，而这就发生在

斯图尔顿需要翻面前两分钟。

内佛菲尔蹑手蹑脚地走了过去，手伸向了他的肩膀。不过，她犹豫了一下，又把手抽了回来。不，为什么要把他叫醒呢？他需要睡眠，那就让他睡吧。那就让她来替他翻吧。如果下一个也需要她来翻，那也未尝不可。若真如此，他会为她感到自豪的，他也必须为此自豪。

她数了数，几秒钟后，开始转动曲柄，翻动巨大的奶酪。接着，她又用手翻动了那个小小的样品。翻完后，她笑了，心里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陌生的满足感。

现在还不太累，没必要睡觉。内佛菲尔开始迷迷糊糊地准备其他订单，比如，为市场美食节准备美食，为著名的巧克力商准备骆驼奶酪，此外，还要为阿伯莱恩夫人备货。

就在她要再次为斯图尔顿翻面前5分钟，格蓝迪宝前门的铃声响了。内佛菲尔胡乱地把面具戴上，朝前门跑去。慌乱中，她差点落入格蓝迪宝布下的各种各样致命的陷阱里。透过门上的窥视孔，她看到了一名男仆，下颌长得和蜥蜴一样，尖尖的，瘦瘦的。

“有何贵干？”内佛菲尔试图模仿格蓝迪宝的直率语气。

男仆脸上顿时挂上迷人的笑容，同时显示出他的庄重。不过，他说起话来，嗓音仿佛受潮了一般。

“劳您大驾，阿伯莱恩夫人在此有一个小小的订单。如果准备好了……”

突然，她心里有了一个想法，那想法就像拳头一样敲击着她。那个力量太大了，差点把她打倒在地上。她站在那里浑身发抖，不知道该不该哭出声来。那是一个很好的主意，特棒的主意，也许是她迄今为止想出来的最好的主意，甚至比那个将轧液机改成奶酪翻面机的主意还要好。可是，这个主意来得太不是时候，太不公平。因为，此时此刻，她正沉浸在师父格蓝迪宝对她的赞许之中。她本该多享受一会儿这样的感受。然而，她有了一个新的想法，而这个想法也彻底占据着她。她咬了

咬自己的手指，而那个想法也啃噬着她。她知道自己该怎么去做了。

“稍等。”她尖声说道，说完，朝斯多克佛尔特·斯图尔顿所在的房间奔去。

到了门口，她停了下来，然后，慢慢朝屋子里移动。她尽量放轻脚步，以免把师父吵醒。离沉睡中巨大的斯图尔顿0.6米的地方，是那个小小的样品，上面长着参差不齐的羽毛状白毛。内佛菲尔的腰带上挂着一把圆形钢质切刀，可以穿透奶酪的外壳，掏出来一个圆柱形的样品。内佛菲尔屏住呼吸，伸出手去，用食指和拇指把那个斯图尔顿样品捏了起来，然后，一步一步往后退，边退边摸着奶酪上柔软的纤毛。纤毛在她的手下被压扁了，就像松散的白雪。

她把切刀插入样品奶酪的下面，又是害怕，又是激动。奶酪的外壳破裂了。等她从里面掏出一小块圆圆的熟透了的奶酪时，屋子里顿时充满了野花和酒香的味道。一时间，她非常害怕，害怕这个味道会刺激格蓝迪宝训练有素的鼻子，把他弄醒。好在，他的鼾声继续响着。她小心翼翼地把样品放回原处，这样，一方面可以掩盖她的罪行，另一方面可以阻止味道继续释放。

她对自己说，她这么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为了他。毕竟，宫廷里他也需要朋友，而且，阿伯莱恩夫人很快就会成为他的朋友。

回到包装室，她找到了阿伯莱恩夫人订单的包装盒，只见圆圆的、珠光灰色的“泽富尔塔奇思妙想”已经放在里面，下面铺着橄榄树叶。内佛菲尔迅速将用切刀偷来的奶酪拿出来，用棉布包好。这时，她突发奇思，用黑色天鹅绒丝带把它系好。这样，阿伯莱恩夫人就能想起她黑色的面具，猜出这事是谁干的了。

出去！出去！出去！她在心里说着。这样，我就可以出去了。阿伯莱恩夫人会为我设计一张新的脸。有了它，我就可以出去了。

跟往常一样，格蓝迪宝再次把前门的钥匙都藏了起来。但是，门的旁边有一个上了好几道门闩的小洞，用来接收小的包裹。阿伯莱恩夫人

的包裹刚好可以递出去。

“在这儿，签一下字。”她把小洞打开，将收据递了出去。男仆签完后，内佛菲尔把包裹推了出去，又把门闩上了。“成了！成了！”她通过窥视孔看着他离去，然后，倚在门上，喘着粗气。

可以睡觉了，可以睡了。不，等等！斯图尔顿还要再翻一次！

她沿着走廊向斯图尔顿室跑去。她把门打开，一闻屋子里的空气，知道自己差点来晚了。没翻面的奶酪释放的烟雾此时开始变成了有毒气体。她摇摇晃晃地朝曲柄走去，眼睛一阵阵刺痛。格蓝迪宝在地板上爬着，下颌抖动着。屋子里到处都弥漫着野花的浓香，差点让他窒息了。内佛菲尔屏住呼吸，闭上眼睛，抓住曲柄，慢慢翻动着斯图尔顿。最后，奶酪头朝下翻了过来，一切开始恢复正常。

“格蓝迪宝师父！”内佛菲尔十分担心，她跑到他的身边，此时此刻她把一切都抛到了九霄云外。格蓝迪宝费了很长时间才让呼吸稳定下来。

“孩子……你怎么没睡？我就不责怪你了。我要是接着睡……奶酪就彻底毁了！”显然，奶酪坏了比他自己死去还要可怕。“不错……很棒，内佛菲尔。”他抬起眼睛，看着她的脸，“你……为什么戴着面具？”

“嗯……”内佛菲尔觉得皮肤一紧，脸上滚烫滚烫的。她摘下面具，“我……我……一名男仆来了，取走了阿伯莱恩夫人订的东西……”

看着师父的眼睛，内佛菲尔突然意识到，他知道自己为什么说话结结巴巴的，为什么腰带上的切刀油渍渍的。不知为什么，他可以彻底把她看穿。

“我是想……保护你！”她放下一切伪装，尖声说道。

“死亡之门开启了。”格蓝迪宝小声说道。他的表情和往常一样，冷峻顽固。可是，突然，他的脸色变得像死灰一样苍白。

1. 腕尺为古代长度单位，相当于前臂的长度。——编者注

第3章
蜘蛛

“我都做了什么？我都做了什么？我做了一件可怕的事情。什么事情？我只是想帮助你！我觉得，如果阿伯莱恩夫人得到了她想要的东西，她会成为你在宫廷里面的朋友……我只是希望你能安然无恙！”

“安然无恙？”格蓝迪宝的脸就跟雕像一样，僵硬、发灰、面无表情。“安然无恙？”他的声音越来越大，最后吼了起来，斯多克佛尔特·斯图尔顿碎屑从他的眉毛里落了下来。内佛菲尔吱了一声，没有说话，算是道歉。此时，她就像一个布娃娃，让人猛烈地摇动着，然后，被突然掷了出去。

格蓝迪宝大师瞪着她，一只手举到空中，仿佛要揍她似的。随后，他颤颤巍巍地把手伸了出去，用手背推了一下她的肩膀。内佛菲尔浑身发抖，但是，她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不知道他是否想让她离开，也不知道这一举动是出于愤怒，还是充满爱意。

“一个可以相信的人。”他只说了这么一句话。接着，是一个很小的声音，有点颤抖。她当时没有马上意识到，那是一个笑声。“我当时是这么想的。当我把你从乳清中拖出来时，你是那么……”他叹了口气，双手合在一起，仿佛有一只湿漉漉的小猫把爪子放在他的手掌上。“我还能怎么样？我想尽办法，用木板把门钉上，防止有人背叛我。可是，有一种背叛我却万万没有想到。”他用发黄的指甲摩擦着自己的胡须，就像刷牙一样。“哈，背叛我，是为了我好！”

“什……什么意思？我做错了什么？”

“你把蜘蛛吵醒了。”

格蓝迪宝大师有时会别出心裁，赋予单词新的含义。当他谈到那种普通的会结网的长腿蜘蛛时，他的意思和字典上的意思没什么区别。不过，这一次，他把重音放到了第一个音节[注]上，第二个音节发得很轻，几乎听不见。

“去把李子酒给我拿来，拿到接待室来。”

内佛菲尔跑去拿酒瓶子。她的脸发烫，胃里反着酸水。她从救命恩人变成了背叛者，此时此刻，所有的语言都显得十分苍白。等她回到接待室时，格蓝迪宝大师早已坐到椅子里，两眼通红，气喘吁吁。她把带垫子的小凳拉过来，在他脚旁，缩成一团，膝盖蜷起来，快顶着鼻子了。他接过瓶子，抿了一小口，然后，看着瓶颈。

“内佛菲尔，你知道宫廷是怎么回事吗？”

内佛菲尔此时连句话都说不完整。宫廷金碧辉煌，是荣誉的象征。那里有漂亮的姑娘，一千多种新的面孔。她的心脏越跳越快。宫廷是全世界。反正，宫廷和这里完全不一样。

“我知道你讨厌它。”她说道。

格蓝迪宝大师身体前倾，他用拳头托着自己宽大的下巴。

“那是一张巨大的网，内佛菲尔，那上面满是长着闪闪发光的翅膀的昆虫。这些昆虫个个毒性都很大，它们为了活命，互相残杀。为了自己的利益，它们把网扯来扯去，结果，很多都窒息而死。在那里，任何一个小小的动作，都会引起大家的警觉。”

“可是，阿伯莱恩夫人……”

内佛菲尔想说的是，阿伯莱恩夫人与众不同，从她的面部表情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可是，真要说出来，肯定显得十分愚蠢，最终，她还是

把话咽了回去。

“我现在不愿意提起这个事情。”格蓝迪宝继续说道，“可是，我年轻时，在宫廷里的地位非常显赫。”

“是吗？”内佛菲尔激动地把身子向前探去，不过，她知道，这显然不是师父期待她做出的反应。

“在这个城市里，除了我之外，不管是谁，哪怕眼珠子掉出来，也没能让‘温妮皮尔·蜜尔美德’成熟起来。”格蓝迪宝解释道，“所以，等我成功了，他们就把一个奶酪送给了摄政王。他们说，当他把第一小块送入嘴里的时候，他真的在那里慢慢咀嚼品味。”

“也就是说，大家对他的传言都是真的喽？都说，他一时一刻也离不开锦衣美食、琼浆玉液，否则，他就变成了聋子、瞎子和哑巴了。”

“那倒不是。他的眼睛、耳朵、鼻子、皮肤和舌头都没有什么毛病。只是，他与灵魂的沟通方式不一样。看着一朵花，他会告诉你，花是蓝色的。可是，蓝色对他来说毫无意义。把一块肉放到他的舌尖上，他会告诉你那是烤牛肉，牛的年龄、品种，烤肉的时间，分秒不差，以及他能说出用来当柴火的木头是出自哪种树。当然，也可以是鹅卵石，反正味道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他可以对它进行分析，但是，他对此没有任何感觉。

“不过，对于一个500多岁的人来说，你还能指望他什么呢？据说，他记得山坡上曾经有一个地上城市，那时候，还没有凯弗纳市呢，有的只是一些山洞和地窖，供城市堆放奢侈品用。他亲眼见证了城市的毁灭，见证了它在连天炮火和恶劣气候下成为废墟，见证了市民们在废墟下慢慢撤退，往地下挖洞。

“在他500多年的人生长河中，在后420年的时间里，他的身体在慢慢垮掉。他靠着各种酒精、香料和药膏将死神拒之门外。可是，你也知道，弓弦可以绷一段时间，老绷着就断了。他灵魂中的颜色开始褪去，他的激情就像星星一样慢慢隐退。这就是城里的手艺人千百年来夜以继

日不断偷取、创造、发明他能够‘感触’到的东西的原因。”

“你成功了！”

“是的，我也深得摄政王的赏识。”

本来内佛菲尔想问问得到赏识有什么具体好处。可是，格蓝迪宝的语调很深沉，让她欲言又止。她本来想问的问题是：他给了你一顶金帽子吗？给了你一只猴子吗？你身上的披风也是他给的吗？他给你加爵了吗？你喝了珍珠茶了吗？可是，想来想去，还是没有说出口。

“有人说，摄政王的恩宠是把双刃剑。都错了。那岂止是双刃剑，浑身上下都是刀刃。这一点，没有人不知道。可是，所有的朝臣无时无刻不在紧紧抱着它，弄得遍体鳞伤，鲜血直流。一旦得宠，你的世界里立刻就会出现无数红了眼的看不见的敌人。”

“我常常深受其害。恩宠？恩宠算什么！于是，我决定脱离这张网，把自己藏在隧道里，这样，就不会和他们一起玩宫廷游戏了，一次也不玩。可是，要想离开宫廷，哪儿那么容易啊！你会发现自己早已深陷其中，纠缠不清，比如债务、威胁、秘密等，你的短处别人一清二楚，别人的弱点你也心知肚明。我离开的时候，有人低声说道，这是一个更加复杂的游戏的一个环节，这个游戏需要我躲起来。第一个月里，就有人4次要暗杀我。”

门上装了那么多的锁，针对每一名到访者都要严加防范……这一切开始变得符合逻辑了。

“最终，他们放过了我。”奶酪大师继续说道，“这只是因为，我一年到头凡事都小心翼翼，永远保持中立的态度。不搞阴谋诡计，不拉帮结伙，不偏不倚。对人我是一视同仁，没有例外。”

“哦……”内佛菲尔双手抱着膝盖，渐渐明白了，“所以，你不想把斯图尔顿送给阿伯莱恩夫人？不想满足她的要求？因为那样就破例了？”

“说对了。”格蓝迪宝低声说道，声音听起来很遥远，“现在，大家都会说，我是有意这么做的。在即将到来的盛大宴会上，斯多克佛尔特将首次登场。而阿伯莱恩夫人的客人则提前就定制了相应的‘面孔’。显然，如果没有提前了解斯多克佛尔特·斯图尔顿，是无论如何也没法准备的。届时，每个人都会看到那张‘面孔’，而且，都会知道……”

“那……那我该怎么办呢？有办法补救吗？”

“没有。”

原来如此。听到这个，内佛菲尔的内心里翻江倒海。不知道有多少次，她的野蛮行为把东西给打破了，而且，无法修补。可是，她知道，这一次她打破的不是一般的东西，那可是无法替代的呀！她开始责怪自己，痛恨自己，她的灵魂在燃烧。她多么希望能把自己打得粉碎，就像打碎一把搪瓷茶壶一样。她把脸埋在膝盖里，开始抽噎。

“没有。”大师重复道，“什么也做不了。我想派个人去把东西取回来，不过，恐怕来不及了。”

“可是……你可以跟他们说，这都是我的错，与你无关。我可以告诉他们事情的来龙去脉。或者你可以派我去和阿伯莱恩夫人面谈。我可以向她解释，让她把斯多克佛尔特·斯图尔顿还给我们。”

“不！”格蓝迪宝吼着，第一次这么暴怒，第一次这么可怕，吓得内佛菲尔跳了起来，赶紧溜掉。

*

知道此事没有补救办法了，内佛菲尔无法平静下来。她天生就不是一个安静的人。

在很多方面，内佛菲尔是靠着过分活跃的大脑才度过孤独寂寞与世隔绝的日子的。为了避免内佛菲尔彻底疯掉，大脑本身都快疯了。为了打发无聊单调的日子，它学会了对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学会了编故事，并且对自己编的故事半信半疑，学会了把自己的思维搞乱，乱到连

自己都大吃一惊，不认识自己了。

难怪，她偶尔与人交谈时，人家根本就不知道她在说什么。她就像一枚跳棋的棋子，别人都在遵守规则，只有它在迂回前进。在大部分时间里，她的心思都落在别人没有放棋子的地方。即便对方知道她心里想着的位置，却也不知道，棋子究竟是怎么到达那里的。

此时此刻，她的大脑在飞快地运转着，想法一股脑地冒了出来，就像喷泉往外喷射水珠一样。那些水珠乍一看光芒四射，再看一眼，就觉得非常滑稽。它们慢慢地落了下来，归于沉寂。

我们可以把斯多克佛尔特·斯图尔顿的样品送给每一个人！对，送给宫里的每一个人，那样就公平了！

我们可以把准备在盛大宴会上亮相的大斯多克佛尔特·斯图尔顿换成另一个大的奶酪，它们看上去一样，但是，味道有所不同。那样的话，阿伯莱恩夫人设计的新面孔就派不上用场了。

我们可以再弄一个奶酪，送到宴会上。届时，那个奶酪会自动爆裂，爆裂后释放刺眼的烟雾！到那时，所有人都会夺门而逃，没有人会注意到阿伯莱恩夫人设计的新面孔了！

好在，她多少还有点常识，没有把这些想法告诉格蓝迪宝大师。要知道，如果不把斯多克佛尔特变成无数个小奶酪，根本分不过来；再说，也没有时间再去弄一个“冒牌奶酪”，而且，用奶酪毒气把摄政王和他的宠臣给弄晕，对格蓝迪宝大师地位的提升也没有什么好处。

在她许许多多不着边际的幻想当中，一些比较靠谱的想法也冒了出来。她说要和别人谈谈，把责任全揽过来时，格蓝迪宝师父为什么会勃然大怒呢？他一开始就害怕她和阿伯莱恩夫人接触。难道她无心的话泄露了什么秘密？

*

等她鼓足勇气回去时，格蓝迪宝大师早已摇摇晃晃去料理斯多克佛

尔特了。他那折磨人的咳嗽大老远就可以听到。内佛菲尔不想惊动他。然而，根据他桌上的图纸判断，他现在要把恐惧变成行动了。原先的陷阱及预防措施与他现在准备的相比，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从桌子上的草图判断，他正在设计很多厚重的大门，把周边的地方隔开。这样，一旦发现自己被包围了，他可以步步后退，步步为营，而他的那些假想敌则不得不一道门一道门地突破。

把他的奶酪隧道与凯弗纳市其他人隔开的那道门上又增加了新的锁头。和往常一样，钥匙被藏了起来。内佛菲尔心中嘀咕：那些锁到底是防敌人的，还是防她的？

同时，她还发现自己的任务增加了不少。她越看越吃惊，眼睛瞪得越来越大。显然，加固工事这件事几乎占去了格蓝迪宝所有的时间，因此，他把自己原来的日常工作大都交给了她。其中一项任务写得很潦草，“斯多克，梳，兔，奶，一天一次”。他正给她解释着，突然，一个不大的板条箱如期而至，箱子里面装着一只兔子，浑身发抖，面露凶光。内佛菲尔很好奇，在打开箱子之前无意间做了个决定。她晃了晃箱子，结果，里面的兔子很不高兴。

兔子浅色的皮毛长短不均，好像紧张时或无聊时自己薅下来过一些似的。当它的鼻翼冲着内佛菲尔微微扇动时，她突然对它产生了一种爱恋之情，那种感觉只有两颗孤独的心在一起时才能体会。她想抱抱它，可是，它却用后爪在她的前臂上留下了长长的抓痕。从这一点上来看，内佛菲尔有点自作多情了。

斯多克佛尔特必须用兔奶“梳理”。可是，兔奶怎么挤？内佛菲尔多少知道点牛奶、绵羊奶和山羊奶的挤法，然而，挤兔奶会有很大不同吧？

*

“别……别动，你这个讨厌的红眼……噢，回来，小宝贝，我不是有意的。”

内佛菲尔跪在石头地板上，朝固定在墙壁上长长的木架子下面看着。架子上面，一排带深红色纹理的果肉切达干酪正轻轻地往外排汗。架子下面，一个白色的家伙肚子贴着地面，像一个瘫倒的蛋奶酥。长长的耳朵朝后伸着，由于恐惧，它粉红色的眼睛变得十分呆滞、暗淡无光。

兔奶应该怎么挤，她毫无头绪。可是，不该怎么挤，她却比谁都明白。比如说，她知道，即使兔子的肚子贴近地面，它们也不愿意把它弯成槌球箍的形状，好让人把奶桶放到下面。另外，她现在也非常清楚，兔子的小脚力量有多大，兔子的爪子有多锋利，还有它长短不齐的小腿跑起来有多快。

不幸的是，正是由于她上述的遭遇，结果，兔子在隧道内变成了一只“野兔”。所到之处，无不留下看不见的软毛、跳蚤以及人们对啮齿动物的恐惧。那些精心制作的奶酪也因此成了牺牲品。

“过来……嗯，好吧……”

尽管兔子在她紧身上衣的肩膀上咬出了一个小洞，然而，内佛菲尔一时冲动，还是把手伸了过去。兔子撩起爪子，嗒嗒嗒嗒仓皇地跑开了。内佛菲尔往后一躲，关节碰到粗糙的储物架上，擦伤了。

“别……”不管怎么说，她得冷静下来，先把兔子抓住，不能让师父发现。“我的脸！好吧，罩起来吧。”她把天鹅绒面具戴在脸上。“嗯，瞧，坏脸色没了！”兔子弓着腰，沿着走廊飞奔。“噢，你这个小……”内佛菲尔情急之下跟在后面，胳膊上的小桶叮当作响。

兔子在第一个路口向左拐进了韦嗖普拉走廊，好像没有骨头似的，从桶缝里钻过去，躲在后面，直到内佛菲尔用扫帚把它捅了出来。它踢翻了一个乳酪桶，后腿在地上留下了很长的印记。内佛菲尔使出全身力气，猛扑过去，一把抓住它，把它掀翻在地。只见它躺在地上，又变回了原来那个浑身发抖的乖乖球。接着，她试图把它抱起来。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它瞬间又变成了一个疯狂的白色毛球，冲着内佛菲尔张牙舞

爪。内佛菲尔身上有十几处抓伤，流着鲜血。她一边骂着，一边又开始了人兔大赛。

每一次遇到两个走廊面临选择时，兔子总是选择上坡的。往上，往上，往上，它那疯狂的大脑不假思索地重复着。往上意味着脱险。内佛菲尔似乎能听到它在想什么。她一边追着，心里一边重复着同样的声音。

最终，兔子来到了一个死胡同。那里有一排重型压酪机，正把偌大的“格雷坞海德”奶酪里的乳清挤压出来。那奶酪就像牛舌一样，十分粗糙。

“哈哈！”内佛菲尔把门甩上，关好，两眼上下打量着格雷坞海德通道。在那儿呢！两只白白的耳朵！兔子躲在一台压酪机后面。

“别，别逼我！”一阵乱扒，一阵沉默，一阵乱扒，一阵沉默，又一阵沉默。“好了！这下好了！”内佛菲尔把头发往后一拢，抓住身边的一台压酪机，慢慢往自己怀里拉。

第一台压酪机从墙根活生生地被拉了出来。没发现兔子。

第二台，还是不见兔子的踪影。

第三台，依旧没有，而且，后面也没有墙壁。

隐藏在巨型压酪机后面的墙壁上，自上而下有一道1.2米长的裂缝。裂缝的最下面有一个三角形的洞，洞里大部分地方都被碎石填满了。很久很久以前，巨石可能移动了，留下了这么一道窄窄的裂缝。然而，那排巨大的压酪机把它给遮住了。

洞口附近的砂浆粉上明显留下了兔子的爪印。内佛菲尔盯了半天。她趴在地上，扒开眼前的碎石，朝里边望去。

内佛菲尔把脸贴到地面上，发现裂缝往里约3米深，之后，便是一片开阔的地方。此外，前方似乎有光线出现。突然，血液涌上大脑，她意识到，她来到了格蓝迪宝师父地盘的边缘。如果洞口那边又是一个隧

道，那可是她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她那训练有素的奶酪师的鼻子抽动了一下，顿时，一千多种淡淡的、陌生的味道扑面而来。

作为一名百依百顺的徒弟，她必须告诉格蓝迪宝师父防御上的漏洞。然而，如果她现在把一切都告诉他，他一定会马上设法把这个美丽的洞穴堵上，那样的话，她还真的心有不甘。在她的记忆中，这是她第一次发现有这么一个开放的通道，而且，格蓝迪宝门上的铁锁无法将她锁住。

她偷偷摸摸地跑回格蓝迪宝的书房，找到纸和笔，迅速留下了两句话。

兔子从格雷坞海德压酪机后面墙上的洞里逃走了。我去找它了。

把便条留在桌子上之后，内佛菲尔匆匆赶回洞口。的确，兔子跑了，她要去找。可是，那绝对不是她爬过洞穴的主要原因。

我可以找到阿伯莱恩夫人，我可以让她把斯多克佛尔特·斯图尔顿还给我们，我会把一切都弄好的。

尽管她没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阿伯莱恩夫人会听她的，但是，她对自己的想法还是深信不疑。阿伯莱恩夫人当天脸上挂着一种忧郁的表情，那种表情她是那么熟悉，无论怎样也挥之不去。她们之间似乎有一根看不见的绳子，牵着她往前走。

她费了很大力气从洞里爬了出去，甩掉辫子上的石粉，又是激动，又是害怕，差点晕了过去。映入眼帘的只是一个布满灰尘的走廊，不过，对她来说，那可是一个全新的通道。那里的灰尘有着不一样的味道，那里的墙壁从未感受过她的手的温度。这一切太令人着迷了。她踩着脚下的碎石瓦砾，浑身发抖地朝着远处洞穴的光线走去。

出来了！她的心跳加速。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

1. 蜘蛛一词在英语里是spider，由两个音节组成。第一个音节spi，读得重一点，和另一个单词spy（间谍）的发音一样。——译者注

第4章

十字路口

此时，内佛菲尔身上的每一寸肌肤似乎都充满了活力。一切都是新的，而新的东西无异于一剂毒药。

她把一些碎石堆在洞里，把洞藏起来，然后，她提着胆子慢慢往前走着，长满茧子的手指在波状的墙面上划过。墙上的岩石是新的，一块一块被砌起来的，干净利落，不是那种因年代久远变得粗糙且长满青苔的。石块在她脚底下滚动着。不远处传来一些声音，因为有回声而变得十分嘈杂。她意识到，这就是她日常世界里的背景音乐，而现在，由于中间隔着厚厚的墙壁变得模糊不清。此时此刻，她仿佛觉得耳塞从耳朵里一下子给拔了出来。

然而，最令她迷惑的是她的鼻子。在过去7年的时间里，她的鼻子对于奶酪强烈的味道简直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因此，哪怕是蒙上眼睛，仅凭身旁奶酪释放的味道也可以在格蓝迪宝的隧道里行走自如。对她来说，那种味道很熟悉，很柔和，有一种催眠的效应。

奇怪的是，现在，她的嗅觉在奶酪面前突然失灵了。恍惚间，她仿佛闻到各种各样非奶酪的味道：冰凉的，新凿的石块闻起来像洗过的粉笔的味道，看不见的植物生长中潮湿的味道，温暖的味道，动物的味道，人的味道，脚的味道，汗的味道，头油的味道，肥皂的味道……每一种味道都很特别，独一无二。这些味道太强烈了，因此，内佛菲尔喜欢的还是自己面具那熟悉的味道——发霉的天鹅绒的味道。

在这些味道的背后，她闻到了胆战心惊的兔子的味道。内佛菲尔跟踪它的味道往前走，在隧道的前方发现了一堆湿乎乎的褐色粪便，像个小金字塔。逃犯显然路过此地。

她踮起脚尖蹑手蹑脚地来到狭小通道的尽头，蹲伏下来，往她目前见过的最大的洞穴望去。

洞穴有15米高，里面灯火辉煌。洞穴呈半圆形，洞壁上有天然的窗台和阳台。钟乳石像瀑布一样倾泻下来，上面生长着巨大的野生捕蝇草，和她的头一般大小。捕蝇草上长着斑点，像兰花一样，在张开长满利齿的大嘴时，闪着奶油色的光芒。内佛菲尔意识到，既然捕蝇草在这里生长得这么茂盛，一定有很多人从这里经过。捕蝇草之所以放出亮光，是因为不久以前这里有什么动静或者有气体释放出来。

洞穴入口的对面是一堵凹凸不平的大墙，上面有很多宽大的岩架，这些岩架搭成的路似乎都从这里通出去。最高处是打着钻孔的金属轨道，时不时地可以看见一人来高的碳钢车辆从黑暗的洞口里出来，车轮子摩擦着铁轨，咣当咣当地响着，拐弯时，蹭出火花，矮小的烟囱颤抖着，冒着看不见的烟，不一会儿，便再次消失在黑暗深处。窄一点的岩架似乎是供行人通过的，这一点从栏杆上就可以判断出来。岩架和岩架之间悬着绳梯，供行人使用。洞穴里落满灰尘的地面上有着一道道车辙。尽管平时足不出户，此时，内佛菲尔心里也清楚，这个洞穴是各种通道的一个大会合点。

在内佛菲尔的藏身之处和大墙之间有一个3米宽的大坑，是一个水池。许许多多生锈的铁环钉入附近的岩石上，其中一个铁环上拴着一个灰色的动物，那动物长着4条腿，鼻子很长，个头跟内佛菲尔不相上下。根据恩斯特怀尔的描述，她意识到，这一定是隧道里运输用的瞎眼小马。它的鼻子浸在水里，一会儿皱着，一会儿抖着。内佛菲尔饶有兴趣地看着它喝水，看着它鼻孔里灰色的纤毛和杂色的斑点，看着水上的涟漪，看着它缰绳上的银铃，看着看着，内佛菲尔感觉自己都快醉了。

突然，一只白白的强壮的胳膊伸了过来，打在小马的左肋上。这

时，内佛菲尔才意识到，它后面站着一个人。根据墙上的影子判断，那人个子不高，身形单薄，和她的个头差不多，也许年龄也相仿。

她的心脏开始猛烈跳动，可是，她的身体却没有任何反应。突然，她发现自己平卧在地上，两手放在脑后，护着头。要是站着，有人可能会发现，外部的世界可能会发现。她还没有安全准备好。她原以为自己准备好了，其实没有。

“嘿！”

内佛菲尔往后爬行了一两米，突然听到有人大声喊着。后来，她意识到，那一声喊叫不是冲着她来的。于是，她又往前爬了一会儿，朝洞穴里望去。

洞里有三个人。离她最近的是一个褐发男孩，看上去和她的年龄差不多，正用很沉的刷子使劲刷着小马厚厚的毛皮。他脸上的表情很僵硬，很警觉，似乎在等待什么人发号施令。即便他看向一边，那表情依旧不变，仿佛身边的石头、小马、灯笼都在那里等他训话。那种表情可以说是下人的标配。

不远处，在一辆没有上漆的狭小的木头车里，坐着两个女孩，一高一矮。她们两个在聊天。可是，内佛菲尔费了好长时间才弄清楚她们是在说人话。她们咿咿呀呀地闲聊着，话语像小溪一样，无拘无束地流淌着。那语速让可怜的窃听者大摇脑袋，偶尔能听出几个音节就已经很不错了。跟格蓝迪宝声音粗哑、简单粗暴的话语完全不同，而且，她们的语速甚至超过了恩斯特怀尔。

“……嗯，我们得尽快想想办法了，否则，咱俩都得掉进无绳的井里了。我本想一个人处理，可是，这次不行，我真的需要你的帮助。”

年长的女孩十分自信，说话的调子比同伴的要高。她看上去十五六岁的样子，一根长长的金色发辫垂在灰色棉布外衣的肩膀上，闪闪发光。她有三种自己钟爱的微笑，显然，她对此颇为自豪。不说话的时候，三种笑容轮番上场，就跟排好了班似的。三种笑容分别是温暖自信

的微笑，眯缝着眼睛若有所思的微笑，把头歪向一边开心期待的微笑。下人和经常造访格蓝迪宝的听差通常只有一种笑容。显然，她属于更高的阶层。

另一个女孩稍矮一点，更丰满一点，行为举止有些犹豫。她的头发裹在白色的头巾里。当她回过头去时，内佛菲尔瞥见了她的五官。那是一张娃娃脸，圆乎乎的，嘴角自然下垂，一只眉毛向上挑着，仿佛她的面部肌肉正在进行一场拔河比赛。

男孩再次把小马套到车上，领着它慢慢地朝内佛菲尔所在的通道走去。然而，马车从通道边上走了过去，消失在另一个通道里。

好悬！好悬哪！内佛菲尔看了太多的东西，简直给迷住了。金发女孩袖子上有着闪闪发光的金属饰片；赶车的男孩脖子上有一块浅褐色的胎记；小胖女孩指甲是粉红色的，被咬得很短。对内佛菲尔来说，这一切都是全新的，是真实的。一想到这些东西都从她的生活中溜走了，她就感到一阵阵伤心难过。

然而，当她目送着拐过弯去的马车时，内佛菲尔注意到另一个细节，让她备感痛心。马车的后面有一辆盛行李用的手推车，车斗很浅。在箱子和盒子中间，竖着两个白色的兔耳朵尖儿。

当然，她有使命在身，可是，迟早她还是要回到格蓝迪宝师父的身边。她觉得，要是兔子丢了，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师父。

三个小行人继续赶路，根本没有注意到一个黑衣人从暗影里的碎石堆中站了起来，在后面缓缓移动，追着他们。黑色的面具后面什么也看不清楚，只看到一抹红云，那是她红色的辫子在甩动。

小车在一条条宽阔的通道上嘎吱嘎吱走过，最终消失在一条粗略凿成的狭窄隧道里。那里，唯一的光线来自男孩手里的捕蝇草。进了隧道，车子的速度慢了下来。这时，内佛菲尔可以清楚地看见男孩时不时地弯下身来，把地上的落石移开，以便车子顺利通过。在夜色的掩盖下，内佛菲尔大着胆子跟近了一点。尽管隧道里有回音，她还是能够听

清他们之间的一些对话。

“波尔卡丝，我们说话的时候，你非要弄出那么多鬼脸吗？”年长的女孩问道，“那很容易让人分心的。”

“是的。我今天有一个面试，你忘记啦？我得活动一下面部肌肉！”年幼的女孩大声说道。至少，内佛菲尔认为她是这么说的。她说话时嘴里打嘟噜，听不太清楚，也许是她有一个嘴角耷拉下来的缘故吧。她的话听起来更像是：“四的。偶今田由一哥棉四，亡鸡来？偶得话当一哈棉布纪右！”

“听着，亲爱的，你该活动一下你的脑子！”高个女孩反驳道。不知道为什么，尽管有些不耐烦，她的面部表情和说话的腔调却依然非常和善友好。“如果我们现在甩手不管，听之任之，将来会有多大的麻烦，你忘了吗？我在翻看阿伯莱恩夫人的箱子时，让她逮了个正着。一旦知道咱俩是好朋友，她一定会第一时间弄清楚是谁把我弄进那个聚会的。波尔卡丝，阿伯莱恩夫人每年只从礼宾学院挑选一名女孩做‘礼宾小姐’。如果她觉得你不可靠，无论如何也不会选你的，你说对吧？到那个时候，你面试成绩再好，也无济于事。”

年幼的女孩波尔卡丝抽了一下鼻子，声音听上去有点担心。

“你缩（说）过，这司（事）你扩（可）以办的。”她责备道，“你缩（说）过，你扩（可）以恙（让）她忘掉一切的。”

“这得看情况了。”金发女孩及时插话，“我这里有酒，而且，该有的都有了。咱们的计划要想成功，有一个前提，就是她必须订购我的东西。这是我们的家酒，她不订购，我也没有办法。所以，面试的时候，你要把酒给她。所有参加面试的女孩都要给颜匠考官送礼，对吧？”

内佛菲尔一直在认真地听着。她知道，每一位颜匠都会雇用几名“礼宾小姐”，为潜在的客户展示各种面部表情。之所以叫她们礼宾小姐，是因为她们都受过专门训练，使面部像雕塑黏土一样灵活多变。其中，一些幸运的女孩会成为独立的颜匠。

更重要的是，这两名女孩显然认识阿伯莱恩夫人。也许，她们可以帮助她，告诉她到哪里可以找到这位颜匠。当然，这就意味着，她必须亲自和她们两个谈一谈。

此时，内佛菲尔的心都跳到嗓子眼里了。她爬得离车更近了。她想对她们说些开心的话，让她们平静下来，可是，她的大脑里面乱糟糟的，毫无头绪。不久，她离车越来越近，借着灯光可以清楚地辨认出两个女孩脑袋的轮廓了。灯光把年长的女孩细长优雅的脖子照得雪白，把波尔卡丝零散的头发照得闪闪发光，让她们看上去像天使一般温暖柔弱。

“别抖了。”年长的女孩脸上挂着温暖自信的笑容，她的声音听上去和蔼可亲，合情合理，“只要坚持自己的计划，一切都会好的。什么也不需要担心，不用担心这决定那决定的。都交给我好了，我会永远照顾你。”

她听上去很不错，很有大姐姐的风范。内佛菲尔内心希望大增。和往常一样，她对别人毫无戒心。她的心脏一阵狂跳，毫无保留地喜欢上了眼前这两个女孩，喜欢上了她们洁净的皮肤，喜欢上了她们聪明的声音。也许，一切真的都会好的。她会和她们说话，她们也会坦诚以对。她们会成为她的朋友。当然，她们现在还不知道，可是，如果她一直跟着她们，听她们说话，了解了她们的喜好、习惯、秘密，如果她把这一切都亲口告诉她们，她们肯定会喜欢上她的……

正在这时，波尔卡丝突然僵在那里。看到这一幕，内佛菲尔内心那些激动的想法随之中断了。

“泽艾拉！辣四森么（那是什么）？”

“什么？”

她们看到我了吗？听到我了吗？

“偶……偶（我）闻到了森（什）么。”

“什么？等等……没错，我也闻到了。腐烂的味道，或者也许是……奶酪的味道。”

内佛菲尔闻了闻，有点吃惊，因为这个隧道里奶酪的味道最淡。过了一会儿，答案出来了，把她吓了一跳。

“波尔卡丝……”年长的女孩泽艾拉的声音第一次显得不那么自信，“我想……我想你是对的。我们后面有什么东西。我听到……听到抽鼻子的声音。”

快！我得赶紧弄出点什么动静来。马叫？！

内佛菲尔根本不知道马究竟是怎么叫的，只能凭感觉学出它的叫声。慌乱中，她弄出来的动静既像打哈欠，又像尖叫声，很快沿着隧道传了过去。两个女孩同时发出了尖锐刺耳的声音。

赶车的男孩则显得异常平静。他随手扔了一枚鹅卵石，击中了内佛菲尔身后一棵沉睡中的捕蝇草。捕蝇草很大，正在发芽，被击中后猛然怒放出明亮的光彩，牙齿咬得嘎吱响，寻找着食物。内佛菲尔身后突然一亮，又长又细的影子在眼前的隧道里延伸着。

“看！拉里！快看拉里！”

“没有脸！”

“啊啊啊啊啊！红毛虫砸（子）！”

马车突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冲去，灯笼在前面晃来晃去。

“等等，求你们了，别走！”内佛菲尔的声音淹没在面具的背后，淹没在女孩的尖叫声和马蹄声里。她猛地蹿了起来，全速向前，脚下的石块擦伤了小腿。她看见两个女孩在座位上扭动，张大嘴巴高声叫喊，因为她就像一个无脸的魔鬼在后面狂奔着，一只手伸了出去，试图抓住车的后帮。泽艾拉的脸上仍旧残存着一丝微笑，而波尔卡丝不对称的脸上则挂着“练习”的表情。她们真的受惊不小，竟然忘了改变自己脸上的表情。

内佛菲尔使出浑身力气想抓住车的后帮和小行李车。就在这时，她感到什么东西击打在她的脖子上。泽艾拉慌乱中抓起了马鞭的鞭梢，猛地一抡，打中了内佛菲尔的脖子。一阵疼痛袭来，内佛菲尔大吃一惊，松开了手，同时，身体失去了平衡，摔在了地上，下巴震得嘎嘎作响。她只能喘着粗气，眼睁睁地看着马车向前奔去，看着灯光慢慢消失。

“求求你们……求求你们不要把我抛下……”

马车走远了，捕蝇草觉得附近没什么好吃的，于是，把自己的“灯”也灭了。突然，隧道里一片黑暗，水滴声淹没了一个孤独的身影在面具后的抽泣声。

一直占据着内佛菲尔内心的外部大世界开始注意到她，开始对她进行评判。它觉得她不够资格。甚至，它感到惊恐，它感到恶心，它狂奔而去。她的脖子受伤了，但是，更让她感到痛苦的是大姐姐般善良的泽艾拉对她的狠命一击。

她往后退了退，站了起来，摸了摸浑身上下的伤口和肿起来的地方。她强忍着痛苦，一瘸一拐地继续追着马车。内佛菲尔很难接受别人对她的拒绝。事实上，尽管经常练习，她仍然没有掌握其中的诀窍。抛开别的不说，她还要去追兔子呢！

几分钟后，她的坚持得到了回报。一声震耳欲聋的撞击声传到了她的耳朵里。

内佛菲尔忍着疼痛，在几乎没有光线的情况下，快速向发出声音的方向跑去。在转弯处，她终于看到了“猎物”的灯光，明白了刺耳的声音源自何处。

马车一开始走得很缓慢是有原因的。地面上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落石，路面坑洞很深，随时恭候着大意的车轮子的到来。从马车侧翻的角度来看，它仓皇逃窜时，其中的一个左轮陷了进去。

两个女孩都下车了。驾车的男孩得到泽艾拉的悄声指示之后，似乎想把车从坑里弄出来。波尔卡丝负任盯梢，她看着来时的路，抽泣声中

透着一丝绝望。

内佛菲尔走了出来，两腿发抖，她举着双手，示意自己没有恶意。波尔卡丝手指着她，哀号一声。

“魔鬼！它一直跟着偶闷（我们）！它要来抓偶闷！”

“啊啊啊啊！”

石块乱七八糟地飞了过来，落在了内佛菲尔身旁，打掉了一些墙皮。

“我……别！……停！你差点……噢……停！我不会伤害你们！我不想……”

她本想继续解释。可是，就在这时，兔子受够了各种叫声，抓住机会向墙缝里冲去。内佛菲尔不再安抚她们了，她猛地朝马车跑去，周围的人都吓了一跳。她从马车旁边跑了过去，竭尽全力猛扑过去。她的身体撞到石头上，双手碰到了它的毛皮，她逮住它了。兔子给按在地上，吓得浑身发抖，简直疯了一般。它一门心思想着如何逃跑，可是无济于事。她俯下身来，用膝盖夹住它，然后，猛地脱去上衣。转眼间，她的怀里多了一个狂躁不已又踢又打的兔子包裹。

“对不起。”她颇感无助地说道，口里含糊不清，“对不起。我出来抓……它踢翻了水桶，逃跑了。我追呀追呀，追到了这里……”

她的声音听上去十分刺耳，周围的人都很不适应。泪水从她眼里流了出来，使事情变得越发糟糕。

“我不会伤害你们！”她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往后退了几步，一瘸一拐地向马车走去。

“你想干什么？”泽艾拉的声音变得非常刺耳，听得出来，她非常恐惧，手里的鞭子指着内佛菲尔，抖个不停。

“我……我……我要奶酪。”内佛菲尔情不自禁地抽泣起来。

三个陌生人上下打量着她，斜瞥了对方一眼。

“谁有奶酪？”泽艾拉低声问道，“如果我们把奶酪给它，它会走吗？”

“不……不光是奶酪的事。嗯……”内佛菲尔跪了下来，怀里的兔子一直想咬她。此时，对话已经超出了原先的范围。她试图把一切都给他们解释一下，从当时如何不该把奶酪送给阿伯莱恩夫人到如今如何急切地要把它取回来，面面俱到。可是，话从她口里出来，显得那么笨拙，那么愚蠢。等她说完，她觉得别人根本没有在听。她一味地埋怨自己，根本没有听到车里的低语声。

“不。”泽艾拉从牙缝里说道，“听我说，这样可以，这样真的可以。这个女孩想去找阿伯莱恩夫人，而我们正想找人把酒送给她。所以，你负责把她弄进去，比如偷一张请帖什么的。她呢，也顺便帮我们这个忙。好，别哭了。我要的是一张干干净净的脸。我过去和她说说。”

脚底下碎石的声音唤起了内佛菲尔的注意。她抬起头来，看到泽艾拉正小心翼翼地朝她走来，那个小心劲就甭提了，仿佛是怕把一只野兽惊醒似的。金发女孩脸上挂着愉快的微笑，眼睛忽闪忽闪，充满了期待。

“没事了。”她说话的语气和内佛菲尔对兔子说话的口吻如出一辙，“一切都会好的，我们会帮你的。”

内佛菲尔抬头看着她的笑脸。在内佛菲尔眼里，她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天使。

第5章

冒名顶替

经过一天的折腾和打击，令内佛菲尔高兴的是，终于有人愿意为自己制订一个计划。令她尤为高兴的是，有人给她解释了一番那个计划，因为，无论如何，她都无法跟上泽艾拉长笛般富有节奏的阐述。从泽艾拉的话语中她只了解到，她们谈的是面试的事，谈的是一场误解，谈的是前一天发生在两个女孩身上的事情。可是，泽艾拉的语速太快了，大部分细节就像沙子一样从她筛子般茫然的脑袋里漏了出去。

“听懂了吗？”另一个女孩问道。她的语速较慢，听上去也比较有耐心。内佛菲尔再一次摇着脑袋作答，先是点头，后是摇头。

“没关系。”年长的女孩用世界上最善良的口气说道，“记住你要做的，就行了。”她意味深长地看了看胖乎乎的小伙伴一眼，然后，把目光转向内佛菲尔，“好，我们将给你换上一身新衣服。请把面具摘下来。”

内佛菲尔轻轻地呀了一声，惊慌中连忙抓住面具，让它贴得更紧。如果眼前的两个女孩看到了她那张丑陋的脸，她们一定会再次抱头鼠窜，逃之夭夭。那样的话，她将再次回到原点。

“没关系。”泽艾拉安慰道，“没关系……戴着吧。是烧伤了，还是怎么了？没关系，你不必告诉我。要是有人问你为什么戴着它，你就说保护皮肤好了。好，现在，你就将要去敲阿伯莱恩夫人的门了。等门开了，你就说你来自波莫洛学院。你是来面试‘礼宾小姐’的。记住了吗？”

内佛菲尔点了点头。

“太好了。”一个美丽的微笑。“这样，你就可以进入阿伯莱恩夫人的领地了。”一个装着紫色液体气泡的雕花玻璃瓶在她眼前晃了第十次了。“知道怎么做吗？”

“把……把它交给仆人？”

“就说，这是给阿伯莱恩夫人的礼物，感谢她给你提供面试的机会。你要做的就是这些。然后，你可以悄悄离开那些参加面试的女孩，找到储藏室或者别的储物间，拿回你的奶酪。这个不算偷，对吧？”

“要不要直接和阿伯莱恩夫人谈谈？”内佛菲尔对此一直没有把握，“她当时脸上的表情很和善——”

“不要，恐怕不要。”泽艾拉轻声说道，“那样的话，计划就落空了，内佛菲尔。她不会把奶酪还给你的。为什么要还呢？那对她很有用。而且，如果她发现你不是真正的选手，她就不会喝我们给她准备的酒了。”

内佛菲尔低头看着小瓶子：“这不会伤害她吧？”

“不会，不会，当然不会。”泽艾拉大声说道，“就是酒。阿伯莱恩夫人经常订酒，帮她忘记一些事情。你知道，在这方面，大家都一样。这个酒只能帮助她忘记一些多余的记忆，不愉快的记忆，仅此而已。”

泽艾拉说话的语气听上去十分坦诚。内佛菲尔知道，人们可以勾兑不同的酒，帮助自己忘记具体的事情或具体的时间，这在那些自以为见过世面、悲观厌世的富人里面十分流行。他们把无用的或丑陋的记忆清除掉，就像把破碎的瓷器处理掉一样。这样，他们的大脑就不会随着岁月的增加而超负荷运转了。

“另外，拿到奶酪之后，再回到那些女孩身边，跟她们一起离开。能做到吗？”

内佛菲尔的目光在泽艾拉闪闪发光的磨砂胸针上扫来扫去。胸针看

上去很像糖，内佛菲尔很想知道它尝起来究竟会是什么味道。此时此刻，她的大脑里千头万绪，争先恐后想从她的嘴巴里溜出来。可是，由于太多了，把出口堵死了。她想回答的是：“当然能。你是世界上最善良的人，沉稳，大方。我觉得，我自己分分秒秒都会说出蹩脚的话来……”

“你的手套上有条纹！”她脱口而出。

“啊，是的，是的。”泽艾拉润了润嘴唇，“可是，你记住了自己该做的事情了吧？”内佛菲尔犹豫了一下，然后，慢慢地点头。泽艾拉的肩膀放松了一点。

“那个……怎么办？”矮小的女孩看了内佛菲尔一样，若有所思地点了点自己的鼻子，“大家都会注意到的。”

“丁香！”她的朋友马上答道，“丁香油！这样，大家都以为她是在治疗青春痘。丁香油的味道很浓，会把这个问题……掩盖过去的。”

“现在，说说最重要的事情。”高个女孩身体前倾，盯着内佛菲尔的眼睛，“最重要的事情是，不管你碰到我们俩哪一个，都装作不认识我们。无论发生什么，你都不认识我们。否则……对大家来说，都不好看。听明白了吗？”

此时此刻，内佛菲尔恨不得把整个世界都送给两位新结识的朋友。她要把自己的扣子送给她们，把格蓝迪宝师父的兔子送给她们，把灯光闪烁的舞厅送给她们，把满山的无花果树送给她们。可是，她们想要的只是一个点头而已。于是，她点了点头。

*

内佛菲尔藏在车后面的行李中间。她知道，自己应该完全藏在毯子下面，但是，她还是抵挡不住诱惑。她把毯子掀开一点，让自己在大箱子小盒子之间能看到一点光线。过了一道道坎儿，穿过一个个通道，她原来的世界离她越来越远了。

过了一段时间，马车的轮子不再颠簸了。她看到，隧道的地面上铺着平滑的石板。只一眼，内佛菲尔就明白了，这不是天然的隧道，而是人工精心凿出来的。墙壁四四方方，棱角分明，木头柱子支撑着天花板。捕蝇草在墙面突出的托架上亮着，墙的上方是巨大的冷热水管道，它们微微颤抖着。

接着，他们来到繁华的大道，那里有各种各样的声音——说话声、车轮声、马叫声、脚步声，这些声音回荡着，混杂在一起，最终汇成了瀑布的呼啸。她看到信童们骑着独轮车摇摇晃晃地从她身旁经过，他们把双臂伸出去保持平衡。满是尘土的矿车滚过，里面装满了矿石。浑身肌肉的男人利用巨大的滑轮把空中灰色的货车从天花板的竖井里拉上去。在一个较大的洞穴里，待租的马车围在一座大钟的下面，灰蒙蒙的一片。大钟镶嵌在石壁内，由于年代久远，上面有一层石灰岩，周边还有一圈钟乳石。扛着肩筐的工人，身着暗褐色布衣，面无表情地从旁边哼哧哼哧走过。她可以闻到头油的味道以及指甲内尘垢的味道。

马车沿着较为宁静的绿色小道走着，最终，在一扇带有镀金门把手的大门面前停了下来。嵌板上雕着一只银色的苍鹭，后面是蓝色的背景。

接下来是一场低声的争论。

“为什么让我去偷请帖？”波尔卡丝颇为不满地低声说道。

“因为你已经接到请帖了。”泽艾拉耐心地答道，“这样，没有人会怀疑你。而且，你比我更了解那些选手，更容易接近她们。快点，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

波尔卡丝消失在门里边了。她去了很长时间，内佛菲尔开始变得焦躁不安。更让她烦心的是，不高兴的兔子在她膝盖上拉了一泡软软的屎。最终，波尔卡丝回来了，满脸通红，她一只胳膊底下夹着一个包裹，一只手上拿着一张卡片。

“太好了。”泽艾拉笑道，“马丹——启程！”马车嘎吱嘎吱向前走

去，“直奔旋转楼梯！”

车轮声消失后，内佛菲尔的毯子掀开了，她发现马车停在一个不大的洞穴里，直径也就3米。天花板里有一个巨大的粗糙的竖井，竖井的中部有一个盘旋而上的黑铁楼梯。

波尔卡丝的包裹打开了。说时迟那时快，一件棉布长衣套在了内佛菲尔的衣服上。腰部束着蓝色的细腰带，上面绣着一只银色的苍鹭，和嵌板上雕着的银鹭几乎一模一样。苍鹭下面绣着“波莫洛学院”的字样。内佛菲尔粗糙的发辫掖在一顶薄纱帽下面，脖子上、手上、手腕上都抹着油膏，空气里弥漫着丁香油辛辣的味道。

波尔卡丝把带回来的卡片塞进了内佛菲尔的手里，卡片是一份烫着金边的请柬，是“面部竞技技艺面试会”的通行证。

“好了。”泽艾拉替内佛菲尔整理着帽子，把几根不听话的头发掖了进去，“大家都准备好了吗？上楼梯。到了上面，门就在你左边20码的地方。祝你们二位好运！”

“什么？你……不去吗？”波尔卡丝和内佛菲尔一样大吃一惊。

“我？当然不去了！发生了昨天的事情之后，我还能再露面吗？”说着，泽艾拉爬回车里，“我就待在这里等你们，顺便照看着兔子。如果你们按我说的去做，一切都会非常顺利。”

内佛菲尔有些泄气。不过，她还是陪着波尔卡丝来到楼梯下。波尔卡丝的脸上依旧挂着五官挪移的奇怪表情。不过，此时她身上散发着一种特殊的味道，那是格蓝迪宝的兔子走投无路时的味道。

“你身上的味道和我的兔子一样。”内佛菲尔低声说道。

“你身上的味道是死人厨房里的味道。”波尔卡丝回击道，“我们就是太客气了，不好意思说罢了。”

“好了，波尔卡丝，”泽艾拉大声说道，“你先上。内佛菲尔，你过几分钟再上。你们俩不想一块到吧？”

内佛菲尔乖乖地让波尔卡丝先爬，直到她变成黑铁盘旋楼梯中一个模糊的小黑点时，她才动身。内佛菲尔天生手脚麻利，动作敏捷。可是，她不习惯长裙子，而且，由于过度兴奋，她的两条腿一个劲地发抖。竖井里面满是奇怪的气流，动不动还有孤独的水珠从她身旁滴落，瞬间消失在黑暗深处。

到了上面，她发现自己置身于一条长长的走廊里，走廊自左往右延伸着。波尔卡丝早已不见了踪影。左边有一道厚重的门，深深地嵌在墙的里面。大门装饰得非常精美，绿色的藤蔓里栖息着金色和紫色的鸟。此情此景让内佛菲尔内心激动的铁钳夹得很紧，一阵恐惧传遍了全身。她的大脑变成了一只疯狂的蛾子，等她来到门口拉起红色的铃绳时，泽艾拉对她的叮嘱她早已记不太清了。

门上画的一只巨大的猫头鹰，直视着门外的内佛菲尔。忽然，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猫头鹰的两只被画上去的眼睛缩了回去，留下了两个圆圆的窟窿。几秒钟后，一双“人眼”从里边往外窥视着。这一幕吓得内佛菲尔直接跳了起来。

“有何贵干？”

“波莫……学院……派……我来……面试‘礼宾小姐’的。”内佛菲尔一边吞吞吐吐地回答，一边在猫头鹰眼窥视孔面前晃动着偷来的请柬。

“姓名？”

内佛菲尔一时间忘了泽艾拉的“编排”，她十分无奈地在面具后面紧张地搜索着答案。

“姓名？我……我……忘了。”这真是一个白痴般的答案。可是，它却从惊慌失措的内佛菲尔口中断断续续地溜了出来。

一阵沉寂。

“沃旺拉。”低低的声音慢慢说道，好像有人要把她的名字仔仔细细写下来，“沃旺拉，来自波莫洛学院。沃旺拉，你很幸运。面试还没开

始呢！”

人的眼睛消失在黑暗里，猫头鹰的眼睛复位了。一阵叮叮当当的声音过后，门开了。尽管心里非常害怕，内佛菲尔不知从哪儿借来的胆子，摇摇摆摆地走了进去。

门的里面是一条干净整洁的过道，地板上用水晶嵌着各种图案，墙上到处是挂毯，上面绣着林地风光，各种毛色的动物羞怯地朝外观望着。令内佛菲尔不安的是，没有人来和她接头。所以，她只能踮着脚尖一个人在挂毯上蓝色的松鼠和紫色的羚羊的注视下沿着走廊轻轻往前挪动。

走廊的尽头，两道木门突然打开了，里面出现了一个内佛菲尔从未见过的房间。天花板上垂着一个巨大的枝形捕蝇吊灯。吊灯太大了，很难发现上面蹲着一个一身黑衣的小男孩，正在使劲吹着，不让灯熄灭。绣着田园风光的挂毯和镶框的饰画把墙遮得严严实实。

屋子中间有一张很长的桌子。桌布黄白相间，上面摆着一套精美的银色茶具。十几个女孩靠着桌边坐得直直的，手在膝盖上紧张地搓着。其中一个女孩是波尔卡丝。内佛菲尔看着她，可是，波尔卡丝的目光冷冷的。过了一会儿，她轻轻清了一下嗓子，朝屋子对面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内佛菲尔跟着她的目光，看到一名女仆站在靠墙的一张小桌旁，桌子上堆满了包装好的饰以缎带的盒子。

意识到这些都是女孩给颜匠带来的礼物，内佛菲尔胆战心惊地走近女仆，施了个礼，一声不吭地把礼物献上。很快，瓶子就和其他礼物待在一起了。至此，内佛菲尔如释重负，她小心翼翼地来到长桌旁边，在剩下的唯一的一个小板凳上坐了下来。

大部分女孩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没时间聊天。其中，有好几个手里拿着小镜子，忙着审视自己的面容。也有一些，如像波尔卡丝，正调整着各种各样怪异做作的表情。还有一些迅速变换着形形色色的表情，结果搞得面部都痉挛了。然而，内佛菲尔诡异的外表慢慢引起了大

家的注意，那些和她一样穿着波莫洛学院校服的女孩似乎尤其对她感到好奇。

内佛菲尔把酒送出去了，兑现了自己的承诺。根据泽艾拉的计划，她现在应该从女孩身旁抽身离开，去寻找斯多克佛尔特·斯图尔顿。可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她又能怎么办呢？

内佛菲尔右边一个赭色头发的高个女孩打量了她好一阵子，终于开口了。

“知道吗？你该把面具摘掉。”

“我……”内佛菲尔的大脑一片空白，嘴巴也像沙漠一样干涸了，“我有……青春痘。”

“没人在意。再说了，戴着面具，怎么面试？”

内佛菲尔没有回应。她能怎么说呢？毕竟，面试都有哪些步骤她一无所知。她低下头来，脸在面具后面发烫。她只好摆弄着面前的陶器，把果酱搅拌进茶中。

两人的对话引起了一阵骚动，有八卦的，也有猜测的。内佛菲尔可以听到周边各种各样的低语声。

“……也许她有一张特殊的脸，提前准备好了，不想让我们看见……”

“……看见了，也许就认出来了……她也许出自名门望族……”

“……私生女……”

“……显然抹了香水，不想让大家闻见……”

另一扇门打开了，阿伯莱恩夫人十分高傲地走了进来，像绿色打褶缎面上的一只蝴蝶闪闪发光。此时的内佛菲尔几乎是如释重负。就在阿伯莱恩夫人微笑的目光滑过眼前的女孩时，内佛菲尔突然想起来了，阿伯莱恩夫人见过她的面具。

她一直想和阿伯莱恩夫人当面谈谈，可是，现在一切都变了。她是冒名顶替的，一路上靠撒谎进来的。恐惧和慌乱之下，她假装咳嗽，轻轻弯下腰去，悄悄把头埋在手和围巾里，把面具藏起来。

“亲爱的，看到这么多清新、漂亮、鲜活的面孔，真是令人高兴啊！”阿伯莱恩夫人的声音和内佛菲尔印象中的一样温暖甜美，“学校把你们挑选出来，成为出类拔萃的选手，所以，各位今天就到了这里。”

“首先，请各位亮出自己的本事来吧。待会儿，你们要经过那道门。”她用手指了指她刚才进来的那道门，“你们将看到一样东西……非常与众不同。我想，它是凯弗纳市独一无二的东西！你们要从自己的脸库里选出5张你们认为最应景的脸来。”

门开了，走出来一队女孩，个个都比坐在桌子旁边的女孩岁数要大。她们都穿着没有任何饰物的简朴的长衣，头发系在脑后，平静的面庞一览无余。她们都有一双大大的眼睛，两眼之间的距离恰到好处，高高的颧骨，宽大灵活的嘴巴，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仿佛她们都是一个大家庭的成员。内佛菲尔猜想，她们一定是阿伯莱恩夫人的“礼宾小姐”。光线射进门来，让天花板上的枝形吊灯顿时黯然失色。

阿伯莱恩夫人最后笑了笑，离开房间，留下内佛菲尔和其他选手一个接一个局促不安地走入光线之中。等她再次出现时，所有的女孩都震惊地停下脚步，待内佛菲尔的眼睛适应了眼前的场景之后，她那溺水的兔子一般扑通扑通狂跳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

她站在树林里，这种地方她只在画面上见过。然而，她知道，眼前的一切都是真的。又高又结实的树干之间延伸着一条小径，粗糙的树皮上闪着小小的露珠。头顶上璀璨的金光把颤动的树叶变成了绿色的火舌。微风拂在她的脸上，令她突然感到头昏眼花，有一种非常遥远的感觉。

树林！凯弗纳市里暗无天日的隧道深处的树林！

内佛菲尔踉踉跄跄地往前走了几步。直到这时，她才意识到，她眼

前出现的不是什么奇迹，而是一件伟大的杰作。尽管是一片闪闪发光的绿色，她脚底下柔软的东西不是别的，而是地毯。不知道为什么，她很清楚，如果是林间的青苔的话，一定会很滑，而且，会陷下去。头上的树叶在微风中轻轻地低唱着，她想那一定是玻璃。她像着了迷一样，伸手摸了一下其中的一滴露珠，却发现是一粒水晶球。她用一根手指摸着树皮，不知为什么，总觉得是在摸着绿色的青苔。她觉得树皮应该褪去，露出里面白色的树干和昆虫。头顶上，一定有几百盏巨大的捕蝇草挂在看不见的高高的天花板上，为洞里带来通明的灯火。

当然，最抢眼的还是巨大的树干。她意识到，这一定是真正的树木，至少，数千年前如此。岩石内常常会发现石化了的森林，那是因为，当时地球吞噬了数以万计的树木，经过几千年的时间，原先活生生的充满树液的树木一点一点变成了石英和五彩的宝石。

而这里，人们并没有去开采粉色、金色和绿色的水晶，而是仅仅把周边的岩石移开，保留树木原先的模样。这里的宝石树林没有腐烂。每一个节孔、每一道年轮都清清楚楚，完好无损。整个树林了无生气，但弥足珍贵。

一时间，所有参加面试的选手目瞪口呆。她们不约而同地看着对方，然后，手里攥着镜子四散开来。谁也不想当着别的选手的面尝试各种表情，以便对方看到后把点子偷走。转眼间，内佛菲尔发现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那里。她先是一惊，转念一想，这不正是她所希望的吗？

她不可能一个人待上很久。要想寻找斯多克佛尔特，必须马上行动。

她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寻找气味上了。周围有十几种不同的味道：肥皂、香水、体臭、干花的味道，当然，还有她自身带来的丁香的味道……不过，她闻到了一丝奶酪刺鼻的气味，就像在沸腾的人群中遇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一样。当她确定周边没有人时，便松了松面具，把它拉向一边，这样，她就可以更容易地识别各种

味道了。

像一只警犬一样，她一边闻着，一边穿过水晶森林。最终，她看到了一个白色的小石屋，上面密密麻麻地雕刻着鱼儿跃出水面的图案。那淡淡的味道似乎来自里面。于是，她推了推门。门上了锁，不过，她认出了那是格蓝迪宝常用的一种密码锁，很快就给她弄开了。

到了里面，她发现了一个食品储藏间。宽大的架子上有不少板条箱、小袋子和瓶瓶罐罐。在一个高架子上，有一个小盒子，她马上认出来了，那正是她为阿伯莱恩夫人包装的盒子。她迅速爬上一把椅子，把小盒子取了下来。那盒子看上去没有被打开过，等她把盒子撬开，发现那块斯多克佛尔特还在原来藏匿的地方。她把奶酪拿了出来，很快把盒子放回原处，从椅子上跳下来。就在这时，她听到门外有人开锁的声音。

此时，已经没有时间考虑什么周密的计划了。门慢慢开了，内佛菲尔朝着门缝冲了过去。她弯着身子，希望从来人的腿边溜过去。你还别说，她这个不是计划的计划差点成功了。她身体前倾，头撞在门旁的男仆的大腿上，巨大的力量裹挟着她往前冲去。要不是男仆手脚麻利，及时抓住她的衣领，就让她得逞了。

她使劲挣脱，可是，无济于事。他一只胳膊锁住了她的腰，她突然发现自己两脚腾空了。面具松了，掉在了地上。她被生擒了，她要完蛋了。

然而，就在此时，她突发奇想：我还可以救师父格蓝迪宝！还可以将功补过！

因此，在对方没有完全捆住她的双臂之前，她猛地把斯多克佛尔特塞入口中。她感到奶酪在口里被嚼碎了，在舌尖上融化了。她只记得这些了，之后，外面的世界就炸开了。

是的，外面的世界炸开了。不过，是绕梁三日的音乐声。那不是常人听到的普通音乐，而是纯洁的灵魂和萦绕不去的记忆的音符。她感受

不到身体的存在，然而，她感到自己的鼻子就是一座教堂，那里，合唱团正在引吭高歌；她感到自己的嘴巴就是一个民族，有着自己神奇的历史和美丽的传说。

过了一会儿，她的身体失而复得。她仿佛摇摇晃晃地穿过林地。那里，树木流着树液，哭泣着，低吟着；那里，灯光像蜂蜜一样，集成一个蜜潭；那里，她的脚踝缠在郁郁葱葱的叶柄上和齐腰的蓝色花雾里。从头到尾，她都被一股暖流包围着。

不一会儿，幻觉消失了。她再次回到阿伯莱恩夫人的丛林里，依然被吊在男仆的身上，面具依然躺在脚下。在这片人造林地上，在她的周围，站着其他的面试者、“礼宾小姐”和阿伯莱恩夫人本人。她们的脸上表情各异，但是，都十分空洞，毫无意义。看到内佛菲尔裸露的脸，她们的表情僵住了，忘记了变换。

第6章

谎言与真脸

这太可怕了，她们的眼神太可怕了。内佛菲尔不习惯生人的目光，更不用说这么多人一块看着她。她紧紧地闭上眼睛，可是，她仍然能够感受到她们冷冷的目光像一堵大理石墙一样紧紧地贴在自己的皮肤上。所有人都愣在那里，一言不发。此刻，沉默慢慢被打破了，她的四周传来了惊叫声、绝望声和质问声。

“把她的脸遮住！”有人尖叫道，“别让它露在外面！”

“这不可能！”有人用沙哑的声音低声说道，那声音听上去充满了惊讶。“这不可能！”好像是阿伯莱恩夫人的声音。

她的周围笼罩着恐惧带来的酸酸的味道，像气体一样充斥着她，让她渐渐失去了自控能力。就像那只她穷追不舍的兔子一样，一时间她在捕获者手里变得四肢无力。突然，她左冲右突，拼命挣扎着。透过恐惧的迷雾，她听到一声惊叫，感到指尖碰到了别人的皮肤。

“快，把它包起来！”有人一下子把她推倒在地，憋得她喘不过气来，两条腿胡乱踢着。一种又软又沉的东西蒙住了她，胳膊给按在了地上，鼻孔里无法出气。她一时失去了理智。稍过片刻，她突然意识到，有人正用丛林地上的青苔地毯把她卷了起来。无情的目光带来的恐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窒息的恐惧。

内佛菲尔想求她们、求她们原谅，求她们停下来。可是，她说不出话来。此外，由于嘴里塞着地毯，即便能说出来，也没人能听得清楚。

她们粗暴地对待她，把她举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她弓着身子瘫倒在什么东西上面，也许是捕获者的肩膀上，耳边只能断断续续地听到一些只言片语。

“……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怎么进来的？”

“……怎么会那样呢？”

“……特案调查组——”

“……特案调查组会处理的——”

扛着她的人一路小跑。每跑一步，他的肩膀都会顶她肚子一下，她觉得要吐了。她被扔在一个平平的东西上面，那东西随着马蹄的嗒嗒声左摇右晃，嘎吱作响。她尖叫着，呜咽着，挣扎着，试图把头伸向后边，想多呼吸点空气，可是，毫无意义。她的生命、呼吸、智慧似乎都给彻底剥夺了，恐惧就像黑色的喷泉，把她彻底吞噬了。

*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没有了思想，没有了头脑，有的只是堵在嗓子眼里的尖叫。惊恐像血液里白色的火焰包围着她。突然，周边一片漆黑，一片麻木。等她苏醒过来后，发现自己四肢伸展躺在那里，她的脸贴在什么又冷又硬的东西上。现在，她已经不知道害怕了，大脑像一个被掏空的葫芦一样，一片空白。

究竟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这是哪里？她一点也记不清了。也许，她把奶酪打破了？也许她的师父格蓝迪宝正在发怒？

内佛菲尔坐了起来，她感到四肢无力，头晕眼花。她的头撞上了一个有棱角的东西。她把它弄稳，发现是一棵慢慢晃悠的捕蝇草，里面的光线昏暗。她对着它吹了几次，给它送去一点空气。突然，灯火通明，她知道了自己的位置。

内佛菲尔身处一个洋葱形状的铁笼子里，直径1.5米，铁栏杆向外

凸起，在顶部会合。她的身旁有一个锡质的夜壶和一个木头水碗。天花板上吊着捕蝇草，笼子上方有一个几乎看不见的滑轮，滑轮的链子又粗又长。地板上铁栅栏下面一两米处，有一湾黑水，十分平静，波澜不惊。笼子悬在地下水道的上方，水道两旁是高高的墙壁。再往前，沿着其中一堵墙看去，是一个木码头，离水面有30厘米左右。

她朦朦胧胧地意识到，她不光是遇到大麻烦了。此时此刻，她正身处监狱之中。她究竟做错什么了？怎么可能待在这里？她倔强的体内迸发的小小火花告诉她，无论她做错了什么，都不至于落到这般下场。

笼子随着她身体的晃动慢慢转动着。可以看到，在她的左边和右边，都有笼子悬在水的上方。大部分都是空的，不过，有几个笼子里有衣服在晃动，说明有生命的迹象。其中一个笼子里传出又低又长的哞哞声，几乎就不是人的声音。另一个笼子里隐约可见一团郁闷散乱的黑发。在码头的两端似乎站着手持长戟的紫衣卫兵。

“有人吗？”她的声音又细又哑，“有人吗？”

她听到一阵谈话声。接着，墙上的门打开了，三个影子出现在码头上，都穿着深紫色的衣服。其中两个是男人，但是，走在最前面的是女人，有着一头铁灰色的头发。她长着一个刚毅的下巴，走起路来，虎虎生风，就像运动员似的。她的面部表情十分严厉，给人以明察秋毫的权威印象。那表情说道：什么也逃不过我犀利的眼睛。内佛菲尔赶紧垂下了脑袋。

“知道我是谁吗？”那女人的声音像奶酪切片器似的。内佛菲尔摇了摇头，双手举起来，遮住自己可怕的脸。“我是特案调查员特勒贝尔，你现在正在接受调查。听懂了吗？”

内佛菲尔呜咽着。此时，那一连串不幸的遭遇终于从她的记忆深处浮现出来。这可不是一般的逮捕。特案调查组是摄政王的特别执法机构，专门负责特殊案件或危险案件的调查。

“你要是不想死，你要是想活的话，就必须如实回答我们的问题。

好，你是怎么进来的？你的同伙是谁？”

“同什么？同伙？没有。只有……我一个人。我去参加面试，她们给了我一身服装——”

“给了你一身服装？谁给的？”

内佛菲尔感到浑身发烫。她想起了泽艾拉美丽的笑容，想起了波尔卡丝因为紧张而变得粉红的温柔脸蛋。她怎么也不能出卖她们。可是，她又不知道如何撒谎，于是，她把脸埋在手里。

“从实招来！我一眼就看出来你是干什么的并且来自哪儿了，老实交待你的主人是谁？”

这个也不能说。一旦说了，会给师父格蓝迪宝带来什么样的危险？

“说！谁派你到凯弗纳市来的？你们一共几个人？你为什么要潜入阿伯莱恩夫人的面试现场？你叫什么名字？你是谁派来的刺客？”

内佛菲尔依旧麻木地摇着头。其中一半问题对她来说毫无意义。不过，听到“刺客”二字，她半天没喘上气来。既是因为恐惧，也是因为愤怒，她一下子跳了起来，双手抓紧铁栏杆，根本不在乎脸是否暴露在外面。

“我不是刺客！我从来没想过要伤害任何人，从来没有！”

这一说还真管用。这对于特案调查员来说，的确有点始料未及，但作用却是立竿见影。那个女人脸上的表情一点没变，不过，她猛地跳了回去，后背撞到了墙上。一时间，她的目光紧盯着内佛菲尔不放。之后，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紫色手绢，开始擦拭着自己的额头。

“好大的胆子！”她大声叫道，“不要那样，马上戴上点什么，马上！”

“什么？”

“不要那样！”特案调查员的声音听上去似乎要失去控制了。

“不要哪样？”内佛菲尔无助地大声问道。

特案调查员特勒贝尔头发倒竖，接着，她打了个手势。其中一个和她一起进来的男人朝墙壁走去。内佛菲尔瞄了半天，看到一个很大的手摇曲柄。他开始摇动曲柄，内佛菲尔的笼子立刻摇摇晃晃地往下降了。

“除非你愿意和我们合作——”

“别！别！”当笼子降到水道表面时，内佛菲尔尖声叫道。水开始穿过铁栏杆进入笼中。她顺着灯链往上爬，紧紧抓住笼子的顶部，竭力让自己的身体探出水面。

然而，笼子继续摇摇晃晃地往下降，内佛菲尔的叫声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冰冷的河水淹没了她的双脚、小腿、膝盖和大腿。等笼子终于停下来时，几乎全泡在水里了。内佛菲尔的脸紧紧贴在笼子的顶部，下巴刚刚露出水面。

“再摇一下——”特案调查员大声喊道。

“我不明白！”内佛菲尔在绝望中终于爆发了，“我不明白你们在说什么！我不明白我为什么到了这里！我不明白自己之前做错了什么，也不明白这会儿又做错了什么！所以，我不知道自己不要哪样！”

内佛菲尔一边抽泣着，一边颤抖着，只能听到码头上断断续续的只言片语。

“……怎么可能跟长成那样的人正儿八经地对话……”

“……长着一张玻璃一般的脸……”

“……也许，让她重新戴上面具……”

“……不。要是戴上了，就没法看清她的表情了……”

过了好长时间，内佛菲尔再次听到曲柄转动的声音。不过，让她感到欣慰的是，这一次，笼子没有继续下降，而是回到了原来的位置，河水透过铁栏杆往外流着。

特案调查员特勒贝尔从身边的门出去了，接着，她马上又回来了。她快走几步，手里拿着一个看上去像长柄平底锅的东西，手柄足足有0.27米长。

“来，拿着这个。”女人没有直视内佛菲尔，而是把“平底锅”递了过去，直到它碰到了内佛菲尔所在的笼子的铁栏杆。内佛菲尔低头一看，锅里有一个黑色的东西，方方正正的。她用颤抖而灵巧的手把它小心翼翼地拿了起来。“不用急，把自己收拾好。等你有了一个可以示人的面孔，我再回来和你谈。”

平底锅撤了，特案调查员再次消失在门后，留下内佛菲尔一个人在那里，盯着自己湿湿的手上捧着的那个东西。它的边是木头的，上面用深褐色的毛毡盖着。然而，她能感觉到，下面和玻璃一样又冷又滑。当她意识到手里拿的东西是什么时，她的手指开始发抖。

内佛菲尔手里拿着镜子。如果她把镜子翻过来，就能看到师父格蓝迪宝多年以来竭力向世人隐藏的恐惧，她自己可以亲眼看看那张把人吓跑的脸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她想起了码头上那些人的一个说法：像玻璃一般的脸。这是什么意思？也许，她的皮肤是透明的。也许，任何人只要看见她，都能看见她的血管在跳动，看见她的脑壳在微笑，看见她眼帘底下的眼球。也许，这就是大家纷纷离她而去的原因。

她不能看！她不愿意看！然而，当她颤抖的手慢慢地把镜子翻了过来第一次映出她的形象时，她是又着迷，又无奈。

她站在那里，静静地看着镜子里自己的形象，看了好长时间。身边饥饿的捕蝇草突然亮了起来，她忘了那是她快速呼吸的结果。镜子里的影像动了一下，她从头到脚都往后退缩。接着，她尖叫一声，那声音似乎穿透了她的全身，就像按钉穿过草叶一样。

镜子掉在地上，摔破了。似乎这样还不够，捕蝇草撞在铁栏杆上，碰出了火花，前后狠命地摇晃着。光影也随之摇曳，令人眩晕。捕蝇草

倾斜着身子，张开大嘴，盲目地咬向面前的空气。带着铁栏杆的门在一通猛踢之下嘎吱作响。

内佛菲尔踢累了，跪了下去。捕蝇草的光线在满地碎玻璃上跳跃着。

镜子中脸上的皮肤很苍白，有一块不太明显的雀斑，和她手上的一样。长脸，下嘴唇很丰满，微微颤抖，浅红色的眉毛，毛茸茸的，眼睛很大，颜色不深。这张脸本身自带表情。内佛菲尔根本没有想到，因为她记得清清楚楚，自己从未专门学习过。那是一张自己根本不熟悉的脸，然而，那种表情却是自己的真情实感。现在，镜中的影像突然把她原来的表情改变了，而且，整个过程十分怪异。它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获得一种新的表情，这对她来说是从未见过的。然而，导致她摔破镜子的真正原因并非因为这种奇怪的感觉。

看着镜子中的新面孔，她能够读懂它后面隐藏的一切。那些想法一直在她的脑海中回荡。

你把我锁了起来，格蓝迪宝师父，你把我一锁就是7年，而且，没有任何理由。

镜子中的面孔不美也不丑，没有疤痕，没有烧伤，也没有别的损伤。除了表情变换比较奇怪以外，其他一切如常。

*

内佛菲尔本来以为，经过这一阵骚动，那些特案调查员会拿着棍棒锁链追打她，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他们把她一个人留在那里，留在漆黑的笼子里发抖。笼子摇晃着，嘎吱嘎吱响着。随着她的每一次移动，身下的碎玻璃都会嘎吱作响，一点点掉入下面的水道里。

她试图喊出声来，可是，她的声音在空旷的黑暗中就像幼鼠在吱吱叫一样。她心里有很多问题，可是，周边没有人，她没法得到答案。“如果我的脸没有异常，为什么大家见到我就要跑开？我为什么到了这里？我所做的就是把本不该送出去的奶酪偷回来而已。他们为什么

要调查我？”

内佛菲尔浑身发抖，逐渐陷入了麻木的状态，一时间，无法感知自己冰冷的四肢。她无精打采，昏昏欲睡，根本说不清楚，那些人是什么时候又回来了。

昏昏沉沉之中，她仿佛听到门开了，又关上了，听到有人在木码头上轻轻地走着。这一切都没有关系，因为昏睡中的那种恐惧感正在消失，一种温暖安全的感觉正占据她的心头。她知道有人来了，而且，这个人是她可以信任的。就在这时，一种淡淡的香味沁入了内佛菲尔的意识之中。那是迷迭香的味道，是银子的味道，是甜蜜的睡眠的味道。那种味道告诉她，可以放松了，可以入眠了。

内佛菲尔觉得，那种味道就像孔雀的一根羽毛撩拨着她的内心，撩拨着她的灵魂。她往后退着，头撞到了铁栏杆上面。有一种声音告诉她，人的心灵不能这样变得麻木迟钝。她彻底惊醒了，她那训练有素的鼻子告诉她，香味的背后有一道暗流，非常丑陋，非常邪恶。

突然，她想起了格蓝迪宝反反复复跟她说的话。他说，让陌生人进入他的隧道之前，必须用鼻子好好闻一闻，看看他是否用了那些让人大脑失去警惕的香水。

闻了就知道了。你是一名奶酪师。我们的鼻子对腐败的东西非常敏感，这是常人没法比的。

她捏着鼻子，突然，方才的那种信任感从她的内心里消失殆尽。

有人正站在码头上，看不清是谁。但是，内佛菲尔意识到，灯笼外面套了一层罩子。人影走到墙根处。金属手摇曲柄再次转动起来，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内佛菲尔的血液凝固了。

“不要！”她使出浑身力气高声喊着。“停下！停下！”她的喊声在墙壁间回响着，像一只小鸟在烟道中四处碰撞。随着一阵急促的咔嗒声，笼子跌入水中，溅起很大的水花，瞬间带着内佛菲尔一起沉了下去。好在在跌入漆黑冰冷的水底之前，内佛菲尔还算清醒，她深深地吸了一口

气。她挣扎着，湿透了的衣服缠在四肢上。就在这时，她隐约听到一声叮当声，铁笼子撞上了水下坚硬的岩石河床。

死定了！她心里想着。死定了！此时，一个人困在下面，冰冷，孤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突然，就在她的肺部因缺少空气开始隐隐作痛时，她紧紧抓住的笼子再次复正了。金属在水下叮叮当当地响着，她的脸浮出了水面。她满脸是水，歪脸看着码头。笼子再次离开了水面。灯笼上的罩子被拿掉了。特勒贝尔站在那里，身后还有好几个特案调查员，其中一个快速摇着曲柄。等水从她耳朵里流出来之后，内佛菲尔意识到特勒贝尔在大声喊叫着。

“这是怎么回事？谁把笼子弄到水里的？”她大步来到码头边上，冲着内佛菲尔大声喊着，“你看见是谁了吗？看见是谁把曲柄松开了吗？”

内佛菲尔木然地摇了摇头，她渐渐明白刚才发生了什么。有人想弄死她，而这显然不是来自特案调查组的命令。

*

打那时起，总有一名卫兵站在黑影里保护着她的笼子。没有时钟，没有光线的变化，只有当食物和水通过平底锅送入笼中时，她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内佛菲尔也不知道在笼子里睡了多久，突然，一声轻轻的咳嗽声把她弄醒了。

码头上站着一个内佛菲尔未曾见过的瘦高个儿，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和他人不一样的是，此人并没有端着权威的臭架子，做出高高在上的样子，而是倚在墙上，仿佛散步累了小憩一会儿。他手里提着一盏灯，所以，除了他的鞋子以外，内佛菲尔什么也看不清楚。

“让我看看你。”他不无仁慈地说道。

内佛菲尔十分顺从地朝自己的灯上吹了几口气，灯亮了，她的脸也被灯照得清清楚楚了。陌生人看了她好长时间，瘦弱的身躯一动不动。

“看来没错。”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后，他开口说道，“真是……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嗯，等等，这不公平，稍等。”他把灯提到眼前，朝它吹了几口气，灯亮了，他的身影内佛菲尔也能看得清楚了，“这样就扯平了，对吧？”

借着灯光可以看出，他的脸很长，稀疏的胡须也是长长的，好像画上去的似的。他的眼窝很深，眼神很机警，嘴部的表情有点复杂，那可是他隐藏秘密微笑的地方。他的表情很自信，很风趣，同时，又夹杂着一丝丝怜悯。那可是内佛菲尔被捕后见到的最和善、最友好的一张脸。

他瘦骨伶仃，身高中等偏上，身上的衣服使他看上去显得更高、更瘦。手套的指头加长了，里面也填充了东西，看上去比一般手套的指头更长、更雅观。带拖尾的外套是鼹鼠皮的，酒红色，上面有长长的竖条皱纹。

“你给吓着了。”他看了她半天后说道，“你给搞糊涂了。一种遭到背板、遭到虐待的感觉撕咬着你。关键是，你根本不知道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他摇了摇头，嘴角露出一丝冷酷的笑容。“一群白痴！”他低声说道，“就知道躲在后面喋喋不休，说什么你脸上‘带着各种可怕的表情’。看你现在吊在‘愤怒的垂降’上面，他们能指望你有什么好看的表情？”

“我没有带着各种各样的表情！”内佛菲尔绝望地喊道，“我压根就不知道自己还有表情！我就没有学过。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变换表情的。我来这里之前，就没见过镜子是什么样子。现在，这里有人想杀我，我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你必须相信我！”

“是的，是的，我是得相信你。”说着，他再次露出了一丝冷酷的笑容，“嗯，说到你，我们得做点什么，对吧？”他若有所思地用脚后跟踢了一下身后的墙壁，“你想离开这儿吗？”

内佛菲尔紧紧抓住铁栏杆，疯狂地点着头，从嗓子眼里挤出了一个“想”字。那是世界上最小的声音，像刚出生的小老鼠的声音。

“好，看看我能做些什么。不过，你必须相信我。对了，你跟特案调查组都说了些什么？”

内佛菲尔开始搜肠刮肚地想着：“也没什么。自从我把他们给我的镜子打破了之后，他们没问过我什么问题。”

“嗯，你得跟他们说说你的过去。”他举起一只手来，示意内佛菲尔不要再抗辩了，“看得出来，你是试图在保护别人。让我告诉你吧，告诉你他们都知道了什么。”

“他们知道，你叫内佛菲尔。你是奶酪大师格蓝迪宝的徒弟。现在，河水洗去了你身上的丁香油味，奶酪的味道再也掩盖不住了。他们一闻，就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了。再后来，你那黑色的天鹅绒面具被经常去你那里的送货员给认出来了。”

“格蓝迪宝师父遇到麻烦了吗？”内佛菲尔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她千方百计去保护他，可是，现在，她衣服上和皮肤上的味道让她露了馅。

“恐怕是的。”

“可是，这一切都和他毫无关系，他甚至不知道我离开了隧道！”就像镜子给她带来的震惊和痛苦一样，一想到师父要为自己的行为背黑锅，内佛菲尔就感到心如刀绞。

“这不是问题的所在，他可能会因为包藏你这么多年而被捕。”

“为什么？”内佛菲尔紧紧攥着铁栏杆，一股寒气沁入她的手指。最重要的问题随之脱口而出：“我怎么了？”

“你真的不知道吧？”陌生人歪着头打量着内佛菲尔。他的目光久久不肯移开，此时的内佛菲尔开始害怕听到答案了。“你想知道吗？”

她点了点头。

“你，”他说道，“你没有什么问题，只是你缺少各种各样的‘面孔’。你的面部长着常人的眼睛、鼻子、嘴巴等，而你的表情则像……一面窗

户。你的想法，你的感受，通过你的表情让人一览无余。一点一滴，清清楚楚。

“凯弗纳市的每一个人都不会像你那样。谁都不会！即便是外埠人也要设法带上几种蹩脚的表情，尽管他们的真情实感还是能不自觉地暴露出来。可是你呢？每次有个想法从你脑海中闪过，它就会像一匹野马一样，迅速从你的面部闪过。这就是特案调查员不能直视你的原因。此时此刻，你快到了崩溃的边缘，你的表情对他们来说太痛苦了，真的无法直视。”

“所以……他们把我当成外埠人了？”

“是的，当然。你本来就是，对吧？”

“我……我也不知道。”内佛菲尔失去了一切寄托。她是外埠人吗？孩提时代的事情，她忘得一干二净了。难道她在另一个世界生活过？一千多种点点滴滴的细节和说不出来的想法一同在她耳边回响。“7年前，我出现在格蓝迪宝师父的隧道里。之前的事情，我什么也记不住了。”

“一点也记不住了？比如，你的生活？比如，你是怎么来到凯弗纳市的？是有人把你拐来的吗？”

内佛菲尔慢慢地摇了摇头。这是真的吗？她真的是外埠人吗？

突然，她想到了斯多克佛尔特·斯图尔顿带给她的奇异景象，想到了林地里斑驳陆离的场面。

花儿来到我的腰部，我仿佛很小。斯图尔顿告诉人们那些他们早已知道却依然需要反复被告知的真理，因为他们不愿意面对，或者早已忘怀。会不会我更小的时候从那片林地经过？会不会那只是一个梦，与我的过去毫不相干？

对此，她无法肯定。可是，她有一点可以肯定：7年来，奶酪大师格蓝迪宝把她藏了起来，与世隔绝。如果她真是外埠人，如果格蓝迪宝早已知晓，那么，他决意不让她露脸的事情就可以解释得通了。可是，

长期以来，他在保护谁呢？是内佛菲尔？还是他自己？

“格蓝迪宝师父会出什么事？”她问道。

“现在看来，不太乐观。有明文规定，禁止将外埠人带进来或窝藏起来。毕竟，他们来了，可能带来疾病，或者造成城市拥堵。他一看就能看出来你是哪里来的，是干什么的，尽管你自己不知道。特案调查组不能将他流放到外地。他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奶酪大师，知道各种各样乳制品的制作工艺。凯弗纳市不能让这些秘密泄露出去。所以，他可能会锒铛入狱，或者当契约奴吧，甚至被处决。”

“被处决？”内佛菲尔惊恐地尖叫起来。

“你真的想保护他，对吧？”

内佛菲尔犹豫了一下，然后，使劲地点了点头。

“那好。方法倒是有一个，你应该这么办。告诉特案调查组的人，这件事情你负全责，根据《假面具渗透法》第149条规定，要惩罚就惩罚你一个人。然后，告诉他们你的背景，能记住多少说多少。告诉他们你是如何到了阿伯莱恩夫人的花园，但千万不要泄露同案犯的身份。就说，你是偶然遇见她们的，你为你自己的行为，也为她们的行为负责。这是保护所有人——当然，包括你自己——的唯一方法。”

“他们会给我这个机会吗？”内佛菲尔问道，心里想都不敢想。

“这件事情比较特别，我想他们会的。”陌生人答道，“我想他们不会逮捕奶酪大师的。奶酪大师不会主动走出来，把自己交给他们。也就是说，他们要是想逮捕他，必须把他包围起来，堵在家里。那样的话，就会……大乱。但是，如果他们愿意让你负全责，他们就会让你签个卖身契，把你卖了，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可是，我不想让人把我卖了！”契约奴和奴隶没有什么两样。而且，之前有过很多可怕的传言，说他们常常被用作野生红酒和危险头油的试验品。

“别担心。他们一出手，我就把你买下来。我叫马克西姆·柴尔德辛，是柴尔德辛葡萄酒商家族的族长。不管是谁，想要跟我比富，我都会很同情他。”

柴尔德辛！这个名字内佛菲尔以前听说过。它在凯弗纳市可谓家喻户晓，没有人不知道。柴尔德辛是酿酒世家，先后有300多年的历史了，他们在地上世界里到处都有葡萄园。他们是记忆大师，可以把你的记忆抹掉，也可以将失去的记忆恢复过来。他们酿的酒可以让你想起已故亲人的面庞，而且那面庞是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你甚至可以数一数他们睫毛的数量；也可以让你忘记读过的某些章节，然后有滋有味地重新欣赏一遍。

内佛菲尔感到如释重负，心中充满了希望。卖给葡萄酒商家族比吊在笼子里坐以待毙不知要强多少倍。不过，计划中的一些细节，她还是不太理解。

“可是……既然你们是酿酒世家，为什么要买一个制作奶酪的学徒呢？”

“因为你是我这些年来看到的最有意思的小家伙。让你在监狱里烂掉，让你在地上世界的沙漠里游荡，简直就是对你潜能的巨大浪费。这些年来，把你藏在一个听起来冠冕堂皇的奶酪车间里，与世隔绝，简直就是赤裸裸的犯罪。我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我会给格蓝迪宝大师写信，告诉他你很安全。不过，我不能让你回到他那里去。对不起。”

我无法回家了！内佛菲尔简直无法理解。再见了，银蓝色的钟；再见了，木架中间的吊床；再见了，我闭着眼都很熟悉的通道；再见了，潦草的账簿。

再见了，师父格蓝迪宝。

然而，跟师父格蓝迪宝告别可不是一件普通的事情，内佛菲尔的大脑简直无法理解。真的和奶酪大师面对面的话，她简直无法想象自己脸

上会挂着什么样的表情。

第7章

家人

事实证明，马克西姆·柴尔德辛说的都是对的。半小时后，内佛菲尔坐在了柴尔德辛颠簸的马车后面，看着前面两匹枣红色的高头大马，马头一上一下，一起一伏。她的两只手禁不住抬了起来，摸着自己的脸，她想知道她的面部肌肉是怎么运动的。此时此刻，她可以感觉到她的嘴巴正在慢慢咧开，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微笑，她那极不稳定的情绪就像气泡一样一个劲地往上冒。无论这笔交易还有别的什么含义，它至少意味着她没有必要继续待在笼子里了；而且，还意味着它拯救了泽艾拉和波尔卡丝，使她们免去了莫大的麻烦，同时，也拯救了格蓝迪宝，使他远离了刀斧手的断头台。

要听的东西太多了，要看的东西也真不少，她开始有点晕乎乎的感觉。大道上的每一辆车都是敞篷的，以免卡在低顶的隧道里。因此，内佛菲尔很容易就能看到从旁边经过的每一辆车里那些衣着光鲜的人。车子沿着岩石柱廊咔嗒咔嗒往前走着，然后驶上了玫瑰大理石大街，大街斑斑驳驳，像树莓冰激凌一样。这时，内佛菲尔发现身旁经过的车辆更加豪华，车里人的服装更加光鲜。令她吃惊的是，车里的人大都很高，比大道上常见的那些走动的人们还要高，比围在他们身边的仆人也要高出一大截，甚至比那些她刚刚从他们手里逃了出来的可怕的特案调查员还要高一些。显然，这些人都是朝臣。内佛菲尔情不自禁地探出身子，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看。

一个急拐弯后，她发现自己眼前出现了一条50米长的大道。大道很

直，但是很奇怪。两边的墙有9米高，墙皮粉刷了，看上去像一排排豪华联排别墅。这个她在照片上看到过。淡淡的油漆像柔软的食糖一样，闪着亮光。墙上点缀着门窗，窗户也闪闪发光，还能看到木头阳台。阳台上挂着纸灯笼，像五彩的月亮。

“到了！”柴尔德辛高声说道。有人扶内佛菲尔下车，她站在“街”上呆呆地看着。她的脚下是鹅卵石，头上的天花板上抹了一层灰泥，平平的，整个天花板被漆成了深蓝色，像夜幕下的天空一样。不远处，一些人坐在华盖下，由仆人抬着，慢慢移动着；也有一些人懒洋洋地坐在带流苏的木质秋千上。

“真暖和！”内佛菲尔张开嘴巴，慢慢地呼着气，可是，一点气息也看不见。“怎么会这么暖和？”柴尔德辛耐心地给她讲解着地板下面的余烬，可是，她似乎一点都没听进去。

内佛菲尔融入人群，此时，不止一个路人从她身边迅速跑开。他们一边跑着，一边用喷了香水的手绢捂住鼻子，之后，饶有兴趣地上下打量着她。内佛菲尔觉得自己就像一幅完美的书法作品上的一个败笔，一个污点。然而，周边的一切实在是太美好了，因此，她对路人投来的奇异目光无心理睬。突然，她恢复了理智。此时的她有点坐立不安，她的四肢和手指也想到处打探。

“瞧，猴子！”

“嗯，不，内佛菲尔，那只是一个有点驼背的矮个子仆人。”

“那人胡须的颜色黄得太假了！”

“太好了。嗯，内佛菲尔，你来一下——”

“那些房子为什么看上去像包了一层糖衣？”

“因为它们……内佛菲尔，不要爬墙。别，别，内佛菲尔，别碰那些墙！这边走。”

一只有力的大手抓住了她的领子，这才阻止了她在人群里跑来跑

去，四处打探。随后，他们费了好大力气，才把她引进一栋联排别墅里。柴尔德辛走近时，一扇门打开了。众多仆人像潮水般涌了过来，内佛菲尔一下子蒙了。早已恭候多时的仆人们脱下内佛菲尔等人的靴子，给他们换上了拖鞋。门关上了，捕蝇草亮了起来。有人把柴尔德辛的外套拿走了，加了糖的热乎乎的苹果汁递到了他们的手里。而这一切似乎都是在内佛菲尔和柴尔德辛的行进中发生的。

内佛菲尔不知道自己要来干什么。她曾想象过，一进门，就会有人递过来一把笤帚，接着就是安排她做各种各样的家务活。然而，就在她啜饮着加了糖的苹果汁时，她情不自禁地感到，契约奴的生活也是挺不错的。

内佛菲尔环顾四周，屋子棱角分明，整洁干净，地上铺着地毯，看不到凹凸不平的墙壁，看不到石笋或沙砾。“嗯，内佛菲尔，首先，这里有个人非常愿意见到你。”说着，他领着内佛菲尔穿过另一扇门。突然，她大叫起来。

“泽艾拉！”

的确，就是那个神秘的金发女孩。在内佛菲尔看来，她比过去更像天使了。尤其是，她依旧帮她照看着那只兔子。自那天起，有人给它洗了澡，把它放在一个不大的笼子里，笼子上方有个把手。它脖子上有个粉红色的蝴蝶结，不过，那上面明显留下了它后腿抓挠过的痕迹。

泽艾拉跑上前来，稍微犹豫了一下，然后，小心翼翼地给了衣衫不整且湿透了的内佛菲尔一个拥抱。像其他人一样，她无法让自己的眼睛离开内佛菲尔的脸，然而，她的脸上始终挂着微笑。那是“微笑1号”，温暖，自信。

“这是我侄女泽艾拉·帕拉卡塔卡·柴尔德辛。”柴尔德辛介绍道，“泽艾拉，你早就认识内佛菲尔了。”

内佛菲尔注意到，尽管这位年长的女孩脸上挂着勇敢的表情，但实际上，她的脸色十分苍白，指甲也比以前咬得更短了。突然，她想起了

自己在泽艾拉的计划中应该扮演的角色。这个角色她扮演得太差了！可是，一时间，她又想起了自己的承诺，永远不要承认认识泽艾拉和波尔卡丝。

“嗯，不！我刚才……”她吞吞吐吐地说道，她知道，把话说完可能对事情起不到什么好的作用，“你好吗？我的意思是说，你没碰到什么麻烦事吧？”

“没有。”柴尔德辛立刻答道，“你签了那些协议，你就把她救了。这就是我愿意帮助你的原因之一。你挺身而出，保护一个自己不认识的女孩，我想，我能做的就是涌泉相报了。”

内佛菲尔冲着每个人都咧嘴一笑，她甚至还向兔子伸了伸手指头，而兔子也是拼了命地想咬住它。

“嗯，兔子是格蓝迪宝师父的。可以把它送回去吗？我可以写个条子吗？这样，他就知道我在哪儿了，知道我一切都好。”

“当然。”马克西姆·柴尔德辛微笑着同意道，“现在，我有事要和泽艾拉商量。不过，我会让人好好照顾你的。郝丽珂小姐！”说话间，一名中年妇女出现在门口，“这就是我跟你提起过的那位小姐。从今天开始，她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她需要纸笔，给原来的监护人写封信。找到纸笔后，还有一项任务要交给你。过去几天，她经历了一段难熬的日子。她需要洗个热水澡，需要一身新衣服。从现在开始，25个小时之后，我要看到她成为上流社会的一员，上流社会！”

内佛菲尔热爱这里的每一个人，此时，她有点飘飘然了。她把脏兮兮的小辫往后一甩，冲着郝丽珂小姐圆乎乎、湿乎乎、毫无表情的脸绽开了笑容。

“你的脸蛋像一个大大的圆面包！”内佛菲尔对着她高兴地说道。

柴尔德辛和郝丽珂小姐交换了下眼色。

“尽力而为吧。”柴尔德辛说道。

*

泽艾拉是一个点子很多的人，她一直为此感到自豪。灾难来临时，她总是比别人更加镇定。而且，她还能摆脱困境，绝处逢生。

然而，此时此刻，她根本没法镇静下来。跟在伯父身后，她在脑海里迅速搜寻着各种各样微笑的表情，一种绝望的感觉越来越强烈。直到那时，她仍不清楚伯父到底有多么生气。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她的脸上不能挂着愉快、轻率、得意或小女孩般傻傻的表情。在这个节骨眼上，再想靠温情去打动他为时已晚。她要别出心裁，另辟蹊径，可是，她却缺乏相关的表情。

她的“伯父”实际上是她的高伯父。和他的同辈一样，马克西姆·柴尔德辛总是想方设法延缓肌体的衰老。他看上去很年轻，在他面前你会觉得无拘无束，十分自在。然而，泽艾拉早就发现，他总是用过来人的目光观察世界，什么蛛丝马迹也逃不过他充满阅历的慧眼。她知道，家里很多人都恨她，可是，直到现在，她都仰着高傲的头颅，因为她的眉宇间挂着马克西姆·柴尔德辛对她的肯定和期望，而这就像一顶隐形的皇冠一样，令她感到高高在上。不过，此时此刻，她不清楚，那顶皇冠是否还牢牢地戴在她的头上。

“来，到我实验室来，那里清净。”

和往常一样，房间里光线很暗，以避免红酒加速老化。泽艾拉小心翼翼地走着，两旁都是桌子，桌子上摆满了玻璃瓶子、天平及防毒面具。

家里的每一位成员，只要到了一定年龄，只要拥有勾兑红酒的技能，都有自己的实验室，泽艾拉也不例外。勾兑“神酒”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当两种红酒“脾气”相左时，尤其如此。在马克西姆·柴尔德辛的实验室里，一个盖了印章的白色斯摩格瑞思酒桶正在一个角落里唉声叹气，而在屋子中央，坐立不安的阿荳茉酒桶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桶外的盐渍形成一组组同心圆。这两种红酒还没有做好调配在一起的准

备。阿荳茉需要继续熟化，以便散发出香草的味道，而斯摩格瑞思则需要时间，克服其“认生”的恐惧。如果此时去打扰它们，这两种酒就会像撕掉树皮一样把人们灵魂的外皮撕掉。

柴尔德辛一屁股坐到宽大舒适的椅子上，仔细端详着他的高侄女。此时，她的脸变成了65号面孔，那是一张“小学生虚心求教”的脸，也是她认为此刻最合适的一种表情。

“瞧，你长大了。我总以为自己是个合格的长辈，可事实上，我对我心爱的侄女关心不够啊！瞧，一秒钟没照顾到，你就要变成大人了。”

这番话乍一听似乎是对她的肯定，然而，却让泽艾拉感到越来越紧张。她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本领，能判断出马克西姆伯父和风细雨般的言谈中哪句话预示着狂风暴雨即将来临。

“我对天才有着独到的眼光。”他继续说道，“我总觉得你很有出息。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送到波莫洛学院吗？我想，到了那里，你会慢慢变得成熟，通晓世故。名门望族的女儿都在那里。她们有理想，有抱负，个个绝顶聪明。我想，我在你身上投入的钱不会白花，一定会物有所值……在那里，你可以很好地学习各种处世之道。将来，等你长大了，面对宫廷这一盘大棋才能应对自如。

“可是，你现在有点心急，对吧？”

泽艾拉咽了一下口水，低下了头。

“你想参与大人的游戏。”柴尔德辛继续说道，“当时，阿伯莱恩夫人到了你们学校，和校长谈论‘礼宾小姐’人选。你呢，就想偷看她手提包里的文件。”

“我……实在对不起。”泽艾拉尽量让声音听上去显得很镇静。“我自以为自己很了不起……觉得自己能够帮上忙。我知道，阿伯莱恩夫人不是我们家族的朋友。所以，我想，如果我能找到某些罪证的话，可能将来会很有用……”

“有用？”柴尔德辛轻声问道，“你给人家逮住了。有什么用？之后，你并没有告诉家人所发生的一切，而是试图把真相掩盖起来。你想设法让颜匠把你准备的酒喝下去，把上个月的事情都忘掉，这样，她就不会再记得你翻包的事情了。后来，当内佛菲尔稀里糊涂来到你面前时，你就把她也拉了进来。我说得没错吧？”

泽艾拉依旧十分沉着，脸上仍然挂着毕恭毕敬的神情。她不能发抖，否则，就变成摇尾乞怜了，那样的话，会令眼前这个男人大失所望。她点了点头，嘴里干巴巴的。

“泽艾拉，你眼光不错。看着你眼前的瓶子。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

泽艾拉清了清嗓子，等了一会儿，让双手不再发抖，接着，仔细研究上面的标签。

“是泊门尼艾克，62年了，再过一年，就是最好的酒了。非常罕见，非常珍贵。”

“如果有人问我，我最喜欢这瓶酒，还是最喜欢你，你觉得我会怎么回答？”

泽艾拉觉得心一下子沉了下去。他想听到的答案是什么呢？“这是一瓶十分珍贵的酒。我……”

柴尔德辛低声笑着：“别傻了。说到我最喜欢什么，那还用问吗？没有什么比家人对我来说更为重要的了。没有什么可以比的，什么酒也没法跟你比！”

泽艾拉并没有因此感到放松。她的第六感告诉她，谈话还没有结束。

“现在，回答我第二个问题。假如我现在面临一个选择，救你，还是救这瓶酒，你觉得我的选择会是什么？”

泽艾拉抬起头来，看着她在这个世界上最崇拜的男人的脸，一句话

也说不出来。最终，她费了好大的劲，喃喃地说出了答案。可是，由于没有底气，什么声音也听不见。

“我？”

柴尔德辛身体前倾，胳膊肘抵在膝盖上。“几天前，这个答案很简单。”他说道，“可是，今天，就没那么容易了。我刚才说过，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比家人更为重要。对，没有什么！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确保家人平平安安，给他们一个美好的未来。这瓶酒，”他轻轻地敲着木塞，“这瓶酒是一大财富，它可以助我一臂之力，可以助我巩固家族的地位，助我保护每一位家人。几天前，我觉得你是另一大财富，是一棵好苗子，有着辉煌的未来。可是，你玩的小把戏把整个家族置于危险的境地。你觉得，我应该保护这样一个人吗？”

泽艾拉摇了摇头，浑身上下情不自禁地抖了起来。尽管伯父的语气十分轻柔，但是，她觉得自己正被一点一点卸去了盔甲，撕去了皮肤。“要是有什么可以补救的话……”

“什么？难道你还有第二个计划，亲爱的？就像前面那个一样？让整个家族蒙上偷盗、欺骗、记忆盗窃未遂和里应外合的罪名？”

“难道特案调查组说了——”

“——说了你的事？没有。我到达之前，内佛菲尔并没有告诉他们任何有用的东西。当然，如果现在她还在他们手里的话，她迟早会被逼着说出真相的。唯一能阻止这一切发生的，就是买下她，把她变成契约奴，不过，代价也很大。要想让阿伯莱恩夫人封口，要想让她咽下这口气，恐怕会更难，代价会更大。好在，我和她联系上了。至少，她愿意和我谈论这件事。”

尽管不容易，但是，压在泽艾拉胸口的石头终于开始落地了。自打计划失败了，她一直噩梦不断，梦见自己被特案调查组带走，被关在小黑屋里审问，之后，给扔在满是蝙蝠的笼子里等死。伯父救了她，这至少说明，他还在乎她，尽管她给大家带来了莫大的麻烦。

“谢谢！”她低声说道，“我保证再也不会插手宫廷里的事情了。”

“是吗？你会的。”

泽艾拉抬起头来看着伯父，伯父正盯着她，脸上挂着一丝悲伤的微笑。

“当时，你觉得你可以参与宫廷这个游戏了。我真的希望你是对的，泽艾拉。可是，游戏一旦开始，就没法退出了。

“你已经开始了，亲爱的，没法回头了。”

*

内佛菲尔从来没有享受过热水泡泡浴，在接下来6个小时的时间里，她把过去多年来所失去的东西一股脑全补了回来。她的发辫缠在了一起，就像一块木头似的。郝丽珂小姐用发油、纺锤，费了好大的力气才给弄开。最终，内佛菲尔的脸上和肩膀上、水里，到处都是她的头发，那颜色和深红的油漆一般。

目前，内佛菲尔最大的问题，就是浑身上下由里而外释放出一种浓重的奶酪味。郝丽珂小姐只能借助于百里香油、藏红花粉、檀香和浮石，试图把味道去掉。内佛菲尔也把一盆盆滚烫的水泼到自己身上，到最后，她的手指变得皱巴巴的，脚底也变得煞白。等她身上只剩下幽幽的、淡淡的斯提耳顿干酪的味道（那种味道只有鼻子特别尖的人才能够闻到）时，郝丽珂小姐才派一名女仆去把“麦特拉小姐”喊了过来。

麦特拉小姐到了。内佛菲尔看了她一眼后，试图躲在肥皂泡沫下面。麦特拉小姐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妇人，苹果脸，声音很平静。她戴着两个肉粉色丝绸眼罩，每一只上面都绣着一只大大的蓝色的眼睛，看上去十分抢眼。

显然，她是一名香水师，所有香水师在做学徒期间都要把眼珠去掉。众所周知，香水师最讨厌奶酪的味道，因为奶酪的味道深深地刺激着她们优雅的鼻子。此外，香水师还有一个令人讨厌的本领，那就是，

在人堆里，只要你用了香水，她一下子就能闻出来。不过，她沉稳的性格和通情达理的气质最终还是让内佛菲尔从水里冒了出来。

“别担心，亲爱的。”她满脸堆笑地说道，接着，她把很小的一滴液体从吸液管里滴到了内佛菲尔的洗澡水里，“我们都是柴尔德辛家族的朋友，所以，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好防备的。”

7个小时之后，镜子里出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内佛菲尔。她在镜子面前，像企鹅扇动着翅膀一样，舞动着自己的胳膊。舞了半天，才相信镜子里的人真的是自己。“重生的”内佛菲尔深红色的头发披在肩上，柔软光滑。她穿着一身绿色的连衣裙，裙子的领口和袖口是白色的毛皮。她戴着钩针手套，上面装饰着小羊毛球，内佛菲尔恨不得把它拿在手里把玩。绿色的靴子，靴子口有着毛皮绲边。带着雀斑的脸蛋红扑扑的，带着几分惊讶，几分兴奋。

内佛菲尔看着自己的脸，一会儿捏捏，一会儿又拽拽，看看究竟能变成什么样子，突然，她在镜子里看到了身后的泽艾拉。令她感到惊讶的是，这位年长一点的女孩走上前来，啪的一声把镜子折叠了起来。

“郝丽珂小姐不该给你这个。”泽艾拉刻薄地说道，“回头我跟她说说。”

“什么？为什么？”内佛菲尔盯着合起来的镜子，一脸茫然。

“如果你一直那么盯着看下去，你的脸就毁了。可话又说回来，如果你能够记住刚才镜子里看到的一切，就不再需要镜子了，对吧？”泽艾拉的语气非常自信，又变回了大姐姐的样子，脸上的微笑也是一样的。

“有什么不对吗？”一时间，内佛菲尔感到自己和眼前这个女孩之间似乎有一根钢丝，钢丝绷得紧紧的，屋子里充满了紧张的空气。她觉得，一不留神，钢丝就会崩断，伤着自己。不过，她倒是希望如此，那样的话，她就会清醒过来，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了。“是我做错了什么吗？”

“你跟特案调查组都说了什么？”泽艾拉脸上依然挂着温暖自信的表情，然而，她那与之不符的目光却在内佛菲尔的脸上疯狂地扫来扫去，“马克西姆伯父说，你跟他们什么也没说。不是这样的吧？”

“是这样的。我的意思是说……我跟他们提到过一点你的计划，可是，我并没有告诉他们都有谁参与进来了。我压根就没有提到过你。”

“这完全没有道理。”她的表情来回变换着，一会儿是自信的微笑，一会儿是忧心忡忡，她也拿不定主意该用哪种表情才好。“你肯定跟他们说了，你没有理由不说啊！”

内佛菲尔两眼紧紧盯着她：“他们会把你关在和关我一样的笼子里！我不想让他们那样对你！毕竟你是在帮我，对吧？你是我的朋友！”

现在轮到泽艾拉了。她两眼紧紧盯着内佛菲尔，至少，她的眼睛似乎是那样。她面部的其他地方依然挂着一丝担忧，但仍然不失礼貌。接着，她把目光移开，轻轻地笑了一声，很是迷人。

“是的。”她又恢复了往常的口气，“我是你的朋友。我会好好照顾你的，内佛菲尔。伯父让我照顾你的一切，比如，衣着谈吐如何大方得体，与人相处如何有礼有节，等等。伯父对你……寄予厚望！”

内佛菲尔突然精神倍增：“所以，一切都好？”

当然。内佛菲尔只是瞎紧张，一时犯糊涂而已。现在，她明白了。泽艾拉并没有拒绝内佛菲尔的拥抱，只是她的动作有点僵硬，双手冰凉。

第8章

早餐室

一天下来，内佛菲尔精疲力竭，整个人晕晕乎乎的。有人把她领到柴尔德辛豪宅中一个漂亮的小屋子里，并且告诉她，这是她的房间。内佛菲尔很喜欢这个房间，可是，在接下来的8个小时里，她却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床不大，是带拉帘的四柱床，床上的铺盖是金色的，软软的。可是，她早已习惯了自己粗糙的吊床，平整舒适的床垫反而让她浑身不自在。空气中弥漫着紫罗兰干花的味道，而不是让人昏昏欲睡的奶酪味，周边轻柔的声音也让她无所适从。此外，白天她的大脑被塞满了新的思想、新的光景，这让她头疼欲裂。此时，她有种天旋地转的感觉，白天的所见所闻在她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梳妆台上有一个小公鸡形状的座钟。钟面很奇怪，最大的数字是12。它嘀嗒嘀嗒的声音很大，很陌生。最糟糕的是，它不报时。每到整点时，它都不会打点报时，这让内佛菲尔感到很惊讶。最终，她从床上爬了起来，在小公鸡座钟旁边坐了下来，接着，做起了她在“失去时间概念”时常做的事情，让自己平静下来。

她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她惊醒，这时，她才发现自己正懒洋洋地倚在梳妆台上，脸颊压着一堆齿轮。彻底清醒后，她摇摇晃晃朝门口走去，没承想身着白色连衣裙的泽艾拉正站在门外等她。

“你还没有穿好衣服？！难道你的小公鸡一小时前没有把你叫醒？”泽艾拉的目光越过内佛菲尔，落在一个给拆了一半的闪光物上，

带喙的头没了，几个小齿轮散落在梳妆台的小衬垫上，“内佛菲尔，是你把小公鸡给拆了吗？”

“我在修理呢！”内佛菲尔结结巴巴地说道，“我想让它报时！他们告诉我，这里的一切都是我的。所以，我想我可以……”

“可是，你不能把东西给拆了呀！是的，这里的东西你都可以用，不过，要好好用，不能随随便便处置它们！”泽艾拉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一只手拢了拢头发，“没事，内佛菲尔。快把衣服穿好，要不，就赶不上早饭时间了。”

内佛菲尔穿好衣服，来到走廊和泽艾拉会合。令她感到吃惊的是，家里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在这个时候起床的。

“为什么大家都在同一时间起床？”内佛菲尔低声说道，“你们不至于统一作息吧？不需要有人值班吗？”统一作息似乎又奇怪，又不切实际。

泽艾拉摇了摇头。“我们总是在早餐室里一起用餐。”她答道，“这是马克西姆伯父要求的。他是一个非常爱家的人。他说，一家人一天之内至少要有一次坐在一起吃顿饭的时间。地上的人显然是这样的。现在，他决定让你加入我们。马克西姆伯父对地上的人情有独钟，他甚至让我们按那里的人的时间作息。”

她对着墙壁指了指，内佛菲尔意识到，她们正经过一个奇怪的12小时制的钟，就跟她的小公鸡一样。钟面上没有几个数字，显得光秃秃的。

“可是……这样……你们家族的时间不就跟其他人的不一样了吗？”内佛菲尔问道。她开始意识到，她的生活将会变得越来越复杂。

“是的。”泽艾拉答道，“不过，大家都不愿意和马克西姆伯父对着干，因为他的想法基本上都是对的。我7岁那年，我们就开始使用地上的时间了。你知道吗？打那时候起，这里的人正式摆脱了‘没有时间概念’的日子。”

内佛菲尔心想，难道这就是柴尔德辛家族的人个个看上去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的原因吗？看看那些长期过着没有时间概念的日子的人，他们往往身体肥胖，脸色苍白，面有菜色。相反，柴尔德辛家族的人则个个皮肤光滑，眼睛明亮，炯炯有神。

很快，内佛菲尔就发现，早餐室根本就不是房屋的一部分。全家人必须穿过一个后门，沿着一个秘密隧道走上半个小时。柴尔德辛家族的成员面色坚毅浩浩荡荡地向前走着，这简直就是一道奇观。瞧，妇女们举着带流苏的伞，防止洞里的滴水落到身上；婴儿们坐在柔软的小车里，有人推着他们。这个家族，人人个头很高，轮廓清晰，棱角分明。行进的队伍，声势浩大，令人肃然起敬。而跟在后面手里托着热气腾腾的水壶和一银盘一银盘牛角包的仆人则看上去身材矮小，发育不良。

“马克西姆伯父在另一个街区发现了一间他喜欢的房子。”泽艾拉低声说道，“他说，‘那里的气氛让人耳目一新，神清气爽’。于是，他用墙把它围了起来，并建了一条通道，把它和家连在了一起。他就是这样，喜欢什么，就把它买下来。然后，全家人都要慢慢去适应。”

“他对我也是这样的吗？”内佛菲尔低声说道。泽艾拉似乎根本没有听见。

早餐室是一个方形的房间，中间摆着一张核桃木桌。凹室里，两只时钟鸟左右摇晃着脑袋，忘情地唱着。天花板中央有一个很大的玻璃球，显然是一种什么灯，是整个屋子的光源。光线并非常见的黄色或浅绿色，而是蓝白色。

蓝色的光线让内佛菲尔为之一愣，同时，也让她觉得心情振奋，似乎她刚刚洗了个水晶般的冷水浴。她不知道为什么。然而，柴尔德辛的家族成员对此早习以为常，大家纷纷在餐桌旁坐了下来。看着满满一屋子人，内佛菲尔再次感到震惊。这可是她见过的头脑最伶俐、身体最健康、身材最高大、气质最优雅的一家人。她头一次觉得自己没有那么细长，发育得也没有那么超前。

“嗯，内佛菲尔。”马克西姆·柴尔德辛朝她打了个手势。令她感到宽慰的是，她坐在马克西姆·柴尔德辛和泽艾拉中间。“大家听着，这位是内佛菲尔。都对她好一点。我刚刚把她买了下来，她可不便宜啊！”

对内佛菲尔来说，餐食曾经都是她在干活的间隙稀里糊涂咽下去的。现在，吃饭突然似乎有了规矩，即便是鸡蛋也端坐在小小的瓷杯里。人们从顶部把鸡蛋打开，而不是直接把蛋壳剥开。内佛菲尔看着每个人，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她在膝盖上将面包掰开，把它一小块一小块的悄悄送进嘴里，就像做贼似的。他们似乎知道什么时候笑，怎么笑，什么时候停。不管谁说了一句俏皮话，大家总是一齐报以欢笑，而且，除了内佛菲尔以外，他们都能同时停下来。令她感到宽慰的是，大家在用餐的过程中，并没有一直盯着她，只是偶尔冲她微微一笑。

“泽艾拉，那两位是你的父母吗？”内佛菲尔一边小声问道，一边用目光打量着金发女孩旁边的两位成年人。

“不，他们是我的叔叔和婶婶。”泽艾拉小声答道，“我两岁那年，我父母就被一瓶劣质莎当妮给吃掉了。”她的语气很随便，很冷漠，内佛菲尔犹豫了一下，不敢贸然表达哀悼之情，生怕出口之后显得很傻。

接着，大家悄悄地八卦起来，主要是谈论一个臭名昭著的飞天大盗新近的一系列案件。和往常一样，这些案件都非常大胆，不可思议，似乎有意要激起民愤。最后一次是大盗把地下河上的一架水车给偷走了。后来，它在一个采石场的洞穴内被发现，上面铺着一块偌大的桌布，周边是17个就餐的位子。

大家一个劲地窃窃私语，内佛菲尔一时无法集中精力。这时，她满眼都是蓝色。那蓝色想告诉她，她麻木的大脑之外还有狂野开阔的地带。她伸手去拿杯子，可是，瓷器的光泽让她直眨眼睛。突然，她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画面：无边无际的大水，闪闪发光，似乎充满了钻石。她几乎看到了它！她想看它！

水！她需要水！眼前一个大水壶里就有，伸手可及。还有……那

儿！一只碗。把里面的梨和苹果倒空只是瞬间的事情。然而，倒满水。不行，还是不行。如果让水花飞起来，让水面闪闪发光……

“内佛菲尔！”泽艾拉一动不动的嘴唇里发出咝咝的声音，“你在干什么？”

内佛菲尔慢慢把手指从大碗那里抽了回来。所以人的目光都落在她的身上。其中，很多人的胸衣上都有了湿乎乎的斑点。

“我……”内佛菲尔看着自己湿漉漉的手指有点局促不安，“水，很多水。我可以看到……水……在……边上，有光。亮光，蓝光，就像……”她抬起头来，看着天花板上的玻璃球，“就像我脑子里的那种蓝色。”

她坐了下来，从内心里感谢大家，因为，此时，他们又慢慢开始聊了起来。然而，过了一会儿，她突然意识到，马克西姆·柴尔德辛正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她，勺子插进半个鸡蛋里。

“我脑子里的那种蓝色。”他重复了一遍。接着，他把沾满蓝色蛋黄的油渍渍的勺子放了下来。“我不喜欢前后矛盾，内佛菲尔。上一次谈起你的记忆，你说，过去的事情你什么也记不起来了。”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前所未有的东西，可以说是冷酷吧。

“我真的什么也记不起来了。”内佛菲尔匆匆说道，“只是一些片段罢了。而且，还时断时续。是一种感觉，我也不知道是真实的还是我自己凭空想象出来的。好比你从梦中醒来，根本记不清梦里的情景，可是，多多少少还会有些模糊的东西。”

“模糊的东西？”

内佛菲尔耸了耸肩。“一些……碎片。一种难以言表的感觉。我什么也记不大清楚，但是，如果事情出了差错，我就能感觉出来。比如说，那边的那些鸟。”说着，她看了看那些摇晃着嘴巴的铜鸟，“它们就有问题。它们的歌声就像音乐盒一样，美妙无比，无懈可击。而真的鸟不会那样，这个我知道。”

“有意思。”柴尔德辛凝视的目光让人坐立不安。

“嗯，我好像想起了什么，又好像不是。”她犹犹豫豫地说道。她想起了斯多克佛尔特·斯图尔顿，想起了蓝铃花丛。她咬着嘴唇，声音变得越来越小。“柴尔德辛老爷，我想问个问题。你怎么知道有人用‘神酒’让你失去记忆？有什么窍门吗？”

“是的，内佛菲尔，有一些迹象可循。”柴尔德辛把餐巾叠了起来，“这个问题一两句话说不清，需要单独谈谈。吃完饭你到我书房来一下。”

*

“看看这些画，内佛菲尔。”柴尔德辛瘦削的身子坐进了大大的花缎扶手椅里。他抱着胳膊，仔细打量着她。“跟我说说，你看了这些画有什么感觉，是不是搅动了你的记忆？”

内佛菲尔在书房里慢慢地走着，用手摸着满墙的镀金画框上的螺纹。半数的画作都是写实的，很细腻，画里的葡萄看上去美味多汁。当然，凯弗纳市没有新鲜葡萄，不过，内佛菲尔见过很多类似的画作，所以，她认得出来。另一半是风景画。地平线或参差不齐，或井然有序，上空闪闪发光，熠熠生辉。中间有一团东西，淡淡的，模糊不清，那是太阳。内佛菲尔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见过这么多地上的风光画。

“这都是什么地方？”内佛菲尔看着最近一幅风景画问道。

“这都是我的地盘。”柴尔德辛答道，“这都是我在地上的葡萄园，在富隆克缇、贝拉麦合城堡，还有其他一些国家。”

“这个呢？”眼前的一小幅画上画的是金色的山脉，它们在灰色的云朵下显得灰蒙蒙的，一派荒凉。

“我的庄园，在塔达拉卡。”柴尔德辛说着，走近她，“怎么，你看着眼熟？”

“不，我只是想知道那是什么。”她慢慢地伸出手来，指着天空中鸡

心形的斑点。似懂非懂的感觉确让人感到很难受。她耸了耸肩，然后，抬头看着柴尔德辛："那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柴尔德辛看着一脸茫然的内佛菲尔笑道，"我从来没见过天空，内佛菲尔。我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凯弗纳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聘请最好的艺术家为我画出这些葡萄园和葡萄吗？"

他指了指一幅精美的图画，上面画的是一根结满淡黄色葡萄的葡萄藤，画得很逼真，让人有伸手采摘的冲动。有的葡萄蒙上了一层灰尘，有的在阳光下像蜂蜜一样流光溢彩，叶子上的露珠闪着寒光。

"它看起来就像我可以直接爬进去吃个痛快。"内佛菲尔想着想着就说出了声。

"还是别了。"柴尔德辛大声笑道，接着是一声叹息，叹息中透着一丝丝渴望，"地上的葡萄酒酿制者可以直接走进葡萄园，捏一捏葡萄，看看它们长得是否饱满，闻着它们在阳光下日渐成熟的味道。可是，我只能通过图片、详细报告、地图、土壤样本和葡萄干获取信息，然后，向葡萄园发出不计其数的指令。"

"不过，你很厉害。如果你真的想去，不是可以自行安排吗？"

"任何人都不得离开凯弗纳市，尤其是各行各业的大师。这是有道理的。我们的行业秘密不能泄露。如果上面的人掌握了我们制作'珍馐佳肴'的诀窍，那么，我们在世界上将失去立足之地，骆驼队也不会在沙漠里长途跋涉，为我们运来食物了。"柴尔德辛摇了摇头，冲着内佛菲尔淡淡一笑，不过，那笑容内涵丰富，"即便我可以离开凯弗纳市，在外面待上几天，我也不会去做的。那很危险。宫廷里的游戏时时更新，变幻莫测。即使我只离开一小会儿，我也可能跟不上节奏。等我回来，我的家人可能已经遇害，我的家可能早就变成了陌生人的家，我的酒窖也可能早已落到了宿敌的手里。

"然后呢？然后，我的权力基础将不复存在，别的葡萄酒酿制者会想方设法接管我的葡萄园和远方的城堡。如果我果真去了塔达拉卡，则

意味着我将失去我的庄园……失去一切。”

“你要是一辈子也看不到它们，那拥有它们还有什么意义？”内佛菲尔未加思索，脱口而出。她眨了眨眼睛，鸡心形的斑点似乎在慢慢晃动，像队列一样。

“要是不能真正拥有，看到了又能怎样？”柴尔德辛反驳道。

内佛菲尔似乎没有听见，她的目光依旧聚焦在画面的世界上，聚焦在那个令她迷失的世界上：“柴尔德辛老爷，你能帮我恢复记忆吗？酒能帮人记住东西，对吧？”

“也许吧。可是，你真的想恢复记忆吗？”柴尔德辛举起一只手来，像是在劝告，内佛菲尔张开嘴巴，连忙说是，“不急，想好了再说。众所周知，‘神酒’对于那些不适应的人来说十分危险。此外，你考虑过别的危险了吗？”

“如果你的早期记忆通过‘神酒’给抹掉了，那就说明有人费了好大的财力和精力，要把你知道的事情变成不为人知的秘密。能用得起‘神酒’这样的奢侈品的人，一定是宫里的。也就是说，那是一位有权有势的人。如今你失忆了，对他们就构不成威胁了。相反，如果他们得知你开始恢复记忆了，那么，你的处境会变得相当危险。你的思想都写在脸上。一旦你想起了当事人，他们一下子就知道了。”

“可是，有人早想除掉我了。”内佛菲尔叽里咕噜地把她在特案调查组的牢房里差点给淹死的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所以，下令除掉我的人一定是那个抹掉我记忆的人，对吧？他们想让我死。我要是知道了他们是谁，会不会更安全些？”

“不一定。”柴尔德辛一边把手指贴在一起搭成一个宝塔，一边陷入沉思，“你要知道，失忆是福。我相信，你过去肯定有一些黑暗的记忆，我是说，一定有一些你不愿意想起的东西。”

内佛菲尔没有接话，她嗓子发紧。突然，她的脑海里浮现出泽艾拉砰的一声把折叠镜关上的情景。

“你在发抖。”柴尔德辛说道。

“是的。”内佛菲尔扭动着双手，但依然浑身抖个不停，“可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知道。你想知道我刚才从你的脸上看到了什么吗？尽管一闪而过，我还是看到了愤怒。今天早上，你往碗里倒水的时候，也是这个表情。你在发抖，是因为你非常非常生气。”

“可是，我没生气。我真的没生气，对吧？”

“嗯。好吧，有人在生气。”柴尔德辛沉思道，而接下来的问题着实令内佛菲尔大吃一惊，“告诉我，内佛菲尔，你做事的时候，从来不问为什么吗？”

“不问，一直都是这样！也许……也许因为我是个疯子。”

“也许不是。也许，你的记忆给封存起来了，没有抹掉。也许，那个小女孩还困在你的内心深处，她能记住一切，并时不时地推你一把，给你一些指示。我知道，这样的事情常常发生。”

“我怀疑，你的内心深处还有一个内佛菲尔，是她在发怒，因为记忆中的某件事情而发怒，因为给封闭了这么久而发怒，她甚至可能因为你而发怒。”

内佛菲尔把双手放到胸口，她想看看能否摸到那个隐藏的自己的另一种心跳。这个想法令她不寒而栗，仿佛现在的她就是一个鸡蛋，随时都可能破壳，孵化出一个更加强大的自己。

过去的7年里，她过得稀里糊涂的，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过去。她真的需要恢复记忆吗？或者说，失忆对她来说会不会更好？

“不能！”她终于爆发了，“不能永远这样下去了！我觉得自己在四处乱跑，脑袋后面有个洞，不知不觉中，有些东西从里面掉了出来，有些东西从外面爬了进去。我要是弄不清楚自己的身份，就会永远处在‘没关系，内佛菲尔，她就是有点疯癫’这个状态之中，一切都不会有

任何意义。我必须知道，柴尔德辛老爷！我要知道！”

“好的。”柴尔德辛干脆利落地说道，突然变得实事求是，“我必须提前把风险告诉你，不过，我也很想知道他们绞尽脑汁想要隐藏的秘密究竟是什么。你等着。”

他去了一会儿，回来时，手里拿着一个玻璃杯，杯子底部有一点酒。

“这是我酒窖中最强效的记忆复原酒。”说着，他把杯子递到她的手里。内佛菲尔知道，这种酒可以将褪色的记忆激活，这样，她就可以把过去的事情重新经历一遍。“如果这个不能打开你的记忆之锁，那没有什么可以了。喝完后，就可以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失去了那些记忆。”

一种浓浓的奇怪的味道刺激着内佛菲尔的鼻腔。她犹豫了一会儿，想起有些人喝完后疯了、也有些人喝完后除了自己的生日什么也记不住的故事。她鼓足勇气，战胜了恐惧，把嘴贴近杯口，小口啜饮着。

一时间，她觉得自己轻飘飘的，整个世界都离她而去。屋子不存在了，凳子不存在了。她浮在空中，就像当初被关在浮于水面的笼子里一样。不过，此时她面前的港湾灯火辉煌。她感觉似乎有飞蛾像激流一般涌了上来，扇动着酒红色的翅膀从她身边飞过。味道也不再是味道，而变成了红光和紫光，在她周围闪烁着。

接着，仿佛什么重物从高处落下一样，她不知不觉地跌入了黑暗深处，被扯成了两半。一个巨人搂住她的腰部，试图把她拖走。然而，她紧紧地抓住了另一只大手，那只手至少是她的手的两倍大小。她不能松手，他们无法让她松手，她绝对不会松手。那只大手也紧紧地抓住了她的手。此时此刻，那只大手成了她的一切，也是她最珍视的东西。就在这时，有很多黑影，很大，很强，要把她的手掰开。她的手指松开了，她听到一声惨叫。那是那只大手的主人发出来的声音，那声音撕心裂肺。都是她的错！全是她的错！她没有抓住！她的手指没有坚持住。

眼前的一幕消失了，她再次飘浮在红色的光线之中。每一次心跳都

带来一次黑暗脉冲。她的周围有一个巨大的威严的声音，向她发问。她试图作答，可是，她发出来的声音连自己都听不见。

“还有什么？”红色的光线在慢慢退去。那个声音变得越来越有人情味儿了，也没有先前那么大了，“你还能记起什么？”

内佛菲尔睁开眼睛。她依旧坐在椅子上，杯子在手里发抖。柴尔德辛站在她旁边。他的姿势表明，他非常专注，也非常急切。什么东西弄得她脸颊发痒，她伸手一摸，发现是一滴泪水。

“没有了，只有刚才那个记忆。让人给……拽走了。”她绞尽脑汁，然而，那些上了锁的记忆大门回望着她，“什么也没有了。”接下来是一片沉寂。柴尔德辛继续观察着她，然后慢慢地呼出一口气。

“明白了。”柴尔德辛的声音很平静，很慈祥，“可是，对不起，内佛菲尔，那个夺去你记忆的酒太烈了，没法安全去除。”

“可是……我的确看到了过去的东西！”内佛菲尔很失望，差点哭了出来，而这毫无疑问都显示在她的脸上。“要是再试一次……”

“再试一百次也没用。”柴尔德辛焦虑地说道，“还没等试完，这么烈的酒很可能早把你的身体给毁了。不，你看到了过去的东西，只是因为那个记忆太强烈了，没有完全抹去。”

“要想了解你的过去，需要另想办法。内佛菲尔，你说过，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你都希望了解事情的真相。我这里有个计划，一个非常冒险的计划。”

“明天，我们全家要去参加摄政王的宴会。现在，你是我的契约奴。根据契约，你也是受我监护的未成年人。如果我能说服他们，说你是我们家的荣誉成员，那么，我就有权带着你一起出席宴会。”

内佛菲尔不知道她此时脸上是什么表情，但是，她能够感到自己的脸一阵热，一阵冷。

“就那些达官贵人而言，”柴尔德辛继续说道，“我带着你，无非会

招来奇异的目光。一个高明点的说辞就是，你可以利用你奶酪制作商特有的鼻子，及时嗅出那些企图用‘香水’袭击我和我的家人的人。”

“只有你和我知道你去那里的真正原因。那些达官贵人都会出席宴会，届时，你就会有一个极好的机会好好看看他们，看看是否有人能勾起你的回忆。即使你的记忆埋藏得太深，无法认出他们，他们也可能会认出你来，而他们的一举一动会把自己出卖了。”

“内佛菲尔，这个事情你敢做吗？我知道，你还不太习惯热闹的场面。而且，宫廷里的阵势曾经吓倒了比我还胆大的人。宫廷可不是什么安全的地方。错看别人一眼或者穿上不得体的紫袍，都可能给你招来杀身之祸。”

“我是不是要学会正确使用叉子，以及从有活鱼嵌在里头的冰杯中喝水？”

柴尔德辛低声笑着：“也就是说你答应了？”

内佛菲尔想了一会儿，说道：“是的，答应了。”

“太好了。我本来没想让你这么早就抛头露面，可是，这个机会太好了，不能错过。不过，务必记住，这个计划不仅对你来说十分危险，你的一举一动还会牵涉到我们家族的名望和安全，而家人是我视若生命的东西。

“你去那里，就是去看看，也让大家见识见识你。千万记住……什么也不要做。”

“我会尽力的，柴尔德辛老爷。”

“好极了，内佛菲尔。”

不到一天之后，斯多克佛尔特·斯图尔顿就要闪亮登场了。看来，内佛菲尔也要横空出世了。

第9章

有毒的食物

内佛菲尔一觉睡了9小时。第二天早上醒来时，那些失去时间概念的日子已经离她远去了。几个星期以来，她的大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清醒过。

她几乎一下子感觉到，柴尔德辛家里的气氛发生了变化。她说不清到底是什么改变了，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她感觉到屋子里的气氛很紧张，而且，也注意到，当她进入房间时，人们的谈话声停止了。

泽艾拉很快看到了她，她上前抓住了她的胳膊。

“快点！”她说道，语气十分坚定，“我们有很多事要做，但是，时间并不充裕。”她的微笑很迷人，很亲切，然而，她的手就像老虎钳子一样牢牢地抓住内佛菲尔的胳膊。

内佛菲尔不知不觉中已经开始接受基本的社交礼仪培训了。很多人在她面前挥舞着看起来很优雅的“刑具”，并颇有耐心地为她讲解哪些食物需要切成小块。看着这些，她的头皮一阵发紧。她分不清哪个勺子是用来舀“蝌蚪脑袋”的，哪个勺子是用来舀“罗望子酱”的。有人教她如何把餐巾平放在膝盖上。她竭力模仿，可是，20多遍后，还是不行。看到这里，身边的人互递了一下眼色，一一退缩了。

她精神越集中，心里就越紧张，动作就越笨拙。泽艾拉在屋子里踱来踱去，嗓子眼里发出一种无言的声音。内佛菲尔十分纳闷，身边的其他人怎么会如此镇定。

“泽艾拉？”内佛菲尔在这名年长一点的女孩身后急促地说道。她发现泽艾拉倚在墙上，双手握拳，竭力控制着自己。

“你知不知道？”泽艾拉低声问道，声音有点发紧，“你知不知道，你一旦把事情搞砸了，会把我们大家置于什么样的危险境地？甚至一个小小的失误也会激怒摄政王，或者让我们跟另一家族反目成仇！”她闭上眼睛，颤抖的手摸着自己的脸颊，“任何人在参加这样的宴会前都接受了多年的培训。我们其中的一些人，在刚刚学会站立的时候，就已经为第一次出席这样的场合开始练习了！”

“对……对不起。”内佛菲尔嗫嚅道，“我真的不知道！”突然，她理解了泽艾拉刚才那一番话的深意，“你的意思是说，你也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宴会？”

泽艾拉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语气中充满了辛酸。然而，她的脸上依旧挂着迷人的微笑，让对方很受鼓舞。“这本是我第一次正式进入社交界，是我的首秀。”她低声说道，“可是，现在……”

现在，你把一切都搅乱了！

“那我不去了。”内佛菲尔匆忙说道，“我会告诉柴尔德辛老爷，我改变主意了，我生病了……”

“不行！”泽艾拉严厉地说道，声音里透着一丝惊讶，“如果你在和我聊完之后决定退出，他一定会责怪我的！太晚了！他决定了的事，是由不得你的。另外，他让我负责你的一切，所以，宴会上万一出现什么纰漏，都是我的错！”

内佛菲尔犹犹豫豫地伸出了一只手，握紧泽艾拉的手。那手就像一块肥皂一样，冷冰冰的，没有任何活力。

“宴会上，我不会给你惹麻烦的。你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或者，我就规规矩矩地坐着，看着别人，什么也不做。就像笼子里的鹦鹉，并且保持安静。或者你让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我说到做到。”

几秒钟过去了，泽艾拉一直盯着她们俩握在一起的手，脸上的表情依旧很平静，像一个陶瓷天使。

“那好吧。”她最终说道，声音又恢复了平静，然而，颇有一丝倦意，“要是你……什么都不做，也许我们可以顺利过关。走，回去，先把餐巾的事情忘掉，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呢……”

宴会上有很多禁忌：不能打喷嚏；不能用小拇指指人；不能挠左边的眉毛；不能让餐刀上的光线反射到别人眼里，除非你想和他决斗……

当然，泽艾拉还向内佛菲尔介绍了一些令人吃惊的事情。比如说，她身上可能会出现一些看上去无害但十分奇怪的症状，以及哪些毒药会引起这些症状。她的十根手指都戴上了戒指，每一枚戒指上都有一个秘密的小洞，里面放着不同的解药。

“如果马克西姆伯父发出某个紧急信号，你得知道怎么去做，这个十分重要。记住，我们不能带任何随从或护卫出席宴会，来保护我们免遭暗杀者的毒手。任何人如果承认担心自己的安全，那就糗大了。然而，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出席宫廷宴会时都会有备而来。你必须穿上得体的服装，戴上得体的‘表情’，同时，你还要熟悉82种躲避暗杀的方法。”

内佛菲尔环顾四周，脸上的表情仿佛是突然期待有人用82种方法暗杀她一样。手指上的戒指很沉。

一切都是演戏。当然，她也毫不例外，她这样提醒着自己。大家都认为，她参加宴会的原因，一是作为柴尔德辛的“新宠”，一是作为“香水探测器”。没有人知道，她参加宴会的目的是寻找偷走她过去的人。

*

到了出发的时刻，内佛菲尔突然感到一阵恶心。她想得越多，越感到恶心。然而，木已成舟。她知道，即便现在想逃跑，她那穿着绿色缎面鞋的双脚也不会听她使唤的。好在她的绿色连衣裙线条简单。她的头上戴着常青藤叶子制成的丝绸花环。此时的泽艾拉脸上挂着全新的微

笑，这种表情她练习了很长时间，是专门为这个宴会设计的。这种笑容让内佛菲尔想到了白银的光泽，它与眼前这位金发女孩典雅的珠宝首饰搭配得十分完美。

她们两个都披着白色毛皮短披肩，可是，内佛菲尔却发现自己在发抖。她们一起沿街前行，泽艾拉注意到了，就把一只手塞进她的手里。她的手很温暖，抓得很紧，目光很平静，内佛菲尔一时没了主意，不知道她的微笑究竟意味着什么。

街道尽头的空中飞轿是一些装潢美丽的箱子，吊在绳子上，上下都有黑色的传动轴。一些彪形大汉站在巨大的十字旋转门旁，随时准备通过天花板让轿子升空，或者通过地板把轿子送到下面。

柴尔德辛把手里的硬币放入等活儿的人手里。“下去！”他说道，“环礁湖！”

跟仆人辞别之后，柴尔德辛一家爬进了正在等待的缎面轿子里。内佛菲尔乖乖地跟着泽艾拉进了同一顶轿子坐在她旁边。然而，随着轿子颤颤悠悠动了起来，一路颠簸地向下，她再次把身子探了出去。

“内佛菲尔！”

内佛菲尔总是情不自禁地探过身去，这样，她的目光就可以越过传动轴，看着绳子吃力时的样子。她刚刚看清绳子如何进入滑轮、如何和旁边的轮轴连接到一起时，突然，泽艾拉把她拉回到轿子里。

“对不起。”内佛菲尔一边坐回轿子，一边小声道歉，“我只是想……想看看它是怎么运作的。”

泽艾拉叹了口气，一字一顿地说道：“不要——做——任何——事情，记住了？”

内佛菲尔低下头去，静静地等着。不一会儿，轿子到达了目的地，她脑子里的其他想法一下子全都飞走了。

面前的洞穴不高，但它可是内佛菲尔见过的最宽敞的一个。满是灯

笼的天花板凹凸不平，一会儿向上伸入大教堂式的穹顶里，一会儿向下延伸到粗糙可怕的尖桩里。一时间，地板看上去和天花板一样混乱，整个一幅沟壑纵横、尖桩林立的危险地形图。不一会儿，一道涟漪从她眼前的画面上轻轻滑过。内佛菲尔意识到，她正看着的不是地板，而是天花板在平静的黑色环礁湖上的倒影。

内佛菲尔和其他人一起小心翼翼地走出轿子，生怕随着继续下行的传动轴跌下去。在靠近环礁湖的岸上，几只白色的平底船等在那里。身着白色衣服的船夫站在船头，每个人都是一副忧郁的表情，看上去颇有诗意。

一只小小的船队负责把柴尔德辛一家运送过去。内佛菲尔无心聆听身边人的谈话。天花板时不时地伸入水面之上，内佛菲尔着迷地看着船夫无须撑橹就可以让船轻轻地从下面通过。她一度听到了水花的声音，看见什么黑色的小东西从船边急急游走。

最终，天花板慢慢升起，洞穴朝外越来越开阔。内佛菲尔仰起下巴，往后仰着脖子，环视着到目前为止她见过的最大的洞穴。

洞穴的直径约60米，主要呈圆形，天花板是穹顶的，最上端消失在阴影里。墙上挂着数不尽的银色小瀑布，直接流入下面的环礁湖。在湖的中央，一座宽阔的小岛浮出水面。船夫正朝那个方向划呢！湖的四周有4个拱形的支柱，支撑着高大的天花板，免得塌了下来。

平底船靠岸停下了，船的外壳碰着水下的碎石，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船上的客人一一下船。内佛菲尔感觉脚下的地面陷了下去，她低头一看，发现地面是由白色的粉末建成的，此时，粉末正落在她的鞋上。

是沙子！她的大脑告诉她。此时，她想起了遥远的陆地。不是沙子！她的直觉顽固地说道。它们太细了！太白了！

一切都太白了。她突然想到，心脏扑通扑通狂跳。一切都等待我来，给它打上烙印，或者把它打破。

环顾四周，内佛菲尔看到湖边有很多巨大的桌子。然而，每一张桌

子都由一道篱笆围着，篱笆看上去像一层薄纱。里面坐着人，模模糊糊的，仿佛雾里看花一般。每一张桌子中央都长出一棵金属树来，树枝上挂着灯笼，里面是桃色和奶油色的捕蝇草。在小岛的另一端，有一座小木桥，桥从岛上一直延伸到洞穴的墙壁上，那里有两道旋转门。仆人从门里进进出出，川流不息，手里拿着餐巾和水杯等。

这时，出现了两名男仆。他们穿着一样的白色紧身上衣，脸上的表情也是一样的忧郁紧张。他们把柴尔德辛一家引到一张空桌子旁。当男仆撩起薄纱让他们通过时，薄纱发出了一种叮当的声音。此时，内佛菲尔才意识到，它是由无数很细的金属丝制成的，就像透明的锁子甲一样。于是，她就纳闷了：这会不会是保护客人的另一个预防措施？

内佛菲尔坐在泽艾拉旁边的椅子里，浑身不自在。她的两旁摆满了各种各样奇怪的餐具，看着就吓人。有7种不同的玻璃杯子，还有一只小碗，里面盛满了飞蛾形状的白色饼干，十分柔软。

什么也别做！什么也别做！什么也别做！什么也别做！内佛菲尔非常敏感，整个脸都在发烫。要想手脚一动不动，着实不容易，也很难受。可是，她意识到，这是她的一个难得的机会。她来的目的一是开阔眼界，二是也让别人见识见识她。

内佛菲尔紧紧抓住座椅，防止手到处乱动。这样，她就可以看着对面的桌子，目光滑过陌生的面孔和身影。到目前为止，她还是不习惯同时看到那么多高个子在一起。与普通的仆人和信使相比，朝臣看上去明显要高出一大截，气色也好很多。而柴尔德辛一家人显然比其他人还要高出一大块儿，皮肤更加光滑，眼睛更加清澈。该家族里的年青一代与其他桌子旁的年轻人相比，身高优势尤为突出。

一阵微风吹动了其他桌子周围的薄纱，使得远处餐桌旁的人若隐若现。内佛菲尔觉得她看见了一个模模糊糊但十分熟悉的身影。那个身影就在对面，长着一个蜂腰，气质非常典雅，鲜亮的绿色羽毛在头上微微乱颤。

“好像是阿伯莱恩夫人！”内佛菲尔不假思索地举起了一只手，泽艾拉抓住了她的手腕，阻止了她。

“别动！”她低声说道，“内佛菲尔，你在干什么？挥手意味着你在嘲笑她！做这些事情前你必须动动脑子！”

泽艾拉言语间透露的“这是常识”的意味像一颗鹅卵石击中了内佛菲尔的眉心。内佛菲尔最后一次出现在阿伯莱恩夫人面前时，是一个被俘的飞天大盗，而把她交给当局的正是这位颜匠。如果说她们之间还能残存一丁点友谊的话，那么，内佛菲尔的举止则早已将其浪费殆尽。

“另外，”泽艾拉继续说道，“我们家族和阿伯莱恩夫人之间没有半点关系。”

“是吗？”内佛菲尔摸了摸自己的前额，显然，外面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了，“为什么？她做错什么了吗？”

“嗯，具体的我也不知道。”泽艾拉承认道，“但是，伯父向来都说得清清楚楚，她不是我们家族的朋友。”

内佛菲尔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两眼直勾勾地盯着远方的那个人影。她心里一直暗暗希望有机会再见她一面，当面解释一下所发生的一切。可是，她发现自己处在宴会场的另一边。更大的问题是，她的周围都是这位颜匠的仇敌。

然而，正在百无聊赖之际，她那训练有素的鼻子闻到了一股香味，一时间，她的肚子叽里咕噜地响了起来。几分钟后，穿着白色衣服的仆人端着第一道菜从天而降。那是一只浇过糖汁的孔雀，里面填满了用橙子白兰地浸泡过的凤梨。令人不安的是，孔雀的头和脖子给填充过了，重新装在烤熟的身子上，华丽的尾羽向后面伸展着。它那有点吃惊的银白色玻璃眼似乎正直直地瞪着内佛菲尔，她的大脑顿时成了一个战场。

它看上去像活的……要是戳一下它的眼睛，会不会是软乎乎的……不对，我什么也不能做。不过，肉上面似乎涂了什么东西。我摸一下？不行，我什么也不能做。味道不错，现在可以吃了吗？就现在！不行！

什么也不能做！当她发现柴尔德辛家人的目光都聚集在她身上时，她在椅子上坐立不安。

摄政王的宴会经过精心设计，目的是让客人多多享受“珍馐佳肴”，长生不老。因此，菜肴不断替换，一会儿是绝佳传统美食，一会儿是带有些许危险的创新美食。孔雀属于第一种。

在客人眼里，仆人似乎都成了隐身人。然而，内佛菲尔惊奇地发现，他们步调空前地一致，倒酒添茶的水平也是完全一样的，放盘子的时候一点动静也没有，仿佛它们是羽毛一样。

“他们就像了不起的老鼠一样。”内佛菲尔小声对泽艾拉说道。

“必须的！”泽艾拉小声答道，眼角露出了一丝微笑，“只有最好的侍者才有资格来此服务。对他们来说，这意味着莫大的荣誉，也意味着重大的责任。哪怕一丁点失误，都会让摄政王蒙羞。所以，就算死上几回也弥补不了！”

“请问，哪位是摄政王？”内佛菲尔环顾桌子四周，看看是否有人身材更为高大，地位更加显赫。突然，她意识到，自己压根就不知道摄政王长什么样子。

“嗯，他没有在我们中间。”泽艾拉纠正道，“他总是待在一个他可以看见我们而我们看不见他的地方。我想，他可能在那边。”她的眼珠转了一下，指向巨大的洞穴对面那堵墙的上半部分。内佛菲尔顺着她的目光望去，看到一挂最大的瀑布，瀑布在暗处倾泻下来，像一个银色的帘子。“当然，他们现在会倍加小心，毕竟，三天前出事了嘛！”

“出什么事了？”

“又一个食物品尝师死了。”泽艾拉把餐巾叠成一朵花，用其中一角擦拭着嘴角，“这是他最喜欢的一个。毒药啊！明明是冲着摄政王本人来的。时常有人打摄政王的主意。据说，特案调查组已经逮捕了投毒的人。不过，这势必引起摄政王的高度警惕。”

既然宴会这么危险，为什么还有人愿意出席？内佛菲尔百思不得其解。接着，她吃了第一口孔雀肉，她认为自己至少找到了一个冒险的理由。然而，在吃饭的过程中，她忍不住靠了过去，不断向泽艾拉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些人是谁？”内佛菲尔发现，在离宴会场很远的一个独立的小岛上有一张桌子，桌子旁坐着男男女女，他们的衣着与这个场合完全不符。实际上，在内佛菲尔看来，他们的衣着不符合任何场合。很多人戴着灯笼帽子，那种帽子是在很深很暗、没有捕蝇草的山洞里行走时才戴的。有几个人把餐具推到一旁，这样，就可以把一个装置放在那里。那个装置看上去像一个巨大的钢铁松糕，上面有几个转盘，呼呼作响。令她懊恼的是，她离得太远了，无法弄清这个装置的用处。可是，从那些男人用锤子击打它的高涨热情来判断，那肯定不是它的最初用途。“他们这是怎么了？怎么一点都不讲究礼仪？”

“哦，他们有他们的规矩。”泽艾拉说道，“他们是制图员。”

“他们看上去疯疯癫癫的。”内佛菲尔小声说道。

“不不不。”泽艾拉更正道，“他们是真疯，真疯！所有的制图员都是疯子！”

“为什么？”

“嗯，伯父说过，就制图而言，如果你画的是平坦的土地，如上面的地貌，那很容易。凯弗纳市的问题是，它不是平坦的。看，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一会曲里拐弯，一会儿东歪西斜，一会儿盘旋而上，一会儿突然通向巨大的洞穴，最终，绕到山的那一头，回到原点。你知道皱巴巴的核桃仁吧？假如要你画出它的平面图，你会怎样？”

内佛菲尔沉默了一会儿。她的眼睛对了起来，试图想想怎么去画。

“现在，”泽艾拉毫不留情，乘胜追击，“设想一下，你要去画世界上个头最大、皱纹最多、最为复杂的核桃。这个核桃就是凯弗纳市。制图员要想了解其中一小部分，也需要绞尽脑汁。这样一来，他们的大脑

当然就跟常人不一样了。最疯狂的人半辈子都在地穴里探险，下半辈子活得就像吱吱叫的蝙蝠一样。稍微正常一点的也有，只是为数不多，你可以和他们谈谈。不过，这绝对不是什么好主意。”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长时间和他们交谈，你就会逐渐了解他们。而一段时间以后，你对别的就变得一无所知了。首先，你会成为一个制图员。接着，你会变成一只吱吱叫的蝙蝠。”

“如果他们疯了，而且，又很危险，那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因为摄政王会邀请各界要人出席宴会，而制图员很重要。可以说，他们不可或缺吧。只有他们才能告诉你，可以在什么地方挖掘隧道，它们最终通向哪里，现有的隧道是否存在塌方的危险。坐好了，内佛菲尔，有人在看你呢！”

顺着泽艾拉的视线，内佛菲尔发现，在拥挤的餐桌中间，到处都能看到淡淡的星光。她知道，那是源自小型双眼望远镜和长柄望远镜的光线，显然，都是冲她而来的。不知为什么，她的确把人们的目光吸引了过来。

“快，第二道菜来了。”泽艾拉对她说道，“这是货真价实的一道菜，‘珍馐佳肴’。先吃一块飞蛾饼干，把上一道菜留在嘴里的味道处理干净。”

飞蛾饼干味道像土，又像蛾子。她很想打喷嚏，于是，她用餐巾包着的手紧紧捏住自己的鼻子，才没有打出来。此后，任何东西她尝起来都没有味道了。

新来的“珍馐佳肴”是淡黄色的果冻，果冻被做成了城堡的样子，上面还带有炮塔。里面镶嵌着精致的小鸟模型，小鸟的羽毛是宝石色的，嘴很长。内佛菲尔俯身向前，突然看到一只小鸟动了一下，整个果冻随之抖动起来。

“泽艾拉！”内佛菲尔惊叫道，“那只小鸟是活的！”随着越来越多的小翅膀开始扇动，整个果冻从上到下、从头到尾动了起来，“噢，它们都是活的，得把它们弄出来！”泽艾拉及时制止了她，把她拽回座位上。

“别动！听我的，它们一会儿就出来了。如果你要把它们舀出来，就会提前把它们惊醒，那样的话，它们会窒息而死。等着瞧吧，会好的。”

内佛菲尔只能待在座位上，可是，她的大脑一刻也没闲着。她在想：鸟的眼睛、耳朵、嘴巴里都塞满了果冻，而且，它们的翅膀无缘无故地无法飞翔，那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然而，她看着看着，却发现城堡正发生着变化。果冻开始变软，开始下沉，鸟翅扇动得更有力量了。之后，所有的小鸟一下子挣脱了，抖动的果冻上留下了一个又一个锯齿状的小洞。鸟的翅膀上沾满了黏糊糊的黄色物质。

内佛菲尔的眼睛一直盯着它们。“但愿它们能飞出去。”她低声说道，“但愿捕蝇草不要吃了它们。”

她的盘子里多了一小勺果冻。她小心翼翼地用舌尖舔了舔，味道立刻变成了一种声音。那是一条银蓝色的薄薄的音带，各种声音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单一的旋律。声音很大，流畅生动，内佛菲尔情不自禁地环顾四周，寻找乐队。曲调优美动听，绕梁三日，这是内佛菲尔闻所未闻的。那是一支失落的歌，一支困惑的歌，一支让人联想到广阔天空的歌。

她的耳边是人们谈论果冻的声音。

“……太不可思议了！鸟儿完好无损，那是怎么弄的……”

“……鸟儿需要在果冻里浸泡一年，这样，果冻就可以把鸟儿的歌声全部吸收。然后，还需要花上一年的时间，重新编排音符，使其成为真正的音乐……”

长着长长嘴巴的小鸟在洞穴的各个角落里回旋着，翅膀发出呼呼的

声音，巨大的影子投到墙壁上，像涟漪，既没有婉转的歌唱，也没有痛苦的挽歌。内佛菲尔手里的勺子不由得抖了一下。

就在这时，另一张桌子旁一名男人奇怪的举止引起了内佛菲尔的注意。那人头发灰白，衣着光鲜。他正谈得起劲，脑袋一摇一晃的，十分可笑。他张大嘴巴，似乎要冲着桌子对面喊点什么。然而，他并没有喊叫，而是坐了回去，毅然决然地要把脸埋在果冻里。突然，坐在他身旁的两位客人出手制止了他。他们连忙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在他的胡子碰到盘子之前抓住了他。

整个过程看上去十分滑稽，内佛菲尔实在憋不住了，笑出声来。好在，她的笑声让目睹全程的马克西姆·柴尔德辛的笑声给盖住了。

“漂亮！老练！真没想到还有这种事情发生。”

那人似乎从椅子上给扶了起来，然后，给架到船上。他的胳膊耷拉在两个同伴的肩上，头向前垂着，脚趾在沙子上留下两道印记。内佛菲尔内心的笑意凝住了。

“那人没事吧？”

“天哪，有事！你发现了吧？一只鸟在他的耳旁飞来飞去，然后，他就倒下了。一定是提前了解果冻这道菜的人在宴会前买了一只同样的鸟，加以训练，然后，在这道菜吃了一半的时候，把它放了出来。鸟儿受命搜寻某个人，然后，用嘴猛地一啄。上面有这么多鸟儿同时飞着，谁也不会注意到多了一只，也想不到它的嘴上有毒。”

“你认为有人雇用了动物园管理员？”泽艾拉的另一个伯父问道。

“看上去是他的手法！”马克西姆·柴尔德辛答道，“训练有素的动物，毒药……嗯，我觉得是。干得很漂亮！”

内佛菲尔满脑子都是有关谋杀的字眼。她有一种可怕的感觉，那就是，这些字眼全写在她的脸上。而且，尽管她心里明白自己目睹了一场凶杀案，但是，她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这一切似乎是一场哑剧，因为

她身边的人个个都十分平静，而且，都面带喜色。

“他的朋友为何袖手旁观？他们为何只是把他架走？”她小声说道。

“大惊小怪的结果更为可怕。那人看起来就像死于心脏病。如果说是别的原因，那无异于抹黑摄政王的鸟。”

内佛菲尔慢慢消化着这些话。同时，她也意识到，她的反应引起了别人的注意。隔着几张桌子坐着两个打扮入时的女人，分别穿着桃色和金色缎子衣服。其中一人手里拿着一本写生簿，急不可耐地望着内佛菲尔。另一人似乎中风了。

“泽艾拉，那两个女人是谁？”

“颜匠！”泽艾拉低声答道，继而冲着内佛菲尔神秘一笑，“可怜的人啊！她们从来没见过有人能……哎，内佛菲尔，把手放到膝盖上，坐直了，下一道菜来了！”

接着，一道又一道香喷喷的菜肴给端了上来。每次都是菜未到，味先行。鹌鹑蔓越橘派、接骨木莓云雾甘露酒、大碗甲鱼百里香汤……内佛菲尔有点惶恐不安，她觉得斯多克佛尔特该上场了。她知道，她本该更加关注自己如何华丽地进入宫廷社会，可是，当她想到这个巨大的奶酪所经历的一切坎坎坷坷时，她感到自己就像一位母亲，亲眼看着自己的孩子在众目睽睽之下登上舞台。

“马上就要上一款与之匹配的‘神酒’，来唤醒你的味蕾。”泽艾拉一边低声说着，一边伸手去拿另一片飞蛾饼干，“恐怕不是我们的酒。是甘德布雷克家的酒。我们两个家族一直不和。而且，甘德布雷克家的酒一直都是变幻莫测，咄咄逼人。”

每个人的面前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水晶高脚杯。很快，刀具也换成了酒瓶托。每一个瓶子里都装着深紫色的液体，像巨浪一样在瓶子里翻腾着。当木塞移开之后，内佛菲尔才开始意识到泽艾拉话语里的含义。跟普通的酒不一样的是，它并没有顺着瓶子内壁喷溅出来，而是冒着烟雾鬼鬼祟祟地移动着。它像蛇一样盘旋而上，要从瓶口滑出来。服务员动

作娴熟，又是拧又是拉，一会儿倾斜，一会儿晃动，终于把它控制在瓶子里面。等倒入酒杯之后，它就慢慢平静一点了。

内佛菲尔十分惊讶地看着眼前这名手脚麻利的男仆，看着他把悄悄巡行的酒倒入自己的酒杯。突然，一滴不听话的酒从瓶口滑了出来，顺着瓶颈滴到洁白的桌布上，留下了一块抢眼的紫色印记。

年轻人站在那里僵住了，两眼直勾勾地盯着那块印记。他的脸上依旧挂着温柔礼貌的表情，然而，内佛菲尔却听到他发出了低低的真正恐惧的声音。突然间，内佛菲尔想起了泽艾拉的话：对于仆人而言，任何一点小小的失误，都不仅仅是失去性命那么简单的问题。

就在这时，内佛菲尔做出了一个不是决定的决定。她必须做点什么，而且，她真的去做了。她用手背轻轻碰了一下酒杯，把它打翻了。酒把整个桌布都给打湿了，从而把滴下来的那滴酒给盖住了，免得别人看见。

酒杯倒在桌子上的声音貌似不大，但足以让所有人听见。冰冷的水晶依旧刺痛着她的指关节。内佛菲尔感到，那个声音让整个宴会变得沉寂，如同紫色的潮水漫过桌布一样。突然，她意识到自己刚刚做了什么，那种感觉好比一桶冰水泼到她的身上。

内佛菲尔的目光移到了泽艾拉和其他柴尔德辛家族成员的脸上。所有人的表情都僵住了，他们都呆呆地望着不断扩大的污渍。其中，半数人已经忘记该如何呼吸了。仆人们也僵住不动了。突然，他们一齐从桌子旁消失了。

整个小岛上，谈话的声音听不见了，到处是一片神秘的寂静。每一个桌子旁的客人都表情呆滞，愣愣地看着价值连城的“神酒”从桌子边上滴落下来。他们张着嘴，叉子停在半空中。

他们知道，他们都知道这不是事故，他们从我的表情中看到了一切。

内佛菲尔神情慌张地看着对面的马克西姆·柴尔德辛。他的脸上依

旧挂着专注而冷漠的微笑。不过，这种微笑毫无意义。他的目光并不在内佛菲尔身上，而是在远处的瀑布上。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它，盯着内佛菲尔得知后面藏着摄政王的地方。顺着他的目光，内佛菲尔一时觉得自己看到了水帘后面有什么在动，很像是人的轮廓。

“内佛菲尔，坐船回到轿子那里，仆人会送你回家。”柴尔德辛命令道。他的语气很平静，但很坚定，容不得半点质疑。

一方面是感到震惊，一方面是感到屈辱，内佛菲尔浑身上下都在发抖。她站起身来，不敢面对泽艾拉，低着头朝船的方向拔腿跑去，绿色的缎面鞋在假沙上面一瘸一拐笨拙地走着。她不敢回头，任由船只载着她离去，直到她犯罪的地方消失在钟乳石后面。

*

所以，后来发生的事情，内佛菲尔一点都不清楚。

仆人们迅速无声地移动着。这个奇怪女孩的行为把宴会优美的织锦撕了一个洞，也把人们的谈话撕了一个洞。这个洞必须设法弥补。斯多克佛尔特必须提前登场。六七个男人朝储藏这个巨大奶酪的小冰屋跑去，他们要把它搬过来。他们到达时，看守奶酪的两名守卫静静地冲着他们眨了眨眼，一脸茫然。可是，没有时间解释了。门开了，一个巨大的盘罩上了车，穿过小桥，来到举办宴会的小岛上。

车子出现了，光线照在1.2米宽的银质盘罩上。几十个朝臣严阵以待，都准备拿出自以为最合适的表情来迎接这一杰作。传说，有人试图悄悄把其中一部分偷走，而这更使它声名大噪。

短暂的沉寂后，巨大的盘罩给用力移开了。

没有人知道他们期待已久的“真正的奶酪”是个什么样子。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此时，一个又矮又壮的身影映入了他们的眼帘。那人从头到脚都是金属鳞片，头上戴着风镜，在盘罩旁边纵身一跃，从岛上狂奔而去。卫兵们一时惊呆了，等他们回过神来前去拦截时，那个奇怪的人影早已跳入环礁湖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连个气泡都没有留

下。

过了一段时间，人们开始意识到，即便是“真正的奶酪”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接下来，人们划着船到处搜索，可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那个奇怪的身影。更可怕的是，就连斯多克佛尔特也失踪了，只剩下一些外壳的碎屑和上面的藓毛。最终，真相大白了。

飞天大盗又出手了，而这一次却偷到了摄政王的名下。

第10章

绝望之举

内佛菲尔回到柴尔德辛家后，没有任何人说出任何责怪她的话来。不过，她发现，每一名仆人见到她后都愣了一下，然后，才匆忙帮她脱下外套和手套。没有人期待她提前回来，因为提前回来意味着颜面全失。

她慌忙逃入自己的房间。可是，一看到房间，她就开始自责，她想起了柴尔德辛老爷对她的好。她爬了过去，在主厅旁边的小储藏室里找到了一个藏身之处。她缩在笤帚和簸箕之间，开始讨厌自己。似乎没有人过来找她，大家都觉得她还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因此，她就一个人待着，满脑子自责。

愚蠢！非常愚蠢！她原本答应了泽艾拉她什么也不做的。她心想：难道柴尔德辛一家真的以为给她把头梳好，给她穿上新衣服，就能让她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吗？不可能！她还是原来那个内佛菲尔，像个盲蜘蛛一样笨拙地移动着，把东西打碎。她非但没有得到任何有关她过去的信息，反而给试图帮助她的人带来了麻烦。

在内佛菲尔心里，丢脸的唯一方式就是格蓝迪宝的愤怒。如果你躲了很长时间，如果你让他生气了，他就会爆发。可是，眼前这场危机不会自动消失，也不会因为斯提耳顿干酪而转移了人们的视线。更可怕的是，她不知道自己究竟做了什么，也不知道她的所作所为意味着什么。她给自己带来了多大的麻烦？给泽艾拉呢？给柴尔德辛家族的其他成员呢？

储藏室门上的裂缝让她看到了大厅里面的景象。所以，两个小时后，当柴尔德辛家族的其他成员回来时，她看得一清二楚。内佛菲尔看到泽艾拉金色的发辫和苍白的面庞从眼前经过，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她。然而，更糟糕的是，她不得不亲自向马克西姆·柴尔德辛解释事情的原委。

她鼓起勇气，等着他从她的藏身之处经过，希望能从他的举止当中读懂点什么。然而，一张脸过去了，又一张，又一张，直到最后没有人经过了。她突然感到不寒而栗。她本想看着他迈着轻快的脚步走过，或昂首阔步，或沉默不语，或外表充满危险但内心风趣依旧。她没想到他会失踪。柴尔德辛家族的成员回来了，可是，他们的族长却不见了。

我都做了什么？天哪，我都做了什么？！

内佛菲尔后来发现，她的藏身之地是个很好的地方，她可以清清楚楚地听到她这个问题的答案。

前门刚刚关上，柴尔德辛家族的成员就吵了起来。不知为什么，这似乎是他们对统一信号的反应。他们依旧穿着赴宴时的盛装，脑袋上依旧是赴宴时的那个面孔，然而，他们的声音非常野蛮，非常尖刻，内佛菲尔几乎都不认识他们了。

“安静！”此时，一个声音占了上风，内佛菲尔觉得那是柴尔德辛最年长的侄子的声音，“我们现在就要制订计划。你真的以为马克西姆去和摄政王‘进行私人面谈’后能安然无恙地回来吗？不可能！他没了！除非我们马上采取行动，否则，我们每个人都将成为人家刀下的鱼肉。还记得上一次吗？有人把一个无花果扔在了地板上，以示对摄政王款待的蔑视。结果呢？整个杰罗伯阿姆家族彻底消失了。”

“那我们该怎么办？”泽艾拉的一个伯母打断他说道，“没人相信，那个小女孩会自己把酒倒在桌布上。即便他们相信，也是我们的责任。”接着便是一阵骚动，有同意的，也有不同意的。大家反唇相讥，相互指责。

“大家都静一静！”柴尔德辛最年长的侄子再次大声喊道，“听着！除非我们采取果断行动，否则，柴尔德辛王朝今晚就要彻底完蛋了。我刚刚派了密使前往摄政王处和甘德布雷克家族处，建议甘德布雷克家族接管柴尔德辛家族的全部遗产，作为补偿。”

“什么？”又是一阵愤怒的骚动。

“这是保全柴尔德辛家族遗产的唯一办法。如果他们真的把柴尔德辛家族的产业接管过去，那么，至少我们还能活下来。”又是一阵沉默，每个人都在认真思考。

内佛菲尔无法理解她所听到的一切，但是，重要的部分却是一清二楚。马克西姆·柴尔德辛回不来了。她的一个小小的愚蠢举动葬送了他。现在，他年长的侄子要把整个家族卖给他们的宿敌——另一个葡萄酒商家族。

“甘德布雷克家族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泽艾拉的另一个伯母满腹狐疑地说道，“他们恨我们。他们会讨回他们‘那磅肉’的！”

“如果他们要找祭祀的羔羊，给他好了。”柴尔德辛年长的侄子说道，语气中透着一丝得意和一丝恶意，“马克西姆那个小宠物，那个小疯子呢？毕竟，这一切都是她造成的。”

内佛菲尔惊讶地喘息着。是的，整件事情都是她的错。可是，这句话从别人嘴里说出来则完全不一样了，尤其是说话人的语气里明显带着冰冷的恶意。更可怕的是，其他人都在窃窃私语，表示赞同。

“那好，就这么办。”柴尔德辛年长的侄子说道，“克莱珀富朗德，把那个乳臭未干、愚蠢无比的金发小妖锁在屋子里，我们可不能把祭祀的羔羊给弄丢了！”

心脏一阵狂跳过后，内佛菲尔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们谈论的根本就不是她，而是泽艾拉。内佛菲尔怎么也想不到，聪明、漂亮、迷人的泽艾拉，也不是每个人都待见。事实上，她也从来没有想到，住在这个光芒四射、其乐融融的柴尔德辛家族屋檐下的每一个人并非都把彼

此的利益挂在心上。

这时，她听到了抗议的哭声，不过，声音不大。她把储藏室的门推开一点，朝外望去，恰好看到了泽艾拉的一个伯父正在过道里使劲地推着她往前走。

“等等。”那个声音很尖的伯母又开口说道，“你给甘德布雷克家族修书的时候，是否提到让谁替他们打理柴尔德辛家族的产业？不会是你自己吧？”

刚刚达成的协议给撕毁了。柴尔德辛的家人像潮水一般涌向前门，他们争先恐后地夺门而出，差点把门框拽了下来。每个人都想第一个到达甘德布雷克家，争当他们的封臣。不一会儿，叫喊声、马嘶声以及刀剑的撞击声从大街上传来。听声音，他们是在争夺柴尔德辛的家族马厩里的马匹。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直躲在门后的内佛菲尔鼓足了勇气，拿着一个水桶从藏身之地迅速跑了出来。

过道里拽着泽艾拉的伯父怎么也想不到会有人用水桶敲击他的后脑勺。尽管打得不准，也打得不重，但着实吓了他一跳，他的手情不自禁地从泽艾拉的手腕上松开了。内佛菲尔趁机抓住泽艾拉的手，拉着这个金发女孩狂奔。她们通过前门，来到了大街上。

“嘿！”

内佛菲尔没有回头，不知道后面追赶她的是柴尔德辛家的哪个伯父或者伯母。她跑啊跑啊，就听见泽艾拉气喘吁吁地跟在后面。她多么希望此时穿在脚上的不是崭新的缎面鞋，而是原来那双旧靴子啊。

过了一会儿，内佛菲尔才意识到，有一个跑腿的小男孩跟在他们旁边。他赤着脚，轻易就跟上她们了。

“左拐！”一个熟悉的声音果断说道，内佛菲尔照做了，“右拐！弯下腰来，从裂缝中钻过去！”就这样，拐了十几个弯后，他在一个崎岖

的小巷子里慢下了脚步，然后停了下来，仔细听着。“甩掉了！”他低声说道，然后，他转过身来面对着内佛菲尔。原来这个跑腿的小男孩不是别人，正是恩斯特怀尔。

恩斯特怀尔怎么会碰巧出现在这条著名的大街上？原来，他在那儿已经有一段日子了，只是时断时续而已。他知道，他出现在那里，没有人关心。长辈们和那些比他处境好的人只注意到了他的破衣服、信使包和捕蝇袋，把他当成了傻瓜。此外，他们什么也没有看出来。

他听说内佛菲尔住在那栋房子里。当他看到她从房子里飞奔而出来到大街上，看到那一头红发和跑起来稍显笨拙的样子时，他就确信自己更不会认错了。等他们在一棵野生的捕蝇草旁喘息时，恩斯特怀尔第一次好好地看了看她。

没戴面具，对，根本没戴。尽管早有耳闻，然而，恩斯特怀尔还是没有完全做好心理准备。眼睛太大了，雀斑太多了。这是她给他的第一印象。接着，内佛菲尔的表情开始发生变化，而且是瞬息万变。他着实吃惊不小，差点栽倒。

她的脸上一开始写满了焦虑、决心和后悔，接着，又闪过别后相见、喜悦与惊讶的表情。看见她的微笑，恩斯特怀尔感觉自己就像脸上被一面很大的金锣击中了一般。几乎是在同一时间，他又看到了她的笑容在慢慢地收敛，微笑中夹杂着痛苦。她在观察他的反应，寻找他和自己一样高兴的蛛丝马迹。

恩斯特怀尔有5张面孔：彬彬有礼，但异常冷静，且目光低垂，这是他从长辈身旁小心翼翼经过时的表情；毕恭毕敬、专心致志，这是他接受差事时的表情；警觉、留意，这是他希望得到差事时的表情；谦卑、懊悔、恐惧，这是他受到批评和惩罚时的表情；微笑，这是对雇主表示感恩时的表情。

今天这个日子不适合微笑，其实，其他表情也派不上用场。所以，他只是呆呆地看着她，毕恭毕敬的，同时，又是十分专心，仅此而已。

这让他显得十分寒酸，愚蠢无比，且看上去一脸的怒意。

内佛菲尔的金发伙伴此时坐在一块石头上，把脸埋在颤抖的手里。恩斯特怀尔十分疑惑地看了看她那身宫里人穿的酒红色连衣裙，然后，抓住内佛菲尔的胳膊，把她拉到一旁。在那儿说话，泽艾拉听不到。

“这么说，一切都是真的了。”那语气听上去就像是控告一样。“我说的是你的脸。”他不敢看她，她脸上的表情变化太快了，让他感到不舒服。各种表情轮番上场，相互辉映。这张脸与这里格格不入。

此外，内佛菲尔看他时那毋庸置疑的信任和尊敬使他感到很不自在，就好像看着自己的影子无限拉长，最终成为一个巨人。“所以，我在内佛菲尔的世界里是这个样子，一个巨人。”他心里想。

“是的……我……听着，恩斯特怀尔——”

“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你的脸是这个样子的。”他低声说道，语气里透着凶狠，“过去，我听着你唠叨，一听就是几个小时，都听了好几年了。可是，你身上最有意思的地方，你从来没提起过，一次也没有。难道你不信任我吗？”他发现自己真的生气了。内佛菲尔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的面孔呢？！她总是戴着那个天鹅绒面具，只有一个面孔，这让他觉得自己拥有5张面孔已经很好了。

“我自己也不知道！”内佛菲尔争辩道，“格蓝迪宝师父从没告诉过我。再说了，也没有镜子。我哪里知道让我戴上面具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长得丑！”

“这么快就把我忘了？这么多年了，我常常误了差事，还不是因为逗留在你的身旁，回答你各种各样愚蠢的问题？我同情你，知道你很孤独，而且还有点疯癫。可是，你现在成了达官贵人的朋友了，真的就拿不出一两分钟和我聊聊？哪怕我有急事也不行？‘不能！’然后就是，‘内佛菲尔小姐深表遗憾，她正在洗漱打扮，无法分身’。”

“什么？你……你到我住的地方来看过我？”

“他们没跟你说？”恩斯特怀尔叹道，“我早该猜出来才对！”

在内佛菲尔万花筒般的脸上，他看到了她的思绪在飞舞，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着实令人震惊。柴尔德辛瞒着我？不不不，不可能，他们可能是忘了。不过，他们和我想的的确不一样。也许，他们真的是……不不不，我不信……

“得了，别说了，你还是信吧！”他从牙缝里挤出声音，算是对她未问出口的问题的回答，“他们把你养在笼子里，最怕你收到老格蓝迪宝的消息。这就是他们把我赶走的原因！”

“你给我带过他的消息？”

“是的，格蓝迪宝为了你都愁病了。他一直给特案调查组写信，要毁了契约，让你再次回到他的身边，继续当他的徒弟。”

“不行！”内佛菲尔搓了搓手，“告诉他不行！我在宴会上做了件十分可怕的事情。我会把灾难带给任何收留我的人！马克西姆·柴尔德辛一直对我很好，可是，他可能要被处决了。坐在那边的那个泽艾拉将要成为替罪羊。现在，家里的其他成员都反目成仇了。恩斯特怀尔，我不需要你来救我！你该救的是其他人，让他们离我远远的！”

“别说了！”恩斯特怀尔抓住她的肩膀，鼓起勇气迎接着她的目光，而她脸上的表情则像火焰一样变换着，“你听我说，事情是这样的，凯弗纳市的所有人都听说你把酒打翻了。他们都在猜想，到底是谁指使你干的。他们大都认为，这是障眼法，目的是把人们的视线引开，帮助飞天大盗盗走斯多克佛尔特·斯图尔顿。”

“什么？”

“你不知道？是的，他把斯多克佛尔特·斯图尔顿全都偷走了，连点碎屑都没剩。可是，没有人责怪你。因为，责怪你就像责怪一顶帽子，一根棍子，或者是一个棋子。因为，在他们眼里，你不过是一件东西而已。现在，宫里的大部分人都在议论，如果柴尔德辛家族败落了，谁会把你买走。”

“可那是我的错呀！”内佛菲尔脸上的表情让人看着难受，因为她的思绪又开始像旋转木马一样疯狂地转动起来了。脸怎么会那样呢？恩斯特怀尔思忖着，心里波涛汹涌。脸是用来看的，又不是用来感受的。“没有人指使我把酒打翻，是我把灾难带给了大家，是我一个人做的。”

“真的？你太不了解宫里的人了。”恩斯特怀尔实在坚持不住了，只好垂下目光，看着内佛菲尔的确让人很不自在，“他们把人呼来唤去，就像木偶一样，尤其是那些年长一点的。千万不要相信150岁以上的任何人，尤其是那些看上去只有30岁的。凯弗纳市里的任何人，只要活到那个岁数，都会失去一些东西，而且，失去了就永远回不来了。他们失去了感觉。他们肚子里空空的，唯一剩下的就是渴望，对感觉的渴望。他们就像……巨大的捕蝇草，盲目地张着大嘴，露出数以千计的牙齿，一等就是几十年，琢磨出各种阴谋诡计。

“你那个宝贝得不得了的柴尔德辛老爷也是如此。你以为他是出于好心才收留了你？不是。我不知道他玩的是什么游戏，但是，听我说，他的确是在玩花招。这里真心对你好的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他不由自主地瞥了一眼远处的金发女孩，“你必须摆脱他们，然后，跑得越远越好。回到奶酪大师那里去吧，或者躲到什么地方去。碰到难事，别忘了给我送个信，我住在赛洛之肘。”

“恩斯特怀尔。”内佛菲尔的声音很小，“不行，我……我必须回到宫廷里去，只有那样，才能救柴尔德辛老爷。”

“你疯了吗？”恩斯特怀尔终于爆发了，“你要是回到宫里去，他们就会把你的脑袋剁下来！谁出的馊主意？柴尔德辛家的那个女孩？”

“不，是我的主意。”内佛菲尔的声音有点发抖，“听着，我可以告诉摄政王大人，柴尔德辛老爷和酒的事情没有任何关系。他们都得相信我，对吧？因为我的想法都写在脸上，我不能撒谎。这样，柴尔德辛老爷就可以回家了，他可以阻止家人内讧。”

“别说了！”恩斯特怀尔呜呜地说道，“你不欠柴尔德辛家族任何东西，你懂了吗？他们是咎由自取，自作自受。我说的话你听见了吗？你怎么了？不相信我？”

“相信……相信……我知道你不会骗我。”内佛菲尔的声音听上去十分痛苦，令人揪心，“这么多年了，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唯一的朋友。”

听着她痛苦的表白，恩斯特怀尔使劲用指甲抠着手心。

“别傻了。”他打断她，“我骗过你，好多次。有时候，你问了一些我不知道的东西，我就不懂装懂，顺口胡说。即便是有关我自己的事情，我也是信口开河，满嘴胡言。我撒的谎多了去了，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你根本辨别不出来，对吧？

“骗你很容易，因为你觉得大家都是心口如一。其实大家都在撒谎，内佛菲尔，他们都在撒谎。可是，你根本不知道，因为说起和人打交道，你的脑袋就不那么灵光了。快长点心吧，否则，你早晚要吃亏。”

他没有看她，他不需要看她。在过去的这么多年里，她在大脑里为他建造了一座特殊的宫殿，而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是他帮着盖的。现在，他感到金色的墙壁要坍塌了。如果他现在看着她的脸，那上面一定写着伤心、迷惑以及痛苦而必然的疑虑。

没等她开口，他就转过身去，沿着迷宫式的隧道一路狂奔。这个替别人跑腿的小男孩快速奔跑着，眼睛毕恭毕敬地垂着。

当然，这些年来，我一直都在骗你。他在心里对内佛菲尔说着。正是由于同样的理由，刚才我不得不告诉你真相。

你是我唯一一个真正的朋友，愚蠢的小妞。

*

在凯弗纳市中心，人头攒动的大道终于变成了一条宽阔的大理石大

街。大街两旁是严密防卫的柱廊。大街的尽头，可以看到一扇装着铁闸门的大门，那是通往摄政王宫殿的唯一通道。宫殿里到处都是迷宫式的庭院和游乐室，很是豪华。

两个女孩正朝着铁闸门走去，其中一个是金发女孩，身上穿着撕破了的宫廷里常见的酒红色连衣裙，另一个是红发女孩，手里握着绿色丝绸袖子，神情十分紧张。

“你准备好了吗？”泽艾拉低声问道，她似乎不敢接触内佛菲尔的目光。

“他们要是领我去见摄政王怎么办？”内佛菲尔低声问道。

“不会的。”泽艾拉说道，继而犹豫起来，“要真是那样，就尊他一声‘尊敬的阁下’。记住，要是他的右眼睁开了，说明他很客观，很公正。要是他的左眼睁开了，那时，有人就要受宠了，或者有人就会失宠了。要是他的两只眼睛都睁开了，说明他对你非常感兴趣。”

当他们走近一名身着白色制服的卫兵时，内佛菲尔的膝盖就像蛋奶冻一样，心脏就像奔腾的野马一样。卫兵冰冷讨厌的脸转了过来。

“打……打扰了。我叫内佛菲尔，是我在宴会上把甘德布雷克家的酒打翻了，我来做证，我来自首。”

第11章

半死不活

摄政王快不行了。

准确地说，他的身体没有什么大碍。事实上，他很健康，很强壮，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变得十分古怪。他的心脏跳动得很慢，脉搏很均匀，他的血液里流淌着100多种名贵药材的精华。不过，问题出在他的心理上，准确地说，是他的心灵上。无论采取什么措施，他都无法阻止生命的汁液从他的体内溜走，留下一个灰暗的、麻木的躯壳。

他的感官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退化。相反，在过去的岁月里，他利用各种各样的香料使它们变得更加敏锐。面对一个墨绿色的东西，他可以看出其中颜色的细微差别。蕨菜绿！他的大脑会告诉他！

灰色，他的心灵说道，灰绿色！

他那训练有素的舌头可以区别开任何一种糖果的味道。这是只吃黄花九龙草花蜜的蜜蜂酿的蜜！这是桃汁藏红花白兰地浸泡过21年的樱桃！他的大脑会告诉他。

灰烬！他的心灵说道。灰烬和灰尘！

就连连年不断的生命保卫战，即为躲避有野心之人的暗杀而做出的一系列努力，也无法像从前一样使他看上去充满活力。危险不再让他兴奋不已，斗智不再让他热血沸腾。现在，他只剩下一种冰冷沉重的恐惧，害怕死亡带来的不是自由，而是更可怕的独裁；害怕自己被困在一个半死不活的躯体里，而心灵则在死神面前一点一点地老去，瞎了，聋

了，哑了，麻木了，无能为力了。

然而，就在昨天，他似乎感受到了什么。他坐在瀑布的水帘后面，每张桌子周围肮脏卑鄙的低语声都没能逃过他机敏的耳朵，像是在他心灵的大理石上涂鸦着什么令人讨厌的东西。突然，沉闷的空气给打破了，一个酒杯给打翻了，他注意到一个小女孩。那女孩看到紫色的酒水在眼前的桌子上流动时，惊叫着跳了起来。那个女孩长什么样子，他记不起来了。然而，她脸上出现的波涛汹涌般的表情，他却记忆犹新。震惊、内疚、后悔、恐惧、紧张……一时间，他仿佛记得这一切的感受是什么样子。他的大脑在“真相”的火焰面前退缩了。

如今，特案调查组告诉他，那个女孩就站在门口，她要来自首。他要传唤她，也许他会发现，她脸上各种滑稽的表情只是一个聪明的舞台道具，一个颜匠精心准备的一组看上去自然真实的脸谱蒙太奇，目的无非是哗众取宠或瞒天过海。是的，真相很可能如此。凯弗纳市发生的大事小情，哪一件不是精心设计、人为操纵的？

尽管如此，当他在大理石会客室里等待时，他感到心灵深处有一种迟钝的东西在悸动，那种东西在别人那里就是希望。

*

内佛菲尔在卫兵的陪同下穿过宫殿里的孔雀石走廊。她在候客室里待了几个小时了，整个大脑里像是下了一场暴风雪一样。现在，突然宣她，而且没有解释，她不知道是该害怕还是该欣慰。

前一天发生的事情把她大脑里的大门打开了，此刻，思绪之风从四面八方吹来，把一切都吹乱了。奇怪的是，她想的最多的是恩斯特怀尔板着脸跑开和格蓝迪宝师父独自坐在散发着臭气的隧道里的情景。

走廊的尽头有一道双开门，两旁站着两个人，分别穿着黑色和墨绿色的衣服。从他们戴着的黑色丝绸眼罩判断，他们是香水师。内佛菲尔的目光在他们腰带上的姊妹剑上扫来扫去。当她走近时，他们各自伸出一只手来，让她停下，然后，他们开始慢慢地、认真地嗅着她的气味。

她显然是过关了，他们退后一步，把门打开。她走了进去，大门在身后关上了。

屋子里的光线很暗，使它看上去比实际显得更大。拱形的天花板很高，两排灰白色的柱子，上面是雕刻精美的拱门，顶端消失在阴影里。唯一的光线来自屋子内侧写字台上方的枝形吊灯。写字台后面坐着三个人，一名女人和两名男人。他们的面孔大都在阴影里，头顶的灯光使他们的前额和脸的上半部分显得格外突出。

“往前一点。”

内佛菲尔不知道，这个声音究竟来自他们三人中的哪一位。她和他们之间的地板上闪着微光，光线滑到她的脚底下。灰白色的柱子上镶饰着贝壳图案。内佛菲尔经过时，光线在它们之上颤抖，仿佛在害怕一样。她发现，在柱子的阴影里有几个人影，齐刷刷地靠墙站着，一动不动，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

当她靠近写字台时，她看到了自己呼出来的气息。在她的上方，枝形吊灯上的两棵捕蝇草饥饿地抖动着。它们闪烁着光芒，咬向对方。在他们三人背后的阴影里，一面旗子松松垮垮地挂在墙上。旗子下面是一个大理石御座，上面坐着一个男人暗灰色的雕像，他那深邃的目光转向一旁。

“你知不知道要酿好一瓶卡都斯普利酒需要多长时间？”

内佛菲尔吃惊地跳了起来，她开始搜肠刮肚地寻找答案。在冰冷的沉默当中，她觉得自己是屋子里唯一的生物。说话的是坐在中间的人，他的眼睛在深深的钻石形眼窝里变成了纯粹的火花，头发很稀，但一缕一缕梳理得十分齐整。他就是摄政王吗？他的声音里带着几分怒气，仿佛内佛菲尔是咬在他牙齿之间的一个令人讨厌的东西。

“我……不……”

“103年。”女人的声音像溶化了的巧克力，浓浓的，热乎乎的，但是，不带任何情感，“遇到强烈的噪声，葡萄会坏掉。因此，当地的僧

人被下了禁语令，当地鸟类也被杀光了。葡萄只有在新月升起的夜晚才能采摘，之后，必须用孤儿的脚把它们踩碎。将酒桶深埋在土里，然后，为它们弹奏音乐。音乐必须是最轻柔的、最甜美的，而且，一奏就要100多年，从不间断。在这以后，就可以喝了。当然，要是有人把它倒在桌子上就没法喝了。”

“我……”内佛菲尔无话可说。她可无法保证要去重新收获葡萄，在月夜里把它们踩碎酿成酒，并在随后的100多年里天天用竖琴为它演奏音乐。

“你知道为什么一个搞破坏的人比一名飞天大盗更可恶吗？”坐在右边的男人轻轻抱怨道，“飞天大盗从主人那里盗走了珍宝，而搞破坏的人则让珍宝从世界上消失了。”

“那不是……”她的声音越来越小，“那不是我的本意。”不过，那确实是她的本意。

“你的主人是谁？”坐在中间的人大声喝道，“你是按谁的命令行事的？”

“没有谁！没有人命令我！”

在冷冰冰的沉默当中，内佛菲尔几乎可以看到问题像连珠炮似的朝她袭来。不一会儿，问题真的像剑雨一样落到她的头上。

“你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柴尔德辛家族许诺你什么了？”

“什么也没有！他们……他们什么也没……”

“接下来还有什么计划？”

“没有，没有什么计划。我也没有提前计划，只是——”

“只是什么？为什么？你故意把卡都斯普利酒洒到桌子上，故意的，为什么？”

内佛菲尔张大嘴巴，似乎无法呼吸。她的眼睛和喉咙一阵刺痛，眼

泪似乎马上就要出来了。她的每一个谎言审讯小组都能看穿。而这个问题她真的无法如实回答，否则，就会把那个仆人给出卖了。而正是为了这个仆人，她才甘冒掉脑袋的风险的。

把酒倒在桌子上的唯一好处是，我可能救了那个男仆。如果我真的说出来了，就会前功尽弃。

“对不起。”内佛菲尔喘着粗气。她的眼睛一热，眼泪情不自禁地顺着脸颊滚落下来。

“什么？大点声！”

“对……对不起。可是，我不能说。”

“什么？”

闸门打开了。三名审讯者都站了起来，大声吼着。问题接二连三地向她砸来，刺痛着她的心，她退缩着，抽搐着。她双手抱着头，让自己站稳了，然而，她浑身上下像叶子一样抖个不停。接下来便是惊慌失措，神魂颠倒。

“你们错了！”她尖叫道，绝望的情绪让她胆子大了起来，“你们全错了！没有人指使我！没有人，是我一个人干的！我没有提前计划，只是赶上了而已。而且，我不能告诉你们为什么！不能！”

就在她站在那里喘着粗气时，御座里的男人雕像微微地动了一下脑袋，眉毛下一只人眼在黑暗中闪着冰冷的火花。

原来，那不是雕像，那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刚开始，他面无血色，一动不动，内佛菲尔误把他当成了石雕。内佛菲尔目不转睛地看着，这时，站在中间那个人回头看了一眼，似乎在等待什么指示。御座里的男人左手轻轻动了一下，用小拇指做了一个手势。审讯官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当他转过身来再次面对内佛菲尔时，他的表情变得非常平静，让人难以揣摩。

“再近一点。”他说。

内佛菲尔眼前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写字台前的三个人依旧是咄咄逼人，令人生畏。不过，现在，内佛菲尔弄清了他们的身份。他们无非就是傀儡，是传话筒，是搁在她和真正的权力来源之间的一道帘子。当她走近写字台时，她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投向了御座里的那个男人。

此人皮肤光滑，没有皱纹，白里透着蓝，即便是隔着一定的距离，内佛菲尔依然可以看清上面的纹路，亮晶晶的，遍布全身，似乎他体内和柱子一样镶嵌着珍珠图案。从远处看，他的头发白了。可是，走近一看，她意识到，他的每一缕头发就像一根玻璃丝。他的指甲闪着祖母绿一样的光芒。

他侧坐在御座里，左边身子和左边的脸冲着屋子。是他的左眼在用冰冷的目光盯着她。内佛菲尔可以看到，他脸上的表情很专注，给人以昏昏欲睡的感觉，仿佛在听着迷人的音乐。

他的右脸和右边的身子由于角度的关系她几乎看不清。然而，她发现，黑暗里，他右边的眉毛下有一道弯弯的曲线，那是眼睑闭上的形状。所以，他的右眼没有睁开。

泽艾拉跟她说过，如果他的左眼睁开，那就意味着有人要失宠，或者有人要得宠了。

*

难道这也是什么把戏？

摄政王盯着眼前这个抖得像琴弦一样的红发女孩，她的脸因为刚才自己的叫喊而依旧红着。

在她的脸上，他看到了恐惧、逃避、倔强、愤怒和绝望。她看着他，她那镜子般的绿色眼眸中反射出他银色般的冷漠和极度的呆板。此外，还有恐惧、好奇和畏缩。

难道真的有人训练她，让她戴上这样的表情？像狗爪上的泥巴一样，愚笨不堪，招人嫌弃？难道她这些瞬息变幻的表情真的是哪个颜匠

提供给她的？

他用一只眼睛半个心思看着她。由于他身边到处都是欺诈和阴谋，他一刻也不敢放松警惕。因此，早在100多年前，他就放弃睡眠了。打那以后，他只能让左脑和右脑轮流休息。

今天，他的右脑醒着。由于某种神秘的力量，他的身体依旧令他困惑不解。也就是说，他左边的身体有知觉，可以移动，左边的眼睛可以识别眼前奇怪的现象。当然，他的手下大都不理解这些微妙的变化。他们只知道他有“两副面孔”，并私下里将其称为“左眼”和“右眼”。

因为摄政王今天是“左眼”，他记不住女孩的名字，也无法把他看到的东西完整地表达出来。只有“右眼”才能掌控语言。等他睡着了，文字就解体了，成为一个一个字符，就像断了的项链上的珠子一样。然而，“左眼”可以洞察细节背后的模式，它可以看到五官背后的表情、音符背后的音乐以及细节和巧合背后的阴谋。

的确，这里阴谋无处不在。今天，这个女孩站在了他的面前，这就是某人阴谋的一部分。他几乎可以看到那个阴谋像带毒的彩虹一样悬在她的背后。

然而，她知道吗？她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他已经释放出了信号，很快就会水落石出的。

*

内佛菲尔僵在了那里。她觉得身后有一种很小的声音，好像有人急匆匆地从玻璃地板上经过。其实，她身后没有人，只是她觉得自己看见了一个人影快速走到最近的一根柱子的阴影里。

然而，在离她几码远的地方有一个蛇木柜子，柜子的拉手冲着她。

内佛菲尔再次转过身去面对着写字台，希望能得到指示，可是，写字台后面坐着的三位一动不动，非常诡异，脸上挂着同样的表情，冷酷无情。内佛菲尔再一次觉得自己是屋子里唯一的生物。

“你想让我把它打开吗？”

没有回音。她踮着脚尖十分警觉地走了过去，跪在地上。她的指尖碰到了拉手，感觉冷冰冰的。她的影子懒洋洋地靠在柜子的盖子上。她知道，这样的事情她向来都很清楚，不管她愿不愿意，都要把柜子打开，即便那个装着神秘东西的长方形柜子这会儿正跟她的双手较劲呢！

她一拽拉手，柜子打开了。里边一片漆黑，似乎是空的。接着，她看到里面有东西在动，那是一个漆黑的孱弱的东西。她拖着脚走到一边，让身后的光线照在柜子上。这时，她恰巧看到两根和睫毛一样细细的、长长的发状东西出现在柜子边上，到处搜索着，像在觅食的样子。说时迟那时快，那个发状东西的主人跳到了她的手背上。

“哎呀！”一阵剧烈的疼痛穿透内佛菲尔的手腕。那是一个发育完全的洞穴蜘蛛。蜘蛛个头很大，它的腿可以横跨她的手掌。它一口咬住了她手套以外的地方。她条件反射般用另一只手把它弹掉了。当她发现手上留下两条蜘蛛的断腿时，不由得感到一阵恶心。这时，她领口处一阵发痒，她猛地拍向自己的脖子和肩膀，可是，脚踝又给咬了一口。她的裙子上出现了一只蜘蛛，她的胳膊上也出现了一只蜘蛛，还有更多的蜘蛛正从柜子里面往外爬。

内佛菲尔摇摇晃晃地离开柜子，又是拍，又是打，使劲摇晃着身体。每次，当蜘蛛钻到她的裙子里，撕咬她的身体时，她都会大喊大叫。足足5分钟过后，她实在撑不住了，一下子倒在了一根柱子下面。尽管她身上到处都是咬伤，至少，她现在可以摆脱那些多腿家伙的袭击了。

她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抬头看着三位坐着的审讯官和他们后面那个沉默不语的影子。

写字台上，女人的前面，有一个骨瓷盘子。盘子矮矮的，胖胖的，圆圆的，大理石白，边上打着不大的褶，上面插着粉色糖衣羽毛。

“你喜欢蛋糕吗？”女人问道，声音依旧像溶化了的浓浓的巧克

力，“树莓蛋糕。”

内佛菲尔盯着蛋糕，心里没数，非常害怕。不知为什么，蛋糕似乎比蜘蛛更令人困惑，更使人惊恐。是的，夫人，我喜欢树莓蛋糕，前提是里面没有毒药，没有蝎子。

“就是蛋糕。”女人安慰她道，“你可以吃，也可以……”

也可以？

内佛菲尔慢慢把头转了过去，发现盛蜘蛛的柜子不见了。就在她庆幸自己终于摆脱了那些多腿的家伙时，她却看到一个小一点的红色柚木盒子，上面雕刻着歪歪扭扭的图案。

如果真的仅仅是蛋糕，那么，就安全了。是啊，她为什么要撒谎呢？如果他们想让我死，直接处决不就行了？现在我要做的就是吃蛋糕。

然而，不知为什么，内佛菲尔犹犹豫豫地朝着盒子挪去。她的手在裙子上蹭了蹭，擦干了手心上的汗水，然后，她用颤抖的手指把盒子打开。

盖子向后弹开了，里面滑出了一条银色的蛇，蛇很漂亮，但是很可怕。内佛菲尔跳了起来，快速跑开了。这时，屋子黑暗的角落里传来了一阵轻轻的窸窸窣窣的声音，那个从盒子里逃出来的家伙转过身去，像障碍滑雪选手一样朝着声音滑了过去。

看着它没有回来的迹象，内佛菲尔才敢从她藏身的柱子后面探出头来。

树莓蛋糕依旧放在纹丝不动的审讯官面前。在原来摆放着蛇盒的地方，出现了一个雕刻精美的象牙盒子。谁也没有说话。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吃蛋糕，还是……

我不想知道是什么东西，我不想知道，不，我真的不想……

第三个盒子被打开了，里面盛满了灰色的水晶。水晶突然燃烧起

来，冒着灼人的火焰。接着，是一阵令人窒息的刺鼻的烟雾，像砂纸一样摩擦着她的喉咙，而且，那烟雾让她在十几分钟内什么也看不见了。

第四个盒子里盛着的东西似乎是人的眼睛。

第五个盒子是空的，但是，有一层闪光的饰面。当她碰到它时，饰面渗入她的手套里，灼伤了她的皮肤。她脱掉手套，却发现手指都是肿着的。

第六个盒子是个音乐盒。盒子刚一打开，就开始演奏。每一个音符都让她的一颗牙齿痛苦地震动着。她觉得，牙齿很快就会变得粉碎。

一个小时后，内佛菲尔在地板上缩成一团，满面泪痕。她给蜇过，咬过，灼伤过。她的肩膀剧烈地抽搐着，心里感到一阵阵恶心。她的视力还没有完全恢复，尤其是右眼。盒子一个接着一个，她再次陷入死一般的寂静。她必须尽快振作起来，迎接下一个盒子。

然而，下一个盒子并没有出现。桌子上的蛋糕也不翼而飞了。三名审讯官一齐转过头去，看着御座中石雕般的人物。仍然是一片沉默，然而，空气中充满了等待，就像洞穴蜘蛛把腿缩回来准备跳跃一样。

*

女孩是真实的，不是虚假的。摄政王对此再也没有任何疑虑。

每当她伸手去打开一个盒子时，他都发现她在犹豫，恐惧和希望在搏斗着，强迫自己时的颤抖和强烈无比的好奇心交织着。不大可能有哪个颜匠能够为她设计这么多的表情，来应对如此错综复杂的情况。

然而，她的脸告诉了他更多的东西。看着她的表情，他几乎可以感受到瓷砖的寒气正穿透她的缎子鞋底。当她紧张的目光在接待室里四下飘移时，几百年来他第一次注意到了自己的珍珠壁画，而且，是透过陌生人的眼睛看到的。空气中的香突然有了味道。当她的目光在屋子里移动时，各种颜色一时间透过灰色突然绽放了。

他的大脑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念头。如果将她留在身边，透过她的

眼睛能够看到多少新的事物？借助她的耳朵能够听到多少不一样的东西？通过她的味蕾能够品尝到多少特别的美食？

这正是有人希望他能够想到的，能够感受到的。这个想法实在是太诱人了。在他最喜欢的品尝师死去仅仅几天的时间里，这个奇怪的东西出现在他的眼前，真是天公作美啊！有人就是希望他无法抗拒。面对怀疑，他那只只讲逻辑的冷冰冰的“右眼”不会有丝毫犹豫。只要给卫兵发出一个小小的信号，内佛菲尔的故事在几秒钟内就会烟消云散。

不过，现在清醒的是他的“左眼”，他有很多理由，告诉自己不要操之过急。在过去几百年的时间里，他曾经多次用这些盒子做过实验。看着他们什么时候不再打开盒子，什么时候开始放弃了，你能从中了解很多东西。一般人打开第一个盒子之后，便不再继续了；乐观主义者和头脑不太灵光的人也许会打开三四个；那些把它当成勇气测验的人有时会打开五六个；但是，他们最终都不再继续了。现在，终于出现了一个与他们不同的人。

究竟是什么人会不断地打开盒子让里边的东西出来？显然是白痴，然而，却是不一般的白痴。

女孩似乎感受到了她命运的天平正在摇摆。看着她是件十分痛苦的事情，然而，过了好一阵子，他才感受到了痛苦的滋味。整个世界像针一样刺痛着他的神经，好像血液回流过来了。她怀着恐惧的心情静静地看着他。他做了几个小小的手势，卫兵一起走向前来，把她带走了。

他刚刚做出这一决定，就感到一阵疑虑刺痛着自己。一时间，他的舌尖似乎有了一种又苦又甜的感觉，仿佛他刚刚品尝过什么有毒的美味似的。

*

“你们这是带我去哪儿？”

卫兵们没有回答，只是带着她走过一个又一个雕廊。她的眼睛蒙蒙眬眬的，她的大脑模模糊糊的，根本无法欣赏。她还活着，也许，他们

会把拒绝摄政王蛋糕的人带到一个特别的地方处死。

我做错什么了？我为什么不吃蛋糕？

因为我知道，我需要奇迹出现才能从这里活着出去。蛋糕是很好，可它不是奇迹。所以，我逼着自己相信，整个游戏不是一个没有正确答案的残酷的笑话。也许，我是说也许，奇迹就藏在某个盒子里，那是我唯一的出路。我必须这么想。

走在她前面的一名士兵敲了敲镀金大门，一名五官模糊的妇女开了门。

“食物品尝师的住所？”卫兵把一个卷轴递给她，她十分吃惊却很有礼貌地读着。“给你送来一个新人。”

大家围绕着内佛菲尔聊了起来，有些话还是说给她听的。可是，那些话在她的耳朵里与鸟语无异。她只能记住两个字。

新人！新人意味着自己不会死了。这是她所知道的一切，也是她所需要知道的一切。有人伸出手来，她木木地握了握。殿里的仆人领着她经过一个很窄的走廊，来到一个小盒子一样的房间。那里，一张带天棚的床在等着她。

等仆人都走了，她整个人倒在了床上，没有她想象的舒服。被子里有一个带角的东西。在她完全把它拉出来之前，她就已经猜到了是什么东西。

床单上有一个小盒子，一个象牙乌木盒子。内佛菲尔一下子崩溃了，她把脸埋在枕头里，浑身开始抽搐。

这整个就是一场游戏，内佛菲尔绝望地想着。他们希望我认为他们不会处决我，可是，盒子测试还在继续，而且，会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直到其中一个把我弄死，或把我逼疯，或……

她坐了起来，一把抓过盒子，准备扔掉。然而，打开的欲望实在太强烈了。这一次，不会是蛇了。如果我不断打开的话，也许，会出现一

个与众不同的……

随着拉手砰的一声，盒子被打开了。里面几乎是空的，只有一个小纸卷掉到了床单上。内佛菲尔打开它，开始读了起来。

你赢得了“左眼”的好感，但是，要说服“右眼”则没那么容易了。永远不要跟“右眼”开玩笑。不要说废话。不要跟他撒谎。永远不要表现得跟个傻瓜似的。

祝你好运
你的一个朋友

第12章

好奇心与飞天大盗

时间是14点。擅长逻辑思维的“右眼”摄政王醒来了。他发现，在他睡觉期间，“左眼”已经以叛国罪的名义处决了他的三名顾问，下令修建一个新的鲤鱼池，并且禁止打油诗的创作和传播。更可怕的是，在追踪盗贼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那两个据信是他同谋的人也都出了狱，而且，其中一名还成了食物品尝师。“右眼”对此不是很高兴。几百年来，他深知一个道理，那就是，不能相信任何人。而现在，他正式开始怀疑自己了。

“左眼”摄政王做事向来讲究师出有名，“右眼”对此往往铭记在心，却无法理解。对他来说，好比去破译一个疯子画的画背后的含义。内佛菲尔为什么会成为食物品尝师？是因为带毒的彩虹？是因为烟火？还是因为里外翻了个个儿的蜘蛛网？似乎，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半脑”差别越来越大，到后来，根本无法理解对方。此时，两个半脑同时醒着（这一点十分罕见），仿佛有两个人同时被塞入了他的脑壳，而且，他的左手常常做出一些令人费解的手势。

他把他的谍报头目们招了过来，询问斯多克佛尔特失窃案的调查报告，结果十分令人失望。在厨房和宴会厅的某个地方，尽管有重兵把守，奶酪还是鬼使神差般地从银盖子底下溜走了。

“很快就会收集到更多的情报。”这是他们的承诺。

“什么时候？等他把你们下巴上的胡子偷走？很快就会搜集到更多

的情报？什么是很快？很快就是现在！否则，就是以后的事了！”

然而，说这些话费了他很大的力气。他可以轻而易举地让这些冷酷的人颤抖，可是，那又有什么意义呢？他们的失败令他感到厌倦，不愿意为此浪费唇舌。如今，他很少开口，只是坐在那里，冷冷地看着他的手下一而再再而三地失利。等到他彻底厌倦了，彻底失望了，就把他们处置了。

看来，摄政王需要亲自调查。此前，这名窃贼一直没敢偷到他的头上，没敢侵吞他的财产。长期以来，他的存在令朝臣们惶恐不安。然而，最近发生的盗窃事件却改变了一切。窃贼成功地突破了宴会的所有防线，以最招摇的方式从他的私人领地上盗走了奶酪。

必须找到窃贼，而且越快越好。要不然，说不定哪天他会以刺客的身份潜入宫内。此外，无论如何，摄政王在众人面前不能显得软弱，更不能显得愚笨，否则，宫里的其他人就会像猎犬一样，到处寻找血迹。

“取消今天所有的会晤安排。我要重新制订日程。把我的轿子备好，别忘了旅行面具，还有20名守卫。另外，再叫上卡尔玛纳斯大师和一名食物品尝师。”他顿了顿，前一天的记忆又模模糊糊地回来了，就像透过脏兮兮的镜子看到的扭曲的影像一样。“就叫那位新来的食物品尝师。”

*

感觉像是睡了一小时左右，内佛菲尔就被雷鸣般的敲门声惊醒了。陌生的床铺，陌生的房间。她把陌生的连衣裙从头上套了进去，然后，踉踉跄跄地朝门口走去。门外是一条陌生的走廊，到处是陌生而鲜活的面孔。

“摄政王亲点了你。5分钟内，要一切准备就绪。”坐在她旁边板凳上的是一名瘦骨嶙峋、目光呆滞的妇女，嘴巴上长着淡淡的胡须，身上散发着烟草的香味。内佛菲尔依稀记得，前一天有人介绍说，她是总食物品尝师，名叫雷奥朵拉。“真没想到这么快就让你伺候他老人家。我

得赶快给你讲讲注意事项。你听见了吗？”

内佛菲尔歪着的头点了一下。那时，给她梳理头发的人正在费劲打理一团缠在一起死活解不开的头发。前一天的记忆片段慢慢回到她那并不聪明又受到惊吓的大脑里。此时，她在食物品尝师的住所。她的同事有的匆匆给她穿上鞋子，有的匆匆给她系上品尝师的专用腰带。尽管每个人都在忙着自己手里的活儿，尽管她们的眼睛时不时地溜到她的脸上，然而，她们的脸上大都有意挂着一种漠然的表情。

我没被处决！她是又惊奇又好奇。瞧，我的四肢，完好无损。

“在他面前不要随便说话，除非是回答问题，或者是他让你开口。说话的时候，要尊他一声‘尊敬的阁下’。眼睛要盯着地面。品尝食物时，一次只取一点点。永远不要用手去拿，要用他们提供的针或叉子。这样，他们才能确保你把食物放到嘴里了。

“不要四处转悠，不要随便和别人说话。不要和品尝师以外的任何人交朋友。宫里的很多人都想把你争取过去，可是，如果你选边站的话，这对你似乎没有任何好处。

“你需要牢记的最重要的一点是，餐厅里的食物都由安全部门检验过了。除了在值班期间为摄政王品尝食物和饮料之外，不能食用或饮用餐厅以外的任何东西。饮水机里的水也不可饮用。”

内佛菲尔咽了下口水。“以防里面有毒？”她斗胆问道。

雷奥朵拉摇了摇头。“以防里面有解毒药。过去，总有人用这种方法哄骗大人，让他相信食物很安全。而实际上呢，并不安全。品尝师喝了这种水，吃了没事。于是，大人就吃了，然后，就死了。”年长的妇女伸出手来，把内佛菲尔紧张的手从嘴边移开，不让她继续啃食自己的指甲，“不要啃指甲。有时候，他们会偷偷地把解毒药放到我们的洗手水里。”

内佛菲尔全新的责任突然间完全摆在了她的面前。那是生与死的大事！当她的目光从别的品尝师脸上扫过时，她发现，所有人都显得病恹

恹的，尽管他们的年龄看上去并不是很大。

*

有人拥着她，穿过一个拱门，来到一个柱廊面前。这时，她突然又紧张起来。柱廊前有一顶轿子，轿子旁边站着6名轿夫和十几名武装警卫。

她觉得自己应该跟在轿子后面走，可是，轿门却为她打开了。她小心翼翼地爬了进去，却惊讶地发现，里面坐着一个大块头儿。头天晚上摄政王的形象在她的脑海里给扭曲了。在她的印象中，摄政王是一个睁着一只银色眼睛的巨大的影子，而且，那目光是冰冷的。

她再一次发现，摄政王冰冷的目光正凝视着自己。然而，今天，盯着她的是他的右眼。他的脸从中间一分为二，左边戴着大小合适的白色天鹅绒面具，光滑的白发披在熊皮大衣的领子上。

内佛菲尔猛地想起头一天晚上那张字条上的警告。

永远不要和右眼开玩笑，不要说废话，不要跟他撒谎，永远不要表现得跟个傻瓜似的。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内佛菲尔觉得，要想遵守这些指示，唯一的办法就是保持沉默，一言不发。可就在这时，摄政王开口了，她的所有计划都给打乱了。

“眼前的景色我不想看。”他的声音很低，有些沙哑。内佛菲尔觉得，他说这句话时费了好大力气，仿佛一口大钟需要使劲拖拽才能敲响一样。“替我看着。沿途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记得告诉我。”

摄政王坐在内佛菲尔的左边，睁开的眼睛朝着她。他那边的窗户关得严严实实的，她这边的敞开着。

轿子摇摇晃晃地动了起来。她开始描述起外面的景色，碰到不好描述的地方时，她就说得磕磕巴巴的。她尽量使用平实的语言。不要说废话嘛！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她根本不知道他是否在听。

内佛菲尔渐渐明白了，她才是真正的“景色”。她是通向外部世界的窗口。通过她，他看到了地下溪流中的鹅卵石浅滩，看到了用一千多块人骨装潢的藏骨堂的门廊，看到了妇女停下来把衣服上的石粉掸掉。她知道，是她使得金色更亮，阴影更黑，红色更艳。她感到，他的目光就像风一样注视着她。

“我不喜欢你的问题。”他突然开口了。

“我没问任何问题！”内佛菲尔惊讶地说道。

“不，我看到它们就像游商浮贩一样在门后晃悠。问吧，问完拉倒，快点儿！”

“柴尔德辛老爷现在怎么样了？”这是盘踞在她大脑里的第一个问题。

“一开始他被指控有意搅乱宴会。不过，根据你提供的证据，他被无罪开释了。然而，因为把一个具有破坏性的人物带到宴会上，他被判有罪。由于他抓住了一个难得的机会，把你交给了我，因此，他也就保全了自己。现在，他被无罪释放，遣送回家了。不过，我们也警告他了，如果再犯，他脖子上的绳索会随时拉紧。”

内佛菲尔觉得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毕竟，她绝望之下的豪赌没有白费。“他的家人呢？他们仍未摆脱困境？”泽艾拉苍白的面孔栩栩如生。

“他们的名誉严重受损。”摄政王冷冷地说道，“再有半点闪失，就会通通完蛋。不过，只要他们不再做傻事，会非常安全。”

“他们没有被甘德布雷克家族接管了？”

“没有。下一个问题！”

柴尔德辛一家暂时脱离了危险，马克西姆回到了自己的家里，这就意味着泽艾拉不会被处决了。内佛菲尔松了一口气，终于，她可以把注意力转移到自己身上了。

“我们去哪儿？”内佛菲尔问道。

“今天，我们在追踪飞天大盗以及那些能帮助我们抓住他的人。不要再问了，我们到了。”

内佛菲尔往窗外一看，发现他们又回到了那个长长的环礁湖洞穴，也就是宴会的举办地。轿子被小心翼翼地放了下来，放上了船，向小岛驶去。对面有很多人在等待着。当内佛菲尔看到身着紫色服装的特案调查组成员时，她的皮肤一阵发紧。他们的组长快步来到轿子面前，向摄政王汇报。令内佛菲尔感到恐惧的是，她看到了特案调查员特勒贝尔。当时，就是特勒贝尔在空中牢房里对自己进行审讯的。今天，这位特案调查员戴的是312号脸——灰门卫士。这是一种严肃威严的表情，让她看上去既可怕，又可信，还令人肃然起敬。

“尊敬的阁下，我们现在对此案有了更清楚的认识。”特案调查员特勒贝尔说着，尽量不去看内佛菲尔，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斯多克佛尔特·斯图尔顿一直有人看管。只有一次例外，那就是把它锁在离洞穴只有几码之遥的冰屋里的时候。之所以那样做，是为了降低温度，以便食用。不过，门口有人把守。所以，大家都认为十分保险。”

“窃贼似乎从上面一个很少使用的洞穴里钻了下来。在这个平日里作为储藏室的洞穴里，我们发现了这些东西。”说着，她举起了几个脏兮兮的烧杯和一个药剂师用的不太结实的小天平，“不管他是谁，他一定对‘食物炼金术’了如指掌。我们认为，他把蠑酒、克拉斯胡椒和尖叫气泡奶酪混合在了一起。不管它是什么，这种东西就像热水穿过巧克力一样，侵蚀了两码长的石壁。”

“我们还在冰屋里发现了这个。”她举起了一个纤细的金属器具，一头是带尖的叉子，另一头是一个1.2米长的把手，“我们认为，他把斯多克佛尔特切成了小片，然后，用这个叉子把它们一点点送到洞外。毫无疑问，等奶酪都到了洞外，他打算自己也顺着洞爬出去。”

“那后来他为什么改变主意了呢？”

“我们想，他别无选择。”特案调查员顺势瞥了内佛菲尔一眼，“在有人打翻了……甘德布雷克家族的酒之后，仆人们惊慌失措，决定提前半小时把斯多克佛尔特运过来。窃贼一定听到了开锁的声音。他意识到，当时唯一能够藏身的地方就是斯多克佛尔特的盘罩下面。”

“那么说……不怪我了！”内佛菲尔高兴地打断了她，“我不但没有帮助飞天大盗实现自己的计划，反而，打乱了他的计划！”

“看来是的。”特案调查员特勒贝尔极不情愿地承认道。

“你们发现了他是如何进入储藏室的吗？”摄政王问道，“或者说，他跳入湖中之后，是如何逃脱的？”

“制图员们一直在调查。”特勒贝尔立即答道，“我们也请哈皮斯凯廉大师给我们解释了他们的发现。他不是很……安全，可是，他比大部分人好多了。他在等待大人的宣召！”

“带上来！”

一阵咔嗒声过后，内佛菲尔发现一顶轿子颤颤悠悠地给抬了过来。这顶轿子和她坐的完全不一样：首先，它没有窗户；其次，门上落了闩，挂了锁，很严实，看上去活脱脱的一个巨型保险柜，而不是一个交通工具。就连做轿子的材料乌木看上去也是又黑又亮，结实无比。更令人感到好奇的是，门旁边框架的中轴上还有一个沙漏。

“你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当他的手下在拉开门闩时，摄政王对内佛菲尔说道。

“轿子里坐的是谁？”内佛菲尔竭力不去咬自己的指甲。

“制图员。”

内佛菲尔想起了泽艾拉在宴会上的忠告，制图员个个都是疯疯癫癫的。他们是有用之才，其中不乏杰出人物，然而，任何人，只要和他们交谈，都要承担可能会永久疯癫的风险。

门开了，卫兵迅速躲到一旁，开始让沙漏在中轴上旋转起来，只见

得沙子从中间往下流动。

一名男士走了出来，又是左摇又是右摆，风风火火地做了一些礼节性动作。突然，他身上散发出一种“不对劲”的味道。内佛菲尔觉得自己一下子紧张了起来。与此同时，她发现卫兵们也都紧张不已。那人茶色的眼睛大得出奇，似乎在眼窝里游移不定。腰带上有很多奇怪的小挂件。他脑袋上有一个装置，每隔几秒钟就会发出清脆的嘀嗒声。每响一声，他的面部肌肉就会轻轻地抽搐一下。

他呈现的是33号脸——向勇武致敬，那是一种浅浅的微笑，也就是在重要场合别人把糖递给你时你脸上出现的感谢的表情。然而，这个表情和此时的情景很不吻合，因此，内佛菲尔感到非常紧张，那种感觉就像你看到他倒穿着上衣或者把袜子穿在手上一样。

“哈皮斯凯廉大师，把你对窃贼潜入储藏室的所有发现都报上来。”摄政王开门见山地说道，“我想知道他是怎么进来的，从哪儿来的，逃到哪儿去了。”他的眼睛盯着沙漏，又迫切地补充道：“说！快说！”

“嗯。”陌生人长长地呼了一口气，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头脑清醒干脆利落地说道，“嗯，当然，我是把业务更好的同事的发现总结了一下。不过，据佩科莱特说，在那些花岗岩小巷里有一个灌满水的通道……”

他说话的方式清澈透明，一起一伏，让你不由得跟着他的感觉走。你一会儿沿着旋转楼梯往上爬，不知道上方通向哪里；一会儿又突然顺着竖井下到陌生的走廊，直到你忘记了时间……然而，我们和蝙蝠不一样，没法依据超声波回应来辨别方向，只能靠胳膊肘探索，所以，一路下来，跌跌撞撞。

“时间到！”当最后几粒沙子流下时，卫兵大声喊道。然而，制图员仍在喋喋不休，没完没了。卫兵猛地把他推进门里，随手把门关上了。

短暂的沉寂。18个人都在忙着缓气，接着，他们开始整理思绪。那

个过程既新奇，又痛苦。

制图员连续说了5分钟。此时，内佛菲尔才意识到，他最后三分钟里说的话完全不着边际。尽管当时十分焦虑，她还以为自己真的听明白了呢！制图员的话像海浪一样，把她的思绪从理智的沙滩上冲走。可是，要想真的拉回思绪，简直就是一种痛苦。

即便是现在，她内心深处还时不时地觉得，自己的确见识了非同寻常的东西，找到了解开世界之谜的线索。她对岩石有了一种特殊的感觉，仿佛血管里流淌着白银黄铜。她可以感觉到暗流的牵引，渴望在人迹罕至的洞穴里留下自己的足迹。

现在看来，制图员轿子外面摆放个沙漏是有道理的！和他对话5分钟以上，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那个，”摄政王的话把她从思绪中拉回到现实，“你听懂了多少？”

内佛菲尔耸了耸肩，她记住了“不要表现得跟个傻瓜似的”的重要性。制图员先前那么多看上去简单易懂的话语，此时，在理智冰冷的光线下，显得语无伦次，毫无意义。内佛菲尔不再明白“忧郁的玄武岩”是什么东西。同样，她也不再理解为什么“吟唱三度白银”十分重要。然而，他的某些话音犹在耳，模模糊糊有点意思。

“嗯……制图员一直在用‘黄鼠狼和勺子仪表’对这一地区进行搜索。”内佛菲尔皱着眉头说道，“现在，他们认为他潜入的唯一途径是……废物溜槽。”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特案组调查员特勒贝尔手指放在额头上，仿佛怕里面的东西掉出来似的。

“我也是。”摄政王低声说道，不过，他心里还是非常怀疑，好像大家都说飞天大盗是从茶壶嘴里爬出去的一样，“我明白了。也就是说，窃贼是顺着竖井往上爬了61米，而不是顺着铁栅栏的尖刺往下爬的。当然，安装铁栅栏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任何人从那里逃跑。由于那些地方的空气有毒，根本见不到捕蝇草的影子，所以，他经过的时候是不需要

呼吸的。”

“十分抱歉，尊敬的阁下。”特案组调查员特勒贝尔轻轻弯着身子，“不过，制图员们似乎没有发现别的可以潜入的通道。”

“他的逃脱似乎同样不可思议。”摄政王继续说道，“如果我没有听错哈皮斯凯廉大师的话，那么，窃贼是通过连接环礁湖的水下通道逃走的。沿着这条线逃跑，则意味着他需要在水下憋10分钟的气，然后，从12米高的瀑布跳下去，跳进水流湍急的河里。”

长时间的沉寂。

“我倒是在琢磨，怎么没有人觉得他会淹死呢？”摄政王继续说道。

“不会，除非回到藏匿奶酪的储藏室外取奶酪的是他的鬼魂。”特案组调查员特勒贝尔答道，“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奶酪。至于说淹死的事情，我们怀疑，他的衣服是防水的，甚至可以自行提供空气。一些制图员发明了类似的衣服，为的是探索灌满水的洞穴。”

“有意思。”摄政王那只睁开的眼睛并没有什么变化，不过，里面却闪出了微弱的火花，“特勒贝尔，这个人有可能是制图员，他可能知道一些暗道。仔细调查，不过，不能让制图员们知道此事，否则，窃贼可能会得到风声。”

特勒贝尔鞠了一躬，转身去传达命令了。内佛菲尔费了好大的力气想把问题憋回去，但最终那些话还是从她嘴里溜了出来。

“那名制图员怎么了？他好像有什么心事，有一种身上痒痒却够不着的感觉！”

摄政王用冷冰冰的目光盯着她，然后，简单地点了点头。“制图员们最近有些心神不宁。”他肯定地说道，“情绪亢奋，莫名其妙。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唯一的一次是为了‘秘密通道’。”

“秘密通道？”

“这是他们的一个梦魇。你看，我知道，有些制图员试图获得蝙蝠

的本领，学蝙蝠叫，练习自己的听力。他们相信，学会了蝙蝠叫，就可以像蝙蝠一样，利用回音得知周边通道的形状，只是蝙蝠能感知得更准确罢了。大约7年前，所有学蝙蝠叫的人都深信他们发现了一个新的通道，一个先前从未有人注意到的通道。

“他们似乎相信，这个通道直达凯弗纳市的中心，只是地图上没有罢了。这个通道宽最多0.9米，但是，很长，很直，就像竖琴的琴弦一样，而且，只有一个入口。然而，还没等他们确定具体位置，通道又消失了。梦魇就像烟雾透过门缝一样，慢慢传给了其他制图员，他们也一度疯狂寻找‘秘密通道’。后来，他们平静了一段时间，不过，他们从来没有完全中断寻找工作。”

“那个通道会不会就是窃贼进进出出的地方？”

“制图员们觉得不会。也许，那个通道只存在于他们的想象之中。”

“既然他们没有发现有关通道的新线索，那为什么要坐卧不安呢？”

“谁知道呢！也许，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内佛菲尔陷入沉思。摄政王继续对特案调查员特勒贝尔说着。

“说到这个人，还知道些什么？”

“窃贼个头不高。”特勒贝尔说道，“不过，他绝对不是个孩子。这个事情，他密谋了很长时间。10年前，就有人举报他的行为。可是，从7年前开始，他才变得臭名昭著。于是，有人重金悬赏他。似乎都是匿名进行的。后来还发生了很多盗窃案，我们认为都和他有关。不过，尊敬的阁下，好像没有什么明显的规律可循。”

“查查看，当时是谁在重金悬赏他。”摄政王命令道，“还有什么线索？这个窃贼甘愿冒着生命危险盗取斯多克佛尔特·斯图尔顿。这说明什么呢？”

“他真的喜欢奶酪？”内佛菲尔说道。当所有目光都转向她时，她连忙用双手捂住了嘴巴。

“真不愧是奶酪工啊！”特案调查员嘲讽道。

“可是……”内佛菲尔有点按捺不住了，“可是，他一定对奶酪略知一二，或者说，对这个奶酪有所了解。你看，当斯图尔顿慢慢成熟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要不停地翻动它。等它真的成熟了，切成片了，就得常常用金针去戳它，以让它通气。所以，他一定这么做了。”

“你凭什么这么肯定？”特案调查员厉声问道。

“嗯……如果他没有这么做，我想一定会有人听到爆炸声的。”内佛菲尔十分温顺地解释道。

“他可以让它们在野外的隧道里爆炸，那样，就没有人会听到了。”特案调查员不屑道，“从作案记录中，我们发现，这个窃贼根本不在乎他偷的是什么。大多数情况下，他会把东西毁掉，或者得手后直接扔掉。对他来说，重要的是偷盗本身，偷盗带来的混乱，偷盗给他带来的名声以及偷盗本身带来的挑战！”

“为什么不刺激他一下？让他来偷。到时候，你们埋伏好，一举将他抓获。”内佛菲尔环顾四周，发现摄政王右眼冰冷的目光正射向她，“嗯，我是说，尊敬的阁下，你为什么不刺激他一下，让他来偷呢？”

特案调查员一脸不屑地看了内佛菲尔一眼，内佛菲尔僵住了：“窃贼经常游走于各种‘奢侈品’之间，并没有因此冲昏了脑袋，他一定能看出其中的破绽。”

“当然。”内佛菲尔顿了顿，试图整理一下乱糟糟的思绪，“可是，是人就会上当，对吧？只要诱饵对了，他们自然会上钩，即便他意识到那是诱饵。”

“如果明明知道打开盒子就会把自己的脸炸飞，不是每个人都会去冒险的。”特案调查员冷冷地说道，说得内佛菲尔满脸通红。

“你错了，特勒贝尔。”摄政王若有所思地说道，目光依旧停留在内

佛菲尔身上，“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情不自禁要去打开的盒子，即便他确定那是个圈套，每个人都有抵挡不住的诱惑，关键是要找到针对某个人的正确的盒子和正确的诱饵。对于眼前这个窃贼来说，诱饵一定要与众不同，一定要独一无二，这样，才能刺激他的表现欲。”

“我们的下一站将是珍奇馆。”

*

摄政王的轿子首先穿过了神奇大道。那里，嘴巴很扁的古代鱼化石从石墙上露出牙齿冲着经过的人笑。接着，轿子来到了泪痕大街。那里，露珠形状的水晶孤独地垂在几乎看不见的丝线上。最后，他们来到两扇绿色的大门前面。门不宽，轿子刚刚好可以抬进去。

珍奇馆事实上就是一栋建筑物，每个房间里都珍藏着世界奇观。外部世界的人都知道，任何东西，只要能排遣无聊，摄政王都想得到。因此，探险者会不远万里冒着风险给他带回来一些奇特的东西，让他高兴一阵子。难怪，任何人只要能带来一些奇异的东西，这个东西一旦入了摄政王的法眼，他就会得到一大笔奖金。

馆里的每一件藏品都曾激起过他好奇的火花，让他产生一种稍纵即逝的感觉，那就是，世界很奇妙，而且，有时候世界是莫名其妙的。然而，每一次兴趣过后，剩下的只有无聊的灰烬。这时，就要有新的东西补充进来。事实上，珍奇馆从一定程度上见证了摄政王生命中的无聊时光。那种无聊不但耗费精力，而且，还令人万念俱灰。因此，在过去50年的时间里，摄政王从未踏入此地。

然而，现在一切都不同了，他身边多了一名年轻而奇怪的食物品尝师，她从没见过这些珍奇的物品，在她的眼睛里，这些古董全都重新焕发了生命的光彩。他再一次看到了阿鲁佩王木乃伊眼窝里鸽子蛋大小的宝石、独角鲸的长牙、琥珀里胳膊长短的蜻蜓、长着三只脑袋的牛犊标本、肩膀上长出小翅膀的圣人的骨架以及让雷击中烧焦的圆石等。她对著名诗人浅色的石膏面具似乎更感兴趣。它们眼睛紧闭，脸颊肌肉松

弛。他发现，她的好奇心越来越强，仿佛一个随时可能喷发的间歇泉。

珍奇馆的馆长连忙朝摄政王走来，战战兢兢地反复鞠躬，差点把自己弄残废了。

“好了，好了。”摄政王满脸疲倦地说道，“让那个女孩离开我的视线。她问什么，你就答什么，好吧？”

女孩真的是如饥似渴。她像疯癫的猴子一样，上蹿下跳，浏览着柜子里的大鹏蛋和犀牛皮。突然，她停了下来，喘着粗气，慢慢朝一个动物标本移去。那个动物又瘦又长，足足有5.4米高。她不无惊讶地盯着它黄褐色的皮毛、玳瑁色的斑点、软软的角根、八字耳朵、像踩着高跷一样的腿以及伸缩式的脖子上的鬃毛。

“你们怎么把马弄成了这个样子？”她的声音很大，在房间另一头的摄政王听得清清楚楚，“它是不是因为脖子伸得太长才死的？”

“不是的，小姐，那是一只驼豹，是我们这里最新的藏品。驼豹是一种了不起的生物，生活在干枯的平原上……”馆长开始为她解释，可是，内佛菲尔似乎对他所说的话毫无兴趣。她正俯下身子，看着它脚踝上突出的部分，嗅着它又黑又宽的偶蹄。此时，摄政王突然意识到，她想弄清楚它脚上青草的味道。

“它怎么会长这么高？”内佛菲尔的声音在阁楼般黑乎乎的房间上空不屈不挠地飘荡着，“阳光充足，植物会长高。动物也一样吗？别的动物呢？人呢？充足的阳光也会让人长到这么高吗？另外，我比同龄人高，也是同样的理由吗？”

“呃……”馆长听上去似乎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不不不，不会吧……不管怎么说，太阳会使动植物枯萎凋零。阳光很危险。我……我想，驼豹脖子之所以长，是因为……它要够高处的叶子吧……”

“也就是说，它出生时脖子不长，只是后来拉长了？如果我不断伸长脖子去够高处的叶子，我的脖子也会拉长吗？我总是用右手去够东西，为什么我的右臂并不比左臂长呢？这根本说不通！”

出乎馆长意料的是，她的问题似乎源源不断，没完没了。她走了过去，眼睛盯着来自遥远国度的巨型盔甲，时不时地拿胳膊比量一下珐琅金属护手。

“瞧，它们看上去真的是为巨人打造的！也许，阳光真的让地面上的人长得巨高！”

内佛菲尔继续跳着蹦着，摄政王把目光从她的身上移开。毕竟，他到这里是有目的的。

“记录！”一名书吏立刻拿着纸笔来到他的身边，“昭示天下，凯弗纳市的摄政王向所谓的飞天大盗发出挑战，让他在三天内从摄政王的珍奇馆内盗走任何一件藏品，以此来展示他的勇气，秀出他的本事。同时，还要告知天下，我会专门辟出一块地方，用来存放他的尸体。这样，当我们抓住他处死之后，宫廷里的大人们可以对着他的尸体长吁短叹了。”

可是，拿哪件藏品来挑战窃贼呢？如何设一个圈套呢？他的目光重新回到内佛菲尔非常痴迷的驼豹身上。这个东西又大又笨，窃贼一个人很难快速将其从废物溜槽里盗走。

“修正一下。”他低声对书吏说道，“把‘馆内的任何一件藏品’改成‘馆内新到的最大的藏品’。”

窃贼一定会四处打听，看看哪件藏品是最新到的。也许，在这个过程中他就会落网。即便这一计划失败，神秘的窃贼还要面对一项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那就是，把这个5.4米高的笨重怪物运出去。

在他冰冷的灵魂深处，摄政王感到一阵狂喜朝他袭来。

第13章

应有尽有

回到住所时，内佛菲尔感到饥肠辘辘。在足足5个小时的时间里，摄政王只吃了一小碟橄榄、一个甜石榴和几个鹌鹑蛋。当然，每一样东西内佛菲尔都尝了一点点。现在，她已经意识到作为食物品尝师的一些弊端了。一开始，怕自己被毒死。现在呢，更怕被饿死。最可怕的是，石榴里有一种香料，让她的视野大开。这让她有点魂不守舍，感觉自己像只猫头鹰似的。

内佛菲尔开始狼吞虎咽，喝下了很多清爽可口的稀粥。原先令人反胃的空腹感没了，眼底令人目眩的痛苦也消失了。雷奥朵拉一边平静地视察着品尝师的住所，一边给她灌输各种各样的规矩，让她重新兴奋不已。

“这个区域是专门为我们设立的。”雷奥朵拉解释道，“只有一个入口，门口有重兵把守，除了食物品尝师和宫里的仆人以外，谁也别想进来。”的确，步履轻盈的仆人来来去去，进进出出，每个人都穿着宫里的白色制服，脸上清一色地挂着梦游者礼貌的表情。

“下班以后，你的大部分时间要泡在这里了。”雷奥朵拉打开一道门，门通向前厅，只见里面六七个人闲坐在垫子上，看书、聊天、玩棋盘游戏。又一道门开了，房间里很窄、很黑，挂着深红色的布帘。几个人躺在垫子上，非常惬意地抽着水烟。水烟袋闪着光，烟袋杆很长，和内佛菲尔的身长不相上下。屋子里弥漫着一种香气，和雷奥朵拉身上的味道一模一样。突然，内佛菲尔的嗓子眼里像卡住了什么东西。她倒退

一步，捏住了鼻子。

“香水！没错，空气里是香水的味道！”

“没事。”雷奥朵拉安慰道，“他们往水烟袋里加了点香水，这个能起到镇静的作用。就是这样。有人一开始睡不着觉，别说，水烟还真的管用。”

内佛菲尔依旧固执地捏着鼻子，直到门关上了，她才小心翼翼地松开手。镇静固然很好，可是，她可不想被人牵着鼻子走。然而，转念一想，她又意识到，也许，和其他食物品尝师不同的是，恐惧对她来说并非家常便饭。

尽管门关上了，空气中依旧弥漫着甜腻的香味。内佛菲尔看着雷奥朵拉苍白的指甲和明亮的目光，突然想呼吸一些新鲜空气。康乐室又漂亮又舒适，但是，空气有点污浊。比如，里面有不少宠物的笼子，那些宠物从来都不被允许出门。

“我可以出去吗？”

“出去？”雷奥朵拉的声音听上去有点吃惊，“嗯，理论上没问题。这些房间都在宫内。从技术上讲，这里面的大部分公共场所、公园，你都可以尽情游逛。哪些地方不能去，也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可问题是，你为什么想出去呢？我们在这里，丰衣足食，应有尽有。另外，还非常非常安全。”

“可是，如果我愿意，还是可以出去的，对吧？”内佛菲尔坚持道，“只要我不耽误值班就成？”

雷奥朵拉犹豫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是的。可是，内佛菲尔，我劝你还是别出去了。尤其是你！那可不是一般的危险。你不想看到更多的东西吧？”内佛菲尔一脸茫然地瞪着她。雷奥朵拉叹了口气，继续说道：“内佛菲尔，你的运气都在这张脸上。这就是你仍在人世的原因，你知道吗？”

内佛菲尔十分严肃地点了点头。

“如果你见到了终生难忘的事情，见到了改变你想法的事情，你的脸会怎么样？那些表情会永远停留在上面吗？”雷奥朵拉身子往前探了探，柔声说道，“那样的话，你的脸就给毁了，你也就失去意义了。实在抱歉，你的脖子已经在绳子上了，你必须明白这一点。”

内佛菲尔有点吓傻了，直到雷奥朵拉走开了，才如梦方醒。

“等一下，雷奥朵拉小姐，至少可以给我一支笔一些纸吧？我想给奶酪大师格蓝迪宝和葡萄酒商柴尔德辛写信。”

“最好不要！”雷奥朵拉平静地说道，“我在这个行当也有些年头了。据我所知，他们真的不希望我们写信。”

“可是，我必须知道格蓝迪宝师父是否一切安好。”内佛菲尔很失望，她试图掩盖一下自己的情绪，但是她没有成功，“还有我的朋友泽艾拉·柴尔德辛……我希望她没有发生什么不测。”

“内佛菲尔，”雷奥朵拉打断了她，叹了口气，继续说道，“我来问你个问题。你希望特案调查组阅读你的信件吗？希望他们阅读来函吗？因为他们一定会读的。”内佛菲尔情不自禁地瘫了下去。一提到特案调查组，她还是感到不寒而栗。“放心吧。那些企图争取你的人都得到通知了，他们知道了你现在的职位。格蓝迪宝大师、柴尔德辛家族及阿伯莱恩夫人都知道你还活着，而且，还活得很好。同时，他们也知道了，你现在是摄政王手下的一员了。”

突然，内佛菲尔的心像一只折翼的小鸟一飞冲天。一想到格蓝迪宝师父就像恩斯特怀尔说的那样，一心想着救自己，就感动不已。可就在这时，她又忽然意识到雷奥朵拉刚刚说的一番话。

“你是说阿伯莱恩夫人？她也想要我吗？”

“你不知道？是啊！你刚一被捕，她就声称，你应该和她签订终身契约。可是，已经晚了，你已经在服侍马克西姆·柴尔德辛了。宴会

后，她再次提出想要争取你，可是，没能成功。”

“可是……”

“政治，一切都是政治，一定要远离政治。听我的，好好休息，好好放松，尽量忘掉一切。”

内佛菲尔踉踉跄跄地回到康乐室。由于她一直在忙着整理自己的思绪，所以，下棋是下一盘输一盘。最后，她放弃了，回到自己的小屋，享受一个人的清净。

阿伯莱恩夫人一直试图将内佛菲尔置于自己的监护之下。可话又说回来，究竟是监护，还是羁押？她是想逮住她，还是想保护她？

“有人想淹死我。”内佛菲尔提醒着自己，她双手抱着头，生怕思绪跑了出来。都有谁知道我被关在特案调查组的牢房里？特案调查组的人员自不必说。剩下的就是柴尔德辛一家，再就是……阿伯莱恩夫人。

内佛菲尔的脑海里出现了阿伯莱恩夫人的样子：优雅的面孔，绿色的丹凤眼像彩色玻璃一样熠熠生辉，完美无瑕的嘴巴活脱脱一方冰冷的宝玉。突然，这一幅画面被猛地掷到了一旁，取而代之的是她们初次见面时的情形，那是一张可爱但忧郁的脸。内佛菲尔对这位颜匠的记忆都是碎片式的，断断续续的，互不沾边，很难拼凑出一个完整的画面。

她和这位颜匠之间一定有着某种联系，这一点内佛菲尔心里十分清楚。她们初次见面时，她可爱的脸上那疲惫厌倦的表情说明了一切。而且，她所说的那些话直击她的灵魂深处，那种感觉是内佛菲尔前所未有的。一时间，信任、同情、渴望以及似曾相识带来的隐痛充斥着她的身体，仿佛有人直接走入她的心田。巧合，奇怪的巧合在她的大脑里回响着。

阿伯莱恩夫人的“悲情系列”始于7年前。那时，我不知道自己怎么稀里糊涂地就出现在了奶酪隧道里。难道阿伯莱恩夫人那时真的遭遇到了什么不幸的事情，使其后来的面孔都染上了悲情色彩？难道这一切和我有什么关系吗？

难道阿伯莱恩夫人就是内佛菲尔失去的过去中的人物？初次见面时，这位颜匠没有显示出认识她的任何迹象，不过，那时她是戴着面具的。后来，当内佛菲尔放下羞耻摘下面具时，她敢肯定的是，她听到了阿伯莱恩夫人低低的惊讶声。她嘴里连连说着：“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她这么说，仅仅是因为我的脸长得非常奇怪，非常可怕？难道……她认出我来了？难道是这个让她惊讶不已？

内佛菲尔的脑海里再一次出现她在奶酪隧道门口看到的那张脸：碧绿的眼睛，温柔亲切，但倦意十足。

阿伯莱恩夫人的眼睛是绿色的，我的也是。难道这两者之间会有什么联系吗？

有一种解释可以回答所有的问题。然而，想着想着，她的胃里开始翻腾，仿佛一只小船在惊涛骇浪中颠簸着，令人头晕目眩，船身猛烈倾斜，船下漆黑的水流，让人不敢往下看。

马克西姆·柴尔德辛答应过内佛菲尔，要帮她调查阿伯莱恩夫人的过去。可是现在她落入了别人之手，离他很远。她亲眼看见这位自信满满、权极一时的葡萄酒商的族长差一点就丧失体面，身首异处。她不能再指望他继续为她铤而走险了，即便他心甘情愿那也不行。

如果她真想解开自己的身世之谜，只能单干了，不能再指望马克西姆·柴尔德辛了。现在，她是单枪匹马，孤军奋战。果真如此吗？就在这时，她突然想起了前一天那张神秘的字条。

仿佛看到了希望，她快步走到床前，把床罩拉开。可是，她先前发现的那个小盒子不见了，出现在她眼前的是一瓶墨水和5张白纸。此外，还有一张字条，字条上写着：

> 把墨水、信纸和写好的信放到垫子底下。信会安全送出，不会有人检查。所有回信也会放在那里。

真的想出去，一定要避开狙击场、马拉莫尔斯柱廊和竖琴厅，因为这三个地方历来是刺客出没的地方。

我们都会留心的，不过，也只能如此了。

内佛菲尔看了之后，一时不知道是什么感觉。纸和笔说来就来，绝对不会是巧合。要么是雷奥朵拉心肠变了，要么是她们的谈话被人听到了，那个隐姓埋名的恩人得知了她的心愿。这让她有一种被人监视的感觉，既害怕，又宽慰，就像刚要跌倒却被一只无形的手给抓住了一样。

第一封神秘的信的落款是“一个朋友”，而这第二张字条上提到了“我们”二字。不管这神秘的人物是谁，似乎不止一人。

内佛菲尔觉得这可能是个圈套，可又不忍失去这个机会。她拿起一张纸片，歪歪扭扭地给格蓝迪宝师父和柴尔德辛老爷写了很长的信，告诉他们自己身上发生的一切。信中唯一没有提到的一点是有关捕捉飞天大盗的计划，她知道这可是绝密。把信叠好后，她犹豫了一下，然后，写下了一张字条：

亲爱的朋友，谢谢你！请问尊姓大名？

她按照指示把信和字条放到垫子底下，然后，坐到床上，前后摇晃着。此时，所有的问题都一股脑地涌进她的脑海。

“哎，这里没有任何线索，我可不能在这里坐以待毙。”内佛菲尔大声说道，“有人希望我死。如果弄不清前因后果，总有一天我会真的死去，再也醒不来了。”

站在通往食物品尝师区域拱道旁的哨兵接到的严格命令，归根结底，就是不允许除食物品尝师以外的任何人进入这个区域。当新来的年轻食物品尝师从他们面前溜过去、进入摄政王宫殿的公共庭院时，他们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公共庭院是宠臣精英们聚会、交际和搞阴谋诡计的

地方。

然而，并非真的没有人注意到她。当她斗着胆子探出身子时，有一双假装冷漠的眼睛正盯着她，只是那目光的主人有意放她一马，故意把目光移开。等她过去之后，他又把目光转了过来，冷静地看着她渐行渐远的背影。

第14章

美女与野兽

离开食物品尝师的住所就如同进入了梦乡。进入庭院后，内佛菲尔开始毫无畏惧地环顾四周，就像在梦中一样。一条走廊铺着子夜般蓝色的天鹅绒，上面点缀着珍珠般的星星。走廊通向一条宽敞的隧道，隧道是黎明前暗淡的紫色。再往前是几间房子，天花板上摇曳着黎明般的金粉光线。院子里光芒闪烁，到处是金色的涂层、石英，还有好几面不大的水晶镜子。几百盏金色的灯亮着，上面装饰着一模一样的太阳图案。这一切似乎是在说，摄政王就是太阳。当你走到了宫殿的中央，你就进入了白昼。

她正准备进入其中的一个庭院，突然，有什么东西跳上了她的肩膀。那东西的毛皮弄得她的脸痒痒的，一条精致的大尾巴缠住了她的脖子。内佛菲尔惊叫一声，转过头去，鼻子差点碰到了一张扁扁的粉红色的小脸。脸的周边是白色的毛，乱糟糟的。

“猴子！”她又惊又喜，“货真价实的猴子！”猴子只有小猫那么大，身穿蓝色的夹克，上面缀有很多闪亮的小圆片，头上戴着一顶黑色天鹅绒小帽，上面插着一根很长的蓝色羽毛。内佛菲尔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它灵巧的黑色手指和苍白的眉毛上令人惋惜的皱褶。当它摘掉帽子、咧着嘴唇毫无顾忌地笑时，她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你吓了我一跳！噢，不，不，谢谢！”内佛菲尔只好抬起一只手，挡住猴子的手，因为此时它正要把半块蛋白酥塞进她的嘴里。“不，不行，不好意思，我不能吃别人给的蛋糕。嗯，你从哪儿来？”内佛菲尔

环顾四周，没有见到猴子主人的踪影。这位小小的客人趁机爬到她的脸上。“别别别！”内佛菲尔隔着毛皮低声笑道，“我在执行一项秘密任务。即便你不把蛋白酥塞进我的耳朵，也会有一大堆人盯着我呢……哎呀！”

猴子从内佛菲尔的肩膀上跳了下来，朝黑暗中跑去，一只拳头里紧紧握着不知什么时候从内佛菲尔头上薅下来的几根红发。

“行呀！”内佛菲尔喊着，“你再也甭想跳到我肩膀上来了！”

不出所料，没有任何回音。内佛菲尔决定继续赶路，免得又有什么东西跳到她的肩膀上，趁其不备薅走她的头发。

这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到处都充斥着奇怪、高大、迷人的生物。穿着裘皮大衣的女士从她身边飘过，缎子裙裾足足有1.8米长。两个制图员歪歪扭扭蹦蹦跳跳地从她身边经过，他们戴着耳罩和挂着锁的口塞，偶尔朝对方打着哑谜，或者挥舞着钢丝制成的奇怪的装置。内佛菲尔时不时地捏捏鼻子，因为一些身材曲线优美的贵夫人或官老爷从她旁边经过时，会留下一丝淡淡的香水味儿。一位金光闪闪的贵夫人经过时发出了一阵嗡嗡嗡嗡的声音，内佛菲尔一开始有点发蒙，后来才意识到，她那黑黄相间的头饰是由活的黄蜂制成的，只是黄蜂的刺儿给拔掉了而已。

内佛菲尔发现，大部分宠臣都有自己的猴子，而且它们都穿着家族制服。看见一只背上长着白毛的猴子托着一小银盘点心战战兢兢地经过时，内佛菲尔想起了泽艾拉跟她说过的话。那就是，宫里禁止宠臣们雇用仆人，怕他们借机把自己的刺客和士兵弄进宫来。因此，很多宠臣都买来猴子，加以训练，做仆人用。

内佛菲尔意识到，自己就像蜘蛛网一样，把很多人的视线都给吸引了过来。时不时地有穿金戴银的人从她旁边静静地经过，突然间，嗒嗒的脚步声和衣服的沙沙声会戛然而止。这时，内佛菲尔脖子后面感到一阵刺痛，她知道，他们停下来的目的就是想看着她经过。几个人的头凑

得越来越近，轮状皱领碰到了一起。内佛菲尔惊讶地发现，自己此时非常渴望戴上面具。无论如何，她还是非常细心地观察着从面前经过的每一张美丽的面孔。

她迟早会遇到一张特殊的脸，就像阿伯莱恩夫人憔悴的微笑一样，给她的内心带来莫大的震撼。任何一个带着“悲情系列”面孔的宠臣都是阿伯莱恩夫人的客人，他都可能知道她的来处。

*

跟踪内佛菲尔是件易如反掌的事情，因为她很突出，没有伪装，坦率诚实。由于她不停地转过头来观察宫殿里的奇观异景，跟在她后面未受怀疑的影子有充足的机会读着清清楚楚写在她脸上的思想和意图。

然而，那影子很快汲取了教训。能看穿别人的心思固然很好，可是，如果她注意力持续的时间和夏日小昆虫的一样的话，那就很难猜出她接下来会想做什么。

内佛菲尔的脸就是一本书，里面的内容如下：

这条走廊通向何处……我最好机灵着点，别发生什么危险……瞧，羊驼！快跑过去看看它的膝盖！实际上，羊驼很吓人，还是退回去吧……大家都在看着我，也许，我该过去和满脸皱纹、满是赘肉的妇女谈一谈……不，等等，桌子上是枣子吗？嗯，是枣子。然而，是也不让我吃啊！还是爬上阳台吧。

内佛菲尔之字形前进着，这一点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有时，她似乎要拐入一个行人稀少的走廊，在那里，一个人的叫声不容易被听到，突然，她又快速返回，冲进了流动的人群。那影子还跟在她后面，非常警觉，因为经验告诉他，机会随时可能会出现，耐心总是会得到回报。

*

最终，内佛菲尔来到了一个庭院，乍一看，里面充满了巨人。这些庞然大物分布得很均匀，每个人都足有3.6米高，每个人都低着头，肩

膀上承受着天花板的重量。仔细一看，他们是精雕细琢的柱子，从地板延伸到天花板，脸上做出各种各样奇怪的表情，仿佛真的费力擎起几吨重的石头似的。

身材矮一些的人在它们之间穿梭，欣赏着倚在墙上的油画，聆听着音乐家在角落里拨弄琴弦，并且时不时地停下来倾听诗人慷慨激昂的心声。尽管内佛菲尔什么也不清楚，然而，这个地方却是艺术家、音乐家和其他艺人的荟萃之处。他们在这里使出浑身解数，目的是得到权贵的青睐。

内佛菲尔突然跑了起来，引得二十几个人一起转过头来。等她在一位身着银装的贵妇人面前停下来时，贵妇人的两名男同伴不约而同地把手放到了剑柄上。

“不好意思，我……你刚才的那副面孔真是太可爱了，很伤感，很奇特，很……像油画中的月亮之类的。”内佛菲尔看到贵妇人的肩膀微微一颤，眼睛在她脸上饶有兴趣地快速转动着，“我只是想知道它是从哪儿来的。是从阿伯莱恩夫人那里来的吗？”

“你真是太聪明了！”嘴巴被抹成银色的贵妇人微微一笑。她向前走着，长长的外衣上的锁子甲钢网发出和谐的声音，长长的发卡在头发上闪闪发光。“是啊，阿伯莱恩夫人悲情系列中甜甜的一款。不过，她专门为我进行了修饰。对我来说，不管哪个系列的表情，都要重新加工。”她朝内佛菲尔走了过来，离得更近了，她戴着银手套的手友好坚定地挽着内佛菲尔的胳膊，“你一定是尊敬的阁下新来的食物品尝师，对吧？”

内佛菲尔点了点头，没想到自己刚来就这么出名了。

“我们散散步吧。我会告诉你我所有面孔的来源，当然，你也要告诉我你脸上的秘密。”贵妇人举着伞，撑在内佛菲尔和自己的头上，“你的面孔怎么会如此千变万化？你真的是外埠来的吗？”

“我……我想是的。”内佛菲尔犹犹豫豫地答道，“我记不太清了。

对不起，我的脸上没有什么秘密可言。那些表情都是自己跑出来的，我控制不了。不过，我真的想见见阿伯莱恩夫人。你知道在哪儿能找到她吗？”

“不，”贵妇人的脸上露出了神秘的银色微笑，“不知道。你要是找其他的颜匠，我还真能帮上忙。”

内佛菲尔被带到两名妇女面前，妇女坐在黑曜石喷泉边。喷泉喷射着弧形玫瑰色水柱，落入星状的池中。看到内佛菲尔来了，两名妇女赶紧起身，其中一名把速写本掉在了地上。内佛菲尔一眼就认出她们来了，她们就是在宴会上一直盯着她看的两名颜匠。

大家做了自我介绍。贵妇人是阿达芒特夫人，属于远近闻名的巧克力家族。两位颜匠是姊妹俩，一位叫作辛普莉亚·德·梅娜，一位叫作希尼亚·德·梅娜。阿达芒特夫人离开时，意味深长地冲着姐妹俩笑了笑，姐妹俩也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

“见到你真是太好了。”和她姐姐相比，希尼亚要矮一些，胖一些，大大的眼睛水汪汪的，声音很醇厚，让内佛菲尔想到了乳脂软糖。她的面孔光滑整洁，很高贵。她的微笑很温暖，像王者一般，给人以梦幻般的感觉。“我们今天还谈你来着……”

“……我们正琢磨呢，贿赂贿赂谁才能见上你一面……”身材修长的辛普莉亚红着脸哑着嗓子大笑道。她的面孔明显是属于高贵那一类的，只是和她妹妹的相比更带有试验的性质，看上去既慷慨大方，又焦躁不安，自信中还透着些许扭曲和拧巴。

“……不过，现在你来了。你以前也许没注意到我们俩，可是，在上一次的宴会上……”

“是的！”内佛菲尔脸上泛着红光，“你们俩当时都一直在盯着我看！你呢，画了我很多画像；你呢，脸变成紫色的了，摔倒了！”

姐妹俩的表情一时僵住了，接着，她们纵情地大笑起来。

“嗯，既然你提到了画像，亲爱的，你介不介意我……”希尼亚从地上捡起速写本，画笔悬在上面，满脸的希冀，“……我们边聊边画。”

“不介意！”

希尼亚水汪汪的眼睛在内佛菲尔的脸上扫来扫去，画笔也在速写本上飞来飞去。

“那个，”辛普莉亚接过话茬，“阿达芒特夫人说，你想找一位颜匠？”

“是的。”内佛菲尔承认道，“我跟她打听过阿伯莱恩夫人的下落。”

“维斯坡塔·阿伯莱恩夫人？你为什么要找她？”辛普莉亚的声音里带着几分尖刻。这时，内佛菲尔想起了恩斯特怀尔的话。他说，所有的颜匠都极其讨厌阿伯莱恩夫人。

“嗯……”内佛菲尔想了好长一会儿，想编个理由，最终还是放弃了，“我在奶酪隧道里见过她，她看上去很和蔼。后来，我闯入她的房间，不知道她这会儿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我想和她谈谈，多了解了解她。听说，你们，还有其他颜匠，都很讨厌她，是真的吗？”

“呵呵！”辛普莉亚笑道，“讨厌？的确如此！怎么说呢？不，不，谁会把‘讨厌’二字浪费在那个暴发户身上！毕竟，大家都不是来自真空的。如果她忌讳提起过去，那只能说明她的过去的确难以启齿！”辛普莉亚狡黠地点了点头，“怪不得别人去猜！”

内佛菲尔一阵激动：“你了解她的过去？”

在她身旁的希尼亚不时发出啧啧的声音。内佛菲尔隐隐约约地看到，脚下的地面上到处都散落着撕烂了的未完成的素描。

“当然，有关她不好的一切事情都没有得到证实。”辛普莉亚承认道，“不过，有那么一两件事，我还真的是非常清楚。她过去住在多尔多拉。那个地区很可怕，到处都是游商浮贩，有寻找化石的，也有廉价的制图员。总之，那里的人从来不会开口问任何问题。”辛普莉亚伏过

身去，红红的脸上挂着神秘的微笑。“嗯，在她推出‘悲情系列’的前一年，她欠了一屁股债。非常奇怪，不可思议。首先，她为自己和唯一的‘礼宾小姐’买了大量的食物，多到根本吃不了。其次，她总是不断地购买各种美食的样品，尤其是买酒。”

内佛菲尔突然觉得，辛普莉亚一定是跑前跑后，咨询了大量的商人店主，才能对一个她根本“看不起”的人了解得这么详细。

“再就是小衣服。”

“小衣服？”

“是的。她为一个高个女孩购买了很多小衣服。”辛普莉亚伸出手来比画着，离地面大约有1米，“她买的衣服对那个‘礼宾小姐’来说，简直是太小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内佛菲尔瞪大眼睛，一脸茫然，这时高个子的颜匠一脸神秘地向前倾着身子。

“在她那脏了吧唧的老鼠洞里，”辛普莉亚低声说道，“一定藏着一个孩子。”

内佛菲尔觉得她的世界马上就要爆炸了。那不可思议的解释，那微乎其微的可能性，再一次在黑暗里闪着微光。不过，这一次，比以前要亮堂多了。

“……如果真的藏了一个孩子，”辛普莉亚继续说道，“那么，她一定有什么不光彩的事情，也许是见不得人的私生子。孩子的爸爸也许是罪犯，也许是从事最底层职业的什么人。也许……”她咧着嘴笑了，“孩子是个丑八怪。你能想象得出这一切都会给她带来什么样的耻辱吗？一名颜匠，连自己孩子的脸都拯救不了，她的手艺可想而知了！”

希尼亚又从速写本上撕下一页，边撕边发出痛苦失望的低吟声。“亲爱的宝贝，”她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你那表情能不能在脸上停留一秒钟？”

内佛菲尔似乎没听到她说的话：“那个小女孩后来怎么样了？”

“没人知道。”辛普莉亚眉头紧蹙，“等维斯坡塔·阿伯莱恩搬进现在宫廷附近富丽堂皇的公寓的时候，她家里已经没有孩子了。我想，那个可怜的小女孩也许死于流感了。”

“流感？那是一种疾病，对吧？”内佛菲尔迷惑不解，“凯弗纳市不是不会有疾病传入吗？这不正是外面的人不被允许进来的原因吗？”

“嗯，的确如此！”辛普莉亚赞同道，“所以，后来进行了没完没了的调查，想查出流感是怎么进入凯弗纳市的。然而，一直没有找到答案。最终，他们把那个地方整个都围了起来，病人也留在了里面。时至今日，任何人不得进入多尔多拉，以免疾病仍在里面猖獗。”

想到里面那些流感病人，想想他们被关在自己的家里，像在监狱里一样，等着断水，等着灯灭，内佛菲尔不由得感到一阵恶心。

“多尔多拉地区幸存的人都给隔离了，”辛普莉亚继续说道，“直到确保他们没被感染。可是，还没等到那个时候，很多人就已经死了。维斯坡塔·阿伯莱恩的‘礼宾小姐’就是第一批走的。哎，多漂亮的女孩，才16岁啊！她有一双绿色的眼睛。维斯坡塔·阿伯莱恩挑选‘礼宾小姐’时，尽量挑选和她一样长着绿色眼睛的女孩。”

绿色的眼睛，和她一样绿色的眼睛，和我一样绿色的眼睛。会是真的吗？维斯坡塔·阿伯莱恩真的会是我的……

然而，我是外埠人，而她不是！没有道理啊！除非……

“你说过，不知道阿伯莱恩夫人是从哪儿来的，对吧？会不会……会不会她也是从外面来的？”

她转过身去，发现姐妹俩根本没有在听她说话。她们都弯着身子，看着地上的素描，目光时不时地在内佛菲尔脸上快速扫过一下。

“不，不，根本没用。变化太快了，根本捕捉不到……”

“……像蝴蝶的翅膀……”

“……是的，根本没办法记录下来……”

突然，两个人一齐停了下来，仿佛同时想到了什么，接着是四目相视。慢慢地，她们转过头来，看着内佛菲尔，脸上挂着同样的母亲般令人宽慰的笑容。

“是的。”辛普莉亚呜呜地说道，“我想，也许……”她站起身来，伸出一只手，非常好奇地摸着内佛菲尔的下巴，“就是这个地方，你说呢？”

“必须十分细心才成啊！”希尼亚轻声说道，仿佛内佛菲尔是一个动物，随时都可能因惊吓跑掉一样。她说话的语气让内佛菲尔浑身上下感到冰凉，让她产生了想要跑开的念头。“镶嵌在软木板上。你觉得呢？”

“然后，就可以弄清楚这一切究竟都是怎么回事了。”辛普莉亚低声说道，她一边说，一边歪着长长的脖子看向内佛菲尔的额头，“为什么如此不同？到底是什么让它如此变幻莫测……”

内佛菲尔本能地躲开伸过来的手指，跳了起来。

“你们想把我的脸撕下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她惊叫道。

姐妹俩慢慢站起身来，小心翼翼地，也许仍然希望能稳定内佛菲尔的情绪，让她重新坐下来。内佛菲尔突然发现，希尼亚脖子上的褶皱和癞蛤蟆身上的一样。同时，她也发现，辛普莉亚的手很大，很有力气。

“哦，乖乖，我的小乖乖。”辛普莉亚轻声说道，“现在不会，你还得用呢，你活着的时候不会！”

“离我远点！”内佛菲尔连忙后退，躲到人形巨柱的后面。

“我们能为你做很多事情。”希尼亚说着，慢慢往前移动，“我们要你做的，就是在一张纸上签个名，死后把遗体留给我们。也不需要整个身体，你的小脑袋就够了……”

内佛菲尔环顾柱子四周，发现刚才的喊叫声引起了阿达芒特夫人和她的两名男同伴的注意。三人飞速赶来，夫人的衣服像铙钹一样叮当作

响。

内佛菲尔撒腿就跑。她在柱子中间穿来穿去，听到身后追赶她的人在滑溜的地板上一边跑着，一边调整方向，一边骂着。内佛菲尔左冲右突，时隐时现，全然不顾猴子的叫声，飞速向拱门冲去。快要赶到时，她突然听到左边发出嗞嗞的响声。她及时闪到一旁，就在这时，阿达芒特夫人像眼镜蛇一样猛地蹿了出来，伸手就要去抓她的袖子。银色的手套落空了，内佛菲尔冲出了拱门。

内佛菲尔沿着拱廊全速前进。突然，眼前出现了一座喷泉，她来不及躲闪，只好从中穿了过去。她继续奔跑着，在身后留下一串潮湿的脚印。她意识到，这样跑，太容易让人追上了。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惊慌失措之中，她想加快速度，结果却是跑得更慢了。

“哎呀，不好意思！对不起！”她无意间撞上了一名仆人，把他手里的一碗洋李子打翻在地。内佛菲尔打了个趔趄，可是她无法停下来。又往前跑了几步，她又被脚下的地毯绊了一下，差点摔倒。她来到另一个拱门前，把一串风铃撞响了，惊得笼子里的凤头鹦鹉上蹿下跳，一阵忙活。

她管不了那么多了，没有时间了。她继续跑着，心脏就像奔跑的双脚一样咚咚作响。

*

然而，内佛菲尔不知道的是，在她的身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一分钟后，等阿达芒特夫人和她的同事赶到时，内佛菲尔带来的混乱局面一扫而光。拼花地板干净整洁，洒出来的食物不胫而走。地毯洁净无瑕，风铃鸦雀无声。凤头鹦鹉静静地啃食着甜面包干，十分高兴。唯一的一点声音来自喷泉的水面。此外，走廊似乎到头了。前方的拱门上有个帘子，帘子前面摆着几张饭桌。

阿达芒特夫人伸出一根颐指气使的银色手指，命令一名身着白色制服的仆人过来。“我在找一位朋友。”她解释道，脸上的表情换成了96号

面孔——蜜露镜后迟来的黎明，“请问，刚才是否有一名系着食物品尝师腰带的红发女孩从此经过？我怕她迷路了。”

“对不起，夫人，没有你说的那样的女孩从此经过。还需要别的帮助吗？”仆人抬头看着她，脸上的表情和他同事的一样，如餐巾一般，干干净净，空空荡荡。阿达芒特夫人挥手让他走开，然后，自己也昂首阔步地离开了，只有那急速离开的脚步声告诉人们她心里有多么生气。

然而，不久，另一串脚步声由远而近，比阿达芒特夫人的更慢一些，更小心一些。另一双眼睛掠过了每一个细节，看到了水面的颤动，看到了凤头鹦鹉落在笼子里的羽毛，看到了匆忙中摆放得不太整齐的桌子。

女孩显然从此经过了，不知为什么，路却在她后面消失了。不过，没关系。他已经安排人从她那里偷走了一样东西，可以借着这样东西接近她，而她本人早已忘记自己丢了什么。

第15章

追捕

很多人把宫廷看成是丛林，这是不无道理的，它有着丛林的苍翠繁茂和绚丽多彩。渐渐地，住在宫里的人和生活在丛林里的生物变得十分相似。有的像羽毛鲜亮的鸟儿和长尾巴蝴蝶，千娇百媚，光彩照人，暴殄天物，自私自利；也有的终日劳累，不知休息，虽无怨无悔，但鲜为人知，仿佛巨型蚂蚁在满是叶子的地板上拖着沉重的负担；还有的像丛猴和狐猴，成天抱着树枝，那突出的眼睛不会放过夜晚丛林里的任何动静。

丛林中有许多危险，但是，最大的危险也许是忘记了自己并非唯一的猎人，而且，并非最强悍的猎人。

*

看管食物品尝师住所的卫兵看到最年轻的品尝师腰带歪斜着满脸通红地从他们眼前经过时，一言未发。

跑回自己的房间后，内佛菲尔把门锁上，一屁股栽到椅子里，长长地舒了口气。这时，她想起了自己写给格蓝迪宝和柴尔德辛的信。她把垫子移开，令她满意的是，信都不在了，只有一张折好的字条。她十分兴奋地把字条打开了。

我们不能告诉你我们是谁。要是告诉你了，你的脸就会把我们给暴露了，所有人都会知道了，那样，我们就危险了。

小心点儿。今天，你身后一直有人跟踪。我们相信，那个男人是一名刺客。

内佛菲尔盯着“刺客”二字看了足足有一分钟。她觉得她经过那些庭院时已经十分小心了。而且，她一直很警觉，生怕有人跟踪她。她注意到了很多人都盯着她看，但是，她没有发现盯梢的人。她突然感到脚底一阵冰凉，似乎突然意识到刺客一直就跟在自己的后面。

更为糟糕的是，她根本无法确定这个刺客为什么盯上了自己。也许是她过去生活里的某个人派他来的，那个人害怕她会想起某个可怕的秘密。也许是她打翻了酒的那家人雇他来的，也许是她无意中得罪了的某个人也不一定。

她每走一步似乎都意味着新的风险。跟陌生人说话会丢了性命，忘了餐桌礼仪会丢了性命，不了解情况会丢了性命，而现在，离开自己的房间散散步似乎也会有生命危险。

“可事实上并非如此啊！”她内心深处那个反叛的内佛菲尔说道，“我出去进行了调查，我发现了很多东西。这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按自己的想法行事，而且，也很奏效。”

她坐了起来，想着在外面看到的一切。如果辛普莉亚和希尼亚说的都是真的，那么，大约7年以前，阿伯莱恩夫人就开始为一个小女孩买衣服了。也许那个孩子是她的侄女或外甥女，也许是她朋友的女儿。可是，她对此为什么要三缄其口？为什么要搞得如此神秘？如果不是为自己的孩子或自己的女儿买衣服，又何必要债台高筑呢？

她一定很爱她。如果德·梅娜姐妹想通过买衣服这件事让内佛菲尔轻看她们的对手，那么，她们真的是失败了。恰恰相反。这件事让内佛菲尔心里对阿伯莱恩夫人充满了同情、好奇，同时，也让她燃起了希望。

内佛菲尔先前的一切恐惧，此时都变成了激动，就像心里有无数银

色的毛毛虫一样，百爪挠心。她的脚下意识地在缎面鞋里蠕动着。她用手指摸了摸自己的脸蛋。我长得像阿伯莱恩夫人吗？她还能记起自己在镜子里的样子。不太像，她不得不承认。我没有她漂亮，而且，我比同龄人要高一些，而她比同龄人则要矮一些，不过，我们俩的眼睛都是绿色的。

那个地方发生了流感，也许是因为外埠人不知怎么闯入了凯弗纳市，把病菌带了进去。也许那个人就是我的父亲。他来到了多尔多拉，遇到了阿伯莱恩夫人，双双坠入爱河，之后……

内佛菲尔想象的翅膀突然停了一下。不，不对呀，那样的话，小女孩应该是流感暴发后出生的。事实上，并非如此，流感暴发时，她至少也有5岁了，而且，一直有人给她买衣裳。所以……也许阿伯莱恩夫人偷偷溜出了凯弗纳市，悄悄结了婚，有了孩子，然后，又偷偷地带着孩子溜了回来……可是，这一切她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内佛菲尔犹豫了一下，眉头紧锁，咬着嘴唇。她试图让自己的想法看上去合乎逻辑，可是，总有一些讨厌的事实横在那里，疙疙瘩瘩的，让她无法自圆其说。她感到很不安，觉得自己是把毫不相干的图块硬生生地拼到一起。

内佛菲尔需要获得更多的线索。如果真的有刺客躲在庭院里伺机刺杀她，那么，再次单独出现在那里真的就是疯狂之举。她需要一个盟友。她迅速拿起一张白纸，坐下来，又写了一张字条。

亲爱的泽艾拉：

请给我写信，告诉我你一切安好。你的家人还在相互陷害吗？还把你锁起来吗？我很好。此时此刻，没有人会逮捕我，这是一个很好的变化。

你能到宫里来吗？我真想和你聊聊，聊聊我最近发现的与阿伯莱恩夫人有关的一些事情。宫里的事情，你知道得比我多。而且，你点子也多。另外，你知道一个叫作多尔多拉的地方吗？

回信只能通过这名信使，否则，会落到特案调查组的手里。

内佛菲尔

信放到了垫子底下。内佛菲尔又抱着膝盖，坐着沉思。她的脑子里出现了新的想法，心里也有了新的感受。这是她有生以来头一次不用藏在角落里，或者躲避一个又一个紧急情况。这一次，她变成了猎人，搜寻着自己的过去，搜寻着与阿伯莱恩夫人有关的一切。

*

毋庸赘言，在整个凯弗纳市，人们正在谈论着另一场不同的搜寻。飞天大盗盗走斯多克佛尔特以及摄政王发出的挑战成了这个迷宫一般的城市里街谈巷议的话题。香水商推出了新的品牌，分别叫作“偷心贼”和“隐身猫”。艺术家根据自己的想象画出了一百多幅飞天大盗的画像，大部分都是高大、文雅、披着斗篷的形象，和那天看到的从奶酪盘上越过、潜入环礁湖里的头戴护目镜、身着金属外衣的矮胖形象截然不同。

与此同时，人们想到了无数的办法，试图逮住那个粗鄙的奶酪窃贼。巨型奶酪的味道一般都极其浓烈，斯多克佛尔特也不例外。受雇于特案调查组的香水商也走遍了每个洞穴，试图从空气中捕捉到其特有的苔藓香味。另一些人则在隧道里忙活，利用驯服的小盲蛇特有的嗅觉寻找猎物。

此时，人们对珍奇馆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好奇了。数以百计的人蜂拥而至，观察那里的珍稀物品，尤其是那只瘦长的驼豹。参观者都发现卫兵增加了，但是，还有很多防范措施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还有一些看不见的卫兵，他们躲在墙的后面，通过墙上的缝隙观察着外面的动静，他们的嗅觉通过闻各种香料变得异常敏锐。

为了预判盗窃如何发生，一名特案调查员甚至动起了奶酪的脑筋。他不顾各种警告，贸然拿了几小块臭名昭著的低语鼹鼠·呢哝切达干

酪。这种奶酪可以预测未来，而且，它闻起来就像火上烤的鼻涕虫汁液腐烂的味道。然而，这种奶酪可不是什么“温顺”的食物，其预测未来的能力也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得到的。特案调查员倒是瞥见了自己的未来。他了解到，他的二儿子将来会是个斜眼儿，他自己的鼻子将来会被企鹅形状的镇纸打破，而且，那一天，他会因为吃了过于油腻的食物而生病。

与此同时，摄政王正精心设计着把守珍奇馆的计划。他竭尽全力，确保珍奇馆周边几乎水泼不进，针插不进。是的，几乎！事实上，这里的“几乎”二字至关重要。他要在整个防御工事中留下一个“缺口”，这一缺口只有胆大心细聪明无比的飞天大盗才能发现。那就是宫里的主水管这一通道，而这里只有疯子和无所畏惧的人才会想到。他坚信，飞天大盗会发现防御中的“疏漏”，希望他误以为这是卫兵工作中的疏忽。如果计划奏效了，如果他真的从为他准备好的“缺口”里爬进来，那么，摄政王的卫兵就会严阵以待，将其收入囊中。

如果计划失败了呢？摄政王笑了笑。如果失败了，还有其他的陷阱等着他呢！他认为，飞天大盗那包得严严实实的、奇怪的金属外衣很可能会保护他免受飞镖、毒气和香水的袭击，于是，他让人专门设计了一样特殊的东西以应对这一场合。内佛菲尔搂完驼豹之后，它那填充的身体便不再安全了。现在，它的体内有一种奇异的粉末，和锯末掺和在一起。如果驼豹移动了，或者有人动了它，就会释放出气体来。

这种气体不会让人窒息，也不会让人变得精神错乱，但是，它可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金属腐蚀了。摄政王只等着看最终的效果如何，此时的他因为对科学的兴趣而浑身一抖。他知道飞天大盗身手敏捷，因此，他对这种气体是否能将他的金属外衣完全腐蚀仍然心存疑惑。

屋子对面，一只爱探险的蜘蛛吊在一根闪闪发光的丝线上，它的腿像人的手指一样蜷曲着，身下是鲜艳的绿光，它每动一下，腿上都熠熠生辉。它一点一点往下降，试图去够下面泛着白光的垫子上那只死苍蝇的头。往下，再往下，突然，它消失在捕蝇草的嘴里。捕蝇草的嘴巴合

拢了，小牙啮合着，让蜘蛛插翅难飞。

*

竖琴厅里，一个小东西大摇大摆地晃着，轻轻地叽咕着。它时不时地左顾右盼，深褐色聪明忧郁的眼睛周边露出了眼白，但是，它看上去并非受到了什么惊吓。它突出的粉红色嘴上粘着调和蛋白。在厅的正中央，有一束光线，极不情愿地照着地面。那个小东西舒舒服服地待着，嗅着聪明的小手里仍然攥着的红毛，它又拉又扯，仿佛一名家庭主妇正整理着手里的纺线。

最后，它嘴唇一突，做出老人喝汤的样子。随后，它站起身来，继续朝着对面的墙壁懒懒散散地走去。它把挂毯的一角往后拖了拖，露出了一个小小的绳梯。它开始往上爬，挂毯上凸起的部分告诉我们它爬到哪儿了。爬到梯子的顶部后，它来到挂毯遮住的拱窗面前，一下子爬了进去。

另一边的房间里，光线似乎稍好一点，来自竖琴厅非常特别的音乐充斥其中，那声音大都是人的鼾声和鸟儿的鸣啾。猴子站了起来，举着双手，像一个十分讲究的公爵夫人，动作优雅地朝桌子对面蹒跚着。它经过一个装着鼾声如雷的狼獾的笼子、一个盛着洞穴蜘蛛的玻璃盒子和一个满是鱼的鱼缸。那些鱼身上有着深红色和奶油色的条纹，让人看得眼花缭乱，旁边还有数十对看上去像脊柱的带状鱼鳍漂浮着，形成一个圈。它对眼前的一切视而不见，径直跳上一只胳膊，然后，又爬到一个肩膀上。一根手指轻轻挠着它下巴边上的毛，它羞怯地噘起嘴来。

“好极了，卷毛。”卷毛手里的红毛被轻轻地拿走了，举到灯光底下。卷毛得到了一个去了皮的巴西果。它拿在小手里转来转去，然后放进嘴里嚼着。“好样的！”

这时，它的主人把软软的红毛拿到灯旁边的盒子里。盒子是用最好的钢丝网制成的，因为里面的住客可能从任何别的材质的笼子眼儿里溜出去。里面，可以看到一个滑溜溜、鼠灰色的球球，偶尔慢吞吞地动一

下，像一个给人遗弃了很久企图自己打开的绳结。

卷毛的主人拿起一个木头家什，它看上去像一台胡椒研磨机。他在笼子上方晃了几圈，好像一个信心满满的大厨往炖菜里洒调料。木头家什里洒出来的是很细的浅粉色的粉末。然而，这不是胡椒，而是研磨得很细的“棠米粒颗”。那是一种香料，其作用是提高嗅觉的灵敏度。突然，笼子里的“绳结”动了一下，一个个尖尖的脑袋伸了出来，嘴巴张开，品尝着空气。

卷毛的主人用钳子夹取红毛中的一根软毛，把它顺着钢丝网的眼儿放进去。里面那些看不出是什么的东西顿时非常认真地蠕动起来。它们你挤着我，我挤着你，蓝色的寒光像电流一般颤抖着传遍它们光滑纤细的身体。那根软毛被十几张如饥似渴的小嘴从钳子里咬住拖走。然后，这些嘴巴又重新张开，寻找更多的猎物。

卷毛嘴角上扬，它的嘴像一个张开的黄色拉链，笑了一笑。

第16章
盲测

要想安全地穿过丛林，要么隐身，要么自信。

泽艾拉头一次走在宫廷做工精美有着镶嵌图案的地板上，心里默念着伯父马克西姆的这句口头禅。她曾经在摄政王的盛宴上亮过相，因此，有权在宫殿的公共人行道上行走。可是，她心里清楚，权力本身无法保证她万无一失，全身而退。如果她畏惧退缩，如果她有一丁点儿不自信，别人就会注意到她，要么把她变成牺牲品，要么在她身上找到突破口。

即便身边有三名卫兵陪伴着她，她还是要确保自己步履稳健，脸上始终挂着一种灿烂的微笑，有几分傲气，有几分期待。她在心里数着数，强迫自己慢慢地呼吸。一、二、三，吸气；四、五、六，呼气。我是柴尔德辛家的人。她暗暗告诉自己，我是柴尔德辛家的人。我是雄狮脸上的一根胡子。他们看见了我，就看见了雄狮。

我行，我什么都行，我是波莫洛学院最优秀的女演员。

他们来到一个拱门前，她觉得这里应该是食物品尝师住所的入口。令她吃惊的是，她的恐惧感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

别傻了！不就是内佛菲尔吗？对呀，就是内佛菲尔。可是……这期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我该跟她说什么？其他人一直都在跟她说什么？她知不知道她是整个宫廷的话题人物？

泽艾拉知道，很多朝臣都争先恐后地让人引见摄政王那位新来的臭

名昭著但又令人痴迷的食物品尝师。内佛菲尔不但地位提高了，而且她广受追捧。谁要是能见上她一面，地位也会随之提高。泽艾拉在这方面比她的对手先行了一步，因为内佛菲尔早已把她当成了朋友。然而，如果她不能发挥这种优势的话，那么，别人就会千方百计削尖脑袋钻进内佛菲尔温暖易感的心里，从而把她挤在外面。

当泽艾拉把内佛菲尔的信给她伯父马克西姆看了之后，他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的侄女应该好好利用这种优势。“是的，你应该去见内佛菲尔，否则，她会带着她的问题去找别人。做她的朋友，做她的知心朋友！她现在正在寻找可以信赖的人，那就让她来找我们好了。”泽艾拉明白其中的原因。柴尔德辛家族近来摇摇欲坠。这个时候，的确需要扩大家族的影响，而以内佛菲尔现在的地位完全可以成为对他们家族非常有用的贵人。

“等一下不介意吧，夫人？”最近一名卫兵小声说道。泽艾拉点了点头。卫兵走进门去，留下其他两人陪伴着她。现在，她成了别人嘴里的“夫人”，而不是“小姐”。这可是她梦寐以求的。不过，这也让她打了个寒战。为什么？因为这个称呼显得冷冰冰的，而且不可逆转，就像门砰的一声在身后关上一样。她的童年不再，现在，她正式步入江湖。无论她的伯父马克西姆让她扮演什么角色，她都要勇往直前，根本没有回头路可走。

不到一分钟，眼前的门突然打开了。

“泽艾拉！”

一个长着红发的人飞奔过来，抱住了她，弄得这个金发女孩差点摔倒在地。“你还活着？没有给关起来！家里其他人都好吗？他们也来了吗？”显然，内佛菲尔礼仪方面所接受的教育也只有这么多了。老友相逢，她所接受的礼仪教育一下子给抛到了九霄云外，就好比失控的拖车上没有放稳的卡车一样。

“别激动！就我自己。”泽艾拉费了好大的劲才挣脱了，她抓住内佛

菲尔的肩膀，在一臂之远的距离内好好打量着她，“马克西姆伯父让我替他向你问好，但是，他觉得如果我一个人来的话，嫌疑会小一点。放心吧，家里人都挺好的，我们都……很好。那个……你的计划成功了。”想想内佛菲尔不顾一切自杀般地自投罗网，为的是拯救柴尔德辛家族，泽艾拉一时间情不自禁地低下了头。“你，你怎么样？”内佛菲尔的微笑就像大爆炸一样。一开始，什么也看不出来。然而，当泽艾拉上下打量着眼前这位年轻的女孩时，她看到了肿块、瘀青和抓痕。“你的气色……当时是不是很可怕？他们审讯你的时候，都对你做了些什么？他们伤害你了吗？”

“嗯。”内佛菲尔可怜兮兮地揉着脖子上蜘蛛留下的伤疤，耸了耸肩，“嗯，他们放蛇和蜘蛛对付我，责骂我，还有一个真正可怕的蛋糕。不过，现在差不多都好了。可是，我可不想再看到这样的蛋糕了。瞧！”内佛菲尔举起手来，手指边上露出了钢质套环，“我必须戴着这个，这样，我就不会啃手指了。我倒不是很在意，只是心里有点不痛快。”

“可是，摄政王呢？”泽艾拉连忙抓住谈话的线索，生怕断了，“你得到了他的宠幸？得到了他的保护？”

“可以这么说吧。”内佛菲尔咬了咬嘴唇，身体前倾，在泽艾拉耳边低声说道，“不管怎么说，他的左眼似乎很喜欢我。”

“不错。”泽艾拉四下里看了看，她注意到宫里的很多人都利用一种叫作“培帕瑞可”的香料窃听别人的谈话，“我们找个清静的地方，坐下来好好聊聊。”

泽艾拉不能进入食物品尝师的住所，可是，她在一个僻静的地方发现了一个会客厅，是专门为访客准备的。于是，她们来到了那里，打算在那儿悄悄地说话。内佛菲尔走近时，宫里无处不在的仆人为她打开了门。泽艾拉突然想到卫兵会不会像对她一样对着内佛菲尔喊“夫人”。一想到这里，她就好像被黄蜂蜇了一下似的，钻心地疼。而且，先前“夫人”这个称呼给她带来的荣耀顿时变得一文不值，仿佛一串闪闪发光的

首饰戴在了小狗或小猪的脖子上。

旁人走开以后，泽艾拉直奔主题。

“内佛菲尔，光得到左眼的宠幸是不够的，你必须马上赢得右眼的好感。”

“马上？为什么？”

“因为右眼对特案调查组的看法还是不错的，而特案调查组却不是站在你这一边的。我知道，特案调查员特勒贝尔不相信你，她不止一次向尊敬的阁下进言，希望允许她的人对你进行审讯。内佛菲尔，无论如何，你不能落入他们之手，否则，他们会千方百计折磨你，逼你把真相都说出来。”

“可是，我以为我和他们之间都没什么事了。”内佛菲尔看上去有些心烦意乱，“你是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们家族在特案调查组里面有内线。”泽艾拉平静地答道，然后，看着内佛菲尔的表情大笑起来，“为什么这么吃惊？宫廷里只要是个人就在特案调查组里有自己的人，很多人都打入内部了。所以，很难弄清楚到底是谁想在特案调查组的牢狱里弄死你。可能是其中的某个特案调查员干的，而这个人又很可能受雇于任何人。”

内佛菲尔非常关心柴尔德辛一家的状况，所以，泽艾拉借机跟她讲了来龙去脉，前后经过。摄政王收留内佛菲尔几个小时之后，马克西姆·柴尔德辛就回家了。尽管他看上去有些憔悴，但是，身体没什么大碍。他不费吹灰之力重新掌控整个家族的命运，避免了家人内部相互厮杀。

“打那以后，大家都装作什么也没发生。”内佛菲尔吃惊地看着泽艾拉，泽艾拉干笑了一声，“否则，大家每天在餐桌上相遇，如何面对彼此？当时，有人认为他死了，做出了一些出格的事。马克西姆·柴尔德辛有时会惩罚他们，不过，都是在暗地里。如今暗地里也不会了，这一点大家心知肚明。”

果然不出泽艾拉所料，内佛菲尔脸上的表情迅速变换着，有惊讶，有愕然，也有怀疑。然而，这一次，她并没有稀里糊涂地全盘接受。就像一只得到一枚果子的猴子，她想了想，看了看，然后，用牙齿咬着外壳。泽艾拉觉得，此时的内佛菲尔心里在努力研究马克西姆·柴尔德辛，尽管她对他很忠诚，很感激，但她还是想看清楚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变了。”泽艾拉情不自禁地把心里的想法说了出来。

“是吗？”

“是的，有点。你的表情……看上去更加大胆了，不像原来那么……”泽艾拉把到嘴的话咽了下去。她本想说的是“白痴”，现在连忙改口为“迷茫”。

“没错，我也觉得自己变了。”

“所以，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收到你的信了。为什么你突然对阿伯莱恩夫人这么感兴趣？”事实上，自打那次灾难性的面试计划流产之后，阿伯莱恩夫人就成了泽艾拉的心病，成了一个她最不愿意提及的话题。一提起这个名字，就让她想到了自己犯下的错误、马克西姆伯父的不悦以及他为了劝说这位颜匠放弃追究此事所付出的沉重代价。

内佛菲尔开始语无伦次、喋喋不休地解释着，泽艾拉没有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听着。她说她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自己和阿伯莱恩夫人之间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联系；她说有一张神秘的面孔在用力地拽着她的内心；她说她一度认为颜匠可能认出她来了；她说马克西姆·柴尔德辛家的酒让她看到了异象；她还说她从德·梅娜姐妹那里得到了很多有用的线索。内佛菲尔连珠炮似的解释，好比一连串感叹号，早就让泽艾拉忘记了听她说话有多累了。

“你一个人到殿里的走道上去了？内佛菲尔，你知不知道那有多么危险？”泽艾拉一方面因为内佛菲尔的鲁莽感到害怕，另一方面又感到愤愤不平。像内佛菲尔这样笨手笨脚的呆鹅怎么可能一个人在宫里晃来

晃去而毫发无损？可不知为什么，这名年轻的女孩竟然能像动物一样在宫里上蹿下跳，安然无恙。要是换了别人，早死好几百遍了。

从好的方面来看，听上去似乎不少朝臣千方百计想和内佛菲尔套近乎，但往往弄巧成拙，并未遂愿。这反倒让内佛菲尔警觉起来，更愿意向柴尔德辛一家敞开心扉。

“可是，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摸清阿伯莱恩夫人的底细！”内佛菲尔坚持说道，“我觉得，我和她可能有……某种关系，某种非常亲近的关系。”有一个词来到嘴边，但内佛菲尔显然没法说出口来，然而，它却写在了两人之间的空气里。

“噢，天啊！”看着内佛菲尔充满希望的可怜巴巴的眼神，泽艾拉不由得叹了口气，“内佛菲尔，这一切你还没有完全想好吧？当然，当你在奶酪隧道门口看到那张脸时，你一定觉得你和她之间有着某种联系。你有那种感觉也相当正常。‘悲情系列’中有一组母爱的表情，阿伯莱恩夫人在和‘礼宾小姐’接触时，脸上总是挂着那样的表情，因为那样会赢得女孩的芳心，让她们对她产生依恋。她也想赢得你的好感，所以，脸上自然也就挂着那样的表情了。

“此外，内佛菲尔，你看到的只不过是她脸上的表情而已，根本不是她本人。况且，7年前，‘悲情系列’大行其道，很多人的脸上都挂着那样的表情。嗯，也许，你小的时候，的确有人对你很好，而且，那个人脸上就是挂着那种表情，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个人就是阿伯莱恩夫人。”

内佛菲尔的脸沉了下去，但并没有就此服输。她皱了皱眉头，嘴唇倔强地向前噘着。泽艾拉意识到，内佛菲尔内心深处原先那个深信不疑的固执的小锅正在咕嘟咕嘟地开着，而且，透过它，她一度看到了小小的愠怒，就像裂开的钻石，这令她感到十分吃惊。

“有联系。”内佛菲尔说道，仿佛是在自卫一般，“我和阿伯莱恩夫人之间一定有着某种联系，这一点，我十分清楚。而且，我还知道，这在别人看来非常不可思议。就在我看到她的那一瞬间，我内心深处起了

波澜。一切都开始蠕动，仿佛要从我体内冲了出来。这些年来，它们似乎一直在等着这一刻的到来，就像一台机器，等着有人前去扳动第一个手柄。这第一个手柄就是我看到了她，我认出了她，泽艾拉。我必须继续下去，直到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此时，这位红发女孩似乎更加清醒了。先前时不时从她体内迸发出来的紧张的能量，那种烦躁不安的情绪，似乎不见了，她的精神开始集中起来。如果说真的有什么变化，那就是，她变得不那么温顺了，不那么容易受人摆布了。

泽艾拉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呼了出来：“好吧，我来帮你一把。”内佛菲尔本想着与她好好辩论一番，此时她有点惊讶。泽艾拉则轻轻地耸了耸肩，显得十分优雅。“嗯，我最好……你最好别一个人在殿里跑来跑去。”说着，她笑了笑，脸上换上了57号表情——柳树迎风鞠躬。

内佛菲尔的脸上再次出现了她的招牌微笑，她在泽艾拉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使劲抱住了她，泽艾拉只好求她放开自己。

“不管怎么说，我还真打听了多尔多拉这个地方，毕竟你对它兴趣很大嘛！”泽艾拉喘了口气后，继续说道，“很明显，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个地方依旧给圈了起来，与外界隔绝。在流行病暴发之前，那里是个贫民窟，又黑又暗，又脏又乱。而且，更糟糕的是，7年前，他们一直在那一带挖掘隧道，这就是后来的海蓬子区和章鱼区。挖掘开采的声音震耳欲聋，所以，但凡有身份的人都不愿意住在那里。”

内佛菲尔挠了挠太阳穴。

“我记不清了。你觉得我能记得住吗？”

“我的意思是说，”泽艾拉耐心说道，“那里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而邻居们什么都听不到。”

“阿伯莱恩夫人呢？你了解她吗？你说，你们家族和她处得不好，这是为什么？”

“我也不是很清楚。我记得，几年前，她和马克西姆伯父因为某件事发生了争执。她和我们家族的恩怨以及那个旅行箱的事情使我很难接近她而不受怀疑。不过没关系，我还有个好主意。”

“还记得波尔卡丝吗？她通过了面试，目前就在阿伯莱恩夫人手下工作。我想，阿伯莱恩夫人根本没发现她是我的好朋友，否则不会要她的。当然，自打通过面试之后，波尔卡丝就像躲避瘟疫一般躲着我，生怕阿伯莱恩夫人把我们俩联系起来。不过，我想，我有办法说服她帮助我们。”

“那我呢？”内佛菲尔问道，“我能做点什么？”

泽艾拉抓起她的双手，直视着她的眼睛。

“你呀，注意安全。”泽艾拉用大姐般的声音果断地说道，“哎，内佛菲尔，你天生不是干卧底的料子。你不会撒谎，亲爱的，我会。把阿伯莱恩夫人和多尔多拉交给我好了。你就待在这里，不要抛头露面。”

“我……我也不知道这样行不行。”内佛菲尔犹犹豫豫地说道，“即便在这里，泽艾拉，我也觉得好像有人在监视我一样。”

“内佛菲尔，的确有人在监视你。一直都是这样，每个人都在监视你，你没发现吗？你是这里最新的一大景观！”

“可是，有一张字条告诉我……”

泽艾拉发现，内佛菲尔有话想告诉她，可是还在犹豫。可以相信泽艾拉。这句话清清楚楚地写在她的脸上。可是，也许不该告诉任何人，不说总没有坏处吧？！从她的面部表情来看，内佛菲尔似乎又是在保护什么人。所以，此时没有必要逼她说出真相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总会开口的。

“等等！”显然，一种新的想法让她整个人陷入瘫痪状态，“如果真有个杀手，他不想让别人了解我的过去……那么，你去调查此事会不会有什么危险？”

“放心吧。我可是柴尔德辛家族的一员啊！我擅长掩盖自己的行踪，即便出了什么差错，我也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不会留下痕迹？”

“要是没有人能记住出了什么差错，就说明这个差错根本就不存在。所以，无论我走到哪里，都会随身带着这个。”说着，她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出一个盖着盖子的小药瓶，“如果我做了什么后悔的事，或者说了什么后悔的话，如果当时有人在场，我会偷偷地把这个放入他们的饮料里，最近一个小时内发生的任何事情就会从他们的记忆中抹去。我试过几十次了，而且屡试不爽。”

年轻一点的女孩看上去并没有完全打消疑虑。“不管怎么说，你要倍加小心，听清楚了吗？”她坚决地说道。

“当然！等我得到了更多的线索，我会很快回来的。”

内佛菲尔瞪大眼睛，惊讶地目送着泽艾拉。泽艾拉离开食物品尝师的住所，急急忙忙朝宫殿的出口走去。内佛菲尔是否记得，刺客暗杀的目标是她自己，而不是泽艾拉？内佛菲尔就是一只不断犯错的小狗，全然不知身边的危险，全然不知她每走一步都可能酿成大错。

不，没有人称内佛菲尔为“夫人”，她的身份依旧是“小姐”，一路上依旧是误解不断，错误不断，险象环生，惊心动魄。泽艾拉心里涌现出一股莫名的嫉妒，她千方百计忍了下去，像柴尔德辛家族的成员一样，努力把精力集中起来。

迄今为止，一切顺利。内佛菲尔最相信我了，宫廷里哪一派也没有完全赢得她的信任。我现在是在玩一场游戏，对手个个都很厉害，一旦暴露，他们就会设法对付我。不过，目前我还是占着上风的。

我可以做到，什么都可以做到，我是波莫洛学院最好的演员。

*

凯弗纳市内，所有的钟表都在嘀嗒嘀嗒地走着，赚足了人们的目

光。如果飞天大盗真的要接受摄政王的挑战，那么，他必须在三小时内完成任务。像这样激动人心的事情，整个宫廷里近几十年来还没遇到过呢！

私下里，人们纷纷下注，有赌飞天大盗会成功的，有赌他失败的。跑腿的小伙计们忙得不亦乐乎，一会儿跑到珍奇馆，一会儿又从珍奇馆跑回来，频频报告着盗窃一事是否真的发生了。厌倦了一百年来无聊透顶的宫廷生活的达官贵人决定守夜，他们纷纷出现在周边的庭院中，坐在轿子里野餐。猴子则忙前忙后，端着银色的盘子，盘子里盛着水晶般的果子。

摄政王并没有参与其中。他充分意识到，那样做等于公开给刺客创造了机会。毕竟，自己的卫兵此时都忙着捉拿那个臭名昭著但诡计多端的飞天大盗。此外，他的出现无疑长了他的士气，使其更加沾沾自喜，目中无人。

食物品尝师们对于上上下下的骚动却无动于衷，这是因为长长的烟斗里冒出来的烟雾早已让她们变得十分平静。然而，内佛菲尔则睁着眼睛躺在床上，内心十分痛苦。她的捕蝇草依旧性情乖戾地抓咬着一勺幼虫，那是内佛菲尔从走廊里新装满的桶里弄来的。过了一会儿，它安静了下来，可内佛菲尔的思绪却久久无法平静。

内佛菲尔知道，此时她最需要的就是睡眠。头一天晚上，她没有睡好。天亮以后，她又要去伺候变化无常的摄政王，而且，一去就要8个多小时。等待她的会是谁呢？是希望她出错的刁钻偏狭的右眼，还是难以预测的沉默疯狂的左眼？无论是哪只眼睛，她都要倍加小心。与此同时，她还需要高度警惕，防止遭到刺客的暗算。

她躺在床上，双目紧闭，仿佛睡眠是一个腼腆的生物，只有在她装死的情况下才会斗胆出来。可是，每一次，当它就要走近时，她的思绪不知怎么就会从内心深处跳出来，把它吓跑。

现在，她的思绪又回到了飞天大盗身上。离摄政王发出的最后挑战

只剩下两个小时了。计划会成功吗？如果失败了，她会怎么样？毕竟，她也是这个计划的参与者。

她太累了，累得想哭。最终，她坐了起来，两眼直勾勾地盯着下面平平的无情的垫子。这个东西怎么能用来睡觉呢？很软，同时又很硬。这时，不知有什么东西挠着她的额头，吓了她一大跳。她抬起头来，没发现什么可怕的东西，只看见天棚上垂下来的流苏，那棉布天棚像一个小小的天花板悬在床的上方。

一个念头从她的脑海里一闪而过，一切都会好的。毕竟，她可以睡个觉了。

*

离午夜还有40分钟。

在一个离食物品尝师住所不远的鹅卵石广场上，时间在一口若有所思又不屑一顾的大钟上一分一秒地走着。钟的下面有一个人畏缩在那里，一般人根本看不见他。此人个头很高，中等年纪，可能是由于手里拎着厚重的皮包的缘故，他像上了岁数的老人一样有点驼背。擤鼻涕时，臃肿的颌骨一动一动的。他用92号表情——屠夫面前的羔羊——斜睨着这个世界，那是一种痛苦祈求的表情。每当有人从广场经过时，他都会用发抖的声音呼唤着他们，并摇摇晃晃地朝他们走去。

“尊敬的夫人，能否劳驾帮个忙？……先生，也许你能帮我个忙？我有个请求，麻烦你带给摄政王大人……”夫人的扇子砰的一声打开了，像子弹出了枪膛一样，举起来，把陌生人挡在视野之外。先生们无一例外从表情库里搜索着合适的表情，脚步坚定地从他旁边走过，留下他一个人在后面磕头如捣蒜。显然，他是又一名可怜的失宠的朝臣，绝望之中希望借助朋友的力量帮他重返宫廷。可是，没有人愿意搭理这样的人，生怕沾上霉运。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的确令人惋惜。如果有人拿出一点时间好好看看他，就不难发现，他身上有不少非同寻常的东西。首先，尽管他常常

把皮包递给在他看来有望帮上忙的人，可是，他从未打开过。其次，他每隔几分钟都会回头看一眼大钟。另外，他摇摇晃晃向前挪动时，没有在呈镶嵌图案的地面上留下任何声音。

现在，人流慢慢消失了。毕竟，离午夜只有30分钟的时间了。珍奇馆外面，人头攒动。而这里，除了那个求人帮忙的人和几个卫兵以外，几乎空无一人。这里，除了大钟的嘀嗒声，珍奇馆方向传来的人语声，凯弗纳市内常能听到的嘈杂声，远处锣鼓低低的回声，水管里轻轻的流水声以及从山头吹过、像笛声一样看不见的飒飒的风声以外，几乎没有任何声音。

突然，广场一角的灯光摇动着，暗了下去，接着，亮了一下，又迅速暗了下来。一种像翻动纸张一样的声音传来，很快那声音变清晰了，原来它来自角落里捕蝇草的嘴里。捕蝇草张着嘴巴，仿佛受到了惊吓。它上面像是被覆盖了一层细细的白雪，雪状的东西随着捕蝇草的痉挛落了下来。捕蝇草的嘴里吐出了黑漆漆热乎乎的东西。

一名卫兵拔出剑来，小心翼翼地朝着了魔的捕蝇草走去，大着胆子用剑刃戳它。突然，捕蝇草把嘴闭上了，像有人砰的一声把毡门关上一样，它噗的一声爆炸了，整个角落随之陷入黑暗。卫兵向后退，一边咳嗽，一边眨着眼睛，脸上、衣服上落满了一层细细的白色粉末。更多面粉一样的东西洒落在周边的墙上，像雨一样，轻轻地落在呈镶嵌图案的地面上、装饰物上、别的捕蝇草上以及附近的任何东西上，同时，发出一阵嗞嗞的声音。

卫兵们个个训练有素，迅速用手绢捂住鼻子和嘴巴，以免吸入有毒物质。

“这是……”

突然，广场空荡荡的一边传来了一丝微弱的声音，依旧是翻动纸张的声音，但是这一次声音更大，更持久。爆炸的尘埃落到了另外三棵捕蝇草上，它们张开的嘴巴开始颤抖，而且，随着雪状白色粉末的飘入，

它们粉色的口腔开始变得暗淡。

噗！噗噗！三棵捕蝇草一个接一个爆炸了，黑暗大口大口地吞噬着大半个广场。现在，只有半个广场还亮着灯光，飘浮的粉尘让光线变得雾蒙蒙的。粉尘慢慢落在张大嘴巴的卫兵身上，落在其他的捕蝇草上面。

“把灯罩上！”一名头脑灵活的卫兵扑上前去，试图用自己的披风盖住最近一棵捕蝇草，以免粉尘落到上面，不过，为时已晚。尽管其他卫兵也如法炮制，别的捕蝇草已经开始浑身颤抖，口吐白沫了。

噗！噗！噗噗！黑暗吞噬了整个广场。噗！噗！噗噗！通往食物品尝师住所的走廊也消失在黑暗里。沿途的捕蝇草一个一个张开了嘴巴。

最后一道光线熄灭时，一名卫兵站到了驼背的朝臣旁边。在光线完全熄灭之前，他看到那个朝臣直起身来，不再是原先卑躬屈膝的样子了。他不再斜着眼看人了，他眼球的虹膜黑黑的，毫无光彩。由于四周一片漆黑，卫兵只能看清这么多了。他并没有喊叫，以提醒自己的同伴，因为根本就来不及。唯一的警示就是自己死气沉沉的身体重重地摔在地上发出的沉闷的声音。

卫兵们设法自卫，可是，他们的对手却与众不同。对方能看得见他们，他们却看不见对方。他们想逃走，可是，他们的对手跑得更快，而且没有什么声音。

“我们遭到袭击了！”他们在倒下的一刻，试图高声喊叫，“请求增援！需要捕蝇草……”

他们的叫声太急促，太低沉，远处的人都没有听到。“捕蝇”二字在空荡荡的天青石厅里幽怨地回荡着，一层轻轻的粉尘薄雾在通往食物品尝师住所的门底下渗出，翻腾着。

食物品尝师住所的主走廊上空无一人，墙上挂着的捕蝇草嘴巴开始颤抖，吐着白沫。一会儿飘下来白色的雪花，好像头皮屑似的；一会儿捕蝇草嘴里的光线变得灰黄暗淡；一会儿又出现一串串爆炸声，空气中

弥漫着毁灭的芽孢。

爆炸声很小，完全没有惊动吸烟室内吞云吐雾的老烟枪，也没有惊醒屋内正在酣睡的人们。然而，游戏室里倒是有几个棋友或牌友抬起头来，满脸疑惑地看着门口，觉察到空气中的苦味。其中一人站起身来，把门打开，十分不解地看着前方黑洞洞的空地。

只有当屋子里的“灯”开始疯狂地晃动，吐着白沫，并最终熄灭时，食物品尝师们才意识到危险将至。可是，就像在其他场合一样，这样的觉醒来得太晚了。

黑暗！黑暗吞噬了一切！这是凯弗纳市内最大的恐惧之一。身处黑暗之中意味着没有捕蝇草；没有捕蝇草意味着早晚要在污浊的空气中窒息而死。惊慌中，食物品尝师们早已忘记了屋子里的新鲜空气完全够她们呼吸几个小时。她们似乎已经开始感到胸闷，感到喉咙发紧。她们只想着快快逃出去，穿过宫殿，找到光源。

她们早已忘记了屋子里的同事和吸烟室里的战友。她们跌跌撞撞，推推搡搡，争先恐后地跑到通往宫殿各处的门口，把保护她们安全的门闩扔到一边。她们像潮水般涌入庭院，抽噎着，喊叫着，殿里几个伺候她们的仆人也顺着她们的声音踉踉跄跄地跟在后面。谁也没有注意到迎面有人从她们身旁溜了过去，进入了食物品尝师的住所。

吸烟室里的人被外面嘈杂的声音惊醒了。他们来到门口，没想到外面一片漆黑，冷风飕飕，让人一下子就清醒了。然而，水烟袋里冒出的香味让他们重新陷入沉醉的状态。那烟雾告诉他们，没什么大不了的。不需要灯光，不需要呼吸，有我就好。他们重新靠在长沙发椅上，一副懒洋洋的样子，让香雾像金色的床罩一样再一次把他们笼罩起来。

与此同时，无人注意的陌生人在空荡荡的走廊中间站住了。在他子夜般漆黑的眼睛里，根本没有黑暗的概念。像墙壁、地板这样没有生命的东西是朦胧的，无色的，但是，是看得见的，生命是发光的。在他那经香料洗礼的眼里，他自己的身体是一个发光的人形幽灵。即便是现

在，整个地方也都是用刚刚死去的捕蝇草的粉尘镶上了淡淡的金边，而且，随着生命的流逝，粉尘般的光线也渐渐暗淡下去。

刺客脸上露出了笑容。他知道，他要感谢那位神秘的窃贼，正是因为他，这里的卫兵才少之又少，这种情况真是难得一见。此时此刻，宫廷里的卫兵大都集中在珍奇馆周边，准备收网。

他把皮包放在走廊中间，打开了。对他来说，皮包里的东西是活蹦乱跳的。它们在微光下，扭动着身体。只见无数道光从皮包里歪歪扭扭地夺路而逃，滑到了地板上。它们嘴里冒着白沫，凭着盲人的直觉，借着强大的嗅觉，从走廊上疾驰而过。

在这儿！它们一路跟踪着气味，终于发现了一只脚印，于是，奔走相告，身体与地面刮擦着，发出了冰冷的声音，就像鹅卵石与鹅卵石之间的相互撞击。它们在看不大清的脚印里扭动着，翻滚着，整个轮廓渐渐清晰了。前方，几道寒光流动着，又发现了一只脚印。又一只，又一只。现在，它们在门座底部沸腾着。

原来，这就是猎物的藏身之处。那人弯下腰来，用戴着手套的手把扭动的寒光捧起来，从锁眼里塞了进去。

*

门里面，寒光砰的一声掉到了地板上。它们吓了一跳，迅速把身体缩成一团，不过，很快又恢复了镇静，开始用信子品尝着空气的味道。

黑暗并没有让寒光退缩，因为它们一直生活在黑暗之中。它们的世界里充满了五颜六色的气味，肚皮感受到的声响和地面的震颤，以及彼此之间鳞片的摩擦。几个小时以前，它们的嘴里咬着几缕毛发，闻上去有一股年轻、鲜活的味道。现在，它们的脑子里除了那种味道，什么也没有。味道在它们的大脑里燃烧着，像赤褐色的黄金，告诉它们离目标越来越近了。然而，它们并没有激动，有的只是冰冷的、盲目的饥饿感。

它们静悄悄地在地毯上移动着，发现了几处皱巴巴的凹痕，显然是

有人刚刚经过留下的。它们沿着踪迹往屋子里面一点一点挪动着。跑在前面的，鼻子碰到了什么又软又滑的东西，味道好像是赤褐色的黄金。那是一只给人遗弃的缎面鞋。它们小巧的身体马上钻进了带子中间，沉醉在鞋子的味道之中。扁扁的嘴巴搜寻着，撕咬着，柔软的身体缩成一团。一眨眼的工夫，缎面鞋只剩下了鞋底，到处是丝绸碎片，毒液渗入纤细的纤维里，发出嗞嗞的响声。

寒光又开始散开。其中一道寒光发现了一张雕床的木腿，接着传来三次急促的咔嗒声。它的同伴听到了动静，连忙赶过来，缠着床腿，在凸凹不平的精美雕刻之上滑过来滑过去。

它们滑过枕头时，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枕头中间有一道浅浅的“沟谷”，里面偶尔能看到细细的毛发。它们在里面仔细探索着。它们从枕头边上滑下来，发现了毯子卷起的边儿，于是，便动作麻利地溜到了下面，寻找动物的温度。

可是，除了冰冷的床单和粗糙的毯子之外，一无所获。猎物的痕迹无处不在，但就是不见猎物的踪影。她究竟在哪儿呢？

*

在它们头顶上，在床上方的织锦天棚上面，内佛菲尔缩在那里，屏住呼吸。睡在天棚上面纯属内佛菲尔一时心血来潮，因为她想起了自己朝思暮想的吊床。于是，她踩着床柱精美的雕刻，爬了上去。是啊，睡眠早就在上面等着她呢！她刚一躺下，眼皮就耷拉下来，整个大脑进入了甜甜的梦境。

要不是因为奶酪制造商敏锐的嗅觉，她可能会在那里一直睡下去。当粉尘从门缝里飘了进来，当捕蝇草张开了嘴巴，她在梦里抽搐了一下，醒来了。她醒来了，不是因为声音，而是因为气味。她躺在那里，两眼盯着黑洞洞的前方，两耳听着尖叫声渐渐减弱，她听到有什么东西从锁眼里爬了进来，发出刺耳的声音。有什么东西进来了，像冰凉的石头的味道。屋子里太黑了，她只能凭借听觉判断它们的位置。

咔嗒！咔嗒！咔嗒！它们就在她的下面，在她的床上。

她也知道，它们究竟是什么东西了。只有盲蛇才会发出那样的声音，而且，它们只有在集体出动追踪猎物时才会发出那样的声音。她仔细听着，听到声音在慢慢接近她。她一动不动，生怕把床弄响。它们的耳朵比她的更加好使，它们的嗅觉比她的还要敏锐。当然，它们什么也看不见。不过，此时此刻，就这一点而言，她和它们没有任何区别。

她正听着，突然意识到身下的织锦天棚因为不堪她的重量开始伸展。

离她双脚不远处，传来了尖厉短促的声音。没错，那是纤维断裂的声音。突然，一切陷入沉寂。可是，转眼间，声音四起，彼此呼应，越来越近。它们听到了，它们知道了，它们正扭动着身体沿着床柱往上爬，它们要逮住她。

内佛菲尔费力坐了起来，床架在身下发出吱扭吱扭的声音。一阵急促的扑哧扑哧声后，一条缝合线裂开了，身下的天棚突然倾斜，让内佛菲尔失去了平衡。慌乱中，她连忙坐直，两腿跨在床架的边缘。正准备跳下去，突然感到像鱼一样冷冰冰的东西从手背上面滑过。

她惊叫一声，猛地把那个看不见的东西甩了出去，也不知道甩到了哪里。接着，她纵身一跳，跌入了等候多时的黑暗之中。

她看不清地板，只听砰的一声，落到了地上，膝盖顶到了脸上。屁股摔肿了，脚踝扭伤了，可是，她没有时间管这些。盲蛇应该听到了她跌下来的声音，说不定这会儿正在顺着床柱往下爬，或者像死亡暴雨一样直接从天棚泼到地毯上。

内佛菲尔站了起来，脚踝还疼着，她一瘸一拐地朝着记忆中桌子的方向使劲挪动着。她的屁股碰到了桌子角上，疼得难受。绝望之中，她的手在桌子上面划拉着，摸到了一把钥匙。接着，她用手在墙上摸索着，来到门旁，小心翼翼地生怕踩着脚下又扭又咬的东西。

她摸到了锁头，稀里糊涂地把钥匙塞了进去，转动了一下。就在这

时，身后不远处传来了咔嗒一声。内佛菲尔猛地用力把门甩开，身子一跃，蹿了出去。然而，还没来得及把门摔上，受伤的脚踝就让她栽了个大跟头。

她砰的一声摔到了地板上。正因如此，一直在暗中等待她的事情转眼间发生了，只是发生的地方离她头顶还有一段距离。

她听到了一种轻轻的像丝绸滑过的声音。有什么东西在她头顶挥舞着，接着，是金属劈入木头的重重的回声。她的肚子一阵刺痛，仿佛那里就是那把看不见的刀刃的终极目标。在她前方不远处，有人在喘粗气。

内佛菲尔拿出吃奶的力气，往后一滚，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接着，她转过身去，带着伤腿，顺着走廊往前冲去，能跑多快就跑多快。

*

刺客没想到她能活着来到门前。他听到了她的惊呼声，以为盲蛇已经大功告成了。他已经沿着走廊走了一半了，突然听到钥匙在锁眼里转动的声音，这让他猝不及防。另外，由于误判，他的剑现在还留在墙上的镶板里。

他使劲一拽，剑出来了。他纵身一跃，去追赶逃命中的女孩。女孩赤着脚，一点动静没有。在他的前面，女孩孱弱发亮的身体像蛾子一样，在墙壁间左冲右撞，眼看就要追上了。就在她要经过废物溜槽时，被仰卧的卫兵尸体绊了一下，她呀的一声，四仰八叉摔在了地上。

关键时候到了。他向前一跃，把剑高高地举在空中。是的，如果不是另一个发光的身影在关键时刻从黑暗的废物溜槽口里冷不丁地冲了出来，那一刻就是致命的一刻。

那个身影比刺客矮一点，可是很结实，身手非常敏捷。他用前臂挡住劈下来的利剑。令刺客感到惊讶的是，他听到的不是痛苦的叫声，而是金属的碰撞声。说时迟那时快，那个奇怪的身影以千钧之力猛地一拳不偏不倚捣在刺客的脸上。刺客意识到，这个身影在黑暗里也是能够看

得清的。

这一拳打得他后退了几步。接着，他看到那个敦实的身影举起胳膊，向他袭来。他的手里似乎有个很大的东西朝外突出着。刺客本能地举起利剑，迎了上去。

就在他向前冲刺的当口，他似乎看到自己的身体和新来的敌人的身体变得越来越亮，仿佛在那致命的一刻，他们都活得非常灿烂。在他的利剑接触到目标之前，一颗超新星在他的胸膛爆炸了。突然，他发现自己再也无法向前进击了。他砰的一声重重地摔在了地板上，接着，整个世界和那些无光的光源，像即将关闭的捕蝇草一样，一一熄灭了，留给他的是无尽的黑暗。

与此同时，那个身影根本不理睬倒下的对手。他张开宽大的金属臂膀，搂着正在挣扎着站起来的受伤的女孩，拽着她，向后进入漆黑的废物溜槽里。

废物溜槽里传来一声尖叫，那声音逐渐往下，越来越远。里面刚刚打开的门又慢慢地合上了。此时，整个凯弗纳市时钟的齿轮都咔嗒一声，敲响了午夜的钟声。

第17章

一阵疯狂

内佛菲尔醒来后，发现自己整个身体都在颤抖。她躺在又扁又硬的东西上面，不知为什么，浑身湿透了，头发沾在脸上，睡衣领子上全是冰冷的汗水。

此时，她遭到绑架的经历就像士兵走出迷雾一般回到她的记忆中来。盲蛇、黑暗中的追杀、周边乱七八糟的声音、被人拦腰抱住、从令人窒息的烟灰般的黑暗中坠落……她小心翼翼地将眼睛睁开一条细缝，透过一缕缕湿漉漉的头发往外窥视着。

她似乎躺在一张很大的桌子上，桌子靠着偌大的洞穴的墙壁。天花板很低，上面缀满了钩子，钩子上面密密麻麻地悬挂着一大堆工具、瓶子、篮子和盒子，挡住了她的视线。一个钩子上挂着一件铠甲，铠甲是用很小的菱形鳞片制成的。再往前，她只能看到一个破损的吊床的轮廓，吊床是用厚厚的羊毛和麻袋布制成的。不远处的另一张桌子上，摆着看上去像是炼金术士用的设备，有各种各样的圆肚玻璃瓶，里面装着金粉和红粉。

屋子的另一端传来轻轻的吱吱声。她的牙齿开始打战，可是，她的好奇心比什么都强烈。她悄悄地从桌子上下来，朝声音的方向慢慢爬去，尽量避开挂着的瓶子和盒子，同时，避免受伤的脚踝承受过多的重量。

前方，地面上有一盏灯。有人站在旁边，上半身躲在粮袋和炒锅的

架子后面。她看到两只戴着手套的手从铠甲上松开，把铠甲撬开，铠甲掉到了地上。令人惊讶的是，里面现出了土褐色的日常工装。这时，一个又大又圆的东西降到了地面上，声音听上去像铜锣。那个东西往前滚了一下，透过带着水滴的潜水镜往上盯着她。

通过以往的描述，她一下子认出来了，那是飞天大盗的头盔。

他的手上这时已经没有了手套。他急匆匆地在口袋里掏着什么。那是一封信，用紫色的蜡封的，上面有一个奇怪但精致的图案。那个人蹲了下去，把信凑到灯下。内佛菲尔第一次看清了飞天大盗的面貌。

她原本以为，自己要遇到一个无头的人。即便看到的是灼热的目光、嘲讽式的鼻子和魔兽般的疯狂，也不会有半点惊讶。事实上，她早就做好了任何准备。在她的脑海里，此人定非凡人！

微弱的灯光照在他的脸上。他的下巴很宽，胡子刮得很干净。额头很高，看上去，整个眼睛、鼻子和嘴巴都挤在了脸的下半部分。眼睛不大，钝头鼻子，很短，褐色的头发，剃了个小平头。那是一张极其普通的脸。此外，他的个头也不高，扔到人堆里根本找不着。

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的嘴唇平平的，该凸的地方不凸，该凹的地方不凹，就是一条直线，既不冷酷，也不无情，像波澜不惊的水一样十分平静。

唯一突出的地方是他的眼睛，虹膜是黑色的，没有光泽。内佛菲尔看见他眯着眼睛看着手里的信，十分焦躁，不断地用掌根搓着自己的眼睛。

死一般黑色的虹膜说明他一直在服用“助夜明”，帮助他在黑暗中看清东西。内佛菲尔从未用过，但对此有所耳闻。据说，那种药最常见的副作用是“雪斑”，即让你的眼睛变成白内障，视力减退一半。服完药一小时内，整个世界变得斑驳陆离。如果她没猜错的话，飞天大盗之所以眯起了眼睛，是因为他的眼睛开始出现雪斑。这一点或许对她有利。

她悄悄地往前靠近，小心翼翼地待在灯光照不到的地方。她看到他

拿出一副有色眼镜，镜片是三角形的。他试图通过镜片去看信，可是，他瞬间发出了咝咝的不满声。他把信扔在地板上，一只手举得高高的，免得头顶碰到悬挂的工具。内佛菲尔猫着腰，偷偷地看着，看到他在远处的一个包里翻找着，掏出了几副样子奇怪的护目镜。

内佛菲尔本想再等等，等到窃贼的身影离她更远一点再行动。可是，一看到躺在地上的信，她就按捺不住了。她屏住呼吸，悄悄地往前移动着，迅速从地上把信捡起来，然后，一瘸一拐偷偷地折回到黑影里。

不一会儿，她听到了哗啦一声。接着是匆匆的笨拙的脚步声和工具刺耳的撞击声，仿佛有人快速从它们中间穿过似的。

内佛菲尔连忙爬到吊床上去，一声不吭地待在上面。飞天大盗从她旁边经过，朝着桌子的方向走去。不一会儿，她听到了他的声音，这可是破天荒头一遭啊！

“你在哪儿？”他喊道。那喊声很奇怪，不带任何感情色彩。他的声音有点粗哑，仿佛好久不用长毛了似的。“我知道，我的信在你手里。”

她必须耐心等待。只要等下去，他的视力就会变得更加模糊，那样，她就有机会逃走了。

她躺着的地方光线很暗，她费了好大力气才看清了信封上的文字：

顺利完成M331行动之后才能打开。

她悄悄把信封打开，凝视着信的内容，直到眼睛有点酸疼。

马上把4ZZ号混合物喝下，把第17670天至第17691天的记忆抹掉。然后，喝下8HH混合物，把第35839天的记忆恢复过来。仔细观察那个东西，连续观察两天。待所有信息搜集完毕，把东西放回原处。下一封信3天后到达。

在屋子的另一端，她依旧可以听到窃贼正四处找她。然而，就在她聚精会神地听着的时候，她发现，他开始变得无精打采，行动迟缓。也许，他正打算放弃；也许，雪斑开始在他眼球上堆积；也许，这是她逃走的绝佳机会。

她轻轻地从吊床上爬下来，沿着墙根慢慢走着，寻找着出口。很快，她看到了两扇门。门的后面传来巨响，那声音很长很长，但毫无生气。一根很粗的电线紧绷着，从门缝里伸了进来，斜着朝下，系在地板的铁环上。地板周边遍地是小水坑，长满了苔藓。

此时不跑，更待何时？她拉开门，响声变得震耳欲聋，薄薄的细雾落到内佛菲尔的皮肤上，形成一层白霜。她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她的面前出现了厚厚的一堵水墙。那是一挂瀑布，随时可以把她吞噬，就像河马碾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想从这里逃走，比登天还难。

她把门关上，转过身来，突然发现飞天大盗已经从悬挂的器物后面出来，站在她的身后。也许，在她开门时，他听到了瀑布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大。

“把我的信还给我！”他的声音和他的唇线一样，平静似水。平静的水既不残忍，也不友好，它才不关心你的生死沉浮呢！

“这是命令，对吧？”内佛菲尔试图恢复自己的理智，她鼓起勇气说道，“有人给你发布命令！派你用盲蛇来咬死我，派你把我抢来，派你绑架我！告诉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否则……否则，我就把信吃掉！”

飞天大盗往前迈了一步，内佛菲尔把信塞到了嘴里。

“退后！”她口齿不清地大声喊道，“我开始嚼了！”一阵沉默。令她十分宽慰的是，飞天大盗往后退了几步。内佛菲尔的心跳到了嗓子眼。慢慢地，她把被口水打湿了的信从嘴里拿了出来。飞天大盗的脸上依旧毫无表情。内佛菲尔突然意识到她的境地有多么危险，一时间，她的世界快要坍塌了。她看到了飞天大盗掩藏在头盔后面的真实的脸，他怎么可能让她活着出去，把秘密说出去呢？

就在这时，信里那个奇怪的字眼一下子回到了她的脑海，而且，开始变得有意义了。

"'把东西放回原处'。对，信里说，'把东西放回原处'。那东西指的是我吧？你在哪儿找到的我，还要把我放回到哪儿。所以，如果你伤害了我，你的主人是不会放过你的。"她躲过飞天大盗伸过来的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逃走了。接了这么个任务，他现在感到非常难受。

"我不想伤害你！"他在她后面大声喊着，"我刚刚还救了你一命！别……别跑了！"

内佛菲尔回过头来，看见飞天大盗站在灯光下面，脸部仍旧像崭新的石板一样毫无表情，一只手十分困惑地挠着脖子后面。内佛菲尔第一次意识到，他可能对于偷来的东西不知所措，尤其是那个东西根本没有待在原地。然而，她依旧高声叫着，四处跑着，嚷嚷着要把他的信吃掉。也许，他根本就不知道如何与人打交道。

"你把盲蛇塞进我的锁眼。"她大声说道，"那也叫救我？"

"那是刺客干的，不是我。他要杀了你，是我把你抢了过来。"

内佛菲尔沉默了一会儿，突然想起来了，在她被拖进废物溜槽之前，她听到了扭打的声音，好像是两个人纠缠在一起。

"你怎么证明？"她尖声说道。

"你好好想想！"他同样高声喊着，"如果我真的要杀死你，你为什么到现在还活着呢？要杀你，机会有的是！"

他说得有道理。内佛菲尔犹豫了一下，对方冷若冰霜的表情的确令她不寒而栗。慢慢的，她的大脑清醒了，知道了背后的原因。那种表情不是为了冷落她，或者吓唬她。那种表情她见得多了，而每一次都能让她想到悄悄扫动的笤帚、低着的脑袋、轻轻的小心的步伐和乞讨的手……

内佛菲尔一度咬了咬嘴唇，不让自己发出惊讶的叫声。眼前这个臭

名昭著的飞天大盗，这个几百首诗歌和绘画的主角，竟然是一名苦力。他的脸上之所以一直挂着同样冰冷的表情，是因为他这个阶层的人只配拥有这样单一的表情。

“你怎么知道刺客是冲着我来的？”她问道，时刻警惕着，怕他靠近。

“两天前，你在宫里散了一次步。”他的眼睛快速搜寻着黑影，想弄清楚她的准确位置，“我在后面跟着你。他也是。我看见他了，但是，他并没有看见我。我开始跟踪他和他的猴子，看看他是否有一个跟踪你的完美计划。还真有。所以……所以，我让他继续实施他的计划。他把灯弄灭了，把卫兵处理了，为我扫清了所有的障碍。”

“他差点要了我的命！”内佛菲尔尖声说道，“你怎么知道，等你赶到了，我还活着？”

飞天大盗轻轻耸了耸肩：“活着，当然好。死了……更好拿了，而且也没有动静。”他说话的声音里透着一丝真情。

内佛菲尔还是不放心：“你为什么把我抢来？谁让你这么干的？”

“把信念给我听听。”飞天大盗不动声色地说道，“我要知道上面说了些什么。小心点，念错一个地方，我都发现得了。如果你如实念给我听，那么，我们可以开诚布公地回答对方的问题。而且，你想知道的，我都会说给你听。如果信里写的和你所说的一样，我没有理由不去照着做。”

内佛菲尔犹豫片刻：“你保证会像信里说的，把我送回去吗？不会伤害我，也不会杀害我？”

“我保证。”

内佛菲尔很不情愿把自己的信任交到一个窃贼手中，可是，她也清楚地认识到，她不可能一直咬着他的信到处乱跑。

“那好吧。”

她一字一句如实把信念了一遍，他认真听着，嘴里轻轻地重复着一组数字。接着，他转过身去，摸索着到了屋子的一角，打开一个保险箱，里面盛满了小药瓶。他用手摸着一排排小瓶子，嘴里轻声念叨着，拿出其中的两个，也许，那就是信里让他马上“喝下”的“混合物”。

他把木塞打开，内佛菲尔看到里面的液体呈烟雾状悄悄地翻动着，这说明，那一定是“神酒”。他把两小瓶液体一一喝下。

她想起了信里奇怪的措辞。喝下一种混合物，抹掉数天内的记忆；喝下另一种，恢复某一天的记忆……因为某种神秘的原因，飞天大盗正有条不紊地删除自己的某些记忆瞬间，同时，又恢复另一些记忆片段。

一时间，飞天大盗凝视着前方，慢慢地眨着眼睛，酒的味道随之慢慢地弥漫整个房间。

“嗯。”他终于开口了，“有意思。”他从墙上滑下来，蹲坐在那里，两眼空空地看着前方，大拇指轻轻弹击着小药瓶。

“你现在必须回答我的问题，你答应过我的。”内佛菲尔斗胆挪到灯光的边上，“你究竟为谁工作？那封信是谁写的？”

“嗯，那封信吗……”内佛菲尔向前看着，她觉得她可以看到窃贼眼里的雪斑，“是我写的。什么时候写的，为什么写的，我记不清了。但是，我知道，信不是凭空写的。是我派自己去把你抢了过来，是我给自己下的命令！”

“什么？”

从小到大，内佛菲尔都觉得自己是屋子里最疯狂的人，这让她感到很愚蠢、很尴尬。可是，现在，当她意识到这一点将成为历史时，并没有使她感觉好到哪儿去。

“你刚才问我，为什么把你抢了过来。在我喝下神酒之前，我一直以为我这样做是为了迎接摄政王的挑战，而事实并非如此。我只是要让自己暂时这么认为，所以我的表现就仿佛它真的是抢你的原因。”

“挑战？”内佛菲尔百思不得其解，“可是……可是，我并不是驼豹啊！”

“你不是。”飞天大盗并没有笑，不过有一瞬间他似乎真的想笑，“可是，毫无疑问，你是摄政王最新获得的最大的宝物。所以，大家都会觉得，那就是我把你抢来的原因。”

“难道不是吗？”

“不是。我刻意让自己忘记了真正的原因。可是，这个酒又帮我恢复了记忆。我把你抢来，是想搞明白，你到底是个什么宝物。”

“我到底是个什么宝物？”不知为什么，每个人谈到她，最终都把她当成了‘物品’。

“是的。”他歪着头仔细打量着她，这不禁让她想起了自己打量一个新的时钟时的表情。内佛菲尔突然感到很害怕，害怕自己会参与其中，去搞清自己到底是个什么“宝物”。“凯弗纳市里出事了，出大事了。很多事情，它们之间似乎没有任何关系，但肯定有着某种联系。我一直跟踪这些奇怪的事情，发现了一些线索。大部分线索最终都……指向了你。有人在玩牌，而你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张牌。有人有意让你走到今天的位置，我想知道背后的原因。”

“轮到我问你了。你在宴会上为什么要把甘德布雷克家的酒打翻？你知道那会打乱我的计划，还是仅仅为了引起摄政王的注意？”

“不，都不是，巧合而已！”内佛菲尔觉得这些问题就像猎犬一样，一直跟在自己的身后。不会这样困扰她一辈子吧？“那不是什么计划，也没有人指使我，我当时想都没想就干了！是的，我做事就是凭冲动。大家平时做事不是也有不动脑子的时候吗？”

“不！”

“可……可我是啊！我没有什么宏大的计划。也没有人跟我说过任何事情，他们都怕我的表情把秘密给暴露了。如果你想知道真相的话，

恐怕你绑错人了。”

“没有。”

“什么意思？”

双方陷入沉默。内佛菲尔看了看飞天大盗，发现他脑袋后仰，倚在墙上，长满雪斑的眼睛闭着。她一度觉得他睡着了。

“你见过蚂蚁冢吗？”他终于开口了，“那简直就是一台由很小的士兵组成的机器。太多蚂蚁在移动，你很难找到目标。可是，当你从蚁冢上拿走一些东西，比如，一块石头，一片叶子，或者一个死了的毛毛虫时，蚂蚁就会四处逃窜。这时，你就能看清哪些蚂蚁被妨碍了，哪些受到了干扰，正充当消防队员忙着救场。

“我就是这样的。这就是一个惯偷所做的事情，通过偷盗预测未来。找出一些重要的东西，弄清你认为是重大计划的关键因素，把它拿走，然后，静观其变。这就是为什么把你抢来本身就很有意义，即便你什么都不知道，也是如此。此时此刻，那些想利用你的人，那些想杀死你的人，他们都想赶在对手前面找到你。人们在慌乱之中总会出错的。”

这想法简直疯狂。可是，对内佛菲尔来说，有一定的道理。至少，她本人就喜欢把事情拆开，看看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看看它们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还是我来问你，”窃贼继续说道，“为什么有人追杀你？”

“我真的不知道。”内佛菲尔有一肚子的疑惑，她很害怕，可是，又说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想，可能与我的过去有关。我5岁的时候，掉进了凝乳桶里，什么记忆也没有留下来。是的，我什么都记不住了。也许，有人不想让我记住那些事情。”不管怎么说，她慢慢勾勒出了她小时候的生活画面，渐渐恢复了一点遥远模糊的记忆，甚至包括自己发疯和受到惊吓时的场面，“无论如何，有人想杀我，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当时，我在特案调查组的吊笼里，笼子突然跌进水里。要不是

卫兵来得及时，我早就给淹死了。”

“你是怎么躲过屋里的盲蛇的？”

“什么？噢，我……我没在床上睡。我在天棚上……我常常失眠……天棚很舒服……”她的声音越来越小，对方盯着她的眼神让她很不自在。“我做事……就是这样的。”她重复道，“我就是这么个人，有点疯疯癫癫的。”当然，有些人比她还要疯狂，她心里想着。令她感到欣慰的是，对方由于雪斑的原因，很难从她的表情中了解她的心思。“轮到我问你了。你做这一切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要躲在瀑布后面？为什么要让自己忘记一些事情？为什么给自己写信……”

“……为什么弄得疯疯癫癫的？”她在心里把话说完了。

“10岁那年，”飞天大盗发话了，“我和一名制图员聊了6分钟。我失去了对家人的记忆，带着一大卷绳子和粉笔离家出走了，来到不知属于谁的隧道里。成天吃的是老鼠，还差点因为渗出性视网膜炎和膝关节炎送了命。我学会了像蝙蝠一样吱吱叫，学会了通过声音来感知隧道的形状。我成天狼吞虎咽地吃着‘耙耙粒颗’，吃得耳朵都有盘子那么大了。”

“那种地方是什么样子的？”内佛菲尔的问题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可是，没办法，她还是说了。

“制图员生活的地方吗？”飞天大盗微笑着说道。那是一种下人的微笑，是“谢谢，小姐，乐意为你效劳”那样谄媚的微笑。不过，她能感到他的微笑之后还有另一种微笑。内佛菲尔突然有了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觉，她觉得他很不善言谈。如果说她从他的言谈中读懂了什么，那是一种孤独的感觉和倾诉的欲望。“好吧，你想听，我就告诉你。不过，首先你要了解一件事情。普通的地图在凯弗纳市不管用。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凯弗纳市地形不平坦，那里的方向也不是很明确，罗盘胡乱转动，最终抖成了碎片。我知道几个地方，不是很多，但它们的确存在。在那些地方，爬梯子，爬了半个小时之后，你会发现，人还在原地。事情与事情之间似乎没有什么联系，内外颠倒，人走着走着就会循

原路折回。

“她对你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你的大脑变形了，你开始理解凯弗纳市了……你开始爱上她了。想象一下，她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隧道是她的秀发，长长的，像蛇一样卷曲着。皮肤像热带青蛙一样——上面的颜色是捕蝇草一样的金黄和天鹅绒一般的暗黑。她的眼睛是洞穴里的环礁湖，深不见底，充满了饥饿。她微笑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的牙齿是钻石和蓝宝石组成的，大大小小几千颗，像细针一样。”

“不过，这听上去倒像是个魔鬼！”

“的确，凯弗纳市很可怕。可是，这就是爱，不仅仅是喜欢。你怕她，可是，你满脑子里只有她。这就是制图员的生活，而且，我一干就是15年啊！”

“终于，有一天，我彻底离开了。你知道，我一直都在隧道里探索。而且，我有了一个很好的想法。”

“什么想法？”内佛菲尔的胃口给吊了起来。

“我也说不清楚。”飞天大盗淡淡地答道，“不过，我敢肯定，等时机成熟了，我会知道的。你看，任何人，只要有一个计划，无论隐藏得多么深，多么好，早晚都会暴露的。那样，你就可以猜测了，就可以知道他的真实目的了。所以，我认为，要避免泄密，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有计划，哪怕其中一部分也不要有。等到真正需要的时候，再制订也来得及。谁也无法预测我的动机，因为连我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谁也不知道我想要什么，因为连我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

“整个事情需要一个完整的计划，这需要很多年的精心策划。所以，我必须很理智。我从疯狂的河水里游了过来，游到了一个新的理智的彼岸。”

又是一阵尴尬的沉默。内佛菲尔咬住嘴唇，想把要出口的话咽下去，可是，一切只是徒劳。

“恕我冒昧，你……你是否想过，即便是现在，你还是疯疯癫癫的？你是否想过，你一直都是疯疯癫癫的？你是否想过，你是凯弗纳市最疯癫的人？”

“想过。”飞天大盗答道，“可是，我并不这么想。”他用长满雪斑的眼睛瞄了内佛菲尔一阵子，“你是否想过，你是一个理智的人？你是否想过，你一直都是一个理智的人？你是否想过，你是凯弗纳市最理智的人？”

“但愿不是。”内佛菲尔低声说道，“如果我是理智的，那么，凯弗纳市就有问题了，就生病了，就可怕了。更可怕的是，还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如果我是理智的，我们就没有必要坐在这里闲扯了，我们就应该赶快离开这里。”

“我想，它不会喜欢那样的。”飞天大盗说道，声音里透着一丝暖意，“它需要我们。毕竟，没有我们，就没有它。它是一座城，不是一个隧道。所以，它会想方设法把我们留下。有时，我甚至怀疑，我们是否真的可以创造出‘真正的美味’，因为这些美味里有它赐予的力量。可以说，这是在收买人心，目的是让我们留下来。当摄政王宣布禁止任何人进入城市或离开城市时，我相信，他成了它的选民，成了它心爱的人。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只是目前我无法验证真伪。城市在发展，这不光是镐头和铁锹的功劳。城市在成长，在扩张，在延伸，目的是为我们创造更多的空间。我认为，这就是地理变得越来越不靠谱的原因。”

飞天大盗在谈到凯弗纳市时，声调都发生了变化。内佛菲尔仿佛觉得沉寂的水域下面隐藏着一个黑魆魆的庞然大物。

“你说话的语气听上去还像是一个制图员。”内佛菲尔低声说道。

“我早就不是他们中的一员了。”飞天大盗说道，语气里掺杂着自豪、决心和失落，“我早就不再画地图了。地图是制图员写给凯弗纳市的情书，是他崇拜它、服侍它的特殊方式。它一直都在我脑海里，可是，我再也不是它的奴隶了。”

“这么说，你还……爱着它？”内佛菲尔十分纠结地问道。

“何止是爱？”她的伙伴轻轻答道。

内佛菲尔突然想到，要想自己不变疯，最好阻止他继续谈论地理这个话题。

“你说过，凯弗纳市正发生着一些大事，而所有迹象最终都指向了我。这是什么意思？”

“现在，有了一些线索。”飞天大盗答道，“只是还没法找出其中的规律。‘幽暗城’里发生了一系列谋杀案，一些下人在毫无迹象的情况下亲手杀死了自己最亲的人，他们杀死了自己的父母、孩子、丈夫或妻子，关键是，他们这么做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

“宫廷里的帮派也在发生着变化。特案调查组得到了‘右眼’的青睐，所以，他们的势力越来越大。不过，有一个联盟正悄然兴起，专门与他们作对。这个联盟很大，但是组织松散，没有明显的领袖人物。

“宫里一名食物品尝师死了，三天后，你出现在宴会上，出现在所有人的眼前，正好填补了她的空缺。

“还有，那些制图员变得坐立不安。平时，他们只为那个尚未发现的秘密通道而苦恼，可是，现在很多人都相信凯弗纳市已经准备好再次扩张，马上就要改变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即将到来。这些都是我一直在跟踪的线索，只是，我不能告诉任何人而已。”

“可是……”内佛菲尔咬紧嘴唇，然而，话还是从她嘴里溜了出来，“可是，这事既然是一个天大的秘密，你为什么全跟我说了呢？”

“这不成问题。”对方答道，“我将把你送回原处。这意味着，只要再来点‘神酒’，我就可以把你最近三小时内的记忆全部抹掉。”

第18章

临时逃脱

“什么？”内佛菲尔害怕极了，而且她内心受到了莫大的伤害。在两个人的一问一答当中，她和那个令人好奇的绑架者之间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感觉，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觉。毕竟，如果说内佛菲尔是外埠人的话，他比内佛菲尔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他是凯弗纳市内唯一一个这样的人。然而，现在他突然提醒她，她根本没有任何权利，她不过是摄政王的一件东西罢了，就连记忆也不是自己的。它们就像是一件借来的物品上的尘埃，是要给抹掉的。

“知道了这么多，我不可能这样把你送回去。你知道得越少越好，知道太多了，就会在脸上显示出来。知道得越少，活的时间越长。”

“可是……我想记住今天的谈话！我想真正理解！我不想当个玩偶！我不想当一件东西！我想知道一切都是怎么回事。反正，我什么也不能吃，什么也不能喝。要是喝了‘神酒’，就会有麻烦了。”

他凝视着她，下人特有的脸上毫无表情，冷冰冰的，眼睛一眨不眨。内佛菲尔不知道他是同情，还是蔑视，不知道他是否听到了她刚才所说的话。他什么也没说，而是回到自己的铠甲旁边，开始有条不紊地把它穿了起来。穿好铠甲后，他拿起头盔，大步走到门口，把门打开，瀑布的吼声迎面而来。

他不顾内佛菲尔的抗议，把腰带上的夹子系在一根电线上，然后他拿出一个手摇曲柄，固定在夹子的前面，使劲摇了几分钟。之后，又摇

了回来，这样，他本人就吊在了自己的腰带上，悬在了电线的下面，看着对面的内佛菲尔。

“你在想着如何逃跑。”他说道，他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并非是在提出一个问题，“别想了。即便瀑布没有把你淹死，你也会在爪柘荔迷路的。对于生人来说，爪柘荔可不是个安全的地方。此外，那些想杀死你的人会首先去那里找你。等我回来，我保证把你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接着，他把头盔扣好，往空中一跳，拉着手摇曲柄上的一个控制杆。说时迟那时快，随着一阵嗖嗖嗖的声音，他沿着电线快速向后，出了房间，来到瀑布边上，水珠落在他的身上，呈雨伞状四溅开来。一眨眼的工夫，他就从内佛菲尔的眼前消失了。

*

内佛菲尔看着偌大的瀑布，心一下子沉了下去。她的手和脸能感受到水的冰凉，瀑布的声音更是经久不息。然而，飞天大盗却从中穿了过去，而且安然无恙。她不清楚他是怎么沿着电线向后滑出去的。既然他可以，也许，她也可以。

“我所需要的是一个和他一样的皮带夹子。另外，他还有另一身铠甲。”

内佛菲尔快速跑到他悬挂第二套铠甲的地方。那个地方，她以前见过。鱼形的鳞片闪着幽光，看上去水汪汪、明晃晃的。可是，等她把铠甲从天花板上取下来时，她感到胳膊实在承受不了铠甲的重量。铠甲上装饰着羽毛，散发着油和蜡的味道。

挂在旁边的是一副配套的带风镜的头盔，有一个管子从头盔嘴巴那个地方连接到一个背包上面。内佛菲尔很好奇，她打开背包，发现一棵形单影只的捕蝇草，它灰头土脸的，了无生气。捕蝇草遇到空气醒了过来，散发着淡淡的光芒。

“你好，小黄人。”内佛菲尔低声说道。捕蝇草感受到了气流，无精

打采地张开了嘴巴。“这就是他在宴会后在水里潜游了那么长时间的原因。他把你放在密封的背包里，对吧？给他提供空气。”

令内佛菲尔感到兴奋的是，她发现这套铠甲上也有一个皮带夹子，前面有个孔儿，可以和手摇曲柄缠在一起，就像窃贼离开前所做的那样。可是，曲柄没了，她再次泄了气。是啊，怎么能奢望窃贼把这么好的逃跑机会留给自己呢？

她满屋子寻找，希望能找到曲柄，但是徒劳无获。也许，他只有一个曲柄，也许有两个，他都随身带着呢！

内佛菲尔找到了一个幼虫，放进了背包中捕蝇草的嘴里。“看来，走捷径是不可能了。”她对着它低声说道。如果说她在当学徒期间学到了什么，那就是，一旦出现特殊情况，即便是在睡眠不足的情况下，她也可以临时拼凑出所需要的东西来。

屋子里有的是工具，大都比内佛菲尔以前用过的要好。皮带夹子焊得很结实，她无法打开去研究其工作原理。不过，她透过插曲柄的地方往里看了看，又用阀针捅了捅，已经了解了个八九不离十。现在要做的，就是拼凑出一个和大盗那只曲柄构造原理一样的东西来，临时充当手摇曲柄来用。经过一个小时的捶捶打打，反复试验，她在半个丑陋的椅子腿上钉了几根钉子，正好塞进了曲柄窝里，并用一根横轴反复旋转着。每转一下，里面的装置就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给她带来一丝丝希望。

她停了下来，累得上气不接下气，里面的装置也转不动了。铠甲太沉，很难穿进去。于是，她想了个办法。她把铠甲放到地上，打开，然后，蠕动着钻了进去，把扣子扣好。接着，她站了起来，一下子感到轻松了许多。好在，飞天大盗比她高不了多少，所以，只有几处鳞片出现了皱褶。尽管她手指很笨，最终，还是设法把手伸进了大大的皮手套里。

内佛菲尔正要把头盔戴上，突然，她听到瀑布那边传来了一个熟悉

的声音。那是金属发出的声音，很明显是电线摩擦皮带夹子的声音。飞天大盗回来了。内佛菲尔没想到他这么快就会回来。

内佛菲尔向前冲去，扑到墙上，用一块打开的窗板遮挡住自己。她屏住呼吸，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个身影头上戴着风镜，降落在门口，解开电线，水珠从他身上往下滴着。待他向屋子里走了几步之后，她突然冲了出去，一只胳膊底下夹着一把大剪刀，她把皮带夹子扣在电线上，和他先前一样，吊在电线下面滑走了。

“嘿！”

飞天大盗及时转过身来，看到她转动着皮带夹子上的控制杆。突然，夹子发出了一阵刺耳的摩擦声，一眨眼的工夫，她双脚离开了地面。飞天大盗连忙伸出手去，想抓住她的脚踝，可是，他的手指仅仅碰到了铠甲的一个脚拇指。接着，瀑布冰冷的水珠像利剑一样砸落到她的身上，差点把她击昏。又过了一会儿，她出现在对面，往上挣扎着，呼吸着，巨大的冲击让她几乎什么也听不见了，湿漉漉的头发遮住了她的眼睛。

她朝下看去，看到飞流直下30多米，瞬间变成了白色的雾气。她的心跳到嗓子眼了。接着，她朝上飞去，飞向对面的墙壁，最终，她双脚颤颤巍巍地落在一个壁架上。她把皮带装置从电线上解开，只听见皮带嘎吱嘎吱快速脱落了。

飞天大盗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内佛菲尔用随身携带的大剪刀把横跨河面的电线剪断了，只听电线砰的一声弹回去了，顺着对面的峭壁跳了一下，落了下去。

但愿他不会永远滞留在那里，否则他会饿死的。不，不会的，他很聪明，一定会想出办法的。

旁边有一个通道。内佛菲尔俯身进入，往前爬去，铠甲在沙砾地面上发出刺耳的刮擦声，水溅到里面。后来，她抵达了“安全的”隧道之后，方敢脱下厚重的铠甲。她把铠甲留在一个漆黑的角落里，端坐在那

里，双臂交叉放在肚子上，仿佛刚刚饱餐了一顿。

她跑啊跑啊，直到背后瀑布的声音越来越远。这时，别的声音又开始撞击着她的耳膜。脚下的地面隆隆地响着，很有节奏感，好像来自一部巨大的机器，只是隧道里的回声让它变得有些嘈杂。时不时传出锣鼓的声音，像彗星的尾巴一样，淹没在巨大的回声里。她朝着声音的方向一瘸一拐地挪着，因为有声音就意味着有人在。

地面上到处覆盖着一层很厚的灰尘。很快，她的脚也被灰尘包围了，那些灰尘像灰色的老鼠皮一样，她的嗓子眼儿也给堵住了。这里的通道都很低矮，像一筐鳗鱼一样，纠缠在一起。她沿着其中一条蹒跚而行，前方突然变得异常宽阔。幸运的是，她及时停住脚步，此时的她离通道的边缘不到半米远。

通道突然中止了，眼前是一个拱形的缝隙，嵌在峭壁一样的墙里面。她往下一看，看到了一个巨大的裂缝。再往下，是一条河，河面上水流湍急，白沫翻滚，十分险恶。魔鬼般的黑檀水车半掩在水里。每一架水车都有10个人那么高，木头叶片露出水面时，水在上面哗哗地淌着。车轴嵌入两边石缝的墙壁里，内佛菲尔只能看到磨盘的边缘，一点一点吃力地转动着，看不见的磨机像海怪奴隶一样呻吟着、咆哮着。

在两边石缝的墙壁里，内佛菲尔还看到数不胜数的拱门和通道，和刚刚看到的一模一样。每一个拱门和通道下面，都悬着一把绳梯。墙上密密麻麻地被凿出用作岩架的缺口，只有巴掌宽窄。还有金属梯蹬，那是攀缘时手抓的地方或者脚蹬的地方。借助这些，数以百计的人们不顾陡峭的石壁，正上上下下地攀爬着。

往上攀爬的人大都戴着木质枷套，枷套上悬着大大小小的包或水桶。然而，额外的重量并没有使他们失去平衡。他们背着面粉袋，以及装有鼻烟的细织袋，甚至还有刚刚制成的成卷的纸张。其中一些人是和内佛菲尔年龄相仿或者更小的孩子。甚至从远处，内佛菲尔就可以看得出，那些往上攀爬的人个头都很小，即便是成年人，也没比内佛菲尔高出多少。同时，她也看到，拱门处，有不少货车和矿用小马，等着拉

货。

整个石缝里灯火通明，十分惊人。数以百计的绿色野生捕蝇草在崖面上摇曳着，靠攀缘的人呼出的二氧化碳活着。有些捕蝇草特别大，大到可以把整头牛吞进去。内佛菲尔没有多想，她总是以为爪柘荔这个地方应该是朦朦胧胧，分外黑暗的。当然，她这种想法毫无根据。人多，意味着捕蝇草多；捕蝇草多，意味着光线好。

内佛菲尔睁大眼睛看着，像着迷了一样。她知道，她所看到的东西很危险，容易把人的腰弄折，可是，对于工人来说，它们似乎没构成那么大的威胁。他们看上去很执着，很平静，很听话，一百多张脸上挂着同样的表情。看着他们，很难相信他们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情感，很难相信他们不仅仅是巨大的机器上心满意足的齿轮，就像水车上的齿轮一样。

突然，她看到一个齿轮慢了半拍，没有咬合。在远处的墙壁上，一个10岁左右的女孩一步踏空了。很快，她恢复了平衡，只是脖子上的枷套摇摇晃晃，一袋鼻烟从其中的一个桶里掉了下去。等她到了顶部，内佛菲尔看到一个穿着深红色外套的男人数完她桶里的袋子之后，转过身去，开始训斥女孩。很明显，他是在高声训斥着，可是，水流的咆哮声和机器的轰鸣声把他的喊叫声给淹没了。因此，眼前的一切成了一场哑剧。从他高大的块头和脸上高傲的表情来判断，这个人绝对不是普通的苦力，至少是一个工头。

他指着石缝下面，女孩身体前倾，往下看着，脸上的表情依旧十分平静。顺着他们的目光，内佛菲尔看到一团深蓝色的东西，也许，那就是刚刚掉下去的袋子。那团东西落在突出的岩石上，白色的浪花在旁边卷起一堆泡沫。女孩开始往下攀爬，表情依旧，但是双腿明显在抖动。内佛菲尔在上面看得心惊胆战。

当她爬到最下面的一个岩架上，继续往下向着掩映在水里更加危险的峭壁爬去时，她的身影映入了其他攀爬者的眼帘。其中几个人迅速爬到工头所在的岩架上。很快，他们像马蹄铁一样把工头围了起来，指着

下面的女孩，一起吵吵嚷嚷着。工头怒吼着，手里多瘤的手杖疯狂地挥舞着。一时间，一两个比他矮不少的苦力似乎占了上风，可是很快他们互相交换了眼色，慢慢退了回去，低头投降了。

再说下面的女孩。她正朝着突出的岩石伸出手去，试图把下面的袋子拿回来。别，不要！内佛菲尔看到女孩的身体越来越往下时脑子里想着。别，千万别！不就是一袋鼻烟吗？不就是一袋该死的鼻烟吗？

内佛菲尔眨了一下眼睛，错过了关键时刻。她闭上眼睛的时候，女孩还在岩架上，指尖碰到了袋子。可是，当她再次睁开眼睛时，岩架上空空荡荡的。水里也不见她的身影，河水像一只白狼一样，把她一下子吞噬了。

上面的苦力无动于衷。他们长时间地看着无情的磨坊引水槽，接着，他们对视一下，捡起地上的枷套，继续工作去了。工头拎起一把长柄锤子，在貌似石琴的东西上使劲敲打着，厚厚的、大大的石板发出不同的音符。他反复演奏着一串简单的音符。就在这时，一个男孩出现了，他捡起女孩留下的枷套，沿着陡峭的岩面爬了下去。

“你们都怎么了？”内佛菲尔哀号着。尽管声音很大，但是没有人听见，“你们目睹了一切，可是，为什么一点也不关心？”

突然，眼前的一切发生了变化。墙上的影子不再是蚂蚁了，而是变成了人。突然，她可以想象得出他们肩上的担子有多重，想象着他们断裂的指甲、冰冷的河水以及下面饥肠辘辘、张开血盆大口的岩石给人带来的那种撕肝裂肺的感觉。她先前以为这些人没有痛苦，不知道寒冷、饥饿和疲倦。这是多么愚蠢的想法啊！他们单一的面部表情只是无法表达不同的感受而已。他们不配拥有上述表情。现在，内佛菲尔开始明白了其中的缘由。

苦力们如何才能揭竿而起，对付工头这样的恶棍呢？他们需要看到对方脸上愤怒的表情，知道自己的感觉是整个反叛大潮的一部分。可是，实际上，当他们看着对方的面孔时，看到的只是平静、温顺的表

情，只是在等待命令的表情。

内佛菲尔感到自己脸上的肌肉猛地收缩抖动了一下。皮肤上有一种刺痛的感觉，胸口堵得慌。是的，她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她想起了柴尔德辛对她说过的话。她很……愤怒。

*

内佛菲尔找了一大块湿漉漉的麻袋布，缠在身上，遮住自己的睡衣，同时她把脸和头发也藏起来。收拾停当后，她开始沿着狭窄的隧道往前走。很快，她发现很多脏兮兮的身体从她身边匆匆而过，那些身体上散发出的气味差点把她熏死。

空气中弥漫着腐败的味道和便壶的味道，内佛菲尔很快就找到了原因所在。脚下时不时出现一些格栅，格栅下面是洞穴，里面堆满了各种各样的垃圾。戴着口罩的苦力用铁锹把它们铲进山涧，那里有一条河，人们指望河水把垃圾带出凯弗纳市。垃圾堆里有一些带网眼儿的笼子，笼子有一人来高，里面有东西在爬来爬去，飞来飞去，好不热闹。数以千计的飞蛾和幼虫在粪堆里蠕动觅食，全然不知它们都将成为捕蝇草口中的美味。

透过矮矮的拱门，她看到很长一排低矮的宿舍，里边挤满了正在睡觉的人，捕蝇草绿色的光线照在他们身上。她朝育儿所看了看，那里，十几个婴儿躺在一张床上，保姆在中间走来走去，脸上挂着温顺的表情，这种表情是希望孩子们能学到。她身边的人都很矮，那些成人也大都没有她高。很多孩子走路的样子很奇怪，内八字，走起路来膝盖碰在一起。咳嗽时浑身发抖，声音大得令人难以置信。

你不是早就想探个究竟吗？内佛菲尔内心里有一个声音无情地说道，现在你如愿了。

她仿佛觉得自己面对的是一条河流，褐色和灰色的衣服像潮水般向她涌来，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好似河上的泡沫一样苍白。这就是苦力在别人眼里的印象。他们是大自然中的一股力量，像无头苍蝇似的，不

过，经过驯服之后，他们可以从事单调乏味的工作，比如处理垃圾，滋养城市。

不过，她也意识到，地下城里的人也有自己的生活。那是一种十分无聊的生活，掩盖在裸露的石头和空白的面孔之间。颤抖的空气里充满了磨盘、水泵活塞、塌车磨粉机的隆隆声。有时，她也能听到紧张的号子声，歌声与机器的声音相呼应，好像长腿巨人的脚步声里夹杂着普通人的脚步声。她开始意识到，石琴发出的声音是不一样的，有的急促，有的舒缓，也有的无忧无虑，十分活泼。她开始注意到，由于噪声太大，苦力之间用手势进行交流。他们拍着手打招呼，看都不看对方一眼，反正彼此脸上的表情都是僵硬不变的。

在暗褐色的苦力人流当中，她看到了一抹紫色。她条件反射般把身子紧紧贴在墙上，看着前面的人群。是的，前方有一个人，衣服的颜色是特案调查员服装特有的颜色，这个绝对错不了。他正站在走廊的中央，人流被迫从他两旁经过。他似乎在扫视着过往的人群。他时不时地伸出手去，抓住行人的胳膊，逼他停下脚步。那些被迫停下来的人大都是和内佛菲尔一样的女孩，身材差不多，高矮也差不多。

内佛菲尔听到了只言片语。

“……红发女孩……脸像玻璃一样……”

特案调查员动作迅速。他们一定获悉，内佛菲尔给诱拐了，拐进了废物溜槽。而且，他们早已开始对爪柘荔进行搜索了。

内佛菲尔把手指头缠绕在一起，陷入沉思。现在她应该直接走上前去，把自己交给特案调查员，要求他们把自己带到摄政王那里去。可是，一想到当初自己给关进特案调查组的笼子里，且跌入冰冷的水里，一想到泽艾拉对她的警告，她马上就犹豫了。

内佛菲尔，无论如何，不能落到特案调查组的手里，否则，你会给折磨得死去活来，最后不得不把知道的事情和盘托出。

特案调查组里有人要杀了她，天知道会不会就是对面那个男人。如

果她现在把自己交给他，那么他先把她弄死，然后再毁尸灭迹，就好比碾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即便他把她活着交给自己的上司，那又怎么样呢？那样，她会落到特案调查员特勒贝尔手里。特勒贝尔不相信她，而且，她一直想通过酷刑让她吐出真相来。

内佛菲尔一直紧贴着墙壁，怕被发现。过了一会儿，她转过身去，沿着走廊往回走。看到一个被遗弃的变了形的水桶，她马上捡了起来，希望这让她看上去像个在为别人跑腿的。水桶里盛满了绿色的烂泥，还有死水的痕迹。于是，她拿起几把烂泥，胡乱地涂在头发上，免得发色过于扎眼。

可是，她该去哪儿呢？去找谁呢？

恩斯特怀尔。对，她必须找到恩斯特怀尔。

恩斯特怀尔说过，他住在赛洛之肘。可是，通道里没有任何标记，也没有指示牌。所以等她远离特案调查员时，她才敢开口问路。让她担心的是，问路可能会让人觉得她是外埠来的。可是此刻她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她只能硬着头皮上去拽了一下一个女性苦力的衣袖。

“赛洛之肘？”她嗓音很粗，于是便压低了声音，掩盖一下。

“第三个路口向左。走到一个十字路口，顺着梯子直接上去。一直往前走，过三座桥，从坡路穿过去。”女人的声音很低，她说话时并没有抬头看着内佛菲尔。不过在继续赶路之前，她在内佛菲尔胳膊上十分友善地迅速拍了几下。

来到赛洛之肘时，内佛菲尔一眼就认出来了。这里，通道变宽了，在不远的地方突然拐了回去。在转弯处，她发现，墙上有很多洞，每个洞的直径在一米到一米二之间。每一个洞的上面都有一个毯子，或者很宽松的一块布，像帘子一样挂在那里。偶尔可以看到一只脏手，或者一只赤脚，从帘子下面伸出来。

内佛菲尔来到转弯处，其中一个帘子拉开了，一个和她年龄相仿的男孩像喝醉了一般从洞里爬了出来。

“请问，”她赶紧抓住他的袖子，免得他消失在人流中，“恩斯特怀尔在哪儿？”

他转过身去，啪的一声拍打着一个洞口上面的黑白格帘子。

“快起来，恩斯特怀尔，你女朋友要带你去听歌剧了。”他高声喊道，一转眼，消失在隧道里面。

帘子撩起来了，恩斯特怀尔瞪大眼睛朝上看着内佛菲尔。他的脸色因为睡觉的原因一片绯红，衣领上的油还留在脸上。突然，他的脸色骤变，变成了大部分苦力脸上长年挂着的那种麻木空白的表情。内佛菲尔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

“你在这里干什么？”

“你让我来的。你说过，我遇到麻烦时可以到这里来找你。”

“我的意思是，你可以给我传递信息，不是让你亲自来！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他爬了出来，戒心十足地站在带帘子的洞口前，试图悄悄把帘子拉上，不让人往里看。他这样做毫无意义。于是，他放弃了，重新把帘子拉开了。“好吧，接着看吧。你挺喜欢爪柘荔这里的一切吧？”

帘子后面的洞不到半米深。里面所有的家当包括一个锡杯、一个皱巴巴的书包、几件叠在一起当枕头用的旧衣服和他的宝贝独轮车。现在，她明白了他冷冰冰、气鼓鼓的原因，可是为时已晚。原来，他不想让她看见自己简陋的居住环境，不想让她看见自己像萤火虫一样生活在墙壁上的一个小坑里。

内佛菲尔差点哭了出来。“我没打算亲自过来！我是被飞天大盗拐来的。最后，我穿上他的铠甲逃了出来。现在爪柘荔到处都是特案调查组的人。如果我给逮着了，他们的头儿就会给我上刑。恩斯特怀尔，我可不能让他们找到我！

“我来找你，就是因为这个。否则我就要彻底放弃了。你是爪柘荔

这里唯一一个我可以信赖的人，也是整个凯弗纳市少有的几个我可以信赖的人。”

恩斯特怀尔的表情变得十分警觉，仿佛想让她继续说下去。内佛菲尔觉得这可能不是他的本意，不过也差不到哪儿去。不管怎么说，他现在不再像一块石头一样冷冰冰地瞅着地面了。

“愚蠢的小丫头！”他低声说道，“我说过吧？有些事情你根本理解不了。我说过吧？要是进了宫，你的麻烦就大了。让飞天大盗给拐来了？那是怎么回事？”

“嗯，他疯了呗。这一切都和爆裂、丝线、蚂蚁有关……都似乎和驼豹有关……”

“你还和松鼠一样疯疯癫癫的？”恩斯特怀尔朝隧道看了一眼，然后，从“枕头”里掏出一块破布，递给了内佛菲尔，“围在头上往前拉一拉，让它耷拉在脸上。好的，快点，跟我来，机灵点儿！”

内佛菲尔跟在恩斯特怀尔后面，心里暗暗庆幸道，多亏自己平时的伙食不怎么样。现在，她要从一些从没见过的石缝里钻过去，或者像鱼一样从小洞里游过去。这一切在她这里都不在话下。“这是我离开地下城的必经之路。嗯，当心。”恩斯特怀尔突然停了下来，“后退！躲到石缝里！梯子下面有一名特案调查员。”他们沿原路爬了回去，直到再也看不到紫色的制服。

“离开地下城还有没有别的通道？”内佛菲尔小声问道。

“倒是有几条。不过，既然他们把这条路封死了，其他的也幸免不了，整个爪柘荔都设了警戒线。他们这样做，就是冲着你来的？”

“我想是的，或者，是冲着飞天大盗去的。”

“只要特案调查组的人出现在爪柘荔，就没有什么好事。”恩斯特怀尔斜了她一眼，“只有他们认为抓捕的对象藏在这里，才会出现在这里。接着他们会发动大家，把抓捕对象挖出来，然后交给他们。接着是

各种酷刑，再往后，那人就失踪了。要是达不到目的，他们就会断了所有人的鸡蛋。”

内佛菲尔大吃一惊：“把所有人的腿打断？”

“不是把所有人的腿打断，是断了所有人的鸡蛋，鸡蛋！”内佛菲尔从鼻子里哼了一声，放下心来。恩斯特怀尔看了看她，表情又变得冷冰冰的：“你可能觉得好笑。那是因为你想要多少鸡蛋，就有多少鸡蛋。你知不知道？如果没有足够的鸡蛋，你长大以后就成了罗圈腿，你的肺就不能正常发育，最后，你会变成两只旧袜子。”

内佛菲尔一时惊得说不出话来。她想起来了，每次恩斯特怀尔帮了什么忙，他都希望别人以给鸡蛋的形式报答他。当时她还以为他喜欢吃鸡蛋呢！

“我真的不知道。”她悄悄说道。

“这里的一切都不太一样。”恩斯特怀尔继续痛苦地说道，“特案调查组的人到这里来，从来就不是来保护我们的。如果有什么事情影响到朝臣了，他们就会出现在这里，挨家挨户敲门。可是，苦力们死了，他们是不会来的。死了就死了，烂了就烂了。你想在大街上看到他们的身影，门儿都没有。这都不知排练过多少次了。”

“排练？”在这个温文尔雅的字眼后面藏着一丝险恶。

“是啊，我们都这么说，这是我们这里的一个笑话。”恩斯特怀尔的声音就像落石一样，透着一股幽默劲，“你看，宫廷里要是有人给暗杀了，那可是天大的事情。你也不想大晚上的把自己的台词给搞砸了吧？所以，朝臣们都要来到这里，练习一番，因为没有人关心苦力的命。只有苦力才会关心苦力，可又有什么用呢？苦力们会尝试新的毒药，让潜在的刺客亮出自己的绝活，练习刀法或剑法，或者小组战术。”

“他们会来这里杀人？他们想杀就杀？杀死那些无辜的人？”

“只杀苦力。”恩斯特怀尔若无其事地说道，那口气就像一只两吨重

的大钟一样沉重而空洞，“这些都太平常了。一系列奇怪的谋杀案、自杀案，各种各样的事故，有时则是‘流行病大暴发’，所有人的死亡方式都是一样的，他们的卷宗里都是这么写的。可是，我们却知道真相究竟是怎么回事。

“类似的事情，最近也发生了。‘家庭暴力谋杀案’，苦力杀死苦力，卷宗上就是这么说的。我说过，有人是在练习。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内佛菲尔无言以对。在她的脑海里，她看到了地下城混乱的画面，内心感到十分麻木。的确，问题太多了，无法事事都有着强烈的感受；事情太多了，所以，她的精力过于分散，因此，她对很多事情根本就没有任何感觉。

当他们从一棵捕蝇草旁边经过时，恩斯特怀尔看了她一眼，之后他停下来仔细凝视着她。

“我想，你再也不是过去那个动不动就大惊小怪的小鸟了吧。”他语气比较生硬，“现在，你心里有数了吧？看出什么名堂了吧？”

内佛菲尔点了点头：“你看出来了？我……变了。这很不好吧？”

“是的，没错，你变了。你的眼睛变得更加深邃了。这不好吗？我觉得挺好。只是不知道你的主人们是否同意我的看法。你还想回到他们那里去，而不是回到格蓝迪宝身边，对吧？”

内佛菲尔顿了一下，然后，慢慢点了点头：“我想，我必须回到他们那里去。有很多事情我需要了解，这些都和我自己有关，和我的过去有关。我再也回不到与格蓝迪宝相处的那个时候了。那就好比一双婴儿鞋，我再也穿不上了。在我的印象里，那种生活并非真的适合我。很久以来，我就像一个球一样，蜷曲在里面，苟且偷生。”

恩斯特怀尔的喉咙里发出了低低的轻蔑声，但是，他并不打算争论。“要是过不了特案调查组这一关，就好比后背上有虱子一样，总会觉得瘙痒难耐。”他嘟囔道，“咱们还是动动脑子，想想办法吧。”

他们一边说着，一边认识到，进入爪柘荔易如反掌，而要想出去，则没有那么容易了。要想进入凯弗纳市，从废物溜槽里溜下来就是了。可是，要想顺着这一通道爬回去，则比登天还难，除非你是那个远近闻名的飞天大盗。

“有几十个竖井。”恩斯特怀尔低声说道，“可是，都是朝下的。在爪柘荔这里，从来就没有人想过，会有人从下面爬上去。当然，苦力例外。没有人愿意想这件事的。”

“哦。”内佛菲尔觉得自己的眼睛瞪得大大的，“恩斯特怀尔……凯弗纳市的所有用水都来自爪柘荔的河流，对吧？河水盛在很大的水箱里，水箱在河面的上面。其中，一般的水加热后，注入冷热水管道，供大家使用。是这样的吗？”

“是的。怎么问起这个来了？”

“他们是怎么把河水弄进水箱的？”

*

“这是一个十分疯狂的计划。”恩斯特怀尔低声说道。

一条黑黑的、长长的、弯曲的管道把它们送到一个圆顶的储藏间里，里面有很多板条筐和圆木桶。储藏间位于一条狭窄幽暗的运河旁边。前面，她可以看见运河的最后一道闸门；远处，她可以看见河流与运河的汇合处。然而，这并非是一个怒吼咆哮着的白胡子怪物，也并非是一个满是烂泥的细流，而是一片宽阔的水域，明净如镜，清澈见底。它充满了力量，又充满了意义。捕蝇草映在水面上，颤抖着，收缩着。

顺流而上，内佛菲尔看到一个巨大的踏车磨粉机，就像一个巨大的仓鼠滚轮，里面有十几个苦力不断地踩踏着，让它转动起来。这个踏车磨粉机似乎驱动着一个巨大的皮带滑轮系统。皮带沿着天花板里的传动轴向下移动到滑轮处，然后，又顺着转动轴向上滑动。一系列直径1.2米宽的大椭圆形水桶被等距连接到皮带上。踏车磨粉机转动时，皮带绕着滑轮运动，把空桶一个一个送进河里，之后沿着传动轴运上来。

“准备好了？”恩斯特怀尔大声喊道，“等着听锣鼓的声音。”

敲锣意味着一个轮班结束了，另一个轮班开始了。一时间工头和工人们的注意力都会有些分散，因为要记账了，要查考勤了。每个人都小心翼翼的，确保磨粉机的节奏不会因为轮班而被打断。

“注意了！”恩斯特怀尔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来。他一边说着，一边在内佛菲尔背上猛推了一把。

内佛菲尔借机朝河边慢慢走去。

飞天大盗说得对。她琢磨着，突然一个想法占据了她的心头。你要去做一些疯狂的事情，没有人会拦着你。是的，疯狂的事情。比如，跳到河里，随手抓起身边的水桶，让磨粉机把你沿着竖井拉上去，而这个竖井压根就不是为人类设计的通道。

河水很凉，令人咋舌。她的衣服瞬间湿透了，变得很沉，她的腿像灌了铅似的。她十分无助地划着水，紧抓着岸边不放。一只水桶砸在她的小腿骨上，很疼很疼。水桶上升时，她猛地扑了过去，把自己上半个身子塞了进去。水桶继续上升，水一个劲地往下滴着。她的身子伏在上面，腿在外面使劲地踢着。

这时，如果有人朝上看一下，一定能看到她，也一定会让磨粉机停下来。然而，水桶嘎吱嘎吱的声音并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她向前爬动着，哗啦一声，整个身子跌进了桶里。传送带携带着她，向上进入黑暗的竖井。

似乎在冰冷倾斜的水桶里待了几小时，她终于看到上方有一束光线，比竖井里偶尔出现的捕蝇草的光亮要强烈一些。是的，似乎有一个方形的天窗飘下来迎接她。也许，她可以跳过去。“我现在已经够高的了。”她一边使自己麻木颤抖的小腿恢复平静，一边想着，我必须离开爪柘荔。

她抬起手脚的时候，身下的水桶愤怒地抗议着。她跳了起来，水桶随之往后弹了一下。她穿过天窗，四仰八叉地落在了地上，浑身上下湿

漉漉的。她似乎躺在一个车间里，墙皮很粗糙，两个穿着工作服的男人低头冷冷地看着她，一脸漠然。当内佛菲尔把头发推向脑后时，他们脸上惊讶的表情丝毫没有缓解。

“你好！对……对不起，把地板打湿了。我叫内佛菲尔，是食物品尝师。我在摄政王手下工作。他……他一定想知道我现在在哪儿。噢，对了，你们最好告诉大家，不要喝刚刚过去的那个桶里的水，因为我一直坐在那里面。”

第19章

丢人现眼

接下来的两小时，就像风卷残云一般，飞逝而过。内佛菲尔的双脚似乎就没有接触过地面。她被交到摄政王家庭成员的手中。他们开始审讯她，问她有关飞天大盗的事情、他的藏身之处，直到她感到头疼。最终，她把她所知道的有关这个神秘大盗的一切都和盘托出了。尽管在和他的谈话中建立起一种同志般的友谊，然而，他要抹掉她的那段记忆让她感到十分失望，觉得自己受到了背叛。此外，她觉得，如果审讯她的人发现她竭力保护那个摄政王誓要捉拿的犯人，对她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果真如此，说不定摄政王会把她交给特案调查组，让他们把她的嘴巴撬开。

审讯过后，他们让她洗了个澡，给了她一套崭新的衣服和一套顶针，看看她身上有没有从地下城带来的虱子。检查过后，给她受伤的脚踝上了药。

最后，几名医生和香水商又对她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检查，看看她是否服用过什么毒药或解药。最终她抗议了。她生气她说她根本没有吃过任何东西，没有喝过任何东西，他们才罢手。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她不可能撒谎。然而为了保险起见，他们还是让她喝下了一种很苦的东西。那东西让她呕吐不止，让她感到更加虚弱，更加痛苦。之后，他们在文件上盖了章，宣布她“完好无损，可以进宫”。

可是，她并非“完好无损”，这一点她自己心知肚明。的确，她什么也没有吃过，什么也没有喝过。可是，她喝下的是大量的“真相”。如

今，即便是用苦酒也没有办法把它们从她的体内冲掉，从她的皮肤上洗掉，或者从她的头发上去掉。她的怀疑不是没有根据的。她给人捆好了，送回食物品尝师的住处，送到雷奥朵拉的眼皮子底下。雷奥朵拉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像粉笔一样苍白。

“哦，不。”她托起内佛菲尔的下巴，盯着她的眼睛，低声说道，“噢，天哪！这样不好！这样很不好！”

别的食物品尝师一下子围了过来，伸长脖子，看着内佛菲尔。那些人，脸大大的，粉嘟嘟的，眼睛瞪得圆圆的，简直构成了一幅滑稽的拼贴画。此时此刻，她发现恩斯特怀尔说的是对的，她变了，她的所见所闻在她身上留下了记号，一项一项都写在她的脸上。

“硬毛刷！擦洗粉！”

“通通没用！”雷奥朵拉费了好大力气才阻止那些人去找清洗工具，“那不是污垢，是知识！她看到的东西太多了。别，放下，擦洗她的眼睛无济于事！”

内佛菲尔的脑子里装的全是苦力们的生活窘态。此时此刻，她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生存状态才是最危险的。

“我……我变样了吗？你们看到了什么？”

“幻灭！”雷奥朵拉低声说道，“就像你脸上有一个巨大的泥点。眉毛上、嘴角上到处都是……我想这样不好，你都看到什么了？”

“地下城……我在爪柘荔迷路了……我看到了他们是如何对待苦力的……”

“嗯，你就不能把眼睛闭上？”雷奥朵拉万分绝望地用力握着内佛菲尔的双手，两眼死死盯着她，“听着，摄政王让你换好衣服，马上进宫去服侍他。不管你在地下城里看到了什么，赶紧忘掉。你要记住，不要关心这样的事情。要赶快记住，不管看到了什么，都把它放到心里的一个房间里，然后，关上门，锁好。”

她的语气很强烈，内佛菲尔点了点头。她换好衣服，系好腰带。就在身着白色制服的仆人陪着她穿过宫殿的时候，她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尝试着把地下城的记忆之门给关上。她想象着，给它们装上一扇厚重的金属橡木门，就像格蓝迪宝家的大门一样，把外部世界彻底关到门外。然而，等她步入会客厅看到了摄政王时，那扇想象中的大门开始扭曲，变成了碎片。

内佛菲尔注意到，摄政王的右眼睁开着，而且，此时此刻，他的目光正落在她的脸上，落在她那张变了样的令人感到羞耻的脸上。可是，让她感到惊讶的是，她自己一点也不感到羞耻。她不知道该说什么。然而，更糟糕的是，她不知道自己会说出什么来。此时此刻，她的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眼前这个人是凯弗纳市的君主。数百年来，他享尽了荣华富贵，而数以千计的市民则夜以继日地吃苦流汗。他们扛着沉重的石头，穿过市内蚊虫乱飞的下水道，像被遗弃的蛋壳一样睡在一起。她无法掩盖自己的情绪，除非拿个灯罩把她的脸遮住。

摄政王的目光一直停留在她的身上，而且停留了好长一段时间。她下意识地看了他一眼，心里就似万马奔腾一般。

*

内佛菲尔的表情就是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里，“右眼”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自己的形象，那也是他在内佛菲尔心目中的形象。

他看到了自己的稀奇古怪，看到了自己的龙钟老态，看到了自己是如何一点一点失去了生命的血色，变得像化石树的水晶躯干一样，死气沉沉，但异常珍贵。他从她冷漠的嘴角上看到了生命的无情和凋零；他看到了自己睁开的那只眼睛空空洞洞，无精打采。他是生命大潮退去后留下的一地宝石，是一个死去多年的生物留下的珍珠贝壳。

400年来，没有人敢带着痛苦愤懑、用这种失望的眼神看着他。如果有人看到她如此肆无忌惮地看着他，且没有任何不良后果，那么，他在朝臣面前一定会显得软弱无力，这无异于往满是水虎鱼[注]的水里滴

血。此时此刻，如果她不是唯一一个可以认出飞天大盗的人，他早就把她扔回废物溜槽里了。

“这，”他用沙哑的声音问道，“这是什么人开的玩笑吗？谁干的？”此时，一片沉寂，仿佛有十几个人屏住呼吸，希望这个问题不是问自己的。“姑娘，你脸上这是什么表情？自己说说吧。”他满脸沮丧地看到她惊慌失措，僵在原地了，“速唤马克西姆·柴尔德辛到宫里来。”

当这位瘦削的葡萄酒商匆匆赶来时，摄政王很不耐烦地冲着内佛菲尔挥了挥手。柴尔德辛看了她一眼，倒抽了一口凉气。

“百分之百幻灭的表情！”柴尔德辛说道，“毫无疑问，这与她在爪柘荔看到的东西有关——”

“叫钟表匠来，”摄政王冷冰冰地说道，“目的不是让他给我讲钟表的工作原理，而是让他把钟表给修好。这个钟表，”他用手指了指内佛菲尔，“现在坏了，把它给我修好。如果她感到幻灭了，那就让她重新燃起希望来。问问她都看到了什么，让她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用神酒把她的记忆抹去。”

“不要！”内佛菲尔一下子爆炸了。她脸色苍白，像魔鬼一样，“我不想忘记！每个人都把苦力给忘记了！”她站在那里，因为自己的蛮勇而浑身发抖，在自己造成的沉寂中环顾四周。

“我看到了这个城市是怎么运转的了。”她低声说道，“看到了废物是如何流入溜槽里，看到了水是如何给打了上来，看到了垃圾是如何给冲走的，看到了飞蛾来自何处，等等等等。真是太高明了。凯弗纳市是一部了不起的机器，……可是，现在，一想到这座城市，我看到的只是这架庞大的水车，而驱动水车的河流里流的是苦力的血和汗。我可以把眼睛闭得紧紧的，不去看它。可是，我的耳朵仍然可以听到，我的鼻子仍然可以闻到。

“他们都像脏衣服一样挤在一起，睡在一起。他们的孩子一个个都变成了罗圈腿，不得不背着沉重的箱子往悬崖上爬去。隧道里很沉闷，

在里面的人仿佛一直被石头压着，到处散发着恶臭。我亲眼看到一个女孩掉了下去，淹死了。没有人停下来，寻找她的尸体。他们甚至都无法表达自己的情感，因为他们的表情都是一样的，一样的愚蠢白痴，仿佛他们只关心下一份工作在哪里似的！有时候，有人会过来，把他们杀死，而且毫无理由。有时候，宫里的人会偷偷下去，在他们身上试验毒品，练习杀人，为的是最后派上大的用场！”

“你说什么？”“右眼”打断她。

“千真万确，苦力们把这个叫作‘排练’。最近，出现了一系列杀人案件，可是，没有人愿意前去调查。卷宗上写的就是，苦力杀死苦力。都成习惯了，没有人去管。”

她错了。此时，“右眼”对她说的每一个字都听得非常仔细。数百年来，他一直在宫里寻找暗杀的苗头，可是，从来没有想到去地下城寻找蛛丝马迹。如果眼前这个女孩说的都是真的，那么，苦力生活的地区将成为最早的预警装置。该地区就是一个水晶球，透过它，可以把暗杀他的阴谋消灭在萌芽之中。

“真的吗？”他低声说道，“一切都将发生变化。马上调查那些凶杀案，马上。”

内佛菲尔的脸上云开日出，笑容满面。她不能像摄政王看穿自己的心思那样，看穿他在想什么。她显然不清楚他决定背后的意图。在他看来，内佛菲尔十分相信自己对这种不公平现象深恶痛绝，决定马上予以纠正。他感到震惊，仿佛她的信念是一把金斧头，劈开了他心脏尘封的外壳。然而，心脏并没有流血。一转眼，干枯的纤维又再次愈合在一起了。

“尊敬的阁下，”柴尔德辛连忙说道，“可以调和一种酒，把这个孩子有关爪柘荔的这段记忆抹去。不过，需要时间。实际上，需要几个星期吧。这件事，我们可以采取个笨办法。让她喝下一种酒，把某个阶段的记忆全部抹去。可是也不是没有风险，可能会把她脑海中与飞天大盗

有关的记忆一并抹去了。毕竟，我们不清楚她离开绑架者的具体时间。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可以找一名颜匠改变一下她的容貌。”

“右眼”突然间对柴尔德辛款款道来的解释产生了厌倦，“给你7小时，把这孩子的脸修理一下，用什么方法都成。到15点时，几款上好的蜜饯和甜食就要到了，它们将供我品尝。如果到那个时候，女孩的脸还没修好……”接下来没有出口的话，像冰冷的雾水一样，悬在空中，令人不寒而栗。

内佛菲尔给带走了。“右眼”感到生命的浪花似乎再次从他的身体里流走了，他又变成了一地宝石，死气沉沉的。

他好久没有这样清醒了。女孩纯洁的笑容、纯真的喜悦以及发自内心的崇敬之情瞬间让几百年来那些违心的恭维和刻意的谄媚变得十分苍白。也许，每当事情变得痛苦无聊的时候，我就可以重新唤起她脸上那种真实的表情。也许，应该对苦力稍做让步？时不时地给他们点好吃的？或者给年轻的攀爬者配上安全绳？

就在他陷入沉思的时候，特案调查员特勒贝尔到了，她来报告失窃案的最新进展。她脸上的表情十分复杂，有自负，有尊重，也有斗牛犬一样的警觉。

“我的人找到了女孩说的那个藏身之处。”她解释道，“现在那里没人了。”对于飞天大盗的逃脱，特勒贝尔也好，摄政王也罢，一点都没有感到惊讶，“至少，我们掌握了他的一些思路……他对内佛菲尔说的话都是真的。”和宫里的其他人一样，特案调查组一开始也认为，内佛菲尔被拐走本身就是飞天大盗在接受摄政王的挑战。时至今日，他们在“通过偷盗预测未来”这个问题上，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女孩的说法站得住脚吗？”

“目前看是的。她话中提到的和我们在食物品尝师住处内外发现的东西很吻合。除了死去的卫兵之外，废物溜槽旁边还有一具尸体。那是个男人，很瘦，眼睛很浑浊，一支箭插入胸膛，也许就是她描述的放盲

蛇的刺客。他叫泰伯尔德·普瑞恩，也有人称他为‘动物饲养员’。”

“雇佣杀手。”“右眼”低声说道，“幕后指使还活着，有人不希望女孩还活着。这个我可不答应，至少现在不答应，她可是我们抓住飞天大盗最好的机会。不行！目前，任何人都不能夺去她的生命，我也不行。特勒贝尔，你还记得我们前几次的谈话，有关我的‘左眼’的谈话吗？”

“记得，尊敬的阁下。”

虽然说摄政王喜欢特勒贝尔有点言过其实，但是，他并非特别讨厌她。在她身上，他看到了自己面对失败时的焦躁不安，看到了一个冷酷无情但按部就班的大脑，那是她闪光的地方。即便她赤裸裸的野心也是很健康的，也是很坦率的。不过，当“左眼”主事的时候，她在宫里的地位就没有那么高了。

“我的另一个自己……我自己也说不清。”摄政王从腰带上取下一个袋子，递到特案调查员手里。里面装的东西是无害的，可是味道极大，足以唤醒除死人之外的任何人。“如果遇到紧急情况，比如，如果‘左眼’做出了某个决定，你认为我愿意介入，那么，把袋子扔到地上，我就醒了。再比如，如果他情急之下要弄死内佛菲尔，你就应该把我弄醒，你知道，我是无论如何也要保住她的性命的，明白吗？”

“明白了，尊敬的阁下。”特勒贝尔答道，深深地鞠了一躬。她不敢抬头去看主人正在酣睡的左半个身子。她转过身去，半个身子消失在黑影里。她有一种奇怪的感觉，那就是，主人左半个身子可能在认真地倾听，其用意让人难以捉摸。当然，也可能没有任何恶意。

*

内佛菲尔累了，很累很累。她待在屋子里等待自己命运的时候，大脑时不时地陷入麻木状态，不过，她瞬间又清醒过来了。此时，她的大脑就像一架水车，猛烈摇动着，撞击着，发出哗啦咔嗒的嘈杂声，毫无目的地转个不停。她猛地动了一下，看着前面，全然不知自己身处何方，半梦半醒的大脑里梦的片段像冰山的碎片一样飘来飘去。

内佛菲尔累过头了。她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她没有了时间概念，这种情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重。她觉得自己的大脑就像一个线团，原先把虚假时光缝合在一起的整齐的针脚开始松动了，变成了一根缠在一起的丝线。

最终有人敲门了，告诉她泽艾拉正在会客室里等她。这个消息让她感到如释重负。

内佛菲尔走了进去。泽艾拉马上站了起来，像大姐姐一样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泽艾拉这一善良的举动让内佛菲尔有点受宠若惊。她很想哭，可是，发生了这么多事情，让她嗓子眼堵得慌，她只发出一个很小的声音，像青蛙叫一样。等她的声音恢复了，她发现自己正喋喋不休地讲述着她所亲历的一切：盲蛇是如何进攻未遂的，飞天大盗是如何把自己掳走的，当然，还有她在地下城那些可怕的冒险经历。泽艾拉静静地听着，脸上一直挂着334号表情，温馨无比，令人欣慰。那个表情叫作“温暖壁炉里平静的火光”。

“现在，我的脸给毁了，泽艾拉。”内佛菲尔说道，“如果没有人能修好我这张脸，摄政王就要把我们大家通通处决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想让他们抹掉我的记忆——”

“嘘！”泽艾拉捏了一下她的手，“听着，没有人能抹掉你的记忆。你要学一学如何控制面部表情，仅此而已。就是把你脸上那种幻灭的表情去掉。马克西姆伯父让我带你去见一位颜匠。我已经成功地说服他了，颜匠由我来挑。

“赶快准备好，内佛菲尔，我们要去见阿伯莱恩夫人。”

*

现在是13点30分，紧张的会客厅沉寂了下来。摄政王慢慢倚回偌大的王座，左顾右盼，看了房间最后一眼。接着，他的右眼睑慢慢地、极不情愿地耷拉了下来，闭上了。

“右眼”刚刚闭上，“左眼”立刻睁开了。训练有素的仆人不会显露任

何畏惧之情，只是每当摄政王的眼睛“换岗”的时候，他们的心脏都会猛地收紧，一股寒流滑过脊背。他轻轻挪动了一下左肩，缓解一下沉睡12个小时带来的僵硬的感觉。接着，他伸了伸左臂，活动了一下左手的手指。

整个会客厅在他周边动了起来。“右眼”赏识的顾问一一退下，很多人手上拿着盖了印的卷轴，衔命而去。在门口处，与他们擦肩而过的是“左眼”垂青的侍从——那些数十年如一日一直在研读摄政王每一个细小动作含义的人，那些他亲自挑选的人。至于他们被选中的理由，千奇百怪，只有他自己知道。

“右眼”把自己的想法和结论都留在了大脑的前面，井然有序，条理分明，好像精心撰写的文章，随时供自己的“密友”参考所用。然而，“左眼”则和往常一样，仿佛一阵风似的从中吹过，把文章吹开，然后，把它们当成“毫不相干的东西”吹走，只追逐一些自己感兴趣的章节。

所谓的“排练事件”并不像困扰着“右眼”那样困扰着“左眼”，他所关心的只是与飞天大盗有关的新情报。

“左眼”有一种特异功能，能猜出别人心中的秘密。他可以从一千多种迹象中找出背后的规律，找出其中隐藏的信息，就和算命先生通过茶叶的形状推算人的命运一模一样。

然而，假如这个女孩说的话是真的，那么飞天大盗真的算得上是一位大家，他硬生生把茶叶算命的方式搅得一团糟。他似乎让人摸清了一些作案规律，然而那都是表面现象。而且，他所留下的线索也常常将人引入歧途。为了欺骗他人，他首先欺骗自己。可见，要想找出相反的规律，谈何容易。“左眼”放弃了这个想法。不过，为了弄懂飞天大盗的内心活动，他的大脑也来了个180度的转弯。

飞天大盗！飞天大盗！“左眼”一直在苦苦思考着这个问题。像一根针线在同一个地方穿来穿去，他渐渐地把自己纠缠在了一起。

*

在另一个洞穴房间里，一张字条正隐藏在一个看不见的口袋里。字条已经有人看过了，而且看了很多遍。

亲爱的战友：

我讨厌重复来重复去，这是最后一次了。如果你马上停止追杀年轻的内佛菲尔，我将不胜感激。请不要说不，也不必解释，那样，我会不高兴的。断了这个念头吧。你很清楚这个女孩对我的意义，也很明白，如果她真的死了，对整个计划将造成多大的破坏。放心吧，她儿时的记忆埋葬得太深了，绝对不会再想起来，她绝对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威胁。

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商量。现在，机会出现了。这个机会，我们谁也不能失去，它将为我们打开所有计划的大门。然而，要想真的抓住这个机会，我需要你的帮助。事不宜迟，爪柘荔那里发生了不少离奇的谋杀案，现在已经开始调查了。如果真的查出什么结果来，对你我来说，都将是极其不幸的。

祝好。

你的朋友

*

尽管想想凯弗纳市都很危险，然而他还是去想了。那天晚上，他躺在岩架上，双手放在脑袋后面，把收集来的线索重新梳理了一遍。就在这时，在他的脑海里，他几乎可以看见凯弗纳市露出针一样的牙齿，在黑暗中轻轻地微笑着。

“你在准备什么，亲爱的？”他大声问道，“你都知道些什么？马上要出大事了，你很兴奋，我看得出来。”

他那带风镜的铠甲坐在他的身旁，就像一名哨兵一样。他时不时地

瞥上一眼，提醒自己到底是谁。要想弄清凯弗纳市的事情，简直是太疯狂了，他需要使出浑身的力气来打消这个念头。他不止一次地感受到，制图员的想法，像潮水一般一遍又一遍撞击着他的大脑，试图找出自己防御中的漏洞。

一连三小时，他两眼一直盯着对面的墙壁。墙壁表面的变化很慢很慢，慢到一般人根本注意不到。然而，他十分确定，中央的裂缝越来越大，天花板升高了，钟乳石变小了，像猫的爪子缩了回去。

制图员说得没错，凯弗纳市已经准备好移动了，准备好扩张了。

“那就把我画进地图里去。”他的脑子里出现了一个无情的声音，“把所有的改变，所有的荣光，都画进去。崇拜我吧。”

“不，亲爱的。”他悄悄答道，“我要弄清楚你究竟在干什么。我不想把我的智慧扔到地面上任你踩踏，我不会臣服于你。”

---

1. 水虎鱼也称食人鱼，以凶猛闻名。——编者注

第20章

雪花石膏上的泪水

泽艾拉和内佛菲尔在别人的护送下，穿过宫殿的大门，来到一辆马车前。车子很小，车身很低。两匹白马个头不高，但很结实，双双戴着铃铛和流苏。泽艾拉把一个白色的毛皮外套披在内佛菲尔的肩上。

“你在抖，像飞蛾的翅膀一样。”马车启动时，她说道。

“我真的失去了时间概念。”内佛菲尔解释道，“这常常让我感到发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而且，还感到饿。”一切似乎都变得不那么真实。有时，似乎有声音从她身边飘过，而不是先进入她的耳朵，再进入她的大脑。马头上下摆动着，似乎要把她催眠了。“你有过这种经历吗？”

“那倒没有。”泽艾拉答道，“我是柴尔德辛家的人，我们家的人从来不会失去时间概念，记得吧？”

“而且，我想，我还特别害怕。”内佛菲尔继续说道，“见到阿伯莱恩夫人后，我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闯入了她的储藏室，她会不会因此生我的气？”

“我想不会的。”泽艾拉眯缝着眼睛思索道，“这里的颜匠，谁要是有机会单独研究一下你这张脸，都恨不得赔上100个笑容呢！不会的，我想，她会热情欢迎我们进去……也就是说，在她修补你的面部表情时，我们可以趁机和她还有她手下的女孩子聊一聊，那样，可以对她有个更深入的了解。你说呢？”

然而，等她们终于来到阿伯莱恩夫人的府上时，内佛菲尔感到，有几只恐惧的蛾子在她肚子里飞来飞去。她有点累了，她为此感到高兴不已，因为那样她就不会那么焦虑了。

显然，屋子里的人一直在恭候她们的到来。当她们走近时，门自动打开了。在门的另一边，站着一名“礼宾小姐”，年龄比内佛菲尔稍大一点。她莞尔一笑，拿过她们的外套，把她们引进接见室，接见室里有一张桌子和一个枝形吊灯。接着，她们穿过对面的门，来到花园里。

明亮的光线刺痛了内佛菲尔的眼睛。一时间，她的头有点晕。她似乎听到了昆虫的嗡嗡声，似乎闻到了新鲜的叶汁的味道。当她眨了眨眼睛恢复了视觉之后，她看到阿伯莱恩夫人正站在她的面前。

颜匠穿着翠绿色的衣服，长袖飘逸，一条艳丽的围巾披在她的头发上和肩上。亮瞎人眼的珠宝不见了，蜂腰纤细，曲线玲珑。就连平时盘起来的头发也自然下坠，像波浪一样，井然有序地垂在脸的两旁。她看上去年轻多了，颇有点美人鱼的味道。

阿伯莱恩夫人上下打量着内佛菲尔，嘴角上挑，鸭蛋脸上满是笑容。

“内佛菲尔，”她说道，“真的是你吗？那个制作奶酪的小女孩？那个戴着面具的小女孩？快快快，两位请坐！”她们顺从地坐下了，眼中反射出花园里虚假的阳光，“嗯，这个，我看出来了，知道问题在哪儿了。一种不请自来的情感表露在你的脸上，把你的表情给弄坏了，对吧？这和我平时见到的不一样。显然，我不能按常规方式教给你几种表情。不过，我可以教给你几种方法，缓和一下表情。”

内佛菲尔嘟囔了几句，希望她所说的听上去像是感激的话。

“倪丽雅！”阿伯莱恩夫人喊道。一个比泽艾拉大不了多少的“礼宾小姐”从树后钻了出来，脸上挂着301号表情，十分漂亮。那个表情叫作“希望露珠”，“请带柴尔德辛小姐去吃点点心，然后陪她参观一下我们近来讨论的新面孔。”

“你太客气了，不过，真的不用。”泽艾拉连忙说道，“另外，内佛菲尔一个人待在生人面前会害羞的。”

“嗯。可是，我和内佛菲尔可不是陌生人。这是我们……第三次见面？”想到第二次令人感到耻辱的见面，内佛菲尔羞得满脸通红。

“我答应过内佛菲尔，要和她待在一起。”泽艾拉镇静地说道。

“多好啊！”阿伯莱恩夫人的微笑突然变得让人难以捉摸，“要是内佛菲尔从来没遇见过你，她会在哪儿呢？”尽管眼前这两个女人争先恐后要表现出温柔甜蜜的一面，可是，内佛菲尔心里非常清楚，气氛突然变得冰冷紧张，“还是听我的吧！坐在这里，听我们谈论面部表情，会很无聊的。”一时间，双方都沉默了。内佛菲尔感到有些失望，因为她自己根本无法判断到底是谁赢得了意志较量这场战役的胜利。

“你知道吗，柴尔德辛小姐，”阿伯莱恩夫人继续慢慢地说道，“你有点焦躁。你在两三种表情中犹豫不决，因为没有哪一种表情是你真心想要的，或者真正需要的。”

泽艾拉似乎没有了答案。既然阿伯莱恩夫人提出来了，内佛菲尔也意识到了，她不止一次见过泽艾拉在几种表情之间摇摆不定。事实上，她此时此刻就是如此，在两种微笑之间十分无助地左摇右摆，一个比较自信，一个恰恰相反。

“我知道为什么。”阿伯莱恩夫人说道，一双丹凤眼在她如冰激凌般微笑的脸上眯了起来，“你的内心深处还有一种情绪，对吧？那种情绪一直都在，困扰着你。你不知道那是什么，也不知道如何描述。你缺少一个合适的表情，所以，你可以去看看所有的表情目录，找出一些适合生日宴会的表情，因为，也许，我是说，也许，如果你找到了合适的表情，可能就会理解自己的那种情绪了。你需要找到它。”她身体微微前倾，“去吧，到我们的陈列室去看一看吧，柴尔德辛小姐。”

“没关系，泽艾拉。”内佛菲尔实在受不了眼前冷冰冰的气氛，“我没事。”

沉默了很长时间之后，泽艾拉先低下了头，犹豫不决地站在那里。

“我不会走远的。”她低声说道，然后她转过身去，跟在倪丽雅身后，消失在树木后面。内佛菲尔看着她消失的背影立刻后悔了，不该让她去。她现在该怎么办？她事先没有想过，她当时想当然地认为掌控话语权的应该是聪明伶俐的泽艾拉。

另外三名“礼宾小姐”在附近站着，绿色的眼睛紧紧地盯在内佛菲尔的脸上。看到她们脸上挂着迷茫焦虑的表情，她有些动容了。后来她才意识到，她们站在那里，是为了模仿她的表情，以便颜匠日后使用。此时，她们脸上的表情与她自己的相差无几。

内佛菲尔咽了一下口水：“阿伯莱恩夫人？我……我能和你单独谈谈吗？”等她俩单独在一起时，内佛菲尔放弃了原来的想法，直接“跌入深渊”了。

“实在抱歉。”她脱口而出，“我为上次发生的一切向你道歉。我在你预订的东西里放入了一小块斯多克佛尔特。本想帮你一个忙，你回过头来可以帮助师父格蓝迪宝。没承想却给大家带来了麻烦。于是，我就想把它弄回来。我很想找到你，和你谈一谈。……可是，后来，一切发生得太快了。接下来，我发现我在你的房间里，戴着面具，带着可以消除记忆的神酒，试图把奶酪偷回来。再后来，我还没来得及解释，就给逮住了。”

“哦……”阿伯莱恩夫人头往后一仰，透过绿色的眼睛仔细打量着内佛菲尔，“我开始明白了。你不知不觉卷入了别人的计划，对吧？”她的目光投向了泽艾拉离去的方向，瞬间又收了回来。

内佛菲尔觉得自己浑身通红，她的表情无意间把泽艾拉给出卖了。再看看自己，什么消息也没有得到。也就是说，她在那个中年妇女大理石般的脸上什么也没有发现，根本找不到进入她灵魂深处的通道。

“我不知道你是否生气了。”她无助地感叹道，“我真的希望，我们谈开了，一切就都好了。可事实并非如此，我根本不知道别人的感

受。”

“我没生气，至少没生你的气。不过，亲爱的，我真心希望，你择友能慎重一些。”内佛菲尔觉得自己的眉头皱了起来。阿伯莱恩夫人笑了：“不好意思，我让你感到不自在了。你很可爱，也很真诚……可是，你根本不知道别人什么时候是在虐待你，什么时候是在利用你，对吧？时至今日，尽管奶酪大师格蓝迪宝把你囚禁了起来，对你撒了谎，你依旧对他忠心耿耿，对吧？”

“不！嗯，别……我……求你别那样说！”颜匠的话就像一把很大的勺子，把内佛菲尔肚子里不安、痛苦的感情搅得天翻地覆。

“随你吧。”

“阿伯莱恩夫人，”内佛菲尔趁机说道，“如果能够选朋友，我可以选你吗？我觉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在隧道里见面的时候……我……”她失去了勇气，“我只想和你做朋友。”她终于张口结舌地说了出来。

“噢，我也是这么想的。”阿伯莱恩夫人笑容可掬地说道，“我觉得，我们俩心有灵犀，彼此信任。”

“是的！事实上，我……你觉没觉得我们俩……有点像？”

“哪方面？”

这一问让内佛菲尔没了主意，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也不知道。”她痛苦、失望、害怕、迷茫，“某种联系吧，就像……就像我们以前认识。”

“碰到一个可以交往的人，”阿伯莱恩夫人说道，“有时候就会有这种感觉。”她说话的语气很温暖。可是，在内佛菲尔看来，那种温暖并非发自内心。她觉得自己说错了话，可是又不知道说错什么了，怎么说错了。

那种联系究竟是什么呢？

“我可以看看你的‘悲情系列’吗？”她绝望地问道。这个时候，也只能想起什么就说什么了。

“什么？”不，内佛菲尔没有弄错。阿伯莱恩夫人美丽微妙、富于变化的表情一下子僵住了。当她开口说话时，语速有点快：“为什么要看‘悲情系列’？那可不是为你这个年龄段的人准备的。那个，要不要看看‘羊尾系列’，或者‘小溪源头’？”

“不！我不是自己要戴上‘悲情系列’，我只是想看一看。”内佛菲尔不假思索地把手伸向了阿伯莱恩夫人戴着珠宝的纤手。令她感到惊讶的是，阿伯莱恩夫人把手缩了回去，仿佛要躲避荨麻一样。“对不起，我做错什么了？”

“没什么。”阿伯莱恩夫人垂下眼睑，等她再次抬起来时，脸上的微笑十分完美，无可挑剔。她小心翼翼地伸出手去，拍了拍内佛菲尔的手：“你要是真想看‘悲情系列’，没问题。你是想在陈列室看，还是想让姑娘们给你展示一下？”

“嗯……你觉得怎么好就怎么来。”

“陈列室吧，又方便，又快。来吧。”

阿伯莱恩夫人站起身来，领着内佛菲尔出了花园，来到一个又长又窄的拱形房间。过了一会儿门旁边的捕蝇草才感受到她们的气息，挣扎着恢复了生机。渐渐地，屋子里亮了起来。内佛菲尔的心咯噔了一下。

她的第一印象是，屋子里有二十几张飘浮着的雪白色的面孔，排成了两排，面对面摆着。随着捕蝇草发出的光线越来越亮，她看到了雪花石膏面具的黑丝支架，它们几乎隐藏在黑色的墙壁里。每一个面具就是一张鸭蛋脸，没有头发，没有脖子，绿色的丹凤眼，高高的颧骨。二十几个“阿伯莱恩夫人”飘浮在空中，每一张脸的表情都不一样，但是，都透着忧伤和肃穆。

内佛菲尔在屋子里慢慢地走着，每一张面孔都在她内心深处引发了一场雪崩，她的下巴差点吓掉了。第一张面孔目光非常恍惚，似乎把一

个痛苦的思想埋藏了很久，久到可以讲一个睡前故事了。第二张面孔警觉、痛苦、无畏，仿佛正望着长长的隧道里一个可怕的东西，然后却拒绝退缩，拒绝低下眉头。第三张面孔带着微笑，那是一个看着一件易碎的宝物的人充满泪水的微笑，是摇动的荆棘丛中的一只鸟蛋。

内佛菲尔觉得脸上有点痒痒。她抬起手来，发现一颗泪珠顺着面颊流了下来。没错，这就是她内心深处感受到的那种联系。她特想抱住身边的那个面具，让它感到好受一点。她伸出手去，仿佛要替它把脸上的泪水擦掉。

她的手心碰到了坚固冰冷的雪花石膏，手本能地抽了回来。不对呀！她大脑中紧闭的大门后面一个来自血液的声音尖叫道。不对！一切都不对劲！

“不能随便碰。”阿伯莱恩夫人在她背后说道，“很容易在上面留下痕迹。”

内佛菲尔吓坏了，吓糊涂了，她回头看了看身后的女人。颜匠的微笑很真诚，很耐心，可是，对于内佛菲尔来说，却好比一堵穿不透的墙。

“你……你在设计这些的时候，心情一定很不好，对吧？”泽艾拉哪儿去了呢？她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我的意思是说……这些都是你的亲身感受吧？”内佛菲尔指了指空中飘着的面具，“是这样的吧？”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就好比说，要想制作出上好的奶酪，你要知道奶酪的感受。其实不然。你知道，只要你掌握了制作奶酪的诀窍，就可以生产出上好的奶酪。奶酪不过是你的产品而已。”

“可是，面孔却不一样！不可能一样！”内佛菲尔现在走得有点远，有点快，“你当时一定很不开心，这个我绝对知道。多尔多拉！你当时在多尔多拉，而且，还有个孩子……”

她走得太远了！阿伯莱恩夫人眼里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但是，内佛菲尔突然觉得，眼前这位颜匠一下子退到了1600公里之外。她几乎觉

得，这位年长的女人正一点一点离她远去，而且，她还感到，洞穴里的空气突然变得冷飕飕的。

“有一个孩子。”内佛菲尔手指缠绕在一起，都有点疼了，“你丢了一个孩子，对吧？”

阿伯莱恩夫人一言未发。她转过身去，走到屋外，穿过远处的大门，消失得无影无踪。内佛菲尔待在原地，呆呆地望着她远去的背影。与此同时，两旁的捕蝇草暗了下来，使那些面具看上去更加诡异。

几分钟后，泽艾拉找来了。她看见内佛菲尔正把泪痕斑斑的脸贴在其中的一个面具上。

“内佛菲尔！”她在门口低声说道。内佛菲尔赶快退了回来，有点局促不安。面具上留下了一条泪痕。

“我把一切都搞砸了！”她呜咽道，“你当时不在，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说了很多蠢话。我提到了多尔多拉，问她是否有个孩子……她一句话没说就走了。”

“是吗？”泽艾拉的语气里充满了兴奋，而不是担忧，“那恰恰说明，她在多尔多拉的确有秘密。”

“我想，她再也不会搭理我了。”

“她不会不搭理你的。先不要想了，让我告诉你我从‘礼宾小姐’那里得到了什么信息。事实上，阿伯莱恩夫人隧道里所有的房间和画廊，她们都可以随意进出，这样便于她们收拾卫生，顺便照顾捕蝇草。但是有一个房间例外。那里有一扇暗门，隐藏得很好，一般人看不出来。门总是锁着的，只有阿伯莱恩夫人一个人可以进去，那些‘礼宾小姐’连提都不准提。”

好奇就像痛苦一样充斥着内佛菲尔的大脑，仿佛有人用滚烫的指尖戳着她的思想。此时，光想着驱除大脑中的迷雾是远远不够的。她眨了眨眼，慢慢地移动着，突然她清醒过来，看到泽艾拉的手放在她的手臂

上，安慰着她。

“内佛菲尔，你真的累了，对吧？”泽艾拉睁大眼睛，关切地问道，“按你目前的状态，很难学会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你需要睡一觉，睡半个时辰也行。看看这儿有没有客房。”

内佛菲尔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可是，当泽艾拉双手抓住她的肩膀认真地看着她时，这种感觉突然消失了。

“内佛菲尔，要是有房间的话，一定要确保门上有锁，或者有门闩，一定要在里面把门锁上，或者把门闩别上。这个地方充满了秘密，千万不能麻痹大意。”

*

房间不大，圆形，拱顶。中间有一张小床，不带床柱，床头柜上有一盏雕花玻璃灯。内佛菲尔记住了泽艾拉的叮咛，把门闩别上了，然后用一把椅子顶着门。真的有必要这么做吗？她也说不清楚。

内佛菲尔连鞋也没脱就上了床。床很柔软，很舒适。她的大脑像鱼儿脱离了渔网一样，一下子陷入了睡眠状态。

*

后来，她想回忆一下梦里的情景，那可真的像是在黑暗中游荡一样，又感觉像是窗帘破碎的布条一样从她脸上滑过。她只能想起一些片段，一些暗示，别的什么也记不起来了。

她当时正在爬着黑色藤梯，往一个金色的阳台上爬去，寻找一扇隐藏着的门。尽管她很害怕，但是毕竟有一只猴子和她在一起。猴子认识路，而且它还可以做她的向导。

她的同伴把门打开了。内佛菲尔突然发现自己一个人站在昏暗的大厅里，对面是一个白色的面具，面具上有一双绿色的眼睛。内佛菲尔把手伸过去。当她的手指碰到面具时，它开始颤抖，并出现了裂纹，脸上的表情变得很痛苦，很惊恐。

“你对她做了些什么？”响起一声尖叫后，面具的嘴唇开始破裂，嘴巴变成了一个粗糙的井眼，“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会发生什么情况？”那是一个年轻的声音，比那张脸要年轻。眼睛上有很多裂纹，像蜘蛛网似的，瞬间变得粉碎，留下一对黑洞洞的眼窝，“要是早知道，我不会……不会……”

一开始，她试图挽救面具，不让它裂开，这反而加快了其破碎的速度，尖叫声也变得更加粗糙了。后来，连慌带吓中，为了阻止面具继续尖叫，她对着它拳打脚踢，用拳头和前臂将其打得粉碎。最终，尖叫嘎的一声停了下来，瓷粉从她的指缝里漏了出来。

*

突然，有人猛地打了个喷嚏，把内佛菲尔给惊醒了。她有点发蒙，一时间，她在陌生的床上乱踢乱打着。就在心脏恢复了正常跳动之后，她的拳头和胳膊依旧因为猛烈撞击那个面具而变得十分酸疼。

有人在擂门。内佛菲尔用手指理了理头发，发现手上少了一个顶针。她穿上鞋，打开门，看到一名“礼宾小姐”脸上挂着关注的表情，十分得体。

“阿伯莱恩夫人要是知道你醒了，一定很高兴。请跟我来！快点！”

公园里，一群“礼宾小姐”在等待着。阿伯莱恩夫人站在人群中，细细的腰肢，头发打理得恰到好处，看上去神闲气定。泽艾拉坐在离她们一两米远的地方两眼盯着地面，就连内佛菲尔走近时，她也没有抬头。

“来啦！”阿伯莱恩夫人惊叫道，“内佛菲尔，来，坐在这儿。时间不多了，所以，所有的办法都要匆匆试一遍。帕琵雅，来，在她脸上做下标记！”

一名女孩用一把精致的小银锤在她的面部轻轻敲打着，仔细检查着效果，内佛菲尔没有躲闪。接着，另一名女孩端来一碗软膏，在她的额头上揉着，有一股山葵的味道。再往后，一个天鹅绒绲边的金属发箍套到了她的头上，把她前额的皮肤轻轻拉起，把皱着的眉头拉开。各种办

法频频上场，就更换的速度而言，没有一种办法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问题出在内部，这正是我们一开始所担心的。”阿伯莱恩夫人叹道，“还是要回到大脑上去，在那里做文章。”

六七本书被匆匆忙忙地打开了。她们给内佛菲尔读诗，读诗歌，有的充满了想象，有的十分伤感，也有的充满了喜悦。反正，内佛菲尔听得是稀里糊涂的。有的故事写得很好，也很美丽。可是，内佛菲尔就是无法静下心来，她不知道给她读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意义。

“也许是一种令人愉悦的氛围。索尔菲、马丽曼、杰贝雷诗！这里的光线开始变暗了。你们上去，和她们一起给捕蝇草补充点空气。”

就在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她的脸上挂着一种母亲般的神态，那可是内佛菲尔在奶酪隧道里第一次见到她时看到的表情。内佛菲尔内心还无法接受她用同样的表情看着别人。令她感到惊讶的是，她的心里充满了嫉妒，就像针扎一般难受。更糟糕的是，那种表情似乎让“礼宾小姐”的脚步充满了活力，她们一个个消失在螺旋式锻铁楼梯里。楼梯很雅致，但是却布满了蜘蛛网，周边全是假树，她一开始根本没有注意到。过了一会儿，上面的“天堂”开始亮了起来，活力四射。

“阿伯莱恩夫人，你的方法似乎有点不大对头。”泽艾拉突然说道。

“是吗？”颜匠的声音突然低了下去，有点不敢相信。

“是的。”很长一阵沉默，给人以空洞的感觉。内佛菲尔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可是，什么名堂也没有看出来。“你知道，我了解内佛菲尔。对内佛菲尔来说，别人是她生命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她相信别人正在受苦受难，她同样会感到异常难受，就像假肢一样。所以，此时此刻，她正在为她在地下城看到的所有人感到难过。”

又是一阵沉默。此时，阿伯莱恩夫人和“礼宾小姐”的表情不断发生着变化，给人以虚无缥缈的感觉，仿佛她们正在为这个陌生的概念绞尽脑汁。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去掉这个假肢呢？”颜匠慢慢问道，“怎么才能让她不再有这样的感觉呢？”

“没有办法。”泽艾拉说得很干脆，“她也没办法不去想。她，嗯，她似乎没法控制自己的大脑。所以，我们应该想方设法让她开心。我们必须让她在苦力这个问题上转个弯。”

“明白了。”阿伯莱恩夫人叹道，她伸出手去，抓住了内佛菲尔的双手，十分痛苦地看着她的面孔，“内佛菲尔……我知道，你在那里看到了很多东西，正为此感到难过。可是，有些事情你必须明白，苦力和我们不一样，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干活，干苦活，干累活。什么舒适呀，奢华呀，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痛苦，什么是恐惧，和石头没有什么区别。你凿石头，石头会发抖吗？会流血吗？有些人看上去好像很有个性，那不过是在演戏而已，这跟猴子跳舞有什么两样吗？”

“可是，可是，事情不是那样的。”内佛菲尔想到了恩斯特怀尔沉默的绝望与愤怒，“很多人都那么想。其实，苦力也有情感，只是他们无法通过面部表情表达出来而已。他们看上去非常平静，急于讨好别人，眼睁睁地看着同伴死去也无法表达。这一点我非常不喜欢。这很可怕。我知道为什么大家不让苦力拥有更多的表情，那是因为，大家都假装苦力不是人。是这样的吧？”

“对苦力的表情训练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阿伯莱恩夫人连忙答道，“苦力的孩子知道了痛苦的表情会怎么样呢？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会逐渐觉得，自己将来一定不会幸福。他们望着身边的人，在他们的脸上也看到了不幸，他们会因此倍感痛苦。相反，如果他们的脸上总是挂着幸福的表情，久而久之，他们会觉得自己真的很幸福。而真正幸福和感到幸福之间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异吧？”

内佛菲尔竭力想把心里的疙瘩解开，可结果就像手里攥着盲蛇一样，越理越乱。

“有！”她脱口而出，“有的！不一样，真的不一样。”

“我知道，这一切你很难接受。可是，你恐怕不得不接受。你知道，苦力自己都完全接受了。而且，谁也改变不了，没办法改变。”

“你就可以改变！”泽艾拉突然大声说道，“对吧，阿伯莱恩夫人？你可以派‘礼宾小姐’过去，给他们免费培训。”

一阵沉默。

“你说什么？”

“你可以，对吧？而且，如果苦力可以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别人就很难再把他们视为移动的木偶，对吧？”

内佛菲尔感到自己的眼睛为之一亮。在她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那架巨大的、令人窒息的、绝望的水车慢了下来，猛地抖了一下，挂着水珠的叶片在晨曦中闪着光芒。

“可以吗？”她低声问道，“你可以吧？”这并非什么大事，但却意义非凡。泽艾拉说得对。如果每个人都把苦力当作人来看待，那么，一切将发生变化。希望像小兔子一样在她胸口跳来跳去。

“柴尔德辛小姐，”阿伯莱恩夫人的语气中带着一丝愠怒，“我知道你是好意。可是，哪些表情可以教给苦力，是有严格规定的。”

“内佛菲尔似乎喜欢这个想法。”泽艾拉打断她。

阿伯莱恩夫人瞟了内佛菲尔一眼，接着，她又仔细看了一下。内佛菲尔发现，园子里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她的脸上。

“什么时候能想出一个好主意来？”泽艾拉问道，声音甜甜的。好几个人忙着去掏怀表。

“半个小时吧。”阿伯莱恩夫人低声说道。她看了泽艾拉一眼，眼神里透着一种屈尊俯就的神情，带着一丝敬意和一点烦恼。接着，她大步走向内佛菲尔，用一只手端起她的下巴，仔细端详着她的脸。

“的确，记忆还在，不过好多了。”沉默了好长一会儿，她慢慢闭上眼睛，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很好。如果真要那样的话，我可以安排一些课程，不过不能传到外面去。哎，内佛菲尔，你真是个奇怪的孩子！真没想到，你能这么关心苦力的事情！”

“你会教他们伤心的表情？愤怒的表情？粗鲁的表情？”

“一个一个来吧！”阿伯莱恩夫人大声笑道。她捏了捏内佛菲尔的手，一脸的慈祥，“先从不满意开始吧。要是一开始就很复杂，他们的表情就会纠结在一起，那样，看上去就成了一张张鬼脸了。嗯，内佛菲尔，我可以单独和你谈谈吗？”

内佛菲尔跟在阿伯莱恩夫人后面，进入园子深处，远离其他人，来到发光的树下。

“内佛菲尔……我要向你道歉。”阿伯莱恩夫人微笑着，甜甜的微笑中夹杂着懊悔，这突然让她看上去年轻了许多，“我不该把你一个人扔在陈列室里，太失礼了。”

“不，都是我的错，是我让你不高兴了。不过，我不是有意要——”

“的确有一个孩子。”阿伯莱恩夫人的声音很低，低到几乎听不见，“我一直忘不了她，她……不在了。”

“哦。”内佛菲尔鞠了一躬，希望的小船慢慢地、悄悄地沉了下去。原来，“悲情系列”是阿伯莱恩夫人对失去的孩子的悼念。一个死去的孩子。那个孩子不是内佛菲尔。“对……对不起。”

“你说，你觉得咱俩之间好像有什么联系。”颜匠继续说道，“那种联系也许就是你我都有某种失落。我失去了自己的孩子，而你失去了自己的……父母？”

“是的。”内佛菲尔透过头发十分腼腆地看着阿伯莱恩夫人，“我甚至都记不起他们的模样了。可是，当我看到‘悲情系列’中的每一张面孔时，我觉得……我觉得，我看到了妈妈在看着我。要是她真的那样看着

我，说明她一定很爱我，对吧？”

“是的。”阿伯莱恩夫人说道。她面如白雪，表情十分宁静。“那种感情，难以言表。”她们转了一圈，看到了泽艾拉和其他人，“也许是命运让你我走到了一起，相互安慰。下次还来吗？我们可以聊一聊，玩个游戏。瞧，我找回一个失去多年的女儿，而你也悄悄地找到了一个妈妈……”

“是的，是的。我太高兴了。”内佛菲尔恨不得马上上去搂着阿伯莱恩夫人。就在这时，泽艾拉突然伸出手来，拦住了她的胳膊，力量很大，弄得她很疼。

“我现在要带内佛菲尔回宫去。”她说道，泽艾拉的语调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绪，内佛菲尔一时不知道那是什么，“她要准备一下，品尝果冻。”

“当然。再见，内佛菲尔。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再次见面。”

内佛菲尔还没来得及好好说再见，泽艾拉已经推着她离开了园子，回到了接见室。然后，她们来到过道。金发女孩的手指紧紧地攥住内佛菲尔的手臂，她突然想起来了，事情很紧急。

离开颜匠住所前门的那一刻，泽艾拉慢慢地长舒了一口气。

“泽艾拉，你真了不起！你成功地说服了她，让她去帮助那些苦力。我真希望自己有你这么聪明。”内佛菲尔抢上前去拥抱泽艾拉。

“别！”令内佛菲尔大吃一惊的是，泽艾拉一把把她推开了。她的声音很尖，透着惊慌。

“怎么了？”内佛菲尔盯着她道，“有什么不对劲吗？”过了一会儿，泽艾拉的脸上又浮现出温柔甜蜜的微笑。218号表情——薄荷颂。“没什么不对劲的。对不起，内佛菲尔，颜匠总是让我感到非常紧张。”

“出事了！”内佛菲尔看着朋友的脸，但是，她没找到任何线索，“你发现什么了吗？你寻找那扇门的时候，被他们发现了吗？是因

为这个吗？”

“没有，不是那样的，没什么不对劲的。我们走吧，好吗？”

从泽艾拉的脸上看，一切正常。内佛菲尔反倒觉得自己傻乎乎的。

她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内佛菲尔心里想着。可是，大部分时间里，我根本就不知道她心里在想着什么。

第21章

撕裂

在坐车回去的路上，内佛菲尔感到又累又饿又渴，她都想哭了。她觉得尽管自己尽了很大努力，但是，她的脸因为过度疲劳已经皱纹密布了。泽艾拉说话时，声音是嗡嗡嗡的，像蜜蜂一样，她偶尔才能听清其中的几个字。她的大脑仿佛是一本没有打开的书。

“内佛菲尔！”这时，有人叫了她的名字，她猛地从朦胧中醒来，“我们回到宫里了。瞧，时间正好。快，快去吃点东西，待会儿摄政王会召唤你。”

“我的脸——”

“很好，真的，好多了。都修补好了，不用担心。”泽艾拉看着她，十分自信地笑了笑。

内佛菲尔很快上前给了她一个拥抱，以掩饰自己的表情。我知道，你在撒谎。她心里想着。我知道，你是为了帮我才撒的谎，这样，我就没有必要时时为自己的脸提心吊胆了。

仆人把她带回到食物品尝师的住处，雷奥朵拉上上下下仔细打量着她。

“好多了。”她低声说道，“我想你是好多了，但愿一切都好。快来吃点东西。快点，你只有半小时了！”

餐厅里，内佛菲尔喝了几罐子水，逼着自己咽下了几口砂锅茴香米

饭。她还没吃完，车子就来了，带她去摄政王那里品尝食物。这次来的车子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大，而且配备了更好的护卫人员。显然，摄政王不希望他最器重的食物品尝师再一次给掳走。马已经套牢了，后面马车的门关得严严实实的。

她心里想着，必须先熬过接下来的三小时，然后才能睡个好觉。她想象着，在这三小时里，她像是在凹凸不平的沙砾路上蹒跚而行，只有走完这段路，才会有厚厚的、软软的、舒服的地毯。

*

巨大的甜点被放在轿子里抬进来了，带着东方皇后特有的异域风采。这一切都没有逃脱“左眼”的目光。他左手手指轻轻敲击着大理石王位的扶手，慢慢地、长时间地眨着眼睛，目的是把奇怪的玻璃睫毛上的皮屑弄掉。

他那只眼睛从闪闪发光的甜点上面滑过，那可是为了取悦他而专门制作的。第一款是一个巨大的绿色锥形果冻，顶部是一朵糖花，同样是用糖制作的花的根部透过半透明的果冻蜿蜒而下。第二款是一个城堡，将近一米高，完全是用糖和水晶水果制成的，小小的吊门是用棉花糖制作的。第三款是一个巨大的蛋糕，用金箔包着，坚果中间散落着酥软的珍珠。

灰烬。他心想，灰烬和暗淡的羊毛。他需要新来的食物品尝师，他需要看着她品尝这些杰作，这样它们看上去才是真实的。

她终于来了，一个娇小的身影出现在一辆马车上。当她穿过门口的黑影走近时，灯光照在她的脸上。

他突然感到一阵不悦和厌恶穿过全身。她脸上的痕迹已经不那么明显了，不过隐约还能看出来，修补得不是很彻底。失望依旧写在她的脸上，满是痛苦，令人发狂。面对这样一张脸，他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品尝眼前的美味的，这和用脏勺子品尝山珍海味没有任何区别。

他想挥挥手，就此了结了眼前这个女孩和那些没有成功修补她的面

容的人。就在这时，女孩蹙着的眉头伸展开了，整个面孔为之一亮。

他的手僵在了空中。也许，她脸上的痕迹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吧，至少，眼前……还可以派上用场。

*

是“左眼”！是一直喜欢我的“左眼”！

这是内佛菲尔在关键时刻想到的。这让她如释重负，同时，也让她的表情亮了起来。她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她的微笑刚刚挽救了她的性命。摄政王微微点了点头。她在离王位不远处的一个天鹅绒座位上坐了下来，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

第一道布丁被端上来了。布丁的制作者滔滔不绝一五一十地介绍着，内佛菲尔仿佛觉得自己应该起来给它行个屈膝礼。她看到有人用一把小小的银刀为摄政王切了一小块绿色果冻和糖花，也给她切了一块，不过她的那份更小一些。果冻在舌尖上融化了，那种感觉就像突然冲入闪闪发光的绿色山谷，耳旁是呼啸的风声。谷地里，一朵被囚禁起来的野花在歌唱着，就像一个被囚禁的公主一样，歌声美丽凄婉。

内佛菲尔费了好大力气把身子坐稳，生怕从座位上掉下来。一小碗飞蛾饼干从旁边经过，她伸手取了一小块，放到舌尖上，顿时对味道的感觉变得迟钝了些。她使劲捏着鼻子，生怕一不小心喷嚏就打出来了。

内佛菲尔没有把头抬起来，她知道，此时，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她的身上。这让她感到浑身都不自在，仿佛很多人正迫不及待地拿着叉子叉着一块果皮一样。

*

只是在品尝了麦罗迪亚兰花果冻、焦糖城堡、宫廷凤梨等之后，“左眼”才开始感到脑后有点发痒。说实话，当他发现自己还有后脑勺时，他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他的想法向来都是柔软、松散、包罗万象的。而后脑勺浮躁粗笨，令人讨厌，就像蝙蝠落到了捕蝇草的口里一

样，让他很难看得清楚。

啪嗒！啪嗒！啪嗒！啪嗒！那是什么声音？

哪里出问题了？飞天大盗竟然没有试图偷走这些甜点。也许，他想在他们品尝之后将其偷走。不过，要是那样，也太没有挑战性了，太没有意义了。是的，甜点还是无与伦比，但是，味道已经不是最好的了。毕竟，几个月以来，制作者们都绞尽了脑汁，要把最好的甜点呈现给摄政王。

如果飞天大盗的一切偷盗行为都是为了制造混乱，他完全可以潜心研究他人的计划，从而达到目的。果真如此，还有什么能比破坏摄政王的计划制造出更大的混乱呢？还有什么能比连续作案更有效果呢？所以，如果飞天大盗能在这么危险的情况下来盗取甜点，那几乎就是疯狂之举。正因如此，“左眼”越来越肯定飞天大盗一定抵挡不住诱惑。这就意味着，“左眼”必定思略了某样东西，某样简单但异常的东西。

他的手停了下来。有了，他心里有数了。他轻轻摆了摆手，所有的布丁重新摆在了他的面前，他又仔细打量了一番。

他不会错的。飞天大盗绝不会错过在甜点最好吃的时候将其盗走的机会。可是，整个品尝过程都平安无事啊！这只能意味着，飞天大盗早已将其中一块偷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仿制品。

他显然一直在纳闷，为什么没有人能弄清真相。让他尤其纳闷的是，这些人的脑子为什么不会转弯呢？

也许，有人已经猜出来了。的确，有人肯定早就知道了，早就发现了变化，甚至成了飞天大盗的帮手。到底是哪些人？到底哪块布丁是冒名顶替的？

会不会已经下了毒？他瞟了瞟坐在附近的红发女孩。她看上去睡眼蒙眬，不过，很明显，她还没有睡去。任何毒品，要是能毒死他，早就把那个女孩毒死了。她的面孔和刚打上来的水一样清新。她显然不是同谋，但是，屋子里的其他人就很难说了。

到底是哪块布丁？忽然间，在他看来，绿色果冻上面那糖花奏出的旋律颇有点讽刺的意味。毫无疑问，它就是假的。那么，真的究竟是怎么给偷走的呢？它的制作者往好里说是粗心大意，往坏里说就有同谋的嫌疑了。

他挥了挥手，卫兵马上行动起来了。

*

内佛菲尔错过了这关键的一幕。当时她正在揉眼睛，紧张的平静瞬间变成了流血和混乱。突然，她听到了短促的喊叫声，也算不上是什么喊叫声，充其量是一个不大的声音罢了，接着是低沉的砰砰声。她睁开眼时发现，刚才那些把带糖花的绿色果冻运进来的趾高气扬的人，此时正膝盖发软倒向地面，黑色的伤口斜穿过胸膛。轿子砰的一声倒向一边，银盘斜着飞了出去，盘子的边缘撞击着地面，发出叮当的声音。果冻倒了个个儿，发出一种潮湿的低吟声，就像音乐盒掉到井里一样，花的根部在空中飞舞着。

内佛菲尔呆若木鸡，迷惑不解地盯着卫兵红色的刀刃，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过了一会儿，她发现他们正盯着摄政王白瓷般的左手，等待新的命令。

还没等她完全恢复知觉，摄政王的手又动了起来。

*

“左眼”知道，事不宜迟。为了达到替换布丁的目的，飞天大盗一定有很多同谋。卫兵、甜食商，甚至特案调查员，谁也脱不了干系。为什么要费那么大周折用双倍大的东西替换原来的东西？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飞天大盗希望摄政王能看到其中的变化，目的是使他心理失去平衡，搞晕他，气疯他，彻底搅乱他对人世的看法。

可是，为什么要这样呢？到底是谁想这样呢？“左眼”想从中找出某些规律。乖乖，他还真就找到了。

飞天大盗充其量是别人的爪牙，“左眼”现在把一切都看透了。飞天大盗就是别人手里的一个工具，而那个人是想让“左眼”分心，无法专注自己的计划，把他搞糊涂，让这个事情把他拴住，让他感到束手无策，力不从心。另外，谁会知道飞天大盗的这个游戏对“左眼”有着这么大的作用？只有一个人！

“左眼”迅速发出一系列信号，命令把“右眼”身边剩下的顾问通通处决了。

“右眼”多年以来一定在密谋对付他，在半个脑壳里酝酿着邪恶的、愤怒的情绪。毫无疑问，他把所有计划都掩藏在无数无聊的想法和日程当中。他知道，“左眼”对此不会十分上心。目前，“右眼”一直在削弱他的势力，随时准备出击。所以，“左眼”别无选择，只能先发制人。

*

在大家还没有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前，第一名顾问已经给斩首了，而且，干得干净利落。第二名尖叫一声，痛苦地举起了双手，之后，给砍倒在地。然而，当摄政王第三次举起左手并指向特案调查员特勒贝尔时，她迅速后跳一步，抽出剑来，挡住了朝她劈过来的刀刃。

“住手，这是命令！”特勒贝尔的声音里充满了威严，卫兵一愣，一时竟忘了特勒贝尔根本不是自己的顶头上司，而且只要“左眼”醒着，她的话就没有多大的权威可言。特勒贝尔趁机从腰上拽出一个袋子，扔到地上。袋子爆炸了，白色的粉尘飞溅在瓷砖上。

卫兵大吃一惊，跳了回去，怀疑有人对他们发起了进攻。没过多久，每个人的眼睛都在流泪。

“尊敬的阁下！”特勒贝尔大声喊道，“您的顾问有话要说！”

随着白色粉尘刺激的味道飘到了王位，摄政王的右眼一下子睁开了。

*

平时，就像手套滑动着套到手上一样，摄政王会一点一点醒来。可是此时不一样了。他的右眼猛地睁开，而且，他意识到自己受到了攻击。他的脑壳里不仅仅只有他一个人，和他在一起的另一半已经与他判若两人，无法辨认了。它像一个巨大的、疯狂的蝙蝠，用失去理性的黑色翅膀拍打着他，用坚硬的利爪撕扯着他的思想。

卫兵在围攻特勒贝尔，特勒贝尔拼死抵抗。他们这是在干什么呢？

“住手！”

大家一起住了手，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困惑的表情，纷纷盯着他左边的身体。这时他才意识到，他的左手一定是在发号施令。他低下头来，非常恼怒地发现，和以往一样，他只能看到自己右边的身体，完全看不到左边的任何动作。他伸出右手，抓住左手，阻止它发布命令。

“退下！所有人都退下！特案组调查员特勒贝尔，你的报告……”

特勒贝尔根本没有机会向他报告。趁大家不留神，左手挣脱开右手。一眨眼的工夫，他感到自己右手的指关节上留下了一道灼热的伤口。“右眼”想了想，突然意识到，他的左手启动了秘密机关，一根针弹了出来，刺中了右手。

那根针是少有的几样可以穿透他皮肤的利器。几百年来，他一直用精油精心呵护着自己的皮肤，让它像龙鳞一样坚硬。它不怕毒药，更不怕疼痛，因为疼痛早已无法转移他的注意力，更不能使他束手就擒。令他最为吃惊的是，他突然痛苦地意识到“左眼”完全疯了，他必须马上消灭。

“卫兵，准备弓箭，瞄准我身体的左边！喉咙的左边！还有左眼！”

*

内佛菲尔从椅子上摔倒了，她木木地看着摄政王，他的皮肤正猛地抖动着。摄政王这会儿完全不对劲。他的两半面孔出现了完全不一样的表情，互相打架，嘴巴斜张着，眼睛看着不同的地方。内佛菲尔继续看

着。他的左手把王位扶手上的一个秘密嵌板打开了，从里面抽出了一根刺针，刺针似乎是由浅色的黄金制成的。不一会儿，两只白瓷般的手同时抓住刺针的柄。摄政王自己和自己干上了，仿佛疾病突然发作，在王位上扭动着。

一时间，接见室里人们个个目瞪口呆，接着陷入一场混战。长期以来，摄政王的私人保镖和顾问之间一直有些不睦，此时，他们二话不说，彼此敌对。先前围攻特勒贝尔的卫兵停止进攻了，而是马上保卫她，免受另外三个仍然服从“左眼”命令的卫兵的伤害。“右眼”宠幸的一名顾问从手镯里抽出了一副非法的西班牙绞刑具，快速向前，意欲勒死“左眼”的一名翻译。突然间，那个不稳定的联盟解散了。现在，到了解决所有恩怨的时候了。

就在各种相左的命令满天飞的时候，一支箭射中了摄政王的左肩。尽管插得不深，但是，他还是晃了一下，从王位上摔了下去。不一会儿，另外两支箭击中了他。这一次，一支射中了他的右腿，另一支射中了他的右锁骨下面。

“住手！”特勒贝尔大声喊道，“你们都疯了吗？停止向摄政王射击！”

“哪一个？”一名卫兵喊道，手里的弓已经上了箭，正抖个不停。

“哪一个也不能射！”特勒贝尔怒吼道，“把弓箭都收起来，通通收起来，停止互相残杀！”

摄政王躺在地上，旁边散落着残缺的果冻。他滚呀滚呀，自己和自己较劲。几百年来，他一直在研究各种各样的防御招数。他熟悉自己的战术，了解自己铠甲上的软肋，知道自己坚硬的皮肤哪个地方容易受到兵刃的攻击。当刺针最终从他的双手里掉落飞出去时，他用拳头连续击打着自己，左手击打右脸，右手击打左脸，之后，又一把一把撕扯着自己玻璃般光滑的头发。

“阻止他！”特勒贝尔高声喊道，其他人也附和着。

可是，谁也阻挡不了他，没有人能够接近他。而且，他们彼此之间也不再相互信任。任何人，只要靠近他一步，就会立刻成为几十支箭的目标，成为寒光逼人的利剑瞄准的对象。除此之外，摄政王折腾一番之后，身边出现了五六个陷阱，当时设置陷阱的目的是防止敌人逼近王位，伤害王位上的人。一道金属薄纱帘子落了下来，把他和骚动的人群隔开了，帘子上有毒的倒钩在珍珠色的光线下熠熠生辉。地板陷下去一块，闪闪发光的瓷砖纷纷跌落到黑暗的下面。金属钟摆摆来摆去，发出丝绸撕裂的声音。毒镖从一堵墙上飞到另一堵墙上。

摄政王的身下，一个水池开始向四周延伸。一开始，没有人想到那是血，因为它是半透明的，像玻璃一样闪着光芒。最终，他仰面倒下，慢慢地不再挣扎了，冰霜一般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他在发抖，似乎开始痉挛，仿佛两个“自我”暂时休战了。然而，它们却退回大脑，继续战斗。

“大夫！叫大夫来！”然而，摄政王的两个“自我”各有自己喜欢的大夫，争执不下。就在双方为此打响了新的战役时，利剑再次亮了出来，战斗继续。

在这场混战中，只有一个人真的接近了摄政王，因为她成功地避开了张开大口的陷阱，而且，她不属于任何一派。

*

在摄政王迷宫一般充满灰烬的大脑里，战事正酣。一半大脑觉得，它是在跟一个冰冷可怕擅长逻辑的怪物作战，这个怪物像蟒蛇一样要把自己勒死，其巨大的鳞片像锁链一样发出沉闷的咯咯声。另一半只知道，它在跟一个幽灵般的魔影作战，那个魔影十分疯狂，没有形状，在自己的手里渐渐融化了。

突然，在摄政王的内心深处，在那个既是“左眼”的地盘、又是“右眼”的巢穴、同时又不属于任何一方的地方，他感到自己大限已到。那个他长期以来非常熟悉的身体开始变凉，变得麻木，而且，开始失去控

制，就像士气低落的士兵吃了败仗之后趁着夜色四下逃窜一样。不！就在两半大脑因为仇恨拼命角力之际，他那更大的灵魂发出了一声感叹。非要这样吗？要永远这样下去吗？也就是说，一个行将就木的大脑非要这样一点一点麻木下去吗？

他的视力还没有完全失去，不过，一切都变得迷迷糊糊。往上看去，他发现，天花板上精美的雕刻被一个污点挡住了。那个污点是一头红发和一张瘦削苍白的脸。

一双小手试图止住伤口里流出的血，可是，并没有成功。那是用食物品尝师的腰带打成的结，她正用力将其敷在摄政王身体一侧最严重的伤口上。

她的脸上下颠倒着，可是，他依旧可以看清那上面的表情。这让他充满了好奇。他好久没有看到这样的表情了，他想了好大一会儿才认出来，那是怜悯的表情。是的，那是发自内心的同情，既非高高在上，也非不屑一顾，完全是惺惺相惜，同病相怜。看上去是多么奇怪啊！

一时间，他对她产生了同样的感情。患难与共！想想他死以后她必将遇到的那些可怕的事情，他不禁唏嘘不已。

他眼前的世界开始变得朦朦胧胧，最后，慢慢消失了。然而，他大脑里的雾霾开始消散了。他第一次感到自己不是一个人在那里，感到有什么东西在他身旁跳跃着，像猴子一样，感到那个东西不是他意识里那两只巨大的野兽，在彼此的魔爪下变得虚弱。它像婴儿一般咿咿呀呀地说着话，它的脸像一团火焰一样变来变去。它把他带到一个房间，在那里，他要接受考验。

在接见室里，他站在一个空荡荡的大理石王位面前，看着眼前的一只他将要打开的盒子。经验告诉他，盒子里面一定装着什么吓人的东西，可是，他身边那个蹦蹦跳跳的伙伴却低声对他说，里面或许装着什么奇迹也说不定。他跪了下来，拎起盒子，把盖子打开一个小缝，往里看着。

透过窄窄的缝隙，他看到的不是可怕的噩梦，而是蓝色的永恒。突然，从那朵被囚禁起来的糖花里发出的音乐再次在他耳边响起。可是现在那歌声不再忧郁，不再被囚禁，而是欢快的、自由的。

突然间，他看到了过去500年间的幻象。他现在看到的不是盒子里面的东西，而是外面的东西。500年来，他的身心、他的世界就是一个装满恐惧的盒子。

他咽下最后一口气，从囚禁他的盒子中挣脱出来。

第22章

权力分配

沉寂像黑色的池水一样在屋子的上空弥漫着。每个人都转过头来，看着那个一动不动的人。他们的一生似乎都受制于一片不知疲倦的险恶的大海，而此时此刻，它却突然变得沉寂了，消失了，留下一个个石峡，滴水的深渊里到处都是挥舞着四爪的奄奄一息的海怪。就连那空荡荡的王位及其象征的权力也无法转移他们的视线。

内佛菲尔蹲在摄政王旁边，浑身发抖。她只知道，她的手指在他的胸膛上感受不到任何脉搏的跳动。她觉得他最后终于朝她微笑了一下，而那个笑容此时还挂在他的脸上。

就在大家沉默不语的时候，接见室的双开门打开了，一队穿着紫色制服的人大步流星地走了进来。其中，有6个人是来自特案调查组的，而走在最后的两个人是香水商，眼睛用丝绸给蒙上了。人群往两边退去，给他们让出路来，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摄政王的尸体和蹲在他身旁的一个小小的身躯。突然，内佛菲尔注意到她手上和顶针上光亮透明的血液，像罩光漆一样。特案调查员停了下来看着他们，接着，把目光转向特勒贝尔。

“他没气了。”内佛菲尔低声说道，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脉搏没有了。我刚才试图给他止血……”

特勒贝尔向前走了几步，和新来的人站在了一起。没有人试图阻止她。突然，她不再是手持利剑上气不接下气的孤独女人了，而是一个搬

来了救兵的权威人物。

“谁上去把钟摆关掉！”她果断说道。为了盖过嘈杂的场面，她把嗓子都喊哑了。几个身着白色制服的仆人快步跑到暗道机关的开关处，顿时，像刀片一样锋利的钟摆不再摇动了。“大夫，尊敬的阁下需要治疗！”两名医生犹犹豫豫，十分焦虑地看着彼此的保镖。“嗯，可恶！快去给尊敬的阁下治疗！你们两个都去！你们两个人，如果有谁有奇怪的表现，或者异常的举动，另一个人必须马上向我报告。卫兵，把你们的武器瞄准两个大夫。等候我的命令，随时开火。任何人不得进入此屋，或者离开此屋！其他人，原地待命，等候审讯。”

卫兵和医生个个惊得目瞪口呆，像雕像一样立在一旁。等他们醒悟过来后，连忙战战兢兢地执行命令。医生走近时，内佛菲尔跪着往后挪去，眼睛一直盯着倒在地上的人，他那光滑的头发像一把闪光的扇子一样铺在呈镶嵌图案的地面上。她用手绞着腰带，那上面黏糊糊的，不过，依旧有着珍珠般的光泽。没有人和她说话，然而，时不时地有人把目光投向她。这些人的脸上毫无表情，一看就是刻意装出来的。

难道是我的错吗？或者是我把事情搞得更糟？

医生们似乎不愿意开始检查。内佛菲尔离他们很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的手在颤抖。

“尊敬的阁下，冒昧了，请原谅……”一名医生嘟囔着。显然，没经过允许，他甚至都不敢触碰他尊贵的病人。

“你应该快一点。”特勒贝尔冷冷地说道，“毕竟摄政王有令，他去世之后，所有的大夫和食物品尝师都要被处死。给你点动力，让他起死回生吧。”

她还在试图恢复自己的气息，同时用袖子擦了擦眉头上的汗水。

她的提醒起到了预想的作用。医生们急切地打开皮包，把珍珠膏涂抹在摄政王的鼻孔里和嘴唇上，在他脸的上方点燃了香炉，用耀眼的黄色糨糊在他的手掌心印上了魔符。

内佛菲尔昏昏沉沉中也听到了特勒贝尔说的话，这令她大吃一惊。摄政王的食物品尝师在他死后都要被处死。尽管特勒贝尔说要救摄政王的命，但是，内佛菲尔非常肯定的是，她是亲眼看着他死去的。现在，他似乎要把她带走了。

“把所有的门都关上！”特勒贝尔手里拿着剑，边走边命令道，“任何人都不得离开。等摄政王醒来时，他要对此时轻举妄动的人一一审判。大夫们，马上报告，有什么进展吗？”

两名医生非常内疚地跳了起来。此时，他们的皮包都空了，他们似乎正用尖尖的贝壳把什么东西注入摄政王的耳朵里。由于惊慌，他们的手一直在抖个不停。

“嗯，没有……嗯，有。”一名医生连忙答道，“有一些重要的发现了。再给点时间！求求你，请再给点时间！”

时间给他们了。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只听到有人拖拽尸体的脚步声，可是，病人依旧没有任何反应。最终，医生们颤抖的手从摄政王玻璃般的身体上移开了。

“调查员……”一名医生发话了。他的声音很低，语调里透着恐惧，“我们试遍了各种方法……各种起死回生的药物，包括凤凰血……我们的仪器没有检测出任何生命体征，甚至一丁点脉搏也没有……”

接下来是死一般的寂静。之后，出现了怀疑和恐惧的私语声。

特案调查员特勒贝尔的脚步停了下来。一时间，她踌躇不决，呼吸非常急促。她紧紧抓住利剑，仿佛要把医生的话从空中劈开。过了一会儿，利剑的尖端慢慢垂了下去。

“愿他安息！愿他的事业永续！”她渐渐恢复过来，低声说道，“所有人原地不动！摄政王被暗杀了，在场的所有人都要接受调查！”

“被暗杀了？”卫兵的头目大声说道，其他人也随声附和，声音传遍了屋子的每一个角落，“可是，尊敬的阁下是自己把自己刺死的！”

“是的，没有任何先兆，他完全疯了！”特勒贝尔驳斥道，“这里边有预谋。毒药，香水。我要揭穿这个秘密。调查员，随我来。”

空气中依旧充满了紧张的气氛。调查开始了，证词一一被记录下来了。特案调查组带来的香水商在屋子里慢慢移动着，他们用敏锐的大鼻子使劲嗅着，嗅着那些一脸谄媚的证人。露在外面的口袋和布袋都被翻过了，衣服也被仔细搜索，看是否有暗藏的口袋，剩下的食物和饮料，也被情愿和不情愿的人一一品尝。

香水商肯定的是，屋子里用过的唯一的“香水”就是用来唤醒“右眼”的粉末，里面没有任何致疯的成分。品尝过甜点的人没有任何一个表现出自戕的迹象。

“不是香水的问题，那一定是毒药了。”特案调查员特勒贝尔一遍一遍小声嘟囔着，“一定是。不在甜点里面，那么……可是，也许在别的东西里面。那个东西给整个吃下去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可供检验。嗯，有了！抑制气味的飞蛾饼干！大部分饼干可能让摄政王一口吃下去了，剩下的一丁点，可能让什么人吃了……你！”

最后一个字说得很轻，但是，充满了杀气。内佛菲尔正倚在墙上，满脑子胡思乱想。她睁开眼睛，看到一双靴子站在了她的面前。她的目光扫视了几身紫色的袍子，发现特勒贝尔正低着头冷冷地看着她，一脸的厌恶。

“总是你！任何事情到了最后都到了你这里！怎么回事？”特案调查员半蹲下去，这样，她的目光和内佛菲尔的就在一个平面上了。换了别人，这个姿势可能是一个友好的表示，让人看上去不那么可怕。然而，此时此刻，这让内佛菲尔想到了一只低下头来窥视老鼠洞的猫。“你在品尝之前吃解药了吧？”

“我？没有，没有，我没有！我……”内佛菲尔皱着眉头，绞尽脑汁地想着会不会是她乱中出了什么差错，“没有！我没有！我没有吃下任何不该吃的东西！都是食物品尝师该吃的东西，再就是摄政王吃的东

西！不过，有一样东西，一样我吃了以后呕吐的东西。那东西是在我从地下城回来后给我的——”

“对了，是泻药。所以，解药一定是在这之后吃的。小女孩，把那以后发生的一切都告诉我。任何细节都不能漏掉！”

内佛菲尔恍惚中开始慢慢讲述着她从地下城回来后所发生的一切，只隐瞒了她和泽艾拉以及和阿伯莱恩夫人之间的对话内容。当内佛菲尔讲到她曾离开过食物品尝师的住处时，调查员一下子来了精神，开始询问她，看看是否有人在她睡眠期间给她下了药。当她获悉内佛菲尔在一个从里面反锁的房间里睡觉时，显然大失所望。

内佛菲尔讲完了。特勒贝尔十分不满地哼了一声。她逼着她一遍一遍讲下去，偶尔会问她几个问题。内佛菲尔讲着讲着就把自己给忘了。每当她的目光和特勒贝尔的相遇时，她的大脑就变得一片空白，整个人也变得吞吞吐吐，结结巴巴。

求求你，我现在什么也不要想，就想睡觉。可以躺在上面休息的厚厚的地毯几乎不见了，她的目光所到之处全是碎石沙砾。她曾想过，如果她假装吃了解药，调查员会不会让她睡去。

“够了！”特勒贝尔厉声说道，“把这个女孩抓起来！”内佛菲尔惊得张大了嘴巴。特勒贝尔根本不予理睬。“不能再耽搁了。”她对身边的调查员小声说道，“必须马上行动。看到这里被查封了，谣言一定会不胫而走，不翼而飞。摄政王的死讯必须公布，而且，必须由我们来公布，免得有人要争权夺利。通知宫里的人，在儒雅厅开会。”

所有的门都打开了，信使奔走相告。内佛菲尔脚不点地地被人带了出来，穿过等待的人群。那些人个个伸长了脖子窥视着她，有的挤进满地是血的接见室。他们的面部表情十分丰富，拼命寻找一张自己没有的面孔。突然，在她被带离走廊的一瞬间，内佛菲尔觉得她在人群中看到了泽艾拉那张憔悴苍白的脸。

*

内佛菲尔被特案调查员包围着，手被铐着，脑袋感到天旋地转，她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给拖到了儒雅厅。她在黑暗中站着，周边的灯笼很小，像萤火虫一样。她意识到，那些灯笼离她很远，而她此时站在她所见过的最大的洞穴的中央。洞穴里面回荡着各种各样嘈杂的声音，崭新的灯笼一盏接一盏飞了进来。儒雅厅没有坐满，但是，随着宫里的人接到通知后急急赶来，这里变得越来越满。

内佛菲尔费了很大劲才模模糊糊看清了前排的人。他们几乎都带着双筒望远镜，每个人都把望远镜举到了眼前。她不知道，这里面的人是不是都在仔细地观察着她。突然，她的心情非常沉重，仿佛他们的目光有重量似的。

“各位先生，各位工艺人，凯弗纳市的精英们！”特勒贝尔的声音在偌大的大厅里回响着，人群里发出的嘈杂声慢慢消失了。“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只有悲痛。尊敬的摄政王阁下、我们凯弗纳市的主人和城市之父遭人谋杀了！”

人群中传来了清晰的惊愕声和怀疑声，像潮水一般一浪高过一浪，之后，那些声音随着特勒贝尔再次开口描述摄政王突然离去的过程又慢慢退去了。

“特案调查组已经得出结论：他是因为中毒而自杀的。”她终于说道，“他是被自己的食物品尝师——来自外埠的内佛菲尔给出卖了。现在，我们已经把她抓起来了，准备审问。摄政王生前有令，一旦他被谋杀，将由特案调查组临时接管凯弗纳市，彻查并严惩行凶者。从现在起，我们正式行使对该市的管理权。”

“很抱歉，我对此持有异议。”

内佛菲尔发现，好几位身材高大的人正步履坚毅地朝她和特勒贝尔所在的讲台走来。他们用棍子挑着灯，这样，他们酒红色的服装在整个宫里都可以让人看得清清楚楚。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非常熟悉的瘦弱的身影，嘴巴里总是藏着笑。不过，此时此刻，那笑意藏得很深，一点也

看不出来。

“回到你的座位上去，柴尔德辛。”特勒贝尔直了直身子。

“尊敬的调查员，很明显，你很愿意相信摄政王是被谋害的。这样，你就有了一个极好的借口来接管这座城市。如果有一丁点迹象表明摄政王是死于谋杀，我们都会心甘情愿地匍匐在你的面前。”

“现在是特殊时期，特案调查组不来接管城市，谁来接管？”特勒贝尔厉声反驳道，“难道是你？”

“议会。”柴尔德辛心平气和地说道，“一个代表各个行业、代表城市各阶层利益的议会。”

“你是在质问尊敬的阁下赋予我的权力？”特勒贝尔反问道，“你是在挑战摄政王的权威吗？”

马克西姆·柴尔德辛长舒了一口气，脸色骤变，很难想到这是一张曾经洋溢着笑容的脸。

“是的。”柴尔德辛说道，“我是在挑战摄政王的权威吗？这个人已经死了。他疯了，跟自己较上劲了，最后把自己捅死了。是的，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我觉得应该对他的权威发起挑战。”

大家都倒吸一口凉气，空气似乎变得稀薄，没法呼吸了。

双方怒目相向，对峙起来。内佛菲尔发现，双方互不相让。她很难想象，对方能从彼此身上找到什么漏洞。此时，她的思想很难集中，但是她明白，有一把看不见的利剑正悬在她的头上。柴尔德辛想阻止它落下来，却使自己陷入了危险的境地。

“这件事情应该由宫廷来做主。”最后，柴尔德辛大声说道，“说出你的想法，调查员。我也会说出我的。让宫廷来为我们做主吧。”

她列举了一长串过去10年里试图谋害摄政王的案例，如带毒的箭头、脆弱的洞穴支柱、能让耳朵流血的哨音、引人垂涎的尖尖的石头、活蹦乱跳的猎豹蜘蛛的香水、床单上的毒刺以及训练有素的攻击蝙蝠等

等。

“看到这些，你还想让我相信，摄政王的突然离去不是阴谋的结果？摄政王的敌人心灵手巧，而且不知疲劳。尽管尊敬的阁下有时候他的心思让人很难揣摩，但是他为人非常谨慎，足智多谋，精明能干。他让整个城市稳稳当当地走过了500多年。你觉得这样一个人会突然因为吃了甜点而死去吗？”

让内佛菲尔感到大吃一惊的是，黑暗中，人群里竟然传来了肯定的低语声。

“最后，有很多奇怪的现象都围绕着这个女孩。她是外埠人，不知道什么时候让谁给带进来的。尊敬的阁下最喜欢的食物品尝师刚刚死去，她就出现在宴会上，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她的行为从头到尾都非常古怪，难以解释。她是解开这个谜底的关键。这把钥匙，无论如何，我都要把它转动起来。”

听到“无论如何”四个字，内佛菲尔吓得浑身发抖。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说话。在这可怕的沉默中，让内佛菲尔十分担心的是，柴尔德辛很可能不打算提供任何答案。

“把那个孩子带过来。”他最终说道，“掌灯。让宫里的所有人都看看她。”

内佛菲尔被带了上来。几十盏灯对着她的脸，照得她什么也看不见。

“你吃解药了吗，内佛菲尔？”柴尔德辛的声音听上去十分平静，“有没有这样的机会？你好好想想。”

内佛菲尔摇了摇头。“没有。”她哽咽道，“我想过了，真的想过了……没有。”

“看着她。”他转过身去，面对着听众，“你们看着她，还会再怀疑她吗？

“如果特案调查组想把她羁押起来，我想，明天她会给我们说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来。从证人口里挖出真相非常容易，让他们说谎同样不费吹灰之力。是的，在特案调查组给她上几个小时的手段之后，我敢肯定，她一定会心甘情愿地对天发誓，她吃过解药，或者说，为了止痛，她曾到月球上走了一遭。不过，此时此刻，你会发现，她说的都是真的。什么出卖啦，毒药啦，谋杀啦，通通都不存在！”

灯落了下来，内佛菲尔发现自己在暗影里再次眨了眨眼睛。

“亲爱的朋友们，”柴尔德辛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后继续说道，“我不否认摄政王非常伟大。整个凯弗纳市是围绕着他而展开的，就像犰狳的壳一样。没有他，简直无法想象这个城市会是什么样子。他是这座城市的大脑和灵魂，是主心骨，是定心丸。他代表着城市的过去，也是这座城市命运的化身。

“怎么样能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说出来，同时又不怠慢他？我看，这不太可能做到。这位调查员说过，摄政王‘突然疯了’。然而，在内心深处，我们都知道，这没有什么突然不突然的。多少年了！也许，100多年了。这么多年来，我们也一直诚惶诚恐、十分谦卑地跪在地上俯首称臣，根本没有时间去注意他正一步一步毫不回头地走向疯狂。

“是人就得睡觉。所以，大家都会睡觉。你们之中是否有人度过了没有时间概念的日子？你还记得睡眠不足对你大脑造成的伤害吗？想想吧，摄政王度过了多少这样的日日夜夜。

“你们可能会骗自己说，我没有发现他的左脑和右脑正离得越来越远。你注意到了它们互相倾轧、互相掣肘吗？它们彼此之间互不信任，一方可能拿出一包粉末，让他快速吸入，从而阻止另一方做出愚蠢的事情。是啊，等大限来临，它会来得很快。也许，我们应该感谢我们的幸运星。如果凯弗纳市陷入内战，如果一个身躯内两个敌对的领袖打了起来，那结果会是什么样的？

“对我们来说，摄政王代表着连续性。他的存在使得大家可以玩一

场游戏，假装一切都可以像现在一样，永远不变，直到永恒。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今天所发生的一切告诉我们，如果你试图阻止变革，结果会是怎样。总有一天，缺乏睡眠会反过来咬你一口，一味想着别人对你的威胁会把你吞噬了，而且，即便你的身体忠实于你，你的大脑最终也会背叛你的。

“变革是必要的。不管我们如何反对，变革总是要来的。现在，很多人都指望着特案调查组，听命于特案调查组。他们说，特案调查组会继承摄政王的遗志，执行他的命令。他们将使一切维持现状。如此一来，摄政王的灵魂还活在大家心中，继续统治着我们，威胁着我们，安慰着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可是，世界改变了，我们也必须改变。凯弗纳市也必须改变，来适应我们，而不是我们削足适履，去适应它偏狭的躯壳。几百年来，每个人都要围着摄政王的意愿转。我们对城外的风光不屑一顾。我们一遍一遍地告诉自己，外边的世界并不精彩。外边的世界只是一片荒原，上面住满了晒黑了的野人，他们蜷缩在被飓风围困的破棚子里。

“现在，让我来告诉大家吧。外面的世界丰富多彩，引人入胜。那个世界完全可以变成我们的。你真的知道外面的人是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我们吗？我们居住在一块神奇的飞地上。在这里，什么人间奇事都能发生。在这里，香水价值连城，香水是女孩踏入上流社会交际圈的通行证。一勺‘培帕瑞可’香料可以换来很多金子，够军队里一个团的人马用上一年。我们都知道，只要拿出一丁点货物就可以从外部世界换来我们所需要的任何东西。亲爱的朋友们，这样做很简单，可是，我们没有那么干。

“我们为什么不派遣涂抹了香水的使者前往世界各大强国？为什么不去奴役那里的国王、君主和大臣？我们为什么不拥有一支自己的军队来保卫自己的国土？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发现金矿，那些接触过香料的勘探人员举世无双。我们的将军将和奶酪师一样，拥有独到的战略眼光。我们为什么只是胸怀自己，为什么不能放眼外界？真要那样的

话，天就要塌下来了吗？世界末日就要到来了吗？

“为什么？因为，到现在为止，即便摄政王不在了，我们依旧还是他的俘虏。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一定要摆脱他。特案调查组说过，在他的统治下，凯弗纳市繁荣了500年。事实上，它只繁荣了400年。在最近的100年里，一切都崩溃了，包括我们的统治者本人。摄政王死了，不能怪这个女孩。实际上，他一直处于慢慢死亡的过程当中。到了最后，就像各个朝代都要灭亡一样，他的大限也终于到了。”

一开始，掌声寥落。后来，声音越来越大，把麻木中的内佛菲尔给惊醒了。慢慢地，有人把选票收了上来，计票完毕后，当场宣布了结果。特案调查员一方败选了，他们无权接管凯弗纳市。不过，他们可以继续调查摄政王的死因，并保证在两个月的时间内找出证据，以便在儒雅厅举办的听证会上出示。而且，在此期间，他们并不享受特殊的紧急权。与此同时，一个议会将被组建，负责管理凯弗纳市的事务。

对于内佛菲尔来说，这一切没有多大意义。她只知道，马克西姆·柴尔德辛冲她看了看，给了她一个安心的微笑。她头顶上那把看不见的利剑没有了，是柴尔德辛冒着被折磨、被处决的危险把她从利剑下面救了出来。

第23章 想家

内佛菲尔醒来了，身下是一张不大的四柱床。床上有金色的铺盖，柔软的帘子。屋子不大，但很整洁，很熟悉，到处弥漫着紫罗兰的味道。是的，这是她在柴尔德辛联排别墅中自己的房间。看着屋子对面，她甚至看清了一只被拆开过、又被重新拼装起来的机械小公鸡的轮廓。他们并没有给她换上新的钟表，不过，她也不能因此责备他们。

椅子上放着叠好的衣服。看到它们，她突然又有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绿色的裙子，绿色的缎面鞋，上面是带着小绒球的卷叶形花饰手套。一时间，在她看来，她来到柴尔德辛家之后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一场梦。也许，她从未在宴会上把美酒打翻；也许，她从未做过食物品尝师的工作；也许，她从未被飞天大盗掳走过；也许，她从未跪在临终前的摄政王身旁……

小公鸡旁边有两把水壶，一大一小。她站了起来，发现自己浑身疼得厉害。她要去洗脸，然而，在手指把水面弄皱之前，她却停了下来。她仔细瞧着，看看是否能在水里看到自己的倒影。

不，这不是一场梦。一切都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而且，都在她的脸上留下了印记。水里的影子有点模糊，有点抖，不过，她能看到自己的表情，这就够了。当然，她身上还有不少瘀青，手掌两侧和前臂上青绿色的擦痕开始变得清晰可见。她看了一会儿，有点纳闷。不过最终她不再去想那些擦痕到底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留下的。

她穿好衣服，把门打开走了出去。

“喂，内佛菲尔！”马克西姆·柴尔德辛笑道。整个家族的成员又穿上了便装，从大人到小孩，都戴着布丁帽，“正好赶上开饭的点儿。来，我们正要去早餐室呢！”

早餐室还是老样子。蓝色的光线似乎再次把她心中的雾霾驱散了，就像一只手把窗棂上的凝霜擦去一样。现在，她的大脑比过去几天清醒了很多，不过，身边的一切似乎非常遥远，非常奇怪。

一切都没有改变，然而，没有什么是原来的样子，因为内佛菲尔已经今非昔比。柴尔德辛的家人没有改变，他们依旧身材高大，依旧光芒四射，依旧聪明过人。尽管他们说的笑话变了，可是，他们仍旧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笑，怎么笑，以及什么时候让笑声同时停下来。

只有泽艾拉似乎和大家步调不太一致。这个金发女孩脸色比以往更加苍白了，说话的时候有点机械。她第一个吃完饭，说了声“失陪”，她说有一个私人的东西，上面的神符需要替换一下，然后，她就离开了饭桌。

终于可以吃上自己喜欢的东西了。内佛菲尔心想，可她突然发现不行。桌子上一切好吃的东西都让她想起了摄政王。一团一团的柑橘酱让她想到王位前面给弄坏了的果冻。就连冰糖似乎也用忧郁、莫名的眼神盯着她。

“内佛菲尔，你好吗？”柴尔德辛问道，“你看上去心不在焉，心事重重，还有点不太适应，对吧？”

“对不起。可能吧，感觉像齿轮没法咬合。”她意识到自己表述得不是很清楚，于是，马上解释道，“就像一部机器，运转得不太良好。”

“这个需要时间。”她的男主人一边和颜悦色地说着，一边把柑橘酱涂抹在吐司上，把糖放进茶里，“你需要大量的睡眠，而且什么也不要做。”

有人轻轻碰了一下桌子，内佛菲尔的杯子摇晃了几下。突然，她仿佛看到一具尸体匍匐在那里，半透明的血液在周边形成了一个水池，像一个流动的窗框。她赶紧用餐巾把杯子蒙上，这才把那个形象从大脑里驱逐出去了。

“柴尔德辛老爷，”她猛地喊道，“我可以出去吗？”

“当然！坐上马车，爱上哪儿上哪儿。不过，一定要随时带上保镖。我担心特案调查组仍会对你图谋不轨。”

“不，我是说，谢谢！只是，我不会去凯弗纳市的。你要让人们到地上的世界，对吧？我可以一起去吗？我只是……只是想看看天空……”

柴尔德辛看了她好长时间，然后，他挑起了眉毛，那表情看上去一半是惊讶，一半是开心。“是什么让你觉得我要把凯弗纳市的人送到外面去？我不能把每个行业的秘密都带到上面的世界去，也不能让一个顽皮的女孩把所有疾病都带到地下世界来。”

“你昨天说的！你说……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也可以是我们的世界。”

“是的。”柴尔德辛轻轻说道，那语气给人一种合情合理的感觉，“可是，我们没必要去征服他们。凭着殷实的国库，我们完全可以雇佣军队……”

军队？是的，他前面就提到了军队。

“不是当真的吧？”她知道，他的确是当真的。只要外面那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是属于他的，他才不关心自己是否亲眼见到过。

“我们将为外面的世界做一件好事。”他说着，目光移到了小松饼上，“眼下，到处都是一个个很小的王国，东一个，西一个，杂乱无章，帝王也个个都是短命的，人们急需一个具有几百年经验的全球统治者。”

“这样，也更有利于宫廷解决争端。”柴尔德辛的一个侄子说道，“所有的争端，通过战争，在地面上就可以解决了。那样，对我们不会造成任何伤害。”

“不会……造成……伤害？”内佛菲尔不知道是该震惊，还是该愤怒。她只能对自己默默说着上面这几个字，不知道它们在别人的耳朵里是否具有同样的含义。

“等凯弗纳市成为‘大世界’的首都，我们可以继续扩张，往下开发……”

内佛菲尔摇摇晃晃地站在那里，觉得自己马上就要病倒了。这时，她突然记起了飞天大盗说过的话：“……凯弗纳市已经准备好再次扩张，马上就要改变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即将到来……”

一时间，和飞天大盗一样，内佛菲尔仿佛看到了凯弗纳市的真面目——一个朦朦胧胧、凶恶狰狞的美人。她正伸展着四肢，摇动着越来越长的头发，张开满嘴獠牙微笑着。也许，凯弗纳市早已知道，这样一个机会正在向她招手。在内佛菲尔的脑海里，她正像扔掉一个旧玩具一样，把摄政王给抛弃了。与此同时，她又张开怀抱，迎接一位新人。这个人可以继续扩大帝国的地盘，为帝国带来新的生机。这个人就是马克西姆·柴尔德辛。

“内佛菲尔！”

内佛菲尔从屋子里跑开，全然没有理会他们的呼唤。

“还是有点疯疯癫癫……”就在门从背后关上的一刹那，她听到有人这样说道。

当内佛菲尔沿着走廊急急忙忙跑回到自己的房间时，她早已是上气不接下气，不过，这与刚才的跑动无关。每当想起在凯弗纳市的点点滴滴，她都觉得似大山压顶，喘不过气来。然而，这并没有彻底压垮她。她第一次认识到，在内心深处，她一直坚信，总有一天她会逃离此地。逃出去！就是这一信念一直在支撑着她！对，逃出去！逃到外面去！

如果柴尔德辛的计划成功了，她就无法真的“逃出去”。在她的脑海里，她已经看到了恩斯特怀尔给她展示的那幅图画中的一个场景：一个巨大的阴影遮天蔽日，悄悄地降临到土地上。当然，外部世界不可能完全陷入黑暗之中，只是它将成为凯弗纳帝国管辖的一个省。那里的人们将在田里劳作，像地下城的贫民一样，被奴役着。他们将彻底失去自由，被迫为地下城的利益流血流汗。他们将为朝廷的军队提供粮草，充当他们阴谋的走卒。

她的脑子里被这些想法填得满满的，一点缝隙也没有了，要是不转动起来，马上就要爆裂了。她必须立刻找到泽艾拉，和她谈谈。就在她这么想的时候，她看到了那个金发女孩就出现在她的前面。她正在打开一扇衬垫门，准备进去。

“泽艾拉——”

“对不起，内佛菲尔。”泽艾拉在门槛处停了下来。她低着头，故意做出沾沾自喜的样子。“现在，家里增加了很多新的任务，我自己也发现时间不够。要是有事，你就找郝丽珂小姐好了，她一定愿意帮助你。”

“泽艾拉！”内佛菲尔感到一扇包着天鹅绒的大门当着她的面轻轻地关上了，“我……我想找的那个人是你！”

“你没听见我刚才说的吗？”泽艾拉转过身来，看着她，脸上的笑容依旧。她说话的语气依旧很平静，有板有眼，只是和她说的东西没有任何关系。“没听明白吗？现在，不是一切都围着你转了。有很多重要的事情，改天换地的事情。大家都很忙，都要考虑如何生存下去，而不仅仅是冲着别人点头哈腰。”

“怎么了？”内佛菲尔觉得这个问题自她初次见到泽艾拉以来就没断过，关键是，这个金发女孩从未给过她一个答案，“到底出什么事了？”

“嗯，当然出事了。”泽艾拉的语气不再那么平静了，语调里带着几分苦涩，“不是说你非常非常讨厌，只是，我真的有点受不了了。你一

天到晚呆呆的，笨笨的，东碰西撞的，我真的忍不下去了。而且，你现在跟我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内佛菲尔一下子觉得遭到了背叛。泽艾拉的话刺痛了她，她差点转身离去。然而，最终她还是待在了原地。

“我不信。”内佛菲尔的声音颤抖着，“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至少，不完全是那么回事。你是我的朋友，泽艾拉。而且我觉得我慢慢开始理解你了。不高兴的时候，你会激动。你刚才就一直在控制着自己，不让自己激动，结果你的面部表情就像是用胶水粘上去的。我知道，我很讨厌。是的，我真的很讨厌。可是，我觉得你不是讨厌我，你是害怕我。”

“嗯，也许我怕你！”泽艾拉反驳道，语调高得出奇，“你到哪儿，哪儿就出事。现在，你又回来了。你觉得大家希望你回来？你为什么不能让我们清静清静？”

“你干吗不告诉我究竟出什么事了？”内佛菲尔绝望地问道，“是不是因为我守不住秘密？那就别告诉我出什么事了……就告诉我我该做点什么？”

“哎，还是算了吧。你每次打开一个盒子……都会露出惊讶的神情！没有一个盒子里是不带毒的！从来没有！”说着，泽艾拉走了出去，砰的一声把门摔上了。

内佛菲尔两眼直勾勾地盯着门，一时糊涂了，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泽艾拉当着她的面把她们之间的友谊撕得粉碎，这的确让她惊得喘不过气来。

可是，昨天我们还是朋友。她绝望地想着。昨天，她还帮着我，护着我。究竟发生什么事了？我究竟做错什么了？

她想着想着，泽艾拉的话再次在她耳畔回响着，刺痛着她的心。

你现在跟我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也许，泽艾拉说的话是发自肺腑的。也许，长期以来，泽艾拉是受家人之托来关照她的，而这在泽艾拉眼里充其量就是一份差事，而且，是一份苦差事，一份棘手的差事，一份尴尬的差事。如今，这份差事结束了，泽艾拉像躲避瘟疫一般躲着她，或者说，将她弃之如敝屣。

突然间，联排别墅里的房间对她来说太近了，每个房间都太整洁了，就连孩子们在屋里跑来跑去、高高兴兴地玩着柴尔德辛带回来的玩具的声音，都显得特别刺耳。

柴尔德辛曾经说过，她可以借一辆车子到处转转。她离开前门时，没有人阻止她，只是4个保镖马上走上前来，陪在她的左右。她跟车把式说了句话，对方把车停稳了。

“去哪儿，小姐？”

内佛菲尔突然感到精疲力竭，她第一次明白了格蓝迪宝离开宫廷时的心境。在此之前，她坚信没有什么能让她再次回到奶酪隧道里去了。可是现在她心里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回去！她闭上眼睛，想象着自己回到了阴暗、发臭的通道里。

在她的脑海里，她看到了自己用醋涂抹的所有奶酪的外皮，看到了她打扫过的地板，看到了她把火焰弄灭、把蝇虫弄死的地方，看到了在那里消磨的数以千计的日子里她把空空的蛋壳扔得满地都是的隧道。昔日的恐慌像黑豹一样向她袭来，一股凉气沿着她的脊背滑了下去。

这里不再是我的家了。我的家在哪里？

突然，她灵光一现，睁开了眼睛。

“请带我去阿伯莱恩夫人的隧道。”

阿伯莱恩夫人！也许，她可以在她那里找到一个避风港。她们最后一次见面时，她对她很好。内佛菲尔一下子来了精神，等阿伯莱恩夫人独特的前门映入眼帘时，恍恍惚惚中她竟然跳了起来。

她跳下车来，在保镖的陪伴下，来到门口，报上自己的姓名。又一

次，有人透过彩色猫头鹰的眼窝上下打量着她。

“对不起。”过了一会儿，猫头鹰用“礼宾小姐”的清脆圆润的音调说道，“阿伯莱恩夫人今天特别忙。留下你的姓名，也许，回头她会约你。”

内佛菲尔一时无言以对。不知为什么，她觉得阿伯莱恩夫人应该知道她来这里有急事。

“我能……我能进去等吗？请跟她说一声我来了。”

又过了一会儿，门开了。两名脸上挂着同样时髦的笑容的“礼宾小姐”站在门的两旁，迎她进去。保镖见内佛菲尔要离开了，不太高兴。不过，在对方承诺能保证内佛菲尔安全的前提下，他们也只好同意了。

“请在此等候。”内佛菲尔被带进了一个看起来十分舒适的会客厅里。会客厅不大，但是，墙上装饰着精美的雕刻。“恐怕我家主人一时半会儿无法见你。你来点点心吗？”

内佛菲尔差点拒绝了，不过，她突然想起来了，她现在可以随心所欲了。想吃点什么，想喝点什么，早已没有了限制。她点了点头。茶来了，用茶盘托着。内佛菲尔在那里有点坐立不安。约半个小时后，门开了。不过，出现在她面前的不是阿伯莱恩夫人，而是泽艾拉的朋友波尔卡丝。内佛菲尔脸唰地红了，她意识到失望一定写在自己的脸上了。

令她感到惊讶的是，波尔卡丝走进屋里，从茶托上拿起一个杯子，倒上茶，在内佛菲尔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脸上的表情十分平静，异常高傲。

“恐怕，”她一边搅拌着糖，一边说道，“阿伯莱恩夫人这会儿正忙着把‘沉思’加到‘蹙眉’上去。不过，正好，我们可以单独聊聊。”

眼前这个个子不高的女孩异常自信的态度着实令内佛菲尔大吃一惊。事实上，波尔卡丝和原来判若两人，这不仅仅是因为她以往脸上总是挂着一种扭曲了的、痛苦的表情。和阿伯莱恩夫人其他的“礼宾小

姐”一样，她的头发朝后做成一个整洁的发髻，眉毛上扑着眼影粉。原先紧张兮兮、懒懒散散的样子彻底没了。她呷了一口茶，坐姿十分端正，颇有女王风范。

“这是你新得的表情吗？”内佛菲尔问道，她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很适合你。看上去，不太……嗯，显瘦。”

“你看上去气色也不错。”波尔卡丝不慌不忙地答道，“尤其是考虑到你目前的状况。”她笑了笑，脸上的表情不断地变化着，每一种表情都很优雅，很高贵，很会意，而且，很昂贵。可见，成为一名合格的“礼宾小姐”享受着某些特殊待遇。“大家都在谈论你，说，摄政王死后，你差一点就给处决了；都在谈论你在儒雅厅里说的话。所以，我想我们可以好好聊聊。”

“嗯。”内佛菲尔坐了下来，有点不知所措，“嗯，谢谢！”

“你看，我心里一直在琢磨个事。”然而，波尔卡丝脸上的微笑看上去不像是一个心事很重的人，“昨天，你们走后，我发现了一样东西。我想，最好是先和你说说。”波尔卡丝说话时似乎有意在不断地停顿，内佛菲尔觉得她是故意的。在经过一个长时间的、有意的停顿之后，波尔卡丝把手伸进袋子里，掏出一个银质小物件来，放到手心里。内佛菲尔盯着看了好久才认出来那是什么。

“噢，那是我的顶针，上次来这儿时落下的！谢谢，是落在客厅吗？”

“不！”波尔卡丝说道，仿佛要把精彩的包袱留在最后，“不是！”

一阵沉默过后，内佛菲尔有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她似乎没有跟上对方的思路。

“噢。”她最终说道，“那，那在哪儿呢？”

“这是最耐人寻味的地方。不在你的住处，不在园子里，不在陈列室，也不在接待室。在楼上，在园子上面的画廊里。问题是，我们从来

不让客人上楼。阿伯莱恩夫人不愿意让别人看到她们创造‘眼光’效应时所采用的秘方。她说那样就没有神秘感了。可是，它就出现在那里……”她转动着顶针，阳光落在它带凹纹的顶部，“……躺在地面上。所以，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内佛菲尔绞尽了脑汁，冥思苦想。“说明那是别人的顶针？”她大胆地猜测道。

“不，不是！”波尔卡丝反驳道，那种自命不凡的神态一时不见了，“上面有摄政王家族的标记。另外，所有的房间每天都要打扫的。”

“那……”内佛菲尔再一次怀疑自己误打误撞碰上了一个自己根本不了解规则的游戏，“那很有可能就是我的。也许……有人捡到了……拿到了楼上。”

“我想，你应该知道顶针是怎么到那儿的。”波尔卡丝说道，她奶油般光滑的脸上露出高高在上的笑容。

“你说什么？”内佛菲尔瞪着她，一脸的茫然。

“你现在知道了问题的关键，对吧？”波尔卡丝拍了拍手，脸上换上了严肃的表情。那是23号面孔，名叫“羚羊跳溪”。“一方面，你是我的朋友。另一方面，我有职责在身。我是不是该汇报上去？”

“必须汇报吗？”内佛菲尔问道，一头雾水。

“嗯，咱们还是谈点高兴的事吧。”波尔卡丝继续说道，“最近，我一直在考虑自己的未来。大部分‘礼宾小姐’一辈子就这样了。这个你知道吧？只有极少数人最终能成为颜匠。我就在想，如果某个人有一张非常特别、非常著名的脸，而且，这张脸上有一千多种表情，如果我拜她为师的话——”

“哦！”内佛菲尔突然心里一亮，“我太傻了。你这是在敲诈我吧？”

“什么？不不不，我的意思是——”

“从来没有人敲诈过我。”一开始，这种想法着实令她激动了一番，

可是很快就让她心里感到酸酸的、疙疙瘩瘩的，“所以，你的意思是，我把顶针落上面了。而且，如果我不让你拷贝我的表情，你就去告诉阿伯莱恩夫人，说我偷着跑上去了，对吧？波尔卡丝，如果你想拷贝我的表情，开口就是了。”

“我没说要向阿伯莱恩夫人汇报。”波尔卡丝打断她，“我想，特案调查组对此会更感兴趣吧。”

“什么？”内佛菲尔的心一下子凉了一大截。

“只有一个时候阿伯莱恩夫人或者我们中间的其他人没有和你在一起。”波尔卡丝继续说道，“那就是你去‘睡觉’的时候。所以，你一定是趁着我们大家不在的时候，偷偷溜了上去，然后，又悄悄溜了回来。前前后后，没有人发现你。你不是这样对特案调查组说的吧？你一定是跟他们说，你在客房里睡了几个钟头。”

内佛菲尔第一次明白了波尔卡丝这番话背后的用意，看到了温柔的波浪下面可怕的礁石。是的，特案调查组一直在设法寻找她陈述中的漏洞。波尔卡丝的故事和她手里的顶针足以让特案调查组把她抓回监狱，进行“审讯”。

“哟，你看上去很吃惊，很无辜。”波尔卡丝十分夸张地叹了口气，“可惜啊，这一套在我这儿不好使。你之所以没进监狱，原因只有一个，大家都相信，你不会撒谎，否则都会写在脸上。可是，这个——”她举起顶针，“足以证明，你会撒谎，而且，你的确撒了谎。”

“可是……”

波尔卡丝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调整了一下头发上闪闪发光的首饰，那样子十分优雅，不禁让内佛菲尔想起了阿伯莱恩夫人。

“我本想和你多待一会儿，可是今天下午我得去帮忙调整一个表情，一个令人讨厌的苦相。记着，明天我一天都没事。我想，你大概也不会有事吧。挺好的。明天8点，我去柴尔德辛家接你。之后我们一整天都可以待在一起了。”

波尔卡丝开始往外走了。内佛菲尔摇了摇头，从迷茫中醒了过来。

“波尔卡丝！你说的……你说的楼梯是什么样子的？我说的是通往画廊的楼梯，也就是你捡到顶针的楼梯。是黑色的吧？”

“黑色的，熟铁的。”波尔卡丝有点不耐烦地答道，“上面装饰着常青藤和葡萄串。怎么，想起来了？”说着，她离开了房间，身子依然站得笔直，这让她看上去老了不少，也不太像她自己了。

内佛菲尔一动不动地待在原地，两眼茫然地看着洒在地毯上的茶慢慢渗了进去。

内佛菲尔对特案调查组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只是有一件事她没有提起，她不太想说。她没有提起自己在阿伯莱恩夫人会客厅里做的那个梦。此时，她试图回到那个朦胧的梦境，尽量回忆起每一个具体的细节。

梦里，她沿着缠满黑藤的楼梯一步一步来到一个金色的阳台……也许，那是一段用叶子装饰的熟铁楼梯，通往满是机关的画廊。难道她的梦是通过扭曲的镜子来向她展示着什么真实的东西？难道她真的溜出了客房，偷偷地爬上楼，最后把顶针落到了那里？

内佛菲尔一直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而这一时又被别的烦心事淹没了。那种感觉不是很强烈，但一直都在。她觉得自己忘记了什么，事情不大，但十分重要。是她把事情的顺序给颠倒了？还是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好，半途而废了？她觉得齿轮没有咬合。那种感觉一直刺痛着她，就像眼睛里进了一根睫毛。

她想起来了。她明白了这种感觉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她知道了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慢慢地，她弯下腰去，脱掉一只小小的缎面鞋，盯着它看个不停。

她最后一次来到阿伯莱恩夫人隧道的时候，累得直不起腰来。有人把她领到一个小小的休息室，她连鞋子都没脱下，倒头便睡。后来她醒了，挣扎了半天，重新把鞋子穿上了……

没错，这就是一直困扰她的地方。她清清楚楚地记得自己重新把鞋子穿上了，可是她本来不需要这样做，她当时根本就没有脱鞋啊！

这意味着什么？她不得而知。特案调查组反反复复地研究着内佛菲尔的陈述，对她从地下城归来到摄政王死去这一段时间的行踪尤为关注。他们试图发现其中的破绽，但是，迄今为止，都是无功而返。不过，前前后后的确有一处不太吻合，这就意味着某个地方出了差错。那是一个小小的漏洞，透过它，内佛菲尔的心里第一次产生了疑窦，这令她感到不寒而栗。

第24章

梦中的尖叫

“泽艾拉！”

回到柴尔德辛家里，内佛菲尔第二次敲响了金发女孩实验室的衬垫门。她站在门外，突然有了一种只有“神酒”才能给她的那种感觉，而此刻，那种感觉尤为强烈。门那边，有什么东西意识到她来了，那个东西渴望把她的记忆喝干。时间变得酸酸的，空气里洋溢着葡萄酒的味道。

门里面传来一阵嘈杂声，偶尔能听到脚步声，或者碰杯的声音。然而，有一个声音不断传来。那声音很小，很柔，很有节奏感，但又时不时地给打断了，仿佛一首窒息的歌似的。

“泽艾拉，我知道你不愿意见我，可是，这很重要！”内佛菲尔又使劲敲了敲门。

门里面轻柔的声音突然停了下来，变成了打嗝的声音。只是到了那个时候，内佛菲尔才突然猜出了那是什么。脚步声离门越来越近了。门开了，泽艾拉出现了。她系着黑色的围裙，一脸的不耐烦，手上戴着沉甸甸的指环，上衣口袋上别着一个胸针，上面刻着符文。

泽艾拉的眼睛并没有出现浮肿的现象，也不红。那个声音我一定搞错了，内佛菲尔想着。也许，她是对着神酒或者别的什么反复吟唱呢！

“什么事？”

内佛菲尔使劲咽了下口水，然后直奔主题：“我想，我在梦中回到

了阿伯莱恩夫人的隧道。我想，我可能做了什么，但我现在记不起来了。”

“你说什么？”泽艾拉看着她，表情僵住了。

“波尔卡丝捡到了我落在画廊里的顶针，在……”

还没等内佛菲尔说完，泽艾拉就抓住她的脖领，把她拖到实验室里，然后，砰的一声把门摔上了。

“你没长脑子吗？”金发女孩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来，“这样的事，怎么能在那里大呼小叫？！”

内佛菲尔不明白她的意思，完全被所在的屋子给镇住了。她本以为会被拖进一个地下室，里面到处都是尘封的木桶、酒瓶和难得一见的天平。然而她却发现，自己身处一个长长的拱形屋子，墙上挂的是绣着图像字符的帘布，有紫色的，有银色的。黑黝黝的黑曜石石板上是一圈一圈粉笔魔符，有白色的，也有浅黄色的。每一个圈中间都立着一个木桶，上面盖着布。

她没有想到屋子里有一种饥饿的味道，淡淡的麝香味儿刺激着她的鼻翼。空气中有一种东西，或者某些东西，正唱着饥饿之歌，仿佛自己的牙齿也跟着歌声震颤。歌词唱道：走错一小步，弄错一个字符，用错一个词，你就完蛋了。

“你还不明白吗？”泽艾拉继续说道，脸色很苍白，表情很紧张。“现在开始怀疑，或者改变口供，已经晚了。你把口供留给了特案调查组，马克西姆伯父把一切都押在这上面了。他想方设法阻止他们逮捕你。如今，他的地位、他对特案调查组的立场、他有关成立议会的提议，一切的一切都押在你的口供上了，押在你不会撒谎这件事上了。如果人们知道你的口供有问题，那等于拆了他的台。那样的话，你就毁了他，毁了我们每一个人。”

“可是，如果我真的梦游了，那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该赶在别人前面先把事情搞清楚？波尔卡丝说——”

“我不知道波尔卡丝玩的是什么把戏。据我所知，是特案调查组派她去搅乱你的头脑的。”

“不光是波尔卡丝一个人。”内佛菲尔一开始让对方咄咄逼人的气势给弄蒙了，现在，她开始慢慢恢复了知觉，“当我躺在会客室的床上时，我太累了，没有脱鞋。可是，等我醒来时，我发现它们在床边上。我觉得波尔卡丝不是在瞎说。我想在这一点上你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我知道，在我睡觉的过程中，有一样东西发生了变化。那就是你！打那以后，你的一举一动完全不一样了。

“泽艾拉，我知道你了解真相。你看见我梦游了吗？你是不是看见我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你因此不愿意再理我了？我究竟做什么了？请……告诉我！”

“我什么也没有看见。你说的全是胡话，内佛菲尔。你……你只是过度紧张了。”泽艾拉又回到大姐姐的模样了。可是这一次内佛菲尔再也不会上当了。

“不是胡话，还有更多的呢！我做过一个梦。我觉得，那就是我的所作所为的一个影子——”

“别说了！”泽艾拉说道，她的语气有点歇斯底里，“别说了，我不想听！”

“可是，这很重要！我真的爬到上面的画廊里去了。我在梦里就是那样做的，只是当时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有一个猴子和我在一起，给我指路，我们发现了一道暗门。我们把门打开了——”

“我不想听你讲什么愚蠢的梦！”泽艾拉爆发了，“我再也不想听到你愚蠢的、疯狂的声音了！我再也不想在我们家里看到你！滚出去吧，让我一个人静一静，滚吧！”

内佛菲尔怎么也没想到泽艾拉会突然爆发。泽艾拉猛地推了她一把，差点把她推倒。等她再次推她的时候，内佛菲尔及时举起了胳膊，挡了一下，结果推到了她的前臂上，推到了原来的瘀伤上。突然，她的

梦境再次回到她的大脑里，就像一个燃烧的煤块掉进了冰凉的水里，令人惊讶不已。她记得在梦里她打了那个惊叫的面具，记得把自己的手和胳膊弄得青一块紫一块。可是，她万万没想到，梦里的所作所为会给她留下了真实的瘀伤，像鸟蛋一样青青的，一碰就疼。

最终，齿轮咬合了，开始转动。内佛菲尔往后退着，背靠着门，胳膊依然高高地举着，以防泽艾拉再次偷袭。

“梦里我把一个面具打碎了。”内佛菲尔低声说着，“它在我的手上、胳膊上都留下了瘀伤。也就是说，我真的打碎了什么东西。那东西很硬，应该把我弄醒啊！记得小时候，肿块啊，擦伤啊，这些东西总是能让我从梦游中惊醒。

“可是，这一次却不一样。难道我没有真睡？”

泽艾拉又开始焦虑不安了，她脸上的表情不断变化着，从轻微的恼怒到大姐姐般的微笑，不一而足。

“我当时是醒着的。”内佛菲尔听见自己的声音说道，那声音听上去让人感到很苍凉，她很吃惊。“我偷偷溜出去走了一会儿，然后，回到屋里，锁上门，上了床。可是，后来的事情我全忘了。所以，我一定是喝了‘神酒’，把我的记忆全抹去了。有人把酒给了我，对，是一个我完全信任的人让我喝下去的。也许，有人随身带着小酒瓶，好随时把错误抹掉。

“那个人就是你，对吧？你就是我梦里的那只猴子，把我领到暗室里的那只猴子。也是你把酒给了我，让我忘记了一切。”

内佛菲尔与其说是在指责泽艾拉，倒不如说是自己越来越纳闷，百思不得其解。泽艾拉则一直往后退着，仿佛一朵暴风云。突然，金发女孩转过身去，沿着狭窄的屋子飞奔而去。万分紧张之中，她左冲右撞，两只脚在地板上神秘的图文中穿梭，避开粉笔，金色的发辫在脑后甩着，紫色的火焰像爪子一样挠着她的脚跟。在屋子的尽头，她在一张红木桌子旁边停了下来，桌子中间放着一只高脚银杯，周边围着一圈小瓶

子。

“让我一个人静一静！”泽艾拉声嘶力竭地喊着。

“泽艾拉！”内佛菲尔紧跟几步，然后，停了下来。她感到屋子里有什么东西在发生着变化。往下一看，她发现，泽艾拉后退时，慌忙中脚碰到了一个粉笔圈的边上。粉笔线释放出一种紫色的烟雾，慢悠悠地盘旋着，闪着光芒。一缕烟须像舌头一样舔着内佛菲尔的脚拇指。她感到酒在“品尝”着她的思想，“品尝”着她最近的记忆。她赶紧逃离开了。

这时，空气中出现了爆裂声，声音惊动了屋子里其他的酒。一种酒慢慢地冒着皮革似的气泡，窃窃私语；另一种酒泛着黄色，悄悄地吼叫着；还有一种酒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它的沉默像蜜糖一般浓稠。它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这个年轻的入侵者身上。那是一个十分柔弱但稍纵即逝的生物，没有护身符，没有绝杀环，也不知道如何运用这些“绝技秘籍”。

此时，唯一理智的选择就是赶紧离开，退到走廊里。而理智从来没有让内佛菲尔的脚步慢下来过。

“滚开！”泽艾拉抓起一个小瓶子，举在手里，准备扔过去。她那长长的光滑的发辫没有了丝带，开始散开，变成了卷曲的波浪。“滚开，否则……”

“暗……暗门后面有一个面具。”内佛菲尔结结巴巴说道，她不打算放弃，“一个即将碎裂的面具。你把它怎么样了？它一直在尖叫。要是它知道即将发生什么，它一定会……”

泽艾拉抽噎着，将小瓶子使劲向内佛菲尔的头部扔去，差点击中。内佛菲尔躲开了，紧接着听到了玻璃摔碎的声音，同时，还听到了很低、很遥远的尖叫声，那东西迈开蜘蛛腿，仓皇逃走了。

“……我一开始不知道那是什么声音，事实上，很长时间里我都不知道。”内佛菲尔继续说道，“直到刚才，直到刚才你冲着我尖叫。那个面具发出的声音就是你的尖叫声，泽艾拉。我不知道你是冲着谁喊的，

什么时候喊的，为什么喊的，也不知道喊的是什么。可是我知道那就是你，就像我刚才敲门前听到你的哭声一样。你为你做过的事情在哭泣。如果你早知道事情的全部真相，你是不会去做的。那是你用‘神酒’无法抹去的一个错误。”

“你就是那个错误！”泽艾拉高声喊道，“第一次跟你说话，就是我这辈子犯下的最糟糕的错误！不过，我可以抹掉它。我是谁？我是柴尔德辛家的人！是的，我可以把错误抹掉，再也不去想它。你是我大脑里的污垢，我要把你抹掉。很快，我就忘掉了，一点痕迹都不留！”说着，泽艾拉当着内佛菲尔的面，把手伸向桌子中央的高脚杯。

“别！别别别！”

内佛菲尔跳着，动作十分笨拙。她忘了泽艾拉的脚落到了哪些石板上，于是，就胡乱跳着，自以为不会毁掉那些圈圈。当她从魔符上面跳过时，淡淡的紫晶须伸了出来，像鞭子一样，试图抓住她。魔符白色的尖牙插入她裙子的褶边和她记忆的边缘。她尖叫一声，猛地一踢，挣脱了出来。这时，她听到了棉布撕裂的声音，也听到了内心深处撕裂的声音，仿佛无数词语从她大脑里被撕走永远消失了似的。她清清楚楚地感到，有张嘴巴因为只差一点没咬住她而失望地合上了。

她跑到屋子的另一端，这时，泽艾拉正好端起酒杯，准备喝下去。内佛菲尔一头撞向眼前这个酿造葡萄酒的女孩，把她手上的杯子打掉了。杯子在空中飞着，翻滚着，“神酒”像深紫色的珍珠一样洒向四面八方。当酒滴溅到地面上时，突然出现了一阵失望的尖叫声，仿佛有人用钢丝绒拨弄着小提琴的琴弦一样。一大滴酒不偏不倚落到了泽艾拉的手背上，一时间，似乎她要把酒滴送入口中。接着，它冒着烟，仿佛要进攻似的。泽艾拉张开嘴，但没有喊出声来。她像掸掉蝎子一样，迅速把它掸飞了。

泽艾拉盯着手上酒滴刚刚落下的地方，浑身发抖，接着，她整个人崩溃了。她跪倒在地，双手捂着脸，胸脯无助地一起一伏，哽咽着，欲哭无泪。内佛菲尔在她身旁蹲了下来，抓住她的肩膀，使劲摇晃着。

“别！别这样！你知道满脑子是洞、失去记忆的感觉吗？你知道到处是缝、无法匹配的感觉吗？它会让你疯掉！就像我一样！”

“我也不想啊！”泽艾拉突然失去了往日成年人一般、大姐姐一样的风采，“可是，那些记忆，满脑子的画面，我实在受不了。我就是想把它们全部忘掉……”

“可是，神酒也不可能把什么都抹掉。表面上，它把很大的一个记忆通道给关闭了，可事实上，记忆还在，就像骨头里面痒痒一样，想挠却挠不着，又像有人紧跟在你的后面，你又无法回头去看他。而且……如果我们记不住自己所犯的错误，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还会再犯？”

“你不明白——”

内佛菲尔双手搂着泽艾拉，使劲抱着她。

“不明白什么？我知道，你一直在对我撒谎。也许，你向我隐瞒了很多东西。我知道，这里面可能计划套着计划，阴谋套着阴谋，而我只是个工具而已，一直都是。就连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也是。不过，没关系，你是我的朋友。你是我的朋友，而且，你遇到了麻烦。我知道一直以来你都很难，很不容易，而我又非常愚蠢，蠢到根本没有看出来。求求你，求求你，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行。那样的话，事情会变得更糟，对你，对我，都不好。”泽艾拉抬起苍白的脸，目光离开了自己的双手，“你的脸——”

“我不在乎！”内佛菲尔大声喊着，声音传遍了整间屋子。酒在桶里发出潺潺的声音。“我不在乎我的脸！我太蠢了，我受够了。正是因为我这张脸，所以大家希望看到我的蠢样。即便这意味着我必须离开，到山洞里去扛大包，我也要知道事情的真相。我必须知道。”

泽艾拉看了她好半天。她的脸色十分苍白，白得就像白垩悬崖一样，而且，她脸上的表情让人难以捉摸。

“就像一出剧。”泽艾拉最后小声说道，“有场景，有台词。而且，

我……我很擅长表演。

“你还记得我是怎么勾起你对阿伯莱恩夫人暗室的好奇心的吗？嗯……你说得对，当你在她的客房里睡觉的时候，是我敲的门。我告诉你说，我找到暗室了，而且，我把钥匙也给偷来了。你直接出来了，跟在我后面，穿过画廊，顺着楼梯，来到园子里，然后……进了那个房间。

“你进去时，我站在外面放哨。突然，你在里面变得十分暴躁，开始砸东西。没办法，我只得冲了进去，抱住你，直到你慢慢平静下来。我……我不知道那个东西会让你变成那样！”

“里面有什么？”好奇心再次占据了内佛菲尔的大脑。

“不知道。等我进去时，发现你把我们带来的捕蝇草给砸碎了，屋子里漆黑一片。我想里面有不少面具吧。我没仔细看。

“但是不管你看到了什么，那个东西把你的心给撕碎了。等我们来到亮处时，我发现，你的脸上充满了火焰、你目光如刀、号叫、痛苦，还有……我无法再看下去了。后来，你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脸，顿时，你惊慌失措。

“我当时跟你说，我们必须把那段记忆抹掉，否则，阿伯莱恩夫人只要看你一眼就知道你见过那个暗室。那样的话，你我一个都甭想活着出来。即便可以，摄政王也会把我们一一处死，因为我们把一个‘毁了容’的你带给了他。接着，我把我的小酒瓶给了你，还让你吃了一块飞蛾饼干，这样，等你醒来以后，嘴里就不会留下酒的味道了。我甚至告诉你把酒瓶扔到什么地方，回头我就可以去取回。”

“这么说，你没做错什么呀！”内佛菲尔想了想，抓住了泽艾拉陈述中最闪光的地方，“你只是帮助我找到真相，后来又在保护我，对吧？”说着，她突然想到了一个细节。“糟糕！我把东西打破了。阿伯莱恩夫人一定知道，我们去过那里！”

泽艾拉瞪着眼睛，突然，她发出歇斯底里的笑声。

“噢，内佛菲尔！”泽艾拉气喘吁吁地说道，“你的智商啊！你要是不那么相信人该多好啊！你到现在也不知道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你觉得是谁告诉了我怎么进入那个暗室的房门？你觉得是谁给了我房间的钥匙？你觉得是谁把所有的‘礼宾小姐’支开，让我们自由进出那个房间而不被发现？阿伯莱恩夫人当然知道我们去过那个房间，这一切都是她一手安排的！

“这一场哑剧，这一切的一切，都不是为了蒙骗她，而是为了蒙骗你！”

“蒙骗我？”

“对，蒙骗你！你被带到房间里，那样，你就能看到某些可怕的东西。那个东西能把你的心彻底撕碎，比你在地下城看到的东西要可怕100倍。你的所有恐惧都将写在你的脸上，并因此把你的脸彻底毁了。”

“可是，这究竟是为什么？”内佛菲尔脱口问道，“阿伯莱恩夫人为什么要那样做？”她不愿意相信那是真的。

“因为，”泽艾拉答道，她的脸色十分疲惫，“她知道，你一旦发现自己的脸给毁了，就会惊慌失措，就会——”

“把酒喝掉。”内佛菲尔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浑身轻飘飘的，失去了方向，仿佛脚下的地面塌陷了，整个人浮在空中似的，“一切都和酒有关，对吧？一切的一切，那样，我就会把酒喝掉，然后，我就什么也都不记得了。”

内佛菲尔记得，特案调查员特勒贝尔曾经像铁塔一样高高地站在她的身旁，质问她，那样子咄咄逼人，好生吓人。

“你在品尝之前吃解药了吧？”

“哦，天啊！”她低声说道，“告诉我没有，告诉我你给我的酒里没有解药！”

“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泽艾拉悲叹道，“我是在奉命行事，我只

是在执行我的任务。我只负责给你喝解药这部分工作。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摄政王死了，接见室里尸体遍地，鲜血直流。那个场景……我以前见过死人，见过几个。如果是我的原因导致他们死亡，那尸体看上去是不一样的。它们似乎什么都知道，即便我闭上眼睛，也能看到它们。”

“可是，如果你事先不知道，那就不是你的错。听着，泽艾拉。这事必须让别人知道！如果真的是阿伯莱恩夫人毒死了摄政王，而你是唯一的知情人，那么，你的处境就非常危险了。我们可以告诉你伯父马——”

“嘘！”泽艾拉举起一只手，示意她别说话。走廊里传来了轻轻的脚步声，接着，有人敲门了。

“泽艾拉？”这是马克西姆·柴尔德辛的声音。内佛菲尔提着的心一下子放了下来。她正要开口，突然，泽艾拉抓住了她的胳膊，使劲地摇着头。

“怎么了？”内佛菲尔低声问道。

泽艾拉用一根手指按住她的嘴唇，不让她说话。与此同时，她的脸上挂上了一种恳求的笑容，那是144号面孔——羽翼未丰的小鸟爱怜的乞求。她使了个眼色，让内佛菲尔躲到一个较大的木桶的后面，内佛菲尔没有办法，只好照办了。

“进来。”泽艾拉喊道。门开了，身材修长的马克西姆小心翼翼地走了进来。他也系着黑白相间的围裙，戴着很多指环，还有一个刻着符文的护身符。他环顾四周，看到各种酒都在躁动不安，看到地上的碎玻璃，他不禁皱起了眉头。

“亲爱的小宝贝，”他开口说道，“我们时常想把失败了的试验品扔到地上。可是，我们没有那样做。你的那些红酒怎么变得这么嘈杂。要是声音再大一点，它们就会注意到彼此的存在了。那样的话，我们怎么办才好？”

“对不起，马克西姆伯父。”泽艾拉的态度一下子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她不再战栗了，方才的歇斯底里也像一条旧围巾给抛到九霄云外。她此时的语气，就像一个准备充分马上就要开始背诵诗歌的小学生一样，清清楚楚，又不失小心谨慎。“我刚才正在研究我提到过的那个混合酒，后来我觉得不怎么样，就把它扔地上了。酒瓶碎了，把其他的酒给惊醒了。所以，我决定靠墙待着，等它们平静下来再说。”

“所以，你考虑好了，不想抹掉那段记忆了？听你这么一说，我很高兴。”柴尔德辛朝自己最喜欢的侄女挤了挤眼，笑了笑，然后，他朝屋子另一端小心翼翼地走去。他时不时地停下来，对着酒的方向轻轻地说着什么。他舌头卷得很厉害，听起来像小猫呜呜的声音，令人感到宽慰。“当时你说要做，我答应了。我本可以让你回到波莫洛学院多玩几年，不过真那样的话，我会很失望的。”

泽艾拉十分温柔地笑了笑，十分小心地把散乱的发辫拢了拢。但是她的目光避开了内佛菲尔藏身的地方。不能不说，她这个180度的转变有点诡异。

“现在需要的就是一点点勇气。”马克西姆和颜悦色地补充道，“如果你能学会直面过去，而不是逃避，今后你不管做什么，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谋杀好比爱情，第一次，会把你吞没，第二次，就简单多了。我保证，从今往后，不会让你和我们的颜匠朋友一起共事了。”

内佛菲尔终于听明白了，她静静地喘着气。为什么她过去一直认为阿伯莱恩夫人是唯一的策划者？为什么泽艾拉会执行一个她讨厌的颜匠的命令？她怎么早没想到阿伯莱恩夫人可以在哪儿得到令人彻底失去记忆的酒？她怎么早没想到可以把毒药的解药十分巧妙地溶进酒里？

她感到此时自己站在一个光线昏暗的屋子里，看着身边的灯一一熄灭。黑暗慢慢吞噬着她，让她感到十分孤单，差点窒息。谁也不能相信。让她落入陷阱的计划，正是她的保护人马克西姆·柴尔德辛的杰作。

第25章

神机妙算

内佛菲尔觉得自己的大脑硬被人扯开了，就像一只青蛙试图吞掉一个大盘子一样。可是，他们是仇敌啊！她十分愚蠢地想着。柴尔德辛老爷和阿伯莱恩夫人谁也看不上谁，而这一点恰恰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

不！那个更加冷静、更加理智的她想着。那是他们给人们造成的假象。还有什么比这样能更好地掩盖一个秘密联盟呢？

马克西姆·柴尔德辛！他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个半疯半癫不会撒谎的女孩将来有一天会派上用场的？他第一次到特案调查组的牢狱时，是否真的有什么恻隐之心？难道那个时候他就看出来了？难道那个时候他就有了今天这个计划的雏形？

他隔着牢狱的铁窗户看到了一张玻璃一样透明的脸，那张脸的主人只要撒谎，一切都会显现在上面。他知道如何利用这样一张脸来撒下弥天大谎。

随着真相慢慢展开，内佛菲尔心想：当然，他不能用公开的方式把摄政王除掉，否则，特案调查组早就把城市接管了。他必须设法让摄政王死得很自然。所以，他需要有人指天发誓，说摄政王不可能死于毒药，而且那个人必须是大家无条件相信的人。

“我想和你谈谈内佛菲尔的事情。”泽艾拉说道。听到有人提起自己的名字，内佛菲尔一下子醒了过来。

“真的？”

“我想，内佛菲尔应该在别的地方待上一阵子。”泽艾拉冷静地说道，“也许，她该回到格蓝迪宝大师那里去，继续做学徒。我们家族有很多敏感的事情亟待讨论。我们正处于战争状态。尽管内佛菲尔人不坏，可是她无法保守秘密。另外，她现在有点坐立不安了。”

“嗯。”柴尔德辛用手绢捡起破碎的小瓶子，好像对待一只死去的可爱的宠物一样，毕恭毕敬的。“我早就注意到了。不过我想不能让她离开我们的视线。要是让她回到格蓝迪宝那里，我怀疑他又要不管她了。别忘了，两个月后，特案调查组将完成对摄政王死因的调查。届时宫里将举行一个听证会，我们还需要她出面做证呢！在此之前，绝对不能让她再次遭到绑架，或者遭到暗杀，或者离开我们的控制范围。”

听到这里，内佛菲尔不禁开始琢磨，如果听证会后她被暗杀了，他的感觉是不是就完全不一样了。她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她不想知道答案。

“然而，”柴尔德辛沉思道，“你说得对，她坐立不安的样子是个大问题。应该设法分散她的注意力，让她没有在监狱的感觉。也许，我们该让她坐着马车到附近走走，看看风景？或者，让她去和她的同事道个别？这个我来安排吧。眼下，我还是让你一个人待着，好好安慰你的酒吧！”

说着，他离开了房间。等他的脚步声远去时，泽艾拉闭上了眼睛，倚在门上。

“你没事吧？”内佛菲尔问道。

“我……我对马克西姆伯父撒谎了。”她用低沉嘶哑的声音说道，语气里明显带着惊讶和恐惧，“我对他撒谎了。我以前从来不敢，没想到他没发现破绽。也许他注意到了，也许他正在跟我玩一场游戏呢！”

“也许他正忙于别的游戏，没时间怀疑你。”内佛菲尔说道，希望自己的话能起到安慰她的作用，“所以，这么长时间以来，他一直和阿伯

莱恩夫人勾勾搭搭？具体有多长时间了？”

“我想，有好多年了。”泽艾拉慢慢摇了摇头，“我也不太清楚。直到他让我与她合作，让你把酒喝下去，我才知道。他们……我觉得，他们不是简简单单的盟友。不过，家里的其他人都不知道。我是唯一知道这些的人，是他唯一信得过的人……

“内佛菲尔，我不知道，一旦失去他对我的好感，结果会怎么样。多年以来，我知道他为我制订了各种各样的计划，大家也都是心知肚明，这就是为什么家里的大部分成员都记恨我的原因。如今他私下里跟我说，要我当他的接班人，并打算一两年内或者5年内要我分担哪些具体的事务；哪些葡萄园要我来管理；地面上的哪些地方要成为我们家族的财产；哪些药膏或香料我需要随身携带，以便于我更加长寿，思维更加敏捷；哪些人需要除掉，什么时候除掉，这样，他们就不会碍事了。他对我很满意，想把我变成另一个他。”

“可是，这些不是你想要的啊！”内佛菲尔目瞪口呆地注视着她，“你也不能那样啊！”

“然而，大家都希望如此。也许我会干得很好呢！也许我只是还没有准备好。不过，我可以学，可以变，可以成为他希望的那样。”泽艾拉的脸上重新挂上了平时那种焦虑的表情。她再一次寻找那个令人难以捉摸的表情，而那在她的“脸库”里根本找不到。“不！内佛菲尔！我根本不想！过去，我觉得我想那样，也应该那样，可是现在我根本不想，至少现在不想，也许我就从来没想过。”

“那就别干！”内佛菲尔大声说道。

“可是除此之外我还能干什么呢？要是没有马克西姆伯父罩着我，家里人能把我撕成碎片。你也看到了，当那些人以为他不在人世时都是怎么对待我的。也没有人愿意带着我，收我为徒，因为他们都觉得我是柴尔德辛的间谍。

“还有，他会发现的。刚才你脸上的表情就是一个大杂烩，有幻

灭，有痛苦，有背叛。倒也没有去暗室时的表情那么糟糕。可是你的表情变了，马克西姆伯父是会发现的。你知道的东西，他早晚会知道。你看我一眼，他就知道是我告诉你的。那样的话，咱俩都要完蛋了。我真不该告诉你……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我就是想找个人说说。”

“要是你没说的话，这会儿你还会因为知道那个秘密变得疯疯癫癫，我也会因为不知道那个秘密而继续疯疯癫癫。你和我都会因此感到孤单无助。现在，我有点乱，不过……”内佛菲尔顿了顿，仿佛有人试图伸展一条自以为断了的腿，“我挺好，我想，我从来没这么好过。记忆里未知的巨大空洞，这才是最可怕的。在此之前，我从来不知道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也不是真的不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真的抹去记忆，你也会像我一样变得疯疯癫癫的。如果我的脸毁了，那我再也不需要为它整日提心吊胆了。这可是一劳永逸啊！”

“内佛菲尔，”泽艾拉低声说道，“我……我这会儿没辙了。你知道，我从来不缺点子。可是，我这会儿真的没有。我们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就在泽艾拉说话的时候，内佛菲尔感到她脑子里很多门同时打开了。门很大，很简朴，轻轻地打开了，很优雅，很自然。

“逃跑啊！”内佛菲尔答道。

“逃哪儿去？我可没法生活在爪柘荔或者那些荒凉的隧道里。”

“不，不是那里。是真的逃跑，到外面去，到上面去，到地上去。”

“可是，那有点太疯狂了吧？！”

“没错，那样的话，没有人会想到的。”内佛菲尔冲着她的朋友咧开嘴笑着，笑得是那么大胆，那么疯狂。接着，又捏了捏她的手。“疯狂的事情总是出人意料，那个飞天大盗就是这么干的。谁能想到我们会逃到一个到处是疾病的地方，一个皮肤会给太阳晒化了的地方？”

“我可不想把皮肤晒化了。”

“可是事实上并非如此，泽艾拉。我记不清了，不过，有时候我还能想起一点点来。好像有人把我的记忆打碎了，把碎片扫走了，不过还是留下了一些碎屑，像小星星一样，给它点阳光，它就向我眨眨眼。那里有一片光明，和我们这里的不一样。是蓝色的。它可以把你头上的盖子掀掉，把里面的蜘蛛网吹走，那样的话，你就可以看得很远。那里有很多地方，你可以在上面跑啊，跑啊，跑啊。天空也不是空空如也，它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各种各样美丽的颜色。你可以看到鸟儿在天空翱翔。还有味道，就像……就像……希望，像你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惊喜。

“泽艾拉，这里的一切都是上面真实世界的一幅油画，一点残渣，一点回忆。我一直觉得自己不敢呼吸，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忘了怎么呼吸。我们应该呼吸的空气在上面，我感觉得到。”

“内佛菲尔，一切都很美好。可是，我们眼下没法逃出去，对吧？即便能找到逃出去的途径，也无济于事。如果马克西姆伯父如愿以偿了，那么，外面的王国将一个接一个坍塌。它们都将变成凯弗纳市的属国，不，变成他的属国。到那时，即使我们跑出去千里万里，他也会派人追杀我们。我们知道得太多了，他也别无选择。不把我们消灭了，他永远不会有安全感。

“我们不能仅仅从他的手心里逃出去完事。要干，就干彻底，不能半途而废。必须如此。除非我们和他穿一条裤子，否则，一天不干掉他，我们就一天没有好日子过。”

“干掉他？”内佛菲尔猛地一惊，如鞭子抽到身上，“你要干掉你的伯父？”

“不，不是。他一直都是我最好的朋友。可是，我太了解他了。要是和他翻脸，只能是一不做，二不休了。那样的话，必须干掉他。然而，我们不能直接去找特案调查组，直接把我们所知道的一股脑告诉他们。真要那样的话，他们会把我们抓起来，然后，马克西姆伯父在特案调查组里的探子就会设法杀了我们。我们得想想别的办法。

“不过现在必须设法把你从这里弄走，别让家里的其他成员看到你的脸。否则他们就会知道你知道得太多了。真到那时候，你我就死定了。”

*

约两个小时之后，泽艾拉·柴尔德辛站在自家联排别墅的一个阳台上，看着下面有人备车。光看她的表情，没有人能猜到此时的她心乱如麻。

如果马克西姆伯父知道我介入这事，这一次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原谅我的。即便我逃到了内佛菲尔所说的外面的世界，他会放过我吗？

对泽艾拉来说，外面的世界始终是一个谜，一个不祥之谜。内佛菲尔曾经试图给她描绘一番，可是，泽艾拉心里还是没有一个清楚的概念。她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仅仅源于诗词或者风景画。有关天空的说法让她如坠五里雾中，也着实让她吃惊不小。尽管她努力构思着空气以及空气上方的空气这样的画面，她脑海里总有什么东西想在空气的上方加个顶棚。不过在内佛菲尔面前，她看到了某种东西，那种东西一度让她觉得自己自始至终不敢呼吸，只是自己不知道罢了。

然而，就在这时，一个瘦长的人影出现在下面的前门门口，她的思路一下子给打断了。那个人影穿着酒红色的连衣裙，脸上蒙着面纱，紧张兮兮地朝马车走去。和往常一样，车子旁边站着几个柴尔德辛家的仆人，准备陪行。

讽刺的是，让内佛菲尔蒙上面纱是柴尔德辛出的主意。之所以要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宫里可能出现的刺客认出她来。然而，他们根本没有想到，面纱只是让他们自己无法看到年轻的客人脸上反抗的表情罢了。她那非常抢眼的头发给掖在一个头巾下面，她瘦弱的身体上多了几层衣服。这样，别人很容易就把她当成柴尔德辛家的女孩了。

泽艾拉看到，下面那个苗条的人影朝上看了看，扬起一只手，战战兢兢地朝她挥了挥。泽艾拉轻轻地点了点头，脸上挂着她猫咪般的招牌

微笑。那不是一个简单的礼节，而是一个信号，告诉内佛菲尔她自己的使命完成了，即她找到了恩斯特怀尔，把内佛菲尔的条子交给了他。

……当柴尔德辛的家人把我带到宫里时，我会设法从车里跳下来逃跑。如果我没有来找你，说明我给逮起来了，我和泽艾拉也就双双完蛋了。如果真如此，请转告特案调查组，摄政王是给毒死的，而且，我被人下了套，提前服了解药……

“祝你好运，内佛菲尔。”泽艾拉在心里说道，她突然感到力不从心，精疲力竭。

*

内佛菲尔看到了信号，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至少，此时恩斯特怀尔对她的计划应该了如指掌了。

戴着面纱，周边的一切都变成了酒红色的，朦朦胧胧的，尽管时不时地能看到一朵朵小花。面纱很薄，内佛菲尔觉得她随时都可能被人认出来。她生怕被人看透，她的心脏每跳一下，就会猛地收紧一下，就像囚犯吃力地拖着脚镣一样。

她爬进车里，尽量控制住自己不要发抖。就像凯弗纳市的大部分马车一样，这辆马车也是敞篷的，因为带顶棚的车子容易碰到斜刺出来的墙壁和钟乳石。两名侍从走在前面，控制着马匹，两名保镖殿后，内佛菲尔给夹在了中间。也许，选好了时机还是可以跳出去的，毕竟她在被发现之前已经抢先了一步。

内佛菲尔又朝阳台上看了看，正好看到泽艾拉正轻轻地朝她挥手呢。突然，这位金发女孩浑身僵住了，手指停留在半空中。

内佛菲尔顺着泽艾拉的目光望去，看到马克西姆·柴尔德辛从前门里走了出来。她吓坏了，眼睁睁地看着他走了过来，爬进车子，坐在她的旁边。

“宫里好像让我过去一下。”内佛菲尔透过眼睛的余光看到他握得紧紧的手套，手套上的手指很长，指头很尖，“我想，我们正好有机会聊一聊，内佛菲尔。”

他知道了。不，他不知道。他要是知道了，绝对不会让我离开家的。这是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

车子猛地一下启动了，她低着头，一言未发，看着面纱随着自己的呼吸动来动去。

“我倒是希望你不要老是板着面孔，别别扭扭的。”他继续说道，语气中多少夹杂着一点责备，“要是你不介意的话，我倒是想说，你的开朗大方一直是你最好的、最讨人喜欢的品质。不过，我想我知道你此时脑子里在想什么。”

内佛菲尔紧紧地闭上了眼睛，心里一个劲地祈祷着，但愿他不清楚。

“你还为早餐时我们的对话生气呢。我说得没错吧？”

内佛菲尔深吸一口气，睁开眼睛，犹犹豫豫地点了一下头。

“你的确有过异想天开的想法，想逃到无拘无束的外面的世界去，对吧？”柴尔德辛的声音很和蔼，但透着伤感，让你不能不信他，“也许，你至今还觉得自己是个外埠人。你觉得出去了，就可以找到自己的‘同类’。也许，是一个红发部落，一个以舔舐墙壁为爱好的部落。这让我很伤心，内佛菲尔，我觉得，这里就是你的家。”

大路上现在比较热闹。车子偶尔慢下来，让别的车子先过。当马那毛茸茸的侧腹碰着拱墙时，它们纷纷打着响鼻。每当这时，内佛菲尔就会环顾四周，寻找跳走的最佳机会。可是，每次她都会冷静地认识到，一旦跳了下去，她马上就会束手就擒。

“没关系。”柴尔德辛说道。他拍了拍她的手。内佛菲尔下了好大的决心才告诉自己不要挣脱，这让她自己都为之震惊。“我们的计划是这

样的。等我们家族掌控了外面世界的大部分地盘，我会分一块给你，也许是一个小小的岛国，也许是别的什么。我们会请最好的艺术家把它画下来，那样，你就能知道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了。那里的居民会给你献上贡品，会给你呈上信函。整个国家都是你的。你可以为他们指定总督，也可以随意更改律法。”

内佛菲尔非常震惊，同时，又听得入了迷，仿佛看到她与马克西姆·柴尔德辛之间出现了一道裂缝，越来越深，把两个人推开，直到一条巨大的峡谷横亘在他们中间。让她感到吃惊的是，柴尔德辛那么聪明，那么世故，那么老练，竟然不明白这个许诺根本无法让她高兴起来。她还记得自己和他首次观看他的葡萄园油画时的对话。

可是，拥有它们却看不见它们，又有什么用呢？

如果只能看见它们却不能拥有它们，又有什么用呢？

内佛菲尔突然感到体内的血液流动得很快，她知道车子正行驶在离芬奴格里克园不远的一条大道上。这是一个圆圆的洞穴，是所有大道交会的地方。通常那里车子很多，乱糟糟的。它们会小心翼翼地绕过别的车子，前往自己选择的弯道。如果她想跳出去，消失在人群中，那么芬奴格里克园便是个理想的地方。

“这是往哪儿走？”马克西姆·柴尔德辛四下里看了看，“停停停，第一个路口左拐，然后，开上那条长路。绕开芬奴格里克园，避开刺客冷不丁发来的冷箭。”

内佛菲尔的心再次沉了下来，她想知道马克西姆·柴尔德辛是否已经洞悉了她的计划，才故意耍弄她。每当车子慢下来时，她都仔仔细细地揣摩着自己逃跑的机会到底有多大。一次又一次，她绝望地发现，要么是根本没有弯路可逃，要么是前面的路已经给人堵得死死的。就在她犹豫的时候，时间一分一秒地逝去了。这里的路她一点也不熟悉，如果贸然出逃，跑进了死胡同，那么她唯一的机会也就给浪费了。

表面粗糙的鹅卵石瞪着她，她非常清楚自己的鞋底有多薄。她第一

次问自己，难道鞋子也是有人精心为她挑选的？是怕她逃跑吗？

终于，她看到了前方通往宫殿的大门。那里到处都是镀金的轿子和蘑菇一样的五彩华盖，一个接着一个。头一天晚上的一场大雨还残留在大大小小的缝隙里，孤独的雨水顺着天花板的缝隙往下滴着。被遗弃的雨水滴在古老的岩石上面，变成了灰白色，装饰着墙壁，把地板变成了镜子，十分无助地伺机回到大海或者回到天上。

时间没了，最后一个机会也没了。车子在宫殿门前停了下来。

马克西姆下车了，他伸出一只手来扶着内佛菲尔，保镖站在两旁。也许，她可以冲破他们的“封锁线”，迅速跑开。可是，在这个静静流动的人群里，她看上去实在是太显眼了，就像一块完美无瑕的地毯上的一个破损的线头。

正在她思索的时候，静静的人流突然停止了。只听轰隆一声，声音传遍了整个大路，空气中充满了尘埃烟雾，尖叫声四起。

“岩崩了！”

人群瞬间不再安静了。在凯弗纳市，没有什么比“岩崩”二字更让人丧胆的了。它比黑暗更可怕，比盲蛇更残忍。大家突然意识到头顶上大山的巨大压力，令人不寒而栗。因为，在大山面前，礼仪礼节通通靠边站，什么貌美如花，什么权力无边，通通不好使。

尊严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在千吨巨石面前，尊严显得一文不值。人们已经不知道该如何思考了。他们纷纷抬起头来，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那些裂缝像黑色的血管向外张开着。脑袋灵光的人早已找到了藏身之地，生怕来一场岩石雨。很多人不请自来，纷纷冲进轿子里。有的趴在车子下面，也有的平躺着。经验丰富的人早早跑到了拱门下面，心里祈祷着，希望石匠的手艺能救他们一命。

此时，唯一没有做出任何反应的人是一个穿着一身怪怪的酒红色连衣裙的女孩，脸上蒙着薄薄的酒红色面纱。突然，她发现武装保镖全趴在了地上。她来不及细看，拔腿就跑，直接冲入越来越浓的烟雾之中。

第26章

奔跑的胭脂

几乎就在那一刻，内佛菲尔发现自己看不清了。碎石在她脚下滚动着，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把她的鞋底弄破了。她闻到了刚刚裂开的石灰岩的味道，闻到了愤怒的燧石的味道。她脚底一滑，一条腿跪倒在地，擦伤了，不过她马上又站了起来。如果一堵墙坍塌了，也许会出现一个新的洞穴，让她从里面爬过去。至少那些追赶她的人不会愿意从一条即将崩塌的隧道里穿来穿去。

“当然，等待我的很可能是一条即将崩塌的隧道。”

她从看不见的瓦砾堆旁边滑了过去，却撞见一个苍白的身影在白色的尘埃中若隐若现。那是一名年轻女子，穿着宫里仆人常见的白色服装，一只手放在嵌在墙里的铁杆上面。内佛菲尔“呀”的叫了一声，一头撞进她的怀里。

“呀呀呀，对不起！”内佛菲尔踉跄着。她摇摇晃晃想恢复平衡，这时，那个女子紧紧地抓住了她的领子。

“内——”她低声说道，“内佛菲尔小姐？”

内佛菲尔不知道对方是怎么认出她来的。可是无论如何，她不想待下来回答问题。她试图从对方的手里挣脱出来，然而，那个女孩突然吹了一个口哨，声音不大，很短促，在空中回荡着，像小鸟在叫。不一会儿，另外两名仆人应声跑向前来。

“计划有变！”女孩轻声说道，“去气饵门！”

两名男仆不顾内佛菲尔的挣扎，抓住她的腋下，顺势把她拎了起来，然后，他们迅速从即将落定的尘埃中穿了过去。女孩在前面狂奔，内佛菲尔看见她把一根手指伸进墙上的暗环里，拉了一下，一面门形的镶嵌墙壁轰然洞开。还没等内佛菲尔反应过来，两名男仆就把她扔了进去，然后，把门关上了。此时，洞里只剩下她和那个女孩两个人。

“嘘！”女孩低声说道，“你的朋友恩斯特怀尔告诉我们，你得逃走。别说话，否则他们会发现我们的。”

听到恩斯特怀尔的名字，内佛菲尔身子一下子稳住了。她给搞糊涂了，不过，她显然是和朋友待在一起。就在这时，她听到门外传来了尖叫的声音、惊慌的声音、匆匆的脚步声和刺耳的马鸣声。时不时的，有人大声询问着，声音隔着厚厚的门变得模糊不清。她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人正在外面找她。

“他们肯定会在废墟下面找你。”女仆轻声说道，“跟我来！”

内佛菲尔侧身跟在轻声轻语的救命恩人后面，沿着狭窄无比的通道挪动着。通道上铺着地毯，墙面是天鹅绒的。唯一的光线透过墙上的彩色玻璃装饰孔射了进来。飘在她前面的向导一言不发，这一切仿佛和梦境一般。

透过窥测孔，内佛菲尔可以看到熟悉的庭院、喷泉和爬满塔夫绸蕨类植物的秘密凹室。她知道，自己现在身处宫内，而且，她正以与常人不同的视角观察着这里的一切。这里一定是仆人专用走廊，好让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穿过宫殿，听到想听的一切，看到想看的一切，而不为人知。

对于逃命的人来说，宫殿毫无疑问是一个最糟糕的地方。那里有一千多双眼睛，一千多双无所事事、异常好奇、热衷八卦、十分警觉的眼睛。这里有摄政王的指挥部，有新议会的议政厅，进出两难。这里是内佛菲尔声名鹊起的地方，也是她最容易被认出的地方。总而言之，统而言之，谁也想象不到她会躲在这里。

当然，他们一旦开始在这里搜索，再想出去可就难了，她心里想着。不过，在她的大脑后面，一个很小的计划——一个十分胆小的计划——像小狐狸一样，探出头上。

*

期限到了，特案调查员特勒贝尔终于从各种各样的报告中理出了事件的头绪。现在，她把垃圾情报通通剔除，摆在面前的是赤裸裸的事实。

原来，在宫殿的门前，一个蒙面女孩从柴尔德辛家的马车上跳了下来，消失在突如其来的石块雨的尘埃之中。此后，柴尔德辛的家人和他们的盟友开始变得紧张兮兮的，他们满街搜寻，花钱雇线人，在很多地方设置了关卡，布置了执勤人员。而这一切似乎都令人感到异常费解。

特案调查员特勒贝尔天生就是一个猎人，她有着猎人的韧性，也有着猎人的直觉，而这两样是她赖以生存的法宝。这件事让她顿时警觉起来。她像一头母狮子一样，在空气中寻找着羚羊三明治的味道。

“是她！我知道是她！”她来到宫门面前时，低声说道，“那个毫无头脑的证人！那个外埠姑娘！难道说，他们的小卒背叛了他们？她从他们的手里挣脱了？我们必须找到她。让我们的人沿街搜查，重点搜查通往奶酪大师格蓝迪宝那儿的通道。”

“难道这比找到飞天大盗还要急吗？”一名年轻的手下问道。

“是的，这是当务之急，重中之重。这个女孩是解开摄政王谋杀案谜底的钥匙。别的线索都毫无进展。那个解剖简直就是一场闹剧！”那些受命寻找中毒迹象的医生非常委婉地解释说，在一具流着水晶般血液和有着一颗香蕉形心脏的尸体里寻找“异常症状”，简直比登天还难。

“我一直希望能够在爪柘荔那些死亡‘练习’案件中找到线索。”她低声说道，“可是，那些死者都与摄政王的死亡没有任何类似的地方。没有中毒的迹象，也没有证据表明他们都发疯了，自杀了。那不过是一些为了私利、毫无关联的谋杀案。有些凶手还亲口承认了。

“可是，这个女孩……柴尔德辛一家一直把她当成金奖葡萄酒一样给藏了起来。如今，他们又倾巢出动，四处寻找她。我们必须先下手，抢在他们面前，否则……等等！你们在干什么？”

特勒贝尔看着对面，突然发现她的一名手下正用怀疑的目光检查着一抬红木轿子。他把门闩拉开，还没等他喊出声来，门砰的一下打开了。透过打开的轿门，可以看到一个身材矮小体态偏瘦的人影，脸长长的，戴着风镜，黑色的头发乱蓬蓬的。他挥动着一个六分仪，上面嵌着蝴蝶的标本，嗓子眼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特勒贝尔疾步向前，猛地推了一下他的胸部，那人影仰面跌倒了。特勒贝尔使劲把门摔上，上好门闩，然后，转向自己的手下。

“傻瓜！你瞎了吗？”她指了指装在轿子旁边的沙漏，“难道你看不出这是制图员的轿子吗？”她转向最前面那个身着白色服装的轿夫，“制图员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来调查落石的，尊敬的特案调查员女士。”仆人答道。他一边平衡着轿子，一边弯下腰去。“他们的任务是要确认这条大道和宫殿里是否安全。”像宫里的大部分仆人一样，即便是在大声说话，他的声音也非常细弱，带着谦卑，仿佛是在为主人的话语做注解似的。

“嗯，当然。他——她——它说什么？说这个地方安全吗？”

“是的，尊敬的特案调查员女士。那不是真正的塌方，而是由摄政王的防御工事引发的。摄政王觉得，如果有人要造反，想攻下大门，来一场落石雨既好玩，又有用。落石雨可以把跑在前头的一两个人埋在沙砾下面，其他人见状会闻风丧胆，继而逃走。”

“明白了。很好，你去吧。”这是摄政王留下的另一个美妙的礼物啊！特案调查员特勒贝尔想着，微笑十分罕见地爬到了她的脸上。

*

轿子里面，内佛菲尔屏住呼吸，根本不敢相信计划竟然成功了。仆人们提供的黑色染发剂还没干呢，时不时的，她还要伸手擦掉流在脸颊

和脖子后面的痕迹。风镜挡住了她的视线，她不得不闭上一只眼睛，否则她不但会眼花，还会头晕。她的膝盖上放着一包吃的东西，那是仆人们专门为她准备的。

听了特案调查员特勒贝尔和手下的谈话，她的大脑依旧有点天旋地转的感觉。她想过，自己可能会逃过她的眼睛，但是她万万没有想到，竟然会这么容易。柴尔德辛的家人在四处找她，特案调查组也在找她。更可怕的是，他们还会埋伏在通往格蓝迪宝师父隧道的路上。

“小姐，我们终于把人群甩开了。现在安全了，可以说话了。”走在最前面的轿夫轻声说道。

“谢谢！”内佛菲尔低声回道，“谢谢你们为我所做的一切。那个落石的事，想必也是你们干的吧？”她突然想起那个把手放在墙壁铁杆上的女仆。

“是的，是我们干的。那是尊敬的阁下很多机关中的一道。他喜欢未雨绸缪，所以在暗地里设置了众多的机关暗道，以便日后需要时，可以把刺客扔到坑道里，或者自己偷偷溜出宫殿，或者说，如果说他发现自己给推翻了，要受审了，他可以从儒雅厅逃走。只有我们知道这些，为的是平时维护，确保所有机关暗道都能正常使用。”

“他似乎为一切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只有一点他没有想到，那就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内佛菲尔为他感到惋惜，“现在前往格蓝迪宝师父的隧道，很不安全，对吧？”

“是的，恐怕不安全。你还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吗？”

内佛菲尔开口前在黑影里抱着六分仪，摇来摇去。她的一切似乎都是别人事先安排好的。可是，即使是聪明人也不可能预知一切啊，他们能预知的只是那些看上去符合情理的事情。他们想不到你会睡在床上面的篷子上，也想不到你会故意把酒洒到桌子上。

我没有别人聪明，我只是有点疯癫。也许，疯疯癫癫是一条出路。

“我要去一趟爪柘荔。怎么走最安全？”

“玛叟斑那里有几条下坡路。我们可以把你放到那里，然后，通知你的朋友恩斯特怀尔去接你。可是，你真的要去那里吗？没有更安全的地方了吗？”

“我想，眼下最安全的地方，就是大家想不到的地方。”内佛菲尔小声答道，希望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她停顿了一下，接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一股脑涌上她的心头：“我能问个问题吗？往我枕头下放信的也是你们吧？”

“是的。对不起，我们事先无法告诉你。”

“当然不能。”如果她事先知道这些宫里的仆人都在暗暗保护自己，她的一个眼神可能早就把他们给出卖了。这一点，她真的没有办法。她皱了皱眉头：“看来，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把朋友往火坑里拉啊。”

“危险，我们早已习惯了。”一个毫无特点的声音安慰道，“我们的工作充满了危险。每天，我们都要运送‘未驯服的’点心和‘未开化的’奶酪，沿着走廊搜索，看看刺客是否留下什么陷阱，掩盖长辈所犯的错误，随时准备为宫廷里的人献出自己的生命。我们的安全得自己负责，因为别人谁也不管。你知道有多少朝臣愿意为了我们去牺牲自己的生命吗？”

“不知道。有多少？”

“一个！”对方答道，“500年来出一个！”

轿门打开了，内佛菲尔摘下风镜，下了轿子，来到一个天花板很低的凹室。凹室离沉寂的大路不远，里面的墙壁上蚀刻着海洋生物的肋骨化石。她转向一直和她说话的那个男人，那个说话轻声轻气的男人，突然发现，眼前的这名男仆正是她在第一次宴会上救下来的那个人。

“祝你好运。”说着，他和另一名仆人抬起轿子，匆匆走了。他们的脚步声很轻，还没从天花板上滴落到湿地上的水珠发出的声音大。

*

内佛菲尔刚刚开始吃仆人为她准备的午餐，这时，她看到恩斯特怀尔骑着独轮车来了。因为赶得很急，他的脖子都红了，膝盖上净是泥点。他没有认出她来，直到她喊出他的名字，并朝他跑去。

“你现在是惹上麻烦了，掉泥坑里了，对吧？”他这样冲她打着招呼，“你怎么会陷得这么深？你怎么会和摄政王的死搅到了一起？现在，凯弗纳市上上下下都像逮老鼠一样在追捕你。瞧，离开了我的视线，你都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故意压低了声音，声音里透着几分惊恐和不悦。不过，危险归危险，他还是赶来了。为此，内佛菲尔上前拥抱了他，染发剂把他的脸给弄脏了。

很快，恩斯特怀尔把他在内佛菲尔逃跑计划中扮演的角色讲了出来。他早就知道是谁把内佛菲尔的信从宫里偷出来并转交给他的。“所以，收到你最后一封信时，我就去告诉他们，你得逃出来。我还以为他们会有比跳车更好的计划呢。”

内佛菲尔的故事要长得多。等内佛菲尔讲完了，恩斯特怀尔又费了同样长的时间来阐述自己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我从未遇到过这样的麻烦，我也不知道怎么才能让你摆脱困境，内佛。”

于是，内佛菲尔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他。

“你疯了！”他惊得半天没说出话来，“你真的疯了！你不能和马克西姆·柴尔德辛作对。他是新议会的头儿。他不是摄政王，但胜似摄政王。也许，多年以来，他一直在策划如何接管这里的一切。你呀，估计让你去布置个野餐，还没等弄好，你就被桌布勒死了。我不管宫里有多少人愿意保护你，如果你和柴尔德辛作对，那等于飞蛾扑火，自取灭亡。算了吧，还是躲起来吧。”

“不行。我知道我没有他聪明，没有他厉害，没有他有经验，可是，有一样东西能置他于死地，那就是真相。我要让每一个人都相信，是他毒死了摄政王。”

“咱们就从杀人‘练习’开始。特案调查员特勒贝尔认为，那些只是普通的谋杀案。我们会弄清楚，她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第27章

亲朋好友

格蓝迪宝翻转着一个十分任性的晖格茵·蓝胡椒，一边翻转着，一边生气。那个被夹紧了的奶酪也是一肚子的火气，它呼哧呼哧地喘息着，十分委屈地喷着蓝色的云雾。每当他使用内佛菲尔那叮叮当当的干燥炉时，就越发感到隧道里的寂静。他的身旁再也没有那个窜来窜去的红发小精灵了。她平日里喋喋不休没完没了的言谈方式，尽管有些吵闹，但让人上瘾。平时那些让他烦躁不安的闲言碎语如今早已远去，让他顿时感到心里空落落的，日子顿时少了许多乐趣。

第一次见到内佛菲尔，他就知道她是外埠人。厌倦了宫廷里的尔虞我诈之后，他终于找到了一个诚实的人，一个可以信赖的人。所以，他打算把她藏起来，保护起来，因为，他知道，她那张不会撒谎的脸会让她在市民当中感到如鱼出水，孤独无助，就像猫窝里的一只小鸭子一样。

然而，在奶酪隧道的日子里，内佛菲尔并没有感到快乐。她长得太快了，动作也太快了，隧道里狭小的空间根本不够她用。他并没有告诉她真相，说她是外埠人。是啊，为什么要去折磨她呢？毕竟，她再也无法重见天日了。然而，尽管他很痛苦，但他心里非常清楚，昔日的天空不时地向她召唤着。要是他把真相告诉她，事情会不会完全不同？

欲望就像荆棘一样。他果断地告诉自己，它们不会带来任何益处，只会刺穿皮肤，带来伤害。

然而，就在他为隧道里的沉默冥思苦想时，沉默给打破了。门口的铃铛响了，接着，又是一声。这一次，声音特别大，特别急。

他从钩子上取下一把尖尖的钉头锤，沿着隧道朝前门慢慢走去。他拉开小小的窥测孔，俯下身子，看着外面的通道。

很快他就发现有两个人站在外边。两个人都争着透过窥测孔往里看，结果映入他眼帘的只有一只愤怒的眼睛和一个迫切的下巴。

“你们找谁？”

两个人争先恐后地答着，你不让我，我不让你，结果是，谁说的他也无法听得真切。

“……议会的马克西姆·柴尔德辛派我来的……”

“……特案调查员特勒贝尔向你问好……”

“……你知道你以前的徒弟内佛菲尔的下落吗……”

“……她从柴尔德辛家的马车里逃走了……”

“……为她的安全担心，想和你谈谈……”

“……特案调查组总部……谈谈……”

“什么，你们把她弄丢了？”格蓝迪宝打断他们，“你们也太不上心了！如果她真的像你们想象的那样，跑了回来，你觉得我还会把她交给你们这样的人吗？交给你们俩？”

对方沉默了一会儿，突然，两个人又开口说话。这一次，语调更加冰冷，语气更加正式。

“奶酪大师格蓝迪宝，凭着我得到的授权，我命令你把门打……”

“……搜捕令……”

格蓝迪宝捻了一下黄黄的、粗大的拇指，门外的两个人立刻咳嗽起来。他看到他们摇摇晃晃地离开了，每个人都捂着鼻子，眼睛里流着泪

水。显然，他们都无法忍受普林克顿·汉默巴德熟透了的味道。格蓝迪宝砰的一声把窥视孔关上了。

内佛菲尔逃走了。他不需要理由。显然，她是从议会的魔掌里逃出来的，是从特案调查组的手心里逃出来了。而且，他意识到，两个信使都深信不疑，内佛菲尔逃回来了，是他把她藏在奶酪隧道里了。

他们愿意那么想，那就随他们去吧。果然不出所料，在沉寂了很长时间之后，他的隧道终于给包围了。这一刻，他早就准备好了。如果特案调查组和议会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围堵他的隧道上面，那么，这无疑可以为内佛菲尔争取更多的时间，管她逃到哪里去呢！

*

“格蓝迪宝怎么啦？”特勒贝尔看着眼前焦头烂额散发着臭气的信使说道，“这么说，女孩十有八九是在里边了。她是怎么躲过我们的哨卡的？难道她能从坚硬的隧道里穿过去？没关系。通知其他人全都回来，包围这个傲慢无礼的奶酪贩子！任何人不得如此无理，不得如此轻视特案调查组！”

*

“格蓝迪宝怎么啦？”阿伯莱恩夫人猛地坐直了。然而，当她的伙伴正漫不经心地用手指梳理着她桃红色的卷发时，她又重新放松了下来。

“他把自己关在里面。任何人，只要靠近他的门，他就向他们喷射一种叫作‘吐口水的杰西’的酸奶酪。他们切断了他的水源和生活用品。可是，很显然，他早就囤积了足够的东西。听他的口气，好像女孩就藏在里面。不过，我……有点怀疑。他很有可能是在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拖住我们的人，远离女孩真正的藏身之地。”

“我不想包围格蓝迪宝的隧道。凭我对特勒贝尔的了解，我想，她的人应该会替我们守着。我的人将到别的地方去继续搜索。”

“可是，你答应过我，你会牢牢控制着她的。”阿伯莱恩夫人指责

道，“你说过，不会有风险的。而且，无论发生什么——”

“我会的，而且，我会保守你的秘密的，维斯坡塔，相信我。”马克西姆·柴尔德辛笑道。

阿伯莱恩夫人在心里悄悄地骂了自己一千遍了。马克西姆·柴尔德辛的每一个小小的、阴森的微笑都是她为他精心设计的。如今，这些微笑比世界上任何东西对她的杀伤力都要强。让她感到羞愧的是，一名颜匠到头来竟然受到自己“作品”的任意摆布。

“我想，”柴尔德辛若有所思地说道，“我们应该到处发布消息，就说，格蓝迪宝的隧道给彻底封锁了。这也许能把她从藏身之处逼出来，她最大的弱点就是急于保护自己的朋友……”

这是一个绝妙的计划，然而，它却让阿伯莱恩夫人心如刀绞。她很清楚，柴尔德辛把“忠诚”——至少是对家人以外的任何“忠诚”——都看成是一个人的弱点。她想知道，他是不是首先忠诚于她，他和家人在一起的分分秒秒以及他想念他们或者别人的分分秒秒，都让她感到异常难受。有时，她真想像捕蝇草一样张开大嘴把他吞进去，这样她就再也不用和别人一起分享他了，哪怕是光线也不行，甚至，就连他一门心思想统治凯弗纳市这件事都让她感到痛苦不堪，仿佛这座城市是一个女人，一个情敌。

*

换了别的时候，内佛菲尔那身制图员的装扮在她从玛叟斑前往爪柘荔途中那条又长又弯的隧道里可能会引起更多的注意。然而，近来，制图员的情绪由原来的坐卧不安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反复无常。他们常常成群结队，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姿态出现在人们面前，大谈特谈生活的变迁，谈到推斯特斯和推克斯，谈到西里普斯和南斯里普。他们对某些地方尤其感兴趣，常常聚在一起，对着墙壁发呆，或者把耳朵贴到地板上。因此，漫不经心、放浪形骸的制图员成了一道常见的景观。人们从内佛菲尔旁边经过，避之唯恐不及，更不用说对她产生什么敬仰之情

了。

到了爪柘荔之后，恩斯特怀尔领着内佛菲尔穿过许许多多迷宫般令人困惑的“捷径”，它们大都是一些石缝，内佛菲尔钻得很吃力，直到她觉得自己越来越薄了，仿佛石缝之间有一把快刀。

进了地下城的“腹地”，他们终于来到了自己的“作战基地”。内佛菲尔很快意识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她都要以制图员的身份四处飘零，直到她被逮住，关到监狱里。然而，在凯弗纳市，还有另外一个职业的人经常戴着面具。

托儿所的舍监显然对匆忙中用来掩盖内佛菲尔五官的脏兮兮的敷料起了疑心，不过，她和恩斯特怀尔在私下里悄悄说着什么，双方达成了协议。7只鸡蛋递了过去，换来了一套木质面具。

“好吧。”舍监说着，把鸡蛋装进围裙口袋里，“你可以留下来，当个保姆。不过，如果这里面有诈，咱们就得说拜拜了，明白吗？”

她新来的帮手点了点头，手里紧紧攥着木质训练用面具。看着它们，她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这是恩斯特怀尔所有的表情，个个都是精心雕刻的。这些表情太特别了，是他专属的。现在，她看着它们被刻在了光溜溜的冰冷松木上，她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

她抬起头来，看到恩斯特怀尔打算离开。

“待在这里挺不错的。”他勉强说道，“别乱跑，别出风头。”

“你也要当心。如果我们没错的话，如果那些新近发生的谋杀案真的都是‘练习’的话，那么，总会有人出来寻找那些对他们感到好奇的人。”

“嗯，我们没错。”恩斯特怀尔冷冷地说道，“甭管特勒贝尔那个老女人是怎么说的。我敢肯定，百分之百肯定。不用替我担心。”说着，他再次飞身上了那辆生锈了的独轮车，沿着隧道飞奔而去。

在长长的峭壁托儿所里，沉默非常神秘，非常可怕。100张小脸从

一排排小床上朝外看着，眼睛几乎一眨不眨。有一些是满脸皱纹的粉嘟嘟的新生儿，也有一些头上长着一层茸茸的毛，还有一些能自己坐起来了，然而，他们的脸上都毫无表情，在这里根本听不到孩子要食物、要灯光、要玩伴的声音。

仅有的动静是孩子们的喘息声和保姆戴着木质面具行走在小床之间的脚步声。当她们来到床前时，婴儿们都盯着她们的面具，极力模仿上面的表情。谁率先模仿成功，就率先得到保姆锡瓶里的奶。模仿欠佳的人得不到奶，直到他们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保姆时不时地停下来，戳一戳婴儿的脸，帮他们模仿到位，仿佛他们的脸就是陶土似的，可以随便塑形。

对于新来的保姆，其他人基本上没有什么反应。只有眼尖的人才有可能注意到新来的保姆比大家都年轻，而且，她粗粗的辫子是新染的。

*

恩斯特怀尔骑着独轮车，穿梭在爪柘荔的小巷里。独轮车成了他的一部分，是他的另一双腿。他可以瞬间停下来，也可以在一分钱上扭转，还可以像一根木桩子一样朝旁边跳过去。此外，他还可以在其他做着同样动作的孩子当中穿来穿去。那些跑腿的孩子像麻雀一样猛冲过来。他们打着口哨，或者拍拍对方的后背，从彼此身边飞驰而去。

在爪柘荔这个地方，时不时地能看见几名特案调查员，这可是意料之中的事情。真正让他感到惊讶的是，人员不多。此前，当内佛菲尔被飞天大盗绑架了之后，特案调查组可是倾巢出动。很明显，他们是带着任务来的。然而这一次，只有几处哨卡，只有几个问题，当然，还有数额不小的赏金。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

好，侦探犬不知道她在这里。可是，柴尔德辛可不是一般的老鬼，不知道这只老狐狸这会儿正在琢磨什么幺蛾子。他在这里一定有眼线，在苦力当中培养的眼线。他们专门打听内佛菲尔的下落，专门盯梢那些和我一样对这件事感兴趣的人。

他飞过，掠过，像麻雀一样跳过，尖叫。他微笑着，与在跑步机上跑步的人闲聊着。

“赛博·布凌克谋杀案？”跑步者慢慢摇了摇头。由于在过去12小时内一直盯着脚底下不断翻滚的木板，他的眼睛变得发灰发沉。“没有，没有什么神秘的。他哥哥杀了他，他把他推下了磨坊引水槽，离克里普·岛勒不远。我亲眼所见，同时看到的还有另外20多人。当时我们正在踏板呢，大家都惊呆了，毕竟，事发地点离我们太近了。”

他轻快地飞过，迂回前行，掉转方向，突然停下来。他在滴水池饮水，与洗头的女孩八卦。

“是的，没错。”一个清秀的女孩，歪着头，把头发拧干，“诺克·帕雷把老婆杀了。他们在一起生活了30年，最后，他用鹤嘴锄把她打死了。他们发现，他在她的身旁哭泣，承认是自己杀死了她。后来，特案调查组来了，把他带走了。”

他拐弯、猫腰、躲闪、减速，铁锈在轮子上飞溅。他帮助一位驼背的老妇人把车子推到了隧道斜坡的上面，而她则给他讲述着她所知道的天大的新闻，就好像一个腼腆的新娘向人展示着她躺在卫生球里的结婚礼服一样。

“是的，我认识乔布·小蟾蜍。怎么也想不到啊！这么一个充满爱心的儿子，后来……哎，他一定是临时起意。奇怪得很啊！这事发生的一个小时前，我还见过他，他当时非常冷静。可是，大家都说，他承认是自己干的。”

如此这般。他穿过人群，像麻雀觅食一样，搜集着点滴信息。他听到一桩又一桩谋杀案。等他回到他安置内佛菲尔的那个托儿所时，他的大脑里满是血腥的场面。

他跳下独轮车，把它背在肩上，走了进去，没想到竟遇到了几个人在争吵。尽管声音不大，但是，这可是他有生以来见过的最为激烈的争吵。三个戴着面具的保姆指指点点，使劲喊着。然而，争吵的双方显然

分为两派。一边是舍监和年龄稍长一点的保姆，另一边是一个满头乌发的芦柴棒。看她搓手的姿势，恩斯特怀尔一眼就认出来了，瘦子是内佛菲尔。

“怎么回事？”恩斯特怀尔用平常的语调问道。可是，突然，三个人都指着婴儿睡觉的方向，冲他“嘘”了一声。他赶紧把话咽了回去。

“你说过，不会有麻烦的。”舍监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来，“可是，不到一天，才仅仅几个小时，这个女孩就偷偷摸摸地在托儿所里到处溜达，试图教给一个孩子一个全新的表情。而那个表情根本不是苦力该有的！”

“而且，是一个很可怕的表情。”年长点的保姆补充道，“眼睛突出，向外拉伸。在她把面具重新戴上之前，正好让我看到了。”

“以后不会了。”恩斯特怀尔打断了她。说着，他抓起内佛菲尔的胳膊，将其拉到一个角落里。“你脑子进水了，内佛？我刚刚离开三个钟头啊！你该做的，就是戴着面具老老实实地坐在那里。可是，你却把它摘下来，吓唬孩子？除了那个鬼脸，她们还看到了什么？她们认出来你是谁了吗？”

“没有，我想没有。”内佛菲尔轻声答道，“对不起。可……可是，只教孩子如何逆来顺受，我可受不了。我想教给他们一种新的表情，生气或者不高兴的时候，可以表现出来。只是，我不是颜匠，所以，我就用手把嘴角拉开，把眼睛下面的皮肤拉下来……没错，这看上去像一只丑陋的青蛙，可是，那的确不一样啊！那个表情很容易教，也很容易学。不需要颜匠在场，不需要面具或者别的什么，用手扯一下脸皮就成了。”

“难道你就是那位拥有一千多种表情的大富婆？”恩斯特怀尔生气地说道。内佛菲尔的话也提醒了他，他也只会可怜的几种表情啊。“别忘了，为了让你活下去，我可是把脑袋都掖在了裤腰带上了。类似的恶作剧会让你我全都玩完。好了，不要说话了，听我说说我都有哪些新的发

现。”

他稍作停顿，把在爪柘荔获悉的一件件谋杀案一五一十地跟她讲了。

“这里有点不对劲，可是，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似乎都是苦力谋害苦力。有两个案子当事人承认了，别的谋杀案还有一大堆，也有目击证人，而且，谋杀的手法各有不同。”

看着对面戴着面具的内佛菲尔，他感到的确有些怪怪的，就像当年在奶酪隧道里见到她时的感觉。不过，他知道，在木质面具的后面，内佛菲尔的表情一定是随着不同的思绪而千变万化。

“噢！”她突然大声说道，“我知道了。听着，恩斯特怀尔，我们从一开始思路就错了。特案调查员特勒贝尔的思路也不对。我们一开始就到处寻找毒药的牺牲品，寻找像摄政王一样疯狂到自杀的人。”

“可是，恩斯特怀尔，被毒死的不是受害者，而是凶手。毒药让他们发疯，让他们突然间毫无理由地杀害了自己的亲人。可是，摄政王最亲的人是摄政王自己，因为有两个摄政王。当有人把毒药放到他的飞蛾饼干里时，两个摄政王都疯了，开始互相伤害。”

恩斯特怀尔好长时间一言未发，他才不关心什么摄政王不摄政王的。他的大脑里充满了苦力的画面：苦力的妻子、父母、子女，他们从外面回到家里，突然被自己最亲最信任的人杀害了。

“真是太可怕了。”他费力说道，“我们这些生活在底层的人肩并着肩，踩着同样的轮子。谋杀我们是一回事，可是……让我们自相残杀……就是……”他的手指穿过头发，把头发弄得乱糟糟的，“我改变主意了。你说的要把马克西姆·柴尔德辛拉下马的那些话！要是我能用上一分力，绝对不会只使半分。我才不在乎世界在他眼里是否已经是他的杯中物了，我只想看到他的人头挂在旗杆上。而且，我敢保证，这里有很多人和我的想法是一样的。”

“你的意思是说，你要把真相公之于众？那样安全吗？”

“我不会告诉别人你是谁，我只告诉大家毒药的事儿。不行！”恩斯特怀尔使劲摇了摇头，“那也不安全。我们需要别人帮忙。不管怎么说，必须冒一下险。”

过了不久，他犹犹豫豫地看了内佛菲尔一眼。

“那个青蛙表情，你会教我吗？也许，我正需要一张愤怒的脸！”

第28章

秘密坑道

乍一看，每一名苦力都和别的苦力没有什么区别。他们也千方百计和别人保持一致。几百年来，任何人，只要他觉得自己可以成为当地的领袖或者发言人，无一例外最终都落得个锒铛入狱的下场，成为特案调查组的阶下囚。因此，他们都学乖了，成为一批没有任何个性的民众。

然而，信息在他们中间无声无息地传递着，就像一滴墨水慢慢融入水中。所以，摄政王中毒身亡的事情，以及苦力之间被逼无奈相互加害的事情，他们一清二楚。仇恨的风暴在暗地里酝酿着，可是一般人根本无法察觉。怒火在他们心中燃烧着，就像第一勺浓汤里的香料，一开始根本发现不了，但是，渐渐地，你的舌尖就会感觉到它的麻辣似火。

最早的迹象出现在那些跑腿的伙计身上，也就是那些送信的、打杂的人等。眼尖的人可能会注意到，他们愿意扎堆，在一起叽叽喳喳，而且，一旦陌生人的脚步声临近，他们便迅速骑着独轮车消失得无影无踪。偶尔也有个别没及时逃掉的，这时，你会发现，他会拉起眼皮底下的皮肤，做着奇奇怪怪的鬼脸。

然而，凯弗纳市的权贵们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操心，他们才没有时间去关心苦力的孩子们在一起八卦些什么，因此，这个变化，就像其他一些重大变化一样，根本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假如他们知道这些孩子是在有意偷听他们的秘密谈话，并仔细研究其中的信息，那么，他们的感觉会完全不同。

“这么看，宫里的人也是尔虞我诈，互放冷箭。”那个跑腿的金发小男孩耸了耸肩说道，“有人曾4次想暗杀老柴尔德辛，然而，他毫发未损，刺客连他的手套都没碰着，而他的对手则一个个像苍蝇一样死去。听说过甘德布雷克吗？他的家人全没了，连小孩子也一个不剩。听说，全家都死于他们正在酿造的‘黑酒’。什么都没了，只留下衣服、头发、指甲和一小堆一小堆散发着香味的蓝色粉末。”

内佛菲尔点了点头，暗暗记下了。过去几天里，不断有跑腿的小男孩来到托儿所，向她讲述宫里发生的事情，尤其是马克西姆·柴尔德辛的所作所为。他们都是恩斯特怀尔叫来的。他告诉他们说，内佛菲尔是他的亲戚，脸上有疤，是来帮助他调查的，所以，他们应该把得到的新情报都报告给她。

根据他们的情报，柴尔德辛正在加固自己的地位，以雪前耻。她突然心里一紧，为处在老虎洞里的泽艾拉备感担心。

“特案调查员特勒贝尔怎么样了？听说，有人用头把她撞死了？”

“她没有死。不过，确实有人这么干过。自从摄政王死后，有人先后12次想暗杀她。最近一次让她失明了一天，而且，她一夜之间白了头。据说，向她下毒手的是她的手下，到现在也不知道那个人是受谁指使的。不过现在她完全恢复了，这件事并没有让她放慢调查的步伐。”

“还有一件事。你不是一直在询问颜匠阿伯莱恩夫人的近况吗？我认识一个人，那个人又认识另外一个人，那个人了解她的情况。只是他胆子小，说要亲口告诉你。再就是，你得给他25个鸡蛋，而且，他的名字还要保密。”

内佛菲尔的心怦怦直跳，就像颠簸的小船里的一头小鹿。根据恩斯特怀尔的建议，她把自己的鸡蛋攒起来，专门用来“行贿”。平时她和大家一样，靠着大麦稀粥和幼蛾的幼虫度日，有时，她饿得四肢无力，大脑发木。即便是她省吃俭用，剩下的鸡蛋也不多了。

“没那么多鸡蛋了。”她说道，尽量缓和自己的语气，“不过，一周

以后差不多。”

跑腿的男孩摇了摇头道：“必须是今天。明天，他就要和一个勘探队一起前往原始隧道去探险了。”

内佛菲尔权衡了一下利弊，她的本能告诉她应该抓住眼前这个机会。“今天，我可以给他一盎司‘助夜明’，那可比25个鸡蛋值钱多了。”她在宫里仆人给她的包的底部找到了一个小香囊，那明显是为了在紧急情况下救命用的。

男孩倒吸了一口气。“‘助夜明’？一旦被盗，可以查到。不知道他是否愿意。”他顿了顿，继续说道，“你最好自己和他说说，我不能一天到晚只为你们两个人跑来跑去的。”

内佛菲尔犹豫了一会儿，只是一小会儿。

“好吧。”

很快他们两人来到苦力穿梭的大路上，行走在换班的人流中间。内佛菲尔心里琢磨，如果她的向导能看穿她的面具，意识到她分分秒秒都行走在崩溃的边缘，他会怎么想呢？上一次她来到爪柘荔的时候，刚一见到这个地方，就像有一个拳头猛地击打在她的头上，让她挂了彩，伤了心。而眼下，她就住在这里。她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那些追捕她的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她会逃到地下城。

尽管有数以千计的捕蝇草，然而，爪柘荔这里的空气依旧非常沉闷，令人窒息。空气中弥漫着久久没有沐浴的人体的味道、处理垃圾的山洞的味道以及牲口棚的味道。实际上，牲口棚就是天然的山洞，里面住着食草的山羊和母牛，它们在绿色的光线下发抖，两眼瞪得大大的，紧盯着滴水的墙壁。

这里又窄又闷，差点让她失去理智。就像身处苦力人流中的其他人一样，她必须从别人身旁使劲推搡，才能勉强挤过去。挤着挤着，她觉得自己就像蛆虫一样，成了他们当中的一员。

“上面。”终于，向导小心翼翼地竖起拇指说道。内佛菲尔十分顺从地沿着绳子爬过天花板中的一道裂缝。裂缝通往一个小洞，像手掌中间的拱洞一样。一名40岁左右、脸色灰白、鼻子很宽的男性苦力坐在一旁，膝盖顶着下巴。他的双手全是疤痕，看上去像蜘蛛网一样。

内佛菲尔小心翼翼地站直了身子，然后，她在另一个架子上坐了下来。如果这是个陷阱——那个了解宫里生活的内佛菲尔心想——那么，你就会像老鼠一样束手就擒。实际上，眼前这个男人和她一样紧张，然而，这一点并没有使她感到些许的安慰。

谈判的时间很短。没过多久，男人就接受了“助夜明”。

“明天，我就要和一个勘探队一起前往原始隧道去探险了。”他小声解释道，“想给家人留下点什么，要是我没有回来，他们可以用它来维持生计。”

“跟他们说，在出手之前，东西一定要放在盒子里。”内佛菲尔小声回道，“嗯，你知道阿伯莱恩夫人的一些事情，对吧？”

对方慢慢地点了点头。“那是许多年以前的事了。那个时候，我和一个勘探队正在挖章鱼区。你知道它在哪儿吗？”

“离多尔多拉不远，对吧？”内佛菲尔激动得双手紧攥着自己的膝盖。她记得，泽艾拉曾经告诉过她，章鱼区和海蓬子区都是那个神秘的流感肆虐的时候发掘的。“大概距今有7年多了吧？”

“是的，我想是的。”男人语气中带着一丝惊讶，“嗯，他们催我们，让我们尽快把章鱼区打通，那样，它就和其他各区连成一片了。我们把碎石装到车子上，拉到外面去，散开，马都累得弯了腰。一天到晚，就是这样。

“有一天，我赶着空车回来。车子经过塔夫诺克。从塔夫诺克拐个弯就到了多尔多拉。这时，我看见了这位夫人。她穿着一件破旧的天鹅绒披风，脸上挂着和蔼的表情。她朝我挥了挥手，让我过去。她说她的隧道里发生了岩崩。她都处理好了，石块不再往下掉了。她说她不想向

上面汇报，否则，制图员会来到她的家里，把屋子弄得乱七八糟的。她说她只是想把石头运走，希望我能悄悄地干，而且，她会给我报酬的。”

“我说可以。”男人握了握焦躁不安的拳头，又松开了，“我答应她，可能是因为当时她脸上的表情。它让我觉得好像找到了自己失散多年的女儿，她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每天在下班之前，我会多跑一趟，让车子拐进多尔多拉。碎石早就装好了，装在木桶里，我把桶搬上车，离开她家，和其他的碎石扔到一起。从来没有人发现。”

“是阿伯莱恩夫人让你干的？”

“是她让我干的。她给了我很多钱，所以我就什么也没问。当然，我心里明白，那些碎石与岩崩无关。”

“你敢肯定？”

“绝对肯定。如果石头是落下来的，一定是什么样的都有，有裂开的，也有粉碎的。可是，那些碎石都是凿出来的，是人工劈开的，应该是用钻头钻出来的。而且，碎石的数量特别多。如果岩崩的规模有那么大，我们这些干活的人可能因为机器的声音太大没有注意，但是那绝对逃不过制图员的耳朵。”

“所以，你的意思是……当时还有别人在挖。”内佛菲尔说道。她的嘴里干巴巴的，脑子在不停地旋转着。未得到官方许可，私自挖掘，在凯弗纳市那可是重罪。在错误的地方挖出一条错误的通道，会引起塌方，会把整个城市淹没，也会让整个城市窒息。“这就是你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你卷进这件事的原因？”

“真正让我担心的不仅仅是法律的惩罚。”男人透过他们之间的缝隙看下去，仿佛害怕下边人的目光掠过他的靴子，“最后一次，我本该前去领取剩余的报酬，可是我病了，肺不舒服。于是，我让我姐夫带着车过去了。他再也没有回来。等人们发现他时，他已经死了，胸部被轧得扁扁的。大家都说，一定是车轮子从他身上碾过造成的。也许吧。不过

我觉得这是预谋好的。你看，在大多数人的眼里，苦力都长得一个样，很难区分。我想，那个车轮子是为我准备的，目的是让我对所知道的事情保持沉默。从此这事儿我对谁也没说过。我开始在野地里从事挖掘工作，希望杀死他的人永远不会发现他们杀错人了。”

内佛菲尔一言未发，双手捂着太阳穴。她觉得她应该把头固定住，这样，脑子里的东西才不会晃来晃去。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她低声问道，“是在多尔多拉流感暴发之前，对吧？”

“是的，流感暴发严重影响了我们在章鱼区的工作进度，我们失去了好几位制图员。你知道，制图员最愿意扎堆。多尔多拉这个地方比较特别，吸引了很多人前来。流感暴发时，他们中有6个人直接没了。”

“到底是什么把他们吸引过来了？他们提过吗？”内佛菲尔激动地问道。

“也许吧。”内佛菲尔知道，眼前这个男人没有几副表情。假如有的话，一定会很滑稽。“不过，我没问过，也没听谁说起。制图员不管知道什么，都会迫不及待地告诉你，而且，会一五一十，一点不漏。这就是问题的所在。”说到这里，他在座位上紧张地扭动着，“你看，我说完了，你该把香料给我了吧？这样行了吧？”

“嗯。”内佛菲尔说道，声音听上去十分遥远，“嗯，行。你说得对，不能让他们发现你还活着。我……我得走了，我脑袋都大了。”说着，内佛菲尔把装着“助夜明”的袋子递给了他，然后她沿着上来时的通道滑了下去，她的向导就等在下面。

她恍恍惚惚地跟在他的后面。在多尔多拉挖掘……那个男人为了守住秘密吃了不少苦头……非法挖掘……7年以前……

7年！又是7年！什么事情都发生在7年以前！

模仿蝙蝠叫声的人因为秘密通道而焦躁不安；多尔多拉疫情暴发；

阿伯莱恩夫人为女孩买衣服；对窃贼突然开出的天价赏金；内佛菲尔本人突然出现在格蓝迪宝的隧道里，没有任何记忆。一切的一切，都发生在7年以前！

如果这一切都是一个巨大的秘密的一部分，那会怎样？如果7年前发生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又会怎样？也许，我知道，也许，这就是有人要抹掉我记忆的原因；也许，这就是有人在特案调查组牢狱里试图把我杀掉的原因，他们生怕我脑子里还残留了一些记忆。

此时，内佛菲尔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敲打着她的脑袋，仿佛她遗失多年的记忆正试图破门而出。

真相就藏在大脑里的某个地方。到底是什么秘密那么危险，使得某些人一心一意要干掉她，从而销毁这段记忆？想干掉她的人又是谁呢？

7年来，在格蓝迪宝的隧道里，她一直都很安全。也许，那些暗藏的敌人根本不知道她在哪里；也许，他们对她无能为力。后来，她从避风港里逃了出来，她的面容得以重见天日。也许有人看到了她，也许有人听到了风声，说看到了一个来自外埠的13岁左右的红发女孩，猜出了她是谁。

于是，有人雇来杀手，想在特案调查组的牢笼里把她做掉，这样，她就无法向调查组透露任何秘密了。暗杀失败后不久，马克西姆·柴尔德辛突然出现了，要把她买走。也许这并非是巧合。如果他不是出于同情，不是为了救自己的侄女，那会怎样？如果他就是那个试图杀害她的人，买走她的目的是寻找机会让她永远闭嘴，那又会怎样？

后来，他见到了我，觉得我可以成为他计划里的一部分。于是他就开始试探，看看我是否还记得什么，看看留下我是否安全。

内佛菲尔想起了他当时问她的问题："你跟特案调查组都说了什么？""到格蓝迪宝隧道前所发生的事情你还能记住多少？"

他在书房里给我的"复原"酒一定是一个测试。内佛菲尔突然意识到，他想知道是否有人可以利用这种酒来恢复我的记忆。如果当时"复

原”酒真把我的记忆恢复了，不知道我是否能够活着离开那个房间……

不过，还有一些事情不合情理。柴尔德辛希望她活下来，帮助他谋杀摄政王。可是当她待在食物品尝师的住处时，有人却要放盲蛇咬死她。这肯定不是柴尔德辛干的。难道还有别人想干掉她？难道他们之间毫无联系？难道说有一个暗杀小组，只是他们之间不太团结？

内佛菲尔猛地醒了过来。她跟在向导后面，穿过了一个特殊的拱门。就在这时，她感到人潮一下子静止了，接着，在迷茫疑惑的叫声中，人群前后晃动着。突然，她给人潮压扁了，成了人肉三明治里的肉饼。人潮后撤着，她的面具埋进了某个人的背里。

“制图员！”有人喊道，“制图员来了！后退！后退！”但是，没有人退到后面涌动的人潮当中。惊恐像一条猎犬猛地咬住了内佛菲尔的喉咙。

“趴下！”拥挤的人群一下子跪了下去，有的用双臂抱头，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大气不敢喘一声。突然，内佛菲尔看到有人从趴着的人身上蹚过，根本不管靴子是踩到了石头上，还是踩到了人头上。这些人边走边说，有的嘴里吹着哨子，脚下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有的手里紧握着奇怪的装置，也有的戴着鱼眼一样的护目镜。不知道谁的膝盖重重地抵到了内佛菲尔的肩膀上，靴子的脚趾蹭到了她的耳朵上，她顿时感到疼痛难忍。

很快，那些人出了隧道，沿路往前走去。那些没法及时撤退的人群只能继续趴在地上，让他们从头顶上走过。

慢慢地，人群开始站立起来。陌生人搀扶着陌生人，人潮继续向前涌动。内佛菲尔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不知道为什么，给人挤倒在地踩过之后，她的思路变得清晰了。一时间，她开始琢磨，以后需要灵感的时候，是不是得想个办法再来一次。

等她带着擦伤踉踉跄跄走进托儿所时，立刻被恩斯特怀尔抓住了胳膊，拽到了一个角落里。

“你这个小疯子！你去哪儿了？在爪柘荔这个地方还敢到处晃悠？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也不给我留个条子，什么也没留！我差点，就差这么一点，就要放弃你了——”

“对不起，恩斯特怀尔，真的对不起。”内佛菲尔把面具摘下来，想让他看看她是认真的，“我知道这很危险，可是，有些事情我必须亲自去搞清楚。你知道吗？我找到了！”来到自己的小屋，内佛菲尔把草垫拉开，把藏在下面的制图员面具拉了出来。

“找到了？什么意思？”

“那意味着，7年前，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而且我几乎可以肯定，我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想，我知道我是怎么来到凯弗纳市的，我知道为什么有人不想让我记起那件事情，为什么多尔多拉给封了起来，为什么柴尔德辛一家从来不会失去时间概念。

“如果我没错的话，我知道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了。不过，首先，我得确定我是对的。恩斯特怀尔，最近的坑道在哪里？最容易到达的坑道。”

恩斯特怀尔咬紧牙关，倒吸了一口气，显然，他不希望他们的谈话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也许是那些离派里·加特不远的地方吧，问这个干什么？”

内佛菲尔拿起护目镜，仔细端详着自己映在镜片中的小小头像。“我想，”她慢慢说道，“我得跟制图员们聊一聊。”

第29章

疯狂之举

凯弗纳市市民很少有到新挖的坑道里去的。为什么要去呢？为什么要冒这个风险呢？毕竟，新挖的坑道里充斥着令人窒息的瓦斯和沼气，而且，那些未经检验的通道随时都可能坍塌。为什么要忍受噪声、碎石和凹凸不平的地面呢？此外，为什么要到一个能随时撞见举止怪异的制图员的地方去呢？

恩斯特怀尔小声嘟囔着，抱怨着，想出各种办法阻止她。可是，令内佛菲尔感到惊讶的是，他无论如何一定坚持陪她一起前往。

沿途他们没遇见过几个人。遇到的那些人见到内佛菲尔制图员的装扮和嵌着蝴蝶标本的六分仪之后，马上捂住了耳朵，或者干脆退了回去。说到坑道，那可离不开邪恶的制图员。只有他们能告诉你，竖井会不会突然坍塌，上面的通道是否结实，或者你会不会突然掉进地下河里淹死。

此处，隧道的特点与以往的不同。里面的空气更凉了，用碎石组成的墙面更亮了，没怎么打上时间的烙印。大路上含混不清的回声渐渐让位于鹤嘴锄凿磨石面所发出的声音。那声音很特别，时而砰砰，时而啪啪，时而咔嗒。偶尔还会传来岩石和沙土的咯吱声。

不久，内佛菲尔和恩斯特怀尔从一匹矿用小马身旁经过。小马静悄悄地拉着一车石头。驾驶员的耳朵里塞着布条，不知道是为了保护耳朵不受噪声的伤害，还是不愿意听制图员说话。内佛菲尔戴着护目镜，她

奇特的外表只换来了他的一瞥。不过，他好奇的目光倒是久久停留在内佛菲尔身后一步之遥的恩斯特怀尔身上。

车子过去之后，内佛菲尔小声说道："你应该用布塞着耳朵。否则，他们一定会纳闷，为什么你走在我的身旁而没有发疯。"他们从内佛菲尔早已磨破的袖子上剪下几块布条，卷起来，做成耳塞，"我们很快就要见人了。你觉得我要不要无病呻吟装疯卖傻？"

恩斯特怀尔斜视了她一眼，嘴里嚼着布条，让它们变得柔软一点。"我觉得这样就好。"他答道。

这里的隧道大多是用木桩撑起来的，木头上满是尘土，但是并没有发黑。到处都挂着风铃，用来测量气流。墙上有粉笔做的记号，地上有隧道的名字。最终，他们来到一个长长的竖井旁边。那里，许许多多的苦力正急急忙忙从旁边的通道中出来。有的拎着盛满凿好的石块的木桶，有的把一盆一盆牛奶倒进木头水槽里，也有的在仔细端详着岩面上的接缝。

其中一人注意到了他俩的到来，他朝恩斯特怀尔打了个手势，试图引起他的注意。

"不是这里！"那人极其夸张地喊道。很明显，他看到了恩斯特怀尔的耳塞。"带她从左边过来。"

恩斯特怀尔点了点头，抓住内佛菲尔的胳膊，领着她穿过一个拱门，往左拐，然后，他们沿着一个向下的斜坡，来到一个临时搭建的尺寸不合的门前。门上有一个沙漏。

"这里一定是制图员待的地方。"内佛菲尔小声说道，"在这里等着我。咱俩最好留一个人在外面，便于掌握时间。"

"不，我进去。"恩斯特怀尔突然打断她，"你已经够疯了。要是需要更疯的话，你恐怕也没有什么发展的余地了。"

"也许，我进去的风险更小。"内佛菲尔深吸一口气，还没等恩斯特

怀尔反对，便把沙漏倒了过来。

在门那头，在一个小圆屋中央的一把木椅上，十分平静地坐着一个男人。他看上去有50来岁，金灰色的头发不多了，然而，却梳理得整整齐齐。他穿着一件厚外套，边上滚着浅灰色的毛皮，潮乎乎的。从身高上看，从他抬起头来看着内佛菲尔时那自信灿烂的微笑可以断定，他不是苦力。那分明是教授见到新生时高兴的表情。

他打着赤脚，长长的脚趾脏兮兮的，一直在地板上划拉着，似乎要从地上捡起什么东西似的。

“嗯，好准时啊！你可以帮我重新计算子午线了，它又开始按逆时针运行了，把我的方位角给弄乱了。”

“我……”内佛菲尔咽了一下口水，实话实说，“我不是真正的制图员。”

“我知道。”男人说道，“那些蝴蝶标本放错地方了。不过没关系。拿着绳子的这一头，慢慢地围着我转。盯着我看，等我看上去最白的时候，告诉我。”

“可是，先生。”内佛菲尔可不想耗费5分钟的时间围着他转圈，“先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与多尔多拉有关，与进进出出那里的通道有关。我想知道7年前那里发生了什么。”

“多尔多拉。多——尔——多——拉。”制图员一开始小声念叨着这个名字，随后，他说得越来越慢，舌头卷得越来越厉害。那动静先是变成了洪亮的编钟的声音，后来又变成了鼓点的声音。“好久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了。可惜啊，关闭了。那么漂亮的推斯特斯！”

“推斯特斯是什么？”内佛菲尔未加思索，脱口问道。

男人冲内佛菲尔笑着，仿佛问了他这个问题等于给了他一个金杯，里面盛满了巧克力冰激凌。“你想知道？”他欣喜地问道，“你真想知道吗？”

“听着，不仅仅是推斯特斯。”制图员继续说道，“那里还发生了别的事情。”

“非法挖掘。”内佛菲尔提醒道。他们之间的对话简直太正常了，这让她感到有点迷惑。“很多制图员都去了那里，试图找到真相。然后，他们就死了，对吧？”

“是的，流感暴发，大家都那么说。”他开始认真地观察着她。不过，他眨眼的方式有些不大对劲。大部分人眨眼时，不会把眼睛全都闭上。可他不一样，而且，他会闭上好一阵子，然后才重新睁开。眨眼，呼吸，再眨眼。“你究竟是谁？”他的脸上依旧挂着微笑，不过，他的声音里却透着怀疑和威胁，“你为什么穿着我们的衣服？为什么来到这里？为什么询问多尔多拉的事情？”

摆在内佛菲尔面前的有很多理智的选择，包括撒谎、直接离开、两手空空地离开。然而，内佛菲尔并没有这么做。她一时激动，慢慢把护目镜摘了下来。这样，借着从天花板上垂下来的捕蝇草发出的灯光，对方可以清清楚楚地看清她的脸。

“啊，是你。”制图员坐了回去，眨眼，闭眼，“她不喜欢你。”

“什么？谁不喜欢我？”内佛菲尔疑惑地问道。与此同时，阿伯莱恩夫人的形象不请自来地出现在她的脑海里。

“她一点都不喜欢你。”制图员把脑袋歪向一边，闭上眼睛，显然是在聚精会神地辨别脚趾的感知，“你……使她发痒。”

内佛菲尔记得飞天大盗提到凯弗纳市时所说的话，她怀疑，这里的“她”指的就是这座城市。

“我也不想。”她十分动情地小声说道，“我根本不想待在这座城市里。可是，我也没有其他地方可去啊。”

“如果你没有地方可去，就去秘密通道吧。那儿哪都不通，像真空一样什么也没有。蝙蝠的叫声进入‘真空’，没有任何反应。”

“是的。”内佛菲尔把身子向前探去，“我真的想去秘密通道，我想了解它的一切。7年前，它出现过，后来又消失了，对吧？是不是在别的制图员蜂拥来到多尔多拉的时候消失的？我的意思是说，他们之所以那么做，会不会是因为他们意识到那里正是秘密通道的所在？”

内佛菲尔此言一出，制图员的注意力全都被吸引过来了。这下她倒是希望有什么东西能分散一下他的注意力。他的目光太灼热了。就在她感到他的目光像织针一样钻入她的前额时，制图员突然站了起来，朝他身后的另一道门走去，把门上的沙漏倒了过来，走了进去。沙漏上面全是尘土和死去的昆虫，看上去朦朦胧胧的。此外，上面还有爪子的痕迹。

“等等，你去哪儿？”内佛菲尔的声音在小屋里回荡着，可是毫无作用。她一度感到恐惧，害怕他去打小报告，暴露自己的身份。突然，她明白了，刚才看到的一切另有含义。他刚刚进去的那个门上也有一个沙漏，这说明，他要去见一个人，最多也不能超过5分钟。而且，那个制图员比普通制图员更加疯狂，更加老到，就连同行也对他肃然起敬。

尽管内佛菲尔觉得非常愚蠢，然而，她还是情不自禁地跑到第二道门处，把耳朵贴到门上去偷听。然而，里面的人说话声音很低，听不真切。其中一个是刚刚离开她的那个男人，另一个人说话的时候，嘴里含糊不清，呜里哇啦，间或还会出现短促尖厉的声音。突然，谈话停止了，接着是一阵脚步声，然后是金属的声音，最后传来了另一道门开关的声音。

又是一阵沉默。之后，内佛菲尔觉得她听到了嗞嗞的声音和尖叫的声音，不过，声音都不大。再往后，传来了蝙蝠一样的吱吱声。

内佛菲尔看不见的那道门再次打开再次关上了。她听到了里面有人在用嘶哑的尖叫声解释着什么。她赶紧从门旁跳了回去。这时，门又开了，那个刚刚和她说过话的个子不高的男人重新走了进来。

此时，他的外表看上去更加令人不安。他的头发像天线一样竖立

着，眼睛暴突着，额头上全是汗水，眉毛上乌黑的手印清晰可见，领子似乎给人咬掉了。

“漂亮！”他开口说道，“缺陷有缺陷的美，对吧？就像宝石上小小的裂痕，在灯光下熠熠生辉。有时候，它们是有形状的，就像一只完美的眼睛上的斑点，你可以看到，你可以顺着旋梯滑下去，太甜蜜了，太无助了，她从来没有原谅，她回到那个地方，一个不可靠的人，在那个北方的香吻地，散发着螺旋式的光辉……”

如果说这一切都是胡说八道的话，那么内佛菲尔应该说是安全的。可是，这些碎片式的语言有时候还真蕴藏着某种含义。它们留在内佛菲尔的脑海里，撕扯着她，就像一只脚蹬在马镫上的骑手被一匹奔马狂拖不止一样。这一切都是十分值得的，因为你越是去琢磨，其中的含义就越清楚，只不过那撕扯着你的东西突然浑身长满了鳞片，脑袋上长出了很多头来，再也不可能是一匹奔马了。

内佛菲尔开始理解缺陷的美。在某些地方，“上”“下”交叠，秘密交会；在那里，罗盘方位像托钵僧似的旋转着；在那里，空间本身遭到扭曲，变成了被拧干的法兰绒。这些地方是凯弗纳市笑脸上的小酒窝、小缺点，是她鲜明的特征。要想理解这些，就意味着从她的脸上偷走一个笑容，从她的手上偷走一朵扭曲了的玫瑰，从她一千多颗牙齿之间偷走一块骨头。

内佛菲尔的思想似乎从那个盛满了愚蠢的常识、长期禁锢她的脑壳里崩裂出来，摇摇晃晃地游荡着，像折翼的鸟儿一样随风而去，像清汤一般没有形状。在她的前面，她看到了推斯特斯，它像一枚弯曲的别针一样把地图拉斜了。她把心思融了进去，具备了它的形状，开始成为推斯特斯。是的，这一切就是这样自然地交织在一起的。此时，她把自己的大脑折叠起来，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一切。

突然间，她灵光一现，看到了另外一样东西，一样十分诱人的东西。就在那短短的一瞬间，她看到了一个裂缝。裂缝像一个完美的山洞的洞口，通向一个光芒四射的竖井。秘密通道！通道在向她招手；通道

乞求她前来探索，为它制图……可是，通道突然不见了。她似乎能感受到凯弗纳市每一个制图员一想到秘密通道时内心里发出的感叹。通道到底在哪里？通向哪里？为什么，是啊，为什么还不等他们把它画在地图上它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她现在就能找到那个通道，她知道她可以。然而，如果她能放弃肉体，只让心灵前去隧道里打探，沿着山岩中闪闪发光的宝石血管游泳，那将更加简单，更加便捷……内佛菲尔醒来后发现，她正跪在受伤的膝盖上，嗓子眼里冒烟了，疼痛无比，而且，有人正想把她的耳朵扭掉。

她痛苦地大喊一声，把袭击她的人推开了。那人不是别人，正是恩斯特怀尔。她又重新回到走廊了。通往制图员房间的门再次关闭了。她发现，沙漏里的沙子全部流到底部了。

"我不知道还能怎么做！"恩斯特怀尔缓了口气后大声喊道，"沙漏里的沙子都漏下去了，我必须把你拽出来。我想把你摇醒，可是，不好使。你不停地乱踢乱打，口里不断喊着'沃土的荣耀'！"

"谢谢！"内佛菲尔用沙哑的声音轻轻说道。她的脑子里还是装得满满的。她低头看着自己的双脚。此时，她的脚是光着的，在慢慢地蹭着地板。

"有用吗？"恩斯特怀尔盯着她的脸问道。

"嗯。"内佛菲尔答道，"就在那一瞬间，我看到了每个细节之间的联系……"说着，她做出了一个无助的动作，好像有人要把两半看不见的椰子拼装到一起似的，"我的意思是说，即便如此，也是……很漂亮。想象一下……粉红的颜色……你要做的就是绕过金黄的颜色……哎呀，恩斯特怀尔！哎哟，松开我的耳朵！"

显然，恩斯特怀尔不想松手，至少先要把她拽出派里·加特才行。即便在那个时候，他也一直在她身上寻找制图员的迹象。显然，她一再忘记自己不能穿墙的事实也没能让他放下心来。不过，最终他还是动了恻隐之心，让她继续说了下去。

“结果呢？”

“我的想法是对的。”内佛菲尔慢慢说道，“现在，我对此深信不疑。我问过制图员多尔多拉的事情。他跟我说……他给我看了……哎，这事说不清楚！我开始明白他所说的话了。后来，我忘了他是怎么说的了。可是，我几乎可以看见了。在多尔多拉，有一个地方……叫作推特斯特……那儿……”内佛菲尔木呆呆地想着。让她感到惊讶的是，她要想的东西自己回来了，而她却退缩了。“噢，算了，管它是什么！很奇怪，那里的地形和别的地方不一样。

“重要的是这个，多尔多拉没有完全封闭，有一个入口。实际上，有两个入口。第一个是在阿伯莱恩夫人暗室的后面。这个比较简单，一般人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事情搞清楚。另一个则不一样了，一般人根本猜不出来。

“另一个要穿过柴尔德辛的联排别墅。你走进去，从后面出来，沿着秘密通道往前走，然后是到推特斯特，最终是到多尔多拉。早餐室就在多尔多拉。”

“就这个？”恩斯特怀尔不以为然地问道，“也就是说，阿伯莱恩夫人家和马克西姆·柴尔德辛家之间有一条秘密隧道。我们早就知道了，他们两个秘密勾结。你费了这么大劲就是为了找到这个？”

“不，绝对不是。根本不是隧道的事，而是与早餐室有关。这样吧，我给你讲个故事，那样好懂点。”内佛菲尔拽了拽发梢，她惊奇地发现自己的头发依旧是黑色的，而不是红色的。

“这么说吧。很久以前，有一个聪明能干的男人。为了家人，他什么都愿意去做。和其他人一样，他也认为凯弗纳市是唯一适合人居住的地方。不过，和其他有权有势的凯弗纳人不一样的是，他的一只眼睛总是在观察着外部世界。他发现，有一样东西可以让他的家人在宫里高人一筹，会让他们变得更加聪明，更加强大，做起事来更加得心应手。然而，这种东西只是外部世界才有，在凯弗纳市根本弄不到，绝对是违禁

品！所以，他得想办法把它偷运进来。最终呢，还真让他找到了。”

“那是什么？”恩斯特怀尔问道，“我是说他偷运进来的东西。”

“想想看。”内佛菲尔咬了一下指关节，“最难运进凯弗纳市的东西是什么？法令严禁的东西！”

恩斯特怀尔思索片刻，突然，他想到了什么，脸上的表情紧张了起来，“火药！”

内佛菲尔摇了摇头。

“日光！是日光！

“我见过秘密通道。嗯，就算是见过了吧。制图员认为确有其事。他们说，这个通道只有一头，另一头通向真空。问题是，这些制图员都非常热爱凯弗纳这座城市，城市以外的事情对他们来说根本无法理解。

“我觉得秘密通道不可能通往真空，恩斯特怀尔。它应该是通往外面的，一直通到外部世界，出了凯弗纳市。而且我觉得，秘密通道的起点就是柴尔德辛家的早餐室。我觉得那里的蓝光和捕蝇草无关，我觉得，那是真正的日光。

“我觉得柴尔德辛老爷让他的家人每天都在那里吃早餐，为的就是可以晒太阳。我觉得他让家人使用外部世界的24小时制，而不是这里的25小时制，为的就是每次去早餐室时，都是白天，而不是黑夜。

“柴尔德辛的家人和别人都不一样，对吧？即便是在宫里，他们也是鹤立鸡群。和其他人不一样的是，他们永远都有时间概念。他们比别人聪明，皮肤比别人的好，甚至，身高也占尽了优势。你见过珍奇馆里的服装和铠甲吗？那些都是外面人的用品，都很大，似乎都是为身高一米八的人准备的。看看我，我是从外面来的，就年龄而言，我就挺高的。再看看柴尔德辛一家，尤其是年青一代，就年龄而言，他们个个都很高大。所以，也许，日光不仅仅对皮肤有影响，也许，它可以让你长得更高更壮。”

“这么说，那些非法挖掘的结果就是这个秘密通道了？通道通往上面，让日光照射进来？”

“是的。阿伯莱恩夫人帮助把碎石清走了。不过，我一直搞不明白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搞不明白她的‘悲情系列’和这一切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搞不明白为什么我一直觉得我和她之间有着某种联系。

“通道打通之后，他们在早餐室这一头用玻璃把它封闭起来，为的是掩人耳目。不过，在此之前，发生了两件事情。一是，那些模仿蝙蝠的人感应到了通道的存在。其中一些人竟然发现了它，结果被灭口了。”

“另一件事呢？”

“上面有人顺着竖井爬了下来。那个人就是我。”

第30章

“上”“下”谋面

半小时后，内佛菲尔回到爪柘荔，她意识到出事了。第一个迹象就是恩斯特怀尔。他不停地摇晃着脑袋，东瞅瞅，西瞧瞧。这时，她突然意识到，他们的进展太快了，也比预期的顺利得多。人群不像以往那样挤在他们附近。似乎他们的周围有一个不可触碰的大气泡。如果内佛菲尔依旧穿着制图员的服装，那倒也说得过去。可是，她现在穿的是普通苦力的服装，脸上再次戴上了面具。不应该啊！

恩斯特怀尔伸手拽了一下一个男孩的胳膊，但那个男孩只顾赶路，看都没看恩斯特怀尔一眼。

“出什么事了？”内佛菲尔低声问道。

“是我们。”恩斯特怀尔低声答道，“是我们出事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不过，别人都知道。”发现被自己所在的世界遗弃了，他听上去很是惊讶，“先回托儿所。然后，我出来看看是怎么回事。”

看到托儿所的门，内佛菲尔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她迅速溜了进去，恩斯特怀尔紧随其后。他们急急来到主室，收住了脚步。

房间里挤得满满的。孩子们像豌豆从豆荚里探出头来一样，往外看着。在床与床之间的空地上，挤着几十个成年苦力。有的靠墙站着，有的蹲在桌子上，也有的蹲在墙上突出的地方。其中，有断了指甲的挖掘人员，有踩车的，有驼背的脚夫。一百多张脸，面无表情，满是尘土。内佛菲尔觉得，自己面对的是一座座尘封的雕像。

内佛菲尔听到背后咔嗒一声，她转过身去，看见舍监从里面把门闩上了。她走上前来，猛地一下把内佛菲尔的面具拽了下来。内佛菲尔僵在了那里，不过，她既没有躲闪，也没有害怕。来不及了，他们知道了，全都知道了。

唯一感到欣慰的是，那些呆滞不变的目光不是聚焦在她身上，而是聚焦在恩斯特怀尔身上。

“你觉得没有人能发现她的真实身份，是吧？”一个蹲在送奶车上的男人问道。内佛菲尔迅速把目光移到声音传来的地方，可是，她根本不知道是谁在说话。眼前的苦力没有一个像领袖的样子，更没有谁在等待谁的命令。他们似乎选了一个代言人，而这绝对不是事先安排好的。

“我只是——”恩斯特怀尔的话顿住了，他四下里看看，觉得已经走投无路了。

“她就是那个外埠人！”这一次，是一个头发灰白的女人在说话，“就是大家都在找的那个人。上一次，让她从这里逃走了。特案调查组把半个爪柘荔翻了个底朝天，到处找她。现在，你把她给带了回来。”

“听着！”恩斯特怀尔鼓起最后一点勇气说道，“我们得把她藏起来。她知道很多事，她知道摄政王的死因，她……”

他的话淹没在众人的质疑声中。那声音很轻很轻，与其说是人的声音，倒不如说更像渐渐远去的鼓点的声音。

“摄政王的死因？”一个破了鼻子的男人问道，“那就更可怕了。这个女孩对我们来说很危险，我们得把她交给特案调查组，或者议会。”

“不！”内佛菲尔和恩斯特怀尔一齐喊道。

“议会肯定会给我们一个好价钱！”屋子后面传来了一个声音。

“也许更好，”另一个声音附和道，“他们会给我们的孩子发更多的鸡蛋！”

“听着！听着！”恩斯特怀尔抗议道，“不光是谋杀摄政王。谋杀他的人也谋杀我们这些苦力！”

“没错！”内佛菲尔插话道，“前一阵子那些‘练习’。就与这事有关！他们用毒药把人弄疯。人疯了之后，就开始杀害自己的亲人。”

质疑的声音完全消失了，四周鸦雀无声。内佛菲尔突然想到，如果凝视也有声音的话，那么此时的声音应该震耳欲聋。恩斯特怀尔终于赢了一场，大家都在静静地听着。

“凶手是马克西姆·柴尔德辛。”恩斯特怀尔上气不接下气地继续说道，“就是那个葡萄酒商，议会的领袖，这一切都是他干的。如果我们不能及时阻止他，他会逃之夭夭的。现在有内佛菲尔在这里，我们完全可以阻止他。他所做的一切，我们都调查清楚了，那些罪行足以推翻他。特案调查组非常讨厌他，对于他们来说，这可是天赐良机啊！他们要是知道了，还不得兴奋得直流口水。

“我们无法证明他杀死了摄政王。但是，他的罪行多着呢。他挖掘了一条秘密隧道，直通外部世界，目的是让日光照射进来。”恩斯特怀尔现在彻底恢复了，说话的劲头更足了，“一条非法隧道，就在他们家早餐室的下面。这违反了100多项法律，对吧？这件事是内佛菲尔发现的。”

“那我们就把这个姑娘交给特案调查组。”一个独眼老人瓮声瓮气地说道，“那样的话，她可以把摄政王的死因和秘密通道的事情告诉他们。”

“什么？不行！”恩斯特怀尔大声喊道，“特案调查组里有不少人专门从事虐待和谋杀，绝不能把她交给他们。”

“如果他们真的很讨厌柴尔德辛，就必须保证这个姑娘的生命安全。”对方答道，“她会非常安全的。如果我们公开和他们对着干，他们有什么理由不把我们处死？”

“这行不通！”内佛菲尔大声说道，“如果可以的话，我早就自己去

找特案调查组了，而且一开始就去了，你们觉得我愿意到处躲藏，把危险带给大家吗？当然，如果真的有机会在宫里的听证会上说话，我会告诉大家摄政王真正遭遇了什么。果真如此，结果也许就完全不同了吧。他们都知道，我说的是真话，我不会撒谎！

“可是，这个机会永远不会到来！柴尔德辛老爷在特案调查组里有朋友，也安插了密探。他现在知道我手里掌握着一些东西，否则我就没有必要东躲西藏了。所以，真的到了特案调查组手里，我的小命马上就没了。”

“他也可以随时杀害内佛菲尔。”恩斯特怀尔插了进来，“上一次，在特案调查组的牢狱里，内佛菲尔差点就给谋杀了，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她知道得太多了。”

“我们也没有办法。”对方低声吼着。屋子里的低语声越来越高了，大家的情绪越来越激动，就像烟雾一样，可以清清楚楚地感受到。

“听着！”内佛菲尔终于爆发了，“这不光是我的事，不光是柴尔德辛老爷的事，不光是特案调查组的事！如果你们把我交出去，你们知道结果吗？是的，我不想被折磨，被谋害。可是，你们本来就不该想到要把我交出去。刚才我们谈到的那个秘密通道，难道你们就没有听见吗？

“有一个秘密的竖井直通外面，也许这是500年来头一个！另一个通往外部世界的通道是地底世界的正门，外面的人可以来做买卖。然而，它已经被锁了，被装上铁栅了，而且还有重兵把守。这样，外边的人谁也进不来，里边的人谁也出不去。如果我们把这个秘密竖井告诉特案调查组，那么他们就会立刻介入，把它封掉。那就彻底完了，明白吗？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呀。这条通道不仅仅把阳光引入凯弗纳市，而且它还是一条出路！”

人群中又出现了低语声，怀疑的声音越来越高了。内佛菲尔再一次感受到外部世界的可怕，感受到烈日的可怕。就连恩斯特怀尔也情不自禁地看着她。

“我知道，我知道你们都在想什么。”她连忙抗议道，免得一会儿需要抬高音调和他们说话，“我很清楚他们是怎么跟你们灌输外部世界的，而事实并非如此。我在外面住过。我5岁前都住在外面。我现在能记住的东西不多了，不过我还能记住阳光。而且，想起阳光，我一点都不感到害怕。我觉得……我觉得那就是应该照在我脸上的东西。我觉得在这里我好像变成盲人了。我还记得，在阳光下游目骋怀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她顿了顿，在这么多双冷冰冰的眼睛面前似乎失去了自信。

“接着说。”恩斯特怀尔的话从嘴角里跑了出来。

“什么？”

“相信我。接着说，说上面的事情。”

内佛菲尔觉得，他可能在冷漠的人群中嗅到了什么，只是她不那么敏感罢了。于是，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在健忘的夜空里拼命地寻找着记忆的残星。

她的解释是碎片式的，拼凑式的。不这样，还能怎样呢？她开始讲她吃了斯多克佛尔特之后出现的蓝铃木式的幻觉，讲花儿在她脚下香消玉殒的情形，讲蕨类植物绿色的牙齿。她在大脑里搜索着各种各样的词汇，描绘风吹草动万物俯首的景观，描述风冷拂面的感觉，仿佛风是有生命似的。她想找个字眼来刻画一下露珠的形状和苔藓的味道，可是未能如愿。

“我不知该怎么形容了！”最终，她感叹道，“我知道，这座山的周边，有沙漠，有炎热。这个，大家都知道。但，这仅仅是一小部分。你可以穿过沙漠，到达别的地方。地上的人祖祖辈辈都是如此。那些地方是葡萄的原产地，是香料、木材、饲料的发源地。那里还有鸟……鸟飞起来，速度很快……一转眼就不见了，只能听到它们的歌唱。天空比凯弗纳市大一千倍，一万倍。

“哎，可惜啊，不能展示给大家看！”此时，失望让她心疼，“她控制了我们，她控制了每一个人。对，我说的就是凯弗纳市！她不想放我

们走。打个比方说，她就是一棵巨大的捕蝇草，把我们含在嘴里，慢慢地、慢慢地咀嚼着，一个都不能少。也许，那是世界上最可怕的监狱。我们身在其中，而不自知，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想过要杀出一条血路逃出去。

“我们应该并肩战斗，一起逃出去。有一个算一个。我们还应该一起拼搏，把他们也给弄出去。”内佛菲尔挥了挥颤抖的手，指着一排一排的孩子。“我们都不应该待在这里。如果我们都不去抗争，结果会是什么样的呢？驼背，罗圈腿，失去时间概念，等等等等。尽管我只能记住一些零星的片段，可是这些年来，它们一直在鞭策着我，激励着我，催促我早日重返地上。一想到我这一辈子可能再也回不去了，我就会失去理智，变得疯疯癫癫。”

说着，内佛菲尔又开始变得结结巴巴，吞吞吐吐。她多么希望自己能像柴尔德辛的家人一样，有头脑，有思想，伶牙俐齿，风度翩翩。可是，她就是内佛菲尔，有点疯癫。此外，还带有些许制图员的特点。

过了一会儿，她开始意识到，蔑视的低语声不见了，反对的低语声也不见了，也没有人走上前来，抓住她的胳膊，要把她扭送到特案调查组那里去了。

一阵沉默过后，苦力们背过身去，重新开始窃窃私语。只听到下面的字眼反复出现。

“……她在，危险就在……”

“……孩子们……”

“……穿过沙漠……”

“……唯一的机会……”

“……风险很大……”

“他们在说什么？”内佛菲尔小声问恩斯特怀尔，“出什么事了？”

“嘘！”恩斯特怀尔小声回道，“你的话让他们开始思考了，就是这

么回事。”

最后，满屋子的低语声消失了。苦力们转过身来，面对着内佛菲尔。

“即便想逃，如何才能从那条隧道里逃出去？”这一次，说话的是托儿所的舍监，“你说，那是柴尔德辛的私家隧道，我们怎样才能靠近它呢？”

“我还不清楚，但是，方法总会有的。”一切都进展得很快，内佛菲尔的计划还没有走到这一步，可是，她着实被自己肯定的语气吓了一跳，“是的，我会找到办法的。”

“给你一天时间。”有人说道。这一次，内佛菲尔并没有转身去寻找说话的人。“到明天晚上子时，你要拿出一个抵达隧道的方案来。拿不出方案来，对不起，我们只能把你交给特案调查组了。把你藏在这里的风险太大。”

“我明白。”内佛菲尔当着大家的面说道。方才胸有成竹的语气带来的激动化成了一小把冰块。现在，她只剩下一张钟面一样的脸，面对着自己着急的内心。

*

只剩下25小时多一点的时间。内佛菲尔大脑里一片空白。恩斯特怀尔和她在一起，也没帮上什么忙。他不停地在地上转着圈，圈子越来越小，主意也越来越少，最后，他还差点把自己绊倒。

“你为我们争取了一些时间，或者说，你的脸为我们争取了一些时间。怎么说都成。你刚才说的那些东西，都是一些毫无意义的疯话，他们根本就没听，而是一直在盯着你的脸看。这就是你打动他们的原因。你对上面生活的回忆，他们只能听懂一点点，就像阳光透过洞穴照了进来一样，把他们给吓坏了。不过，他们说到做到，要是到时候拿不出一个方案来，他们真的会把你交给特案调查组。

“你现在还没有方案吧？”他追问着，有点指责她的意味，“你说了那么多，说什么一定有办法。可实际上，根本没有办法，对吧？”

“只是……”内佛菲尔一边搓着手，一边想着，怎么才能让他们明白，实际上她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些基本的想法，只是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有用的方案而已，“哎，我现在脑子好乱！”

“我们已经走投无路了。”恩斯特怀尔抱怨道，“要跑，只能去野山洞了。真要那样，要么很快就断粮了，要么成了穴居黄鼠狼口中的食物。无论跑到哪里，都逃不出他们的手心。可是，我们必须跑，我们必须逃，我们有一天出逃的时间。”

“你不用逃。”内佛菲尔小声说道。

“你说什么？”

“如果我到时候拿不出方案来，”内佛菲尔摇摇晃晃地说道，“你可以亲自把我交给特案调查组。至少，你可以拿到一大笔赏金，爪栢荔的其他人也不会因为你把我带了过来而对你心生怨恨。”

“说什么呢！”恩斯特怀尔稍微顿了一下，然后举起手来，按内佛菲尔教他的那样，把自己的脸拉成青蛙脸，以示他真的真的非常生气，“你怎么了？逮着什么说什么？”

“是的。”内佛菲尔再次抓住自己的头发，“是的，你说对了。对不起，恩斯特怀尔。我这会儿脑子很乱。”

“这会儿？”这三个字从恩斯特怀尔牙缝里挤了出来。

恩斯特怀尔说到“这会儿”三个字时，明显带有嘲讽的味道，这让内佛菲尔的大脑一下子停摆了。她思路断了，彻底放弃了，任其像脱了缰的野马穿过原野，来到人迹罕至的黑暗的峡谷。她甚至连呼吸都暂停了。

我思路不清。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别人个个都思路清晰。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理解我为什么会拐弯抹角稀里糊涂的，可我平时就是这个

样子。

“恩斯特怀尔，”她说道，此时，她抓住了思路的尾巴，任它拖着自己走，“来，戴上我的面具。”

“你的面具？”

“对，再穿上我的裙子。”

“什么？我不穿！”

“这就说不通了！为了我，你冒着风险四处奔波，你觉得我没看出来吗？穿上我的裙子，怎么就不行了？也就几个小时的时间，这样，那些紧紧盯着我的苦力就不会发现我偷偷溜出去了。”

“溜出去？你要去哪儿？”

“去一个没人盯梢的地方，去干一件在这里没法干成的事情。我的方案还没有成形。不过，我目前有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可以帮助我制订另一个方案，并最终形成一个有用的方案。我现在不能想得太多，否则就不好使了。求求你，请相信我。”

恩斯特怀尔搓了搓手，内佛菲尔觉得，他的脸上恐怕又要挂上那副生气的表情了。

“最好别让我照看那些个婴儿。”他低声说道。

*

内佛菲尔头上缠着条破围巾，从托儿所溜了出去。她头发散乱地披在脸上，赤着脚，胳膊和脚弄得脏兮兮的，看上去活脱脱一个刚刚去托儿所看完兄妹出来的苦力家的普通女孩。她真心希望，那个穿着她的衣服、戴着她的面具、坐在托儿所、看护睡梦中的孩子的孤独身影能够瞒天过海，骗过看守她的那些眼线。

她在静静地听着，等待一种特别的东西。不久，她终于听到了。

“制图员！”那是惊恐的叫声，也是提醒的叫声。

内佛菲尔站在一条大路上。那里，有很多柱子，从地面竖起，支撑着天花板。那里，石笋和钟乳石长在一起。随着声音越来越高，由苦力组成的人流魔术般地从中间分开，每个人都直挺挺地靠在墙上。几秒钟后，三个身影从白色的柱子上弹了出来，喊着跳着冲了过来。

制图员再次出山。什么地方出事了，或者什么东西发生了变化，逼得他们必须现身，正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直到现在，整个爪柘荔的制图员都在颤抖，他们抬起头来朝上看着，感受到莫大的引力，同时把命令一个一个往下传。

没等通道里刚刚分开的人流再次合拢，内佛菲尔就冲破后退的人群，跟在三个身影之后飞驰而去。是谁在呼唤制图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可能是冲着所有的制图员喊的。

此时此刻，她特别想和凯弗纳市最神出鬼没的人谈一谈。她不知道飞天大盗的新居在什么地方，可是，她知道他是一名制图员，至少，他曾经是一名制图员。她只能希望，像整个爪柘荔的制图员一样，这些特殊的地貌能把他吸引过来。

然而，跟着制图员并非易事。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他们爬高下低，全然不顾身边的环境如何。有时候，因为判断失误，他们会从高处掉下来，浑身上下到处是擦伤，青一块紫一块的。他们从齐胸的水塘里蹚过，在竖井里爬上爬下，到最后，内佛菲尔根本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地。

最终，他们来到一条死气沉沉的隧道里，隧道是在灰褐色的岩石里开凿出来的。所有人都突然停了下来，仰头朝上看着。

内佛菲尔浑身湿漉漉的，冷得发抖，她躲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尽量不让别人听到她牙齿碰撞的声音。看着那些人那么专注地看着空荡荡的上面，偶尔停下来做做笔记，用粉笔在墙上画个符号，或者摆弄着手里的仪器，内佛菲尔觉得非常诡异。

空荡荡的？内佛菲尔没有抵挡住诱惑，时不时地看看上面，寻找让那些人着迷的东西，每一次，她都会有一种怪怪的感觉——惊慌。她的

大脑一直在说，别傻了，不用看了，不就是低矮粗糙的天花板吗？有什么好看的？

几分钟后，另一名制图员出现了。他拖着一个巨大的金属水平仪，在石头地板上蹭出了火花。在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内，制图员的人数增加到9个。之后，他们一个个失去了兴趣，悄悄地离开了。

最后，只剩下一个人。内佛菲尔十分绝望地意识到，那个人正在收起他的画架，准备和其他人一样离开。内佛菲尔鼓起了勇气，不顾一切地追了上去，扯了扯他的衣袖。

“很抱歉，请别急着走。我想找一个人，另一个制图员。”她意识到，这里没有沙漏，而且即便她表现得和制图员一样，也没有恩斯特怀尔在一旁揪她的耳朵。

那人转过身来，低头看着她。他岁数不大，但是，他的眼睛就像用过的酒杯一样，浑浊呆滞。

“也许，你找的人就是我。我就是‘另一个制图员’。”他的嗓音很奇怪，有些沙哑，带有气声，就像用皮壳做成的笛子一样，“制图员有很多，但我和他们都不一样。”

内佛菲尔来不及细细品味他的话，就匆匆说道：“不，他很特别。他是制图员，又不是制图员。他大概有这么高，有一张苦力脸。当然，他也会穿上很大的带铠甲的……”

“噢，你说的是那个飞天大盗。”陌生人立刻说道。

内佛菲尔惊呆了，情不自禁地后退了一步：“你认识他？”

“谁不认识？不好意思，他不是制图员，真的不是。如果你要找‘另一个制图员’，恐怕得到别的地方去了。”

内佛菲尔正要转身，突然明白了他话里的含义。

“是他？”制图员笑了笑。那个微笑退回20年前还比较合适，可现在看上去倒像是油浸浸的切刀上面的寒光。“他在上面。”

他顺手指了指头顶上的天花板。内佛菲尔突然有了一种莫名的感觉，惊慌、愤怒、敌意一齐袭来。

“你撒谎！你在骗我！”她的脸变得滚烫，不知不觉声调高了起来，“那是天花板，就是一个天花板！你是想让我看着它，看着它……然后，从这里滚开？”她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被自己的突然失控吓坏了。

制图员似乎一点都不生气，他只是站在那里，静静地笑着。最终，他向前迈了一步，目光落在了内佛菲尔的脸上。

“那，”他打了个口哨，“那只是你大脑里的幻觉。看！往上看！”

说着，他转身离去了。尽管千头万绪像受惊的野马在大脑里狂奔，内佛菲尔还是慢慢抬起头来，往上看去。

是啊，她的大脑撒谎了，它告诉她，头顶上有一个天花板。实际上，什么都没有。一路上，她并不是走在一个天花板很低的通道上，而是走在9米高的狭窄山谷的谷底。离头顶三四米的上方，无数蝙蝠蜷着身子倒挂在谷壁上突出的地方或岩架上。再往上，到了谷壁的中部，出现了一大奇观。那里，挂着更多的蝙蝠。奇怪的是，它们不是倒挂着，而是相反。

再往上，映入内佛菲尔眼帘的不是别的，正是他要找的飞天大盗。他依旧穿着苦力的衣服，照在他脸上的光线很暗，不过勉强可以看得清楚。他头朝下，轻而易举地挂在天花板上，仿佛那不是天花板，而是地板。他腋下夹着一个金属弓形物，上面有很多手柄，正对着内佛菲尔的头。

“你是谁？”他问道。是他的声音，平静如水。不过，在内佛菲尔看来，今天的水里多了一些水虎鱼。

内佛菲尔突然想起自己是伪装来的。她迅速把头发拢在脑后，露出脸来：“是我！还记得我吗？我以前的头发是红色的。”过了一会儿，她又想起一件事来。那就是，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她是穿着偷来的铠

甲从他那里逃走的。她砍断了电线，把他滞留在对面：“别射！我们得聊一聊。”

“外埠女孩！”飞天大盗松了口气说道，“街谈巷议的人物，食物品尝师，亡命之徒！你是怎么知道我的？”他依旧保持着警惕的姿势，而且，他似乎在转动弓形物上面的手柄。

“摄政王下了战书之后，是你把我从他那里给偷了出来。想起来了吗？”

飞天大盗的手不动了，犹豫不决地停在手柄的上方。

“你就是我从珍奇馆里偷出来的东西？”他又是吃惊，又是困惑，又是怀疑，“可你不是驼豹啊？！”

“不。”内佛菲尔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嗯，不是……不是吗？”内佛菲尔突然想到，由于飞天大盗一直都在不断地更新自己的记忆，可能已经不记得他们当年的初次会面了。可是，已经晚了。

“嗯。这就对了……你从我那里逃走了。你顺着电线，飞过河去，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看自己的笔记时，还有点糊涂呢！这就对上号了。你来找我干什么？”

内佛菲尔看不清楚箭头，那箭头像星星一样闪着光芒。她心想，如果星星消失了，就意味着弓箭发出来了，我死了。只是不知道，我死之前，能不能看清它消失的那个瞬间。

“我需要帮助，而你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人。”她答道，心脏扑通扑通地跳着，像一条搁浅的鱼，“你把一切都讲给我听了。那些精打细算的人根本不是你我的对手。我们都是不按常理出牌的人。他们要么将我们斩草除根，要么把我们完全控制起来，否则，他们一天都不得安宁。他们总是担心我们可能做出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干出一些惊天动地的事情。

“特案调查组和议会都很怕你。他们知道，只要你愿意，可以随时

出现在他们面前。只是现在他们正忙于内讧，没时间捉拿你。如果我被抓了，或者死了，他们其中的一方就获胜了。那样的话，他们之间的争斗就结束了，胜出的一方就有时间将你捉拿归案了。

“我想这就是你没有射杀我的原因。我在外面晃悠的时间越长，牵扯大家注意力的时间就越长。事实上，我想你根本就没打算射杀我。”

飞天大盗犹豫了一下，弹了弹手柄，绷紧的弓嗞嗞啦啦地松开了。他把它朝上挂在自己的腰带上。接着，他从胳膊上拿下来一大卷绳子，把绳子的一头系在墙壁突出的地方，开始尝试着把绳子扔给内佛菲尔。头两次，绳子下来一点点，又弹回去了，落在飞天大盗的脚旁。第三次，绳子下来一半，接着绳卷一点一点松开了，直到落在地上，落在内佛菲尔的眼前。

“系紧了！”飞天大盗大声喊道。内佛菲尔把绳子紧紧系在露出地面的岩层上，然后，她开始往上爬。

沿着绳子往上爬真是一种可怕的经历。爬到一半的时候，她已经不是在爬了，而是头朝前往上滚了。幸运的是，飞天大盗在她彻底吓破胆之前，及时抓住了她，把她放到石头天花板上，而此时的天花板一下子变成了地板。她把缠在四肢上的绳子解开，费了好大的力气坐了起来。飞天大盗在一旁紧张地看着她。

“我把你偷了出来。”他若有所思地说道，“就是那一次？”

“我想是的。有什么不对劲的吗？”

“嗯。你那时是不是没有现在高？大概这么高？”他伸出手来，离刚刚变过来的地面约一米。

“嗯……是吗？那……那是几年前吧？”内佛菲尔不知道该说什么，“那……那很正常，是吧？人总要长大吧！”

“嗯，没错。”飞天大盗似乎看穿了她，想把她的注意力集中起来，然而，他摇了摇头，打消了念头，“算了。重要的是，到目前为止，你

一直是柴尔德辛的工具，你成了毒害摄政王计划的一部分。现在你从他那里逃出来了。我想，你是想让我收留你，把你藏起来吧？”

“不不不。我希望你能相信我，帮助我，一起把柴尔德辛推翻，打破原有的律条，把无数的老百姓拯救出来。”或许是她体内制图员的那股邪劲又上来了，或许是因为刚才倒着攀爬的缘故，内佛菲尔发现自己笑得像个疯子。“我不仅仅是求你帮忙来着，我还给你送来了最让凯弗纳市分心的东西。”

“推翻柴尔德辛？就凭你？”也许是内佛菲尔想多了，不过，她觉得在他的质疑声中还暗藏着一丝幸灾乐祸，“就连烤饼店你也推翻不了。还没等你动手，就让人给逮着了。你的一切都写在脸上——”

“哟，弓箭很漂亮。”内佛菲尔突然打断他，“你自己做的吗？”

“捡来的，修了修，改了改。”对方简短答道。

“我喜欢机器。”内佛菲尔理智的大脑告诉她，她的话太多了，应该闭嘴了。当然，它也跟她撒过谎，说头顶上有一个天花板。于是，内佛菲尔决定不予理睬。“大家一直都在跟我说，我最大的本事就是有一张玻璃脸。这哪是什么本事啊？恰恰相反。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我的想法都露在外面，我想干什么，大家一清二楚。

“其实我最拿手的是设计机器。机器就像魔术一样。你花了很长时间设计，让所有的齿轮到位，然后，砰！一拉操纵杆，机器启动了。奇妙的是，拉动操纵杆的人根本不需要知道它的工作原理，他们甚至不需要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奇迹。

“我想制订一个计划，就像设计一台机器一样。这有点像你的计划，对吧？这就是我来找你的原因。”

一阵意味深长的沉默。之后，飞天大盗又开口了。

“你知道现在是几月几号几点几分吗？”

“知道这个干吗？”内佛菲尔瞪着他，一脸茫然。

“记下来。”飞天大盗说道，“我们马上要开始一个非常重要的谈话。将来，你肯定想知道这次谈话的具体日期。”

这是从书本里掉下来的一页，就像铺路石中间的一枚硬币。这是动人的旋律中的短暂的间歇。

这是一个凹凸不平的地方，就像书籍撕破后留下的毛边。没有必要去寻找它们了，因为，它们已经没了。

这是书中章节与章节之间的一个片段，仿佛是落在铺路石之间的一枚硬币。这是一段旋律中间的片刻寂静。

这是一个粗糙不堪参差不齐的地方，就像书页撕掉后留下的褶边。没有必要去寻找它们，它们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第31章
相信自己

“……起作用了吗？”

一只手在内佛菲尔的脸前晃来晃去。她使劲眨眨眼睛，眼前摇曳的灯光和黑魆魆的面孔让她大吃一惊。她本能地伸出手去，把快要贴到脸上的捕蝇草推开。冷冰冰的面孔盯着她，不带一丝笑意。灯光下，他们嘴里的豁牙、皮肤上的麻点以及横七竖八苍白的疤痕显得尤为突出。有人紧紧地抓住她的双手和胳膊，她想动也动不了。

“你们是谁？”她小声问道。他们对视一下，脸上的表情毫无变化。她心里想到，苦力，他们都是苦力。可是，他们究竟是谁？

我在哪儿？我是怎么到这里来的？我记得，我当时是和飞天大盗在一起啊……

“他们已经到了！”有人尖叫着。突然，附近传来了可怕的击打声以及有人要求入场的吼声。

“我们得走了。”一个揪住她领子的男人突然说道，“马上撤！”五六双大手松开了，她差一点失去平衡。刚才抓住她的那些人一齐朝对面墙上的一个小门跑去。他们钻进门里消失了，不过有一两个人回过头来看了她一眼，然后把门摔上了。内佛菲尔听得清清楚楚，四五道门闩一个一个上好了。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离她几码远的一道大门砰的一声打开了，屋子里站的全是带着家伙的人。内佛菲尔后退了一步，险些踩在小凳上。此

时的她已经无路可走，无处可藏了。

“看那儿！”新来的人中为首的那位抓住她的胳膊，把灯凑到她的脸上，“是的，看，没错，就是她！找到她了，终于找到她了。把整个地方封锁了，看看有没有同伙。把那边的门拆了，看看通往什么地方。”

“她手里拿的是什么？”

内佛菲尔低头一瞧，发现自己手里攥着一个小木杯，里面黑乎乎的。她的嘴里有一种淡淡的味道，一种非常熟悉的味道。

有人一把把杯子夺了过去，倒过来闻了闻：“她喝了什么东西了！快送她去看医生，要是毒药就不好办了。柴尔德辛这会儿正需要她呢！要是她死了，他会抽了我们的筋，剥了我们的皮。”

柴尔德辛！这四个字让她一下子清醒了。这些人是柴尔德辛的手下，她是让柴尔德辛的人给逮着了。这个消息如五雷轰顶。她听到周围有人在说话。

“他们似乎都清理干净了。他们把所有东西都带走了。我想，他们最终是不想要她了，把她抛弃了。”

“好吧，大家都出去。别的都不重要，我们的目的达到了。”

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把剑，她想逃也没有地方可逃。有人抓住了她的腋下，把她拖出了房间，走过一条又一条通道。

我怎么会在这里？内佛菲尔竭力想记起点什么，可是她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她就像一只猫一样，试图爬上抛光的大理石墙面，却没有成功。她的手漆黑，比什么时候都脏，指甲也都断了，皮肤上到处是伤痕。这些伤痕到底是怎么弄的？她一点也记不清了。头发依旧是黑色的，不过，现在快要及腰了。此外，她的一只手腕上缠着一个麻绳编制的手镯。

“快，把她弄走！特案调查组来了，千万不能让他们把她抢走，快走！”

那些人冲到爪柘荔的一条大路上。内佛菲尔极力想要挣脱，不过，显然有点晚了，而且她注定了无法成功。她感到头晕，站立不稳，她闭上眼睛看到在一片黑暗中紫色的螺旋在不断地上升，越升越高，越升越高。

他们二话没说，胡乱把她塞进一个封闭的轿子里，那轿子和平时抬送制图员的十分相像。她听到了钥匙在锁眼里转动的声音，听到了链子拉上的声音。她使劲用肩膀抵着门，可是无济于事。

我当时正和飞天大盗说话呢，内佛菲尔绝望地想着。她只能记住前半部分谈话的内容，后半部分说了什么她完全记不起来了。即便是能记住的那一部分也很奇怪、很简单。她能记住自己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可是她记不住为什么自己要那么做。

我的计划有了眉目。是的，的确如此。这就是我大老远跑去找飞天大盗的原因。我当时想的是，不要想得太多，可是，现在我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我的计划到底是什么？怎么会出这么大的娄子呢？

“嘿！”她猛敲轿子的内壁，“嘿！找特案调查组！我是内佛菲尔，我在这里！”她的声音沙哑着。她怀疑根本没有人能够听见她说的话。尽管她心里清楚，一旦落入特案调查组手里，事态的发展对她不会有利，但是她突然有了一种强烈的愿望，无论如何，在这场游戏中，绝对不能让柴尔德辛胜出。可是，没有人应声。

抬轿子的人脚步匆匆。轿子颠得非常厉害，如果她先前吃了什么东西的话，一定会呕吐不止。最终轿门打开了，她给拽进一间屋子里。屋子里很整洁，屋内的装饰物十分熟悉。她觉得自己肯定进宫了。

这里，惊慌失措的医生忙来忙去。他们仔细检查她的眼睛、舌头、耳朵，看见她皮肤上跳蚤咬的红斑啧着嘴直摇头。后来，他们又用针轻轻地刺了她一下，看看她有没有反应。他们给她灌了催吐剂，她恶心得不行，然后，他们又用一个漏斗给她灌水洗胃。结果，她吐得到处都是，衣服全湿了。

等她终于缓过气来，她发现屋子里还有一个人，坐在靠墙的椅子上十分谨慎地看着她。她把脸上的水擦干，把头发拢到脑后，试着直起身子，不想自己看起来太过狼狈。现在没有必要再把脸遮上了，这个游戏她玩腻了。

“见到你很高兴，内佛菲尔。”马克西姆·柴尔德辛说道。他穿着一件闪闪发光的银色高领外套，这让内佛菲尔想到了摄政王，“真没想到，你我之间来了这么一场有趣的大追捕。我得承认，我一开始真没想到你会藏在爪柘荔。”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内佛菲尔哑着嗓子问道。

“这个……”柴尔德辛把手伸进口袋里，掏出来几封信，“这个不难回答。”他打开其中的一封信，举起来，让她看看。信上的字迹很潦草，是用木炭写的，毫无疑问是出自内佛菲尔之手。

内佛菲尔的目光移到了信的顶部，她的心一下子跌入深不可测的井底。

信一开始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泽艾拉，如果你觉得身处险境，最好逃出来，藏在我们这里。认真读读这封信，然后，把它烧掉。我藏在浮货区幼虫研磨厂的仓库里……

内佛菲尔不记得自己写过这封信，然而，信上的笔迹绝对是她的。

“忠诚！”柴尔德辛轻轻说道，“那是你的致命弱点。说来也怪，你一直强迫自己相信你的朋友，而且屡教不改。”他把信叠起来，放到一边，“可是，你应该明白，泽艾拉也很忠诚。最终她对家人的忠诚占了上风。”

他在撒谎，内佛菲尔绝望地想着，我不信，泽艾拉并没有她没有骗我，她没有骗我告诉她我在哪里，日后好告发我。信是他偷来的，这显

然是一个谎言。

马克西姆·柴尔德辛盯着内佛菲尔的脸，平静中带着一丝同情。可是，内佛菲尔突然想到，我为什么要相信他的同情是真的呢？这分明是另一个谎言，就好像他戴的帽子一样。

“对不起。”他说道，听上去好像真的抱歉似的，“可是，作为泽艾拉的朋友，她对自己的未来做出了正确的决定，你至少应该为她感到高兴。我现在已经正式宣布她成为我的接班人。”他微微一笑，笑容瞬间在嘴角消失了，就像海鳝透过裂缝寻找猎物一般，“不过，格蓝迪宝到最后一刻对你都很忠诚，这一点听上去对你也算是个安慰吧。”

“最……最后一刻？”内佛菲尔小声问道。

“是的。我想，你心里很清楚，他尽了一切力量，让大家相信你就藏在他的隧道里。我敢说他这么做就是要转移大家的注意力，从而达到保护你的目的。他和特案调查组的人员对峙了那么长时间，远远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最后，他们冲进去了，他拒绝被活捉。我们到现在也不知道，他都用了哪些奶酪把隧道里的支柱给炸塌了，把隧道给毁了。”他叹了一口气，“特案调查组的人至今还在瓦砾里挖着呢！”

内佛菲尔感到嗓子发紧，她不知不觉握紧了拳头。我也是千方百计在保护格蓝迪宝师父啊，可是，到头来，还是给他带来了灭顶之灾……

“哎。”柴尔德辛老爷看了看钟，“我恐怕不能老待在这里和你说话了。毕竟离听证会开始还有不到一个小时，我们都得准备一下，对吧？”

“什么？”

在内佛菲尔的心里，柴尔德辛所说的听证会只能有一个，那就是裁定摄政王的死究竟是不是谋杀，而且，这个裁定将是一劳永逸的。“可是，听证会召开应该是两个月以后的事情，不可能是今天。如果是今天的话，那就意味着我丢失了两个月的时间，还把它们忘得一干二净。”

“你知道我真的替你担心。我本以为在听证会开始之前你不会出现。可是，你似乎是被你的盟友出卖了。你那些苦力朋友在最后一刻把你抛弃了，对吧？”

内佛菲尔咬紧牙关。恩斯特怀尔不会抛弃我，他发生什么事了？他可千万不能出事啊……

“我倒是希望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更深入地聊一聊。”柴尔德辛继续说道，“有很多事情我都想知道。是不是你打算预订几十副烟色眼镜？还有什么三脚架、水平仪、石弓和绳子之类的东西？你真的和飞天大盗接触过吗？他们最终……发现了他的尸体。我想，你听说过吧？”

内佛菲尔觉得自己的脸发白，身子也开始发抖。

“嗯，看来，你没听说过。这么说，你真的想和他联手？我只能说，你让我大开眼界。如果你觉得好的话，我可以把他的尸体做一下防腐处理，放在珍奇馆里。像他这样的天才理应得到这样的待遇。”

“你不敢让我做证。”内佛菲尔说道。此时，她感到很平静，很温暖，浑身上下充满了光明。她非常非常愤怒，她的恐惧就像火炉里的羊毛一样瞬间熔化了。“至少，你现在不敢！”

“哦，我敢。有什么不敢的呢？你将当着宫里所有人的面走进那个大厅。你将怀着十二分的真诚告诉所有人，作为摄政王的食物品尝师，你没有任何机会接触解药。你将告诉所有人，你在阿伯莱恩夫人那里什么也没吃，什么也没喝。而且，你在睡觉期间，没有任何人能给你下药，因为你从里面把屋子反锁了。你将证实，我刚才说的每一件事都是真的。”

“所以，你要给我灌酒，对吧？”内佛菲尔直截了当地说道。她费了那么大力气试图保护自己的记忆，可是到头来，该来的还是要来。这的确显得非常残忍。

“是的，恐怕我必须那么做了。摄政王死后的所有事情，你都将忘掉。当然，你会有一个很好的理由来解释你的健忘症。让我想想……毫

无疑问，过去两个月里，那些绑架你的人一定会试图抹掉你被绑的记忆，那样，你就无法认出他们来了。然而，他们低估了酒对你的作用。你被营救出来的时候，一直处在休克的状态。听证会前夕，你刚刚恢复知觉……你觉得这个理由合理吗？”

的确说得通。内佛菲尔咽了一下口水，脸上毫无表情。

“说实话，”柴尔德辛继续说道，“我不太愿意这么做。在过去不长的时间里，你出落成一位很有意思，但也十分可怕的年轻人。酒拿来了，你喝了之后就会变回去，变回那个甜甜的、可信的、无助的姑娘……当然，你记得你原来的样子。现在的你将不复存在。所以，我想最后一次过来，跟你话别。”他苦笑了一下，转身要走。

“我明白。”内佛菲尔感到一阵胸闷，“柴尔德辛老爷？”

柴尔德辛正在往门口走，他半途停了下来，手上戴着手套。

“什么事，内佛菲尔？”

“你赢不了，柴尔德辛老爷，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你没有一个完整的计划。”柴尔德辛轻轻说道，“没有盟友，没有自由。而且，用不了多久，你连为什么要阻止我的理由都记不起来了。”

“不管怎么说，我要阻止你。”内佛菲尔觉得心中的怒火涌到脸上，给她带来了莫大的力量，“无论如何，我会的。看着我，柴尔德辛老爷，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你有看到我的决心！”

柴尔德辛看了她很长时间。他并没有告诉她她是在虚张声势。实际上，他什么也没说。最终，他轻轻地摇了摇头，一言未发地离开了。

*

柴尔德辛和医生离开以后，几个穿着柴尔德辛家族制服的女佣进来了。她们带来了陶瓷浴槽、几桶软水以及粉色叶子包着的香皂。内佛菲尔看着她们把自己的衣服脱光了，心里有一种很奇怪的距离感。这和她

初次来到柴尔德辛家一样，又完全不一样。那时，她觉得自己得救了。而现在她目睹了正在发生的一切。柴尔德辛的家人正在清洗、擦亮一件工具，很快，她们将把她的记忆洗掉。到那时，她将变得像一只小母鹿一样天真烂漫，对每个人都感恩戴德。

内佛菲尔发现，柴尔德辛家的女佣没有一个看着她的。每当她们的目光偶然投到她的脸上，她们会马上退缩，看向别处。她觉得可能是此时自己脸上的表情太痛苦了，就像她当初被扔进特案调查组的牢笼里一样。

她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想法中，差点忽略了一张卷起来的字条。它和一条发辫卷在了一起，细细的发辫像老鼠尾巴一样半掩在潮湿的头发里。当梳子匆匆从长发里穿过后，纸卷舒展开了，落到了地板上。内佛菲尔往地上一看，发现上面有淡灰色的条纹，有点像信纸。

没人注意到它。她迅速把它压在脚底下。当确定没有人看过来时，她小心翼翼地把它推到了浴槽的一条腿后面。

“来，亲爱的。”内佛菲尔被引到浴槽里，她们开始给她打香皂，搓身子，把头发上的染料洗掉，直到槽子里的水变成了紫色。在整个过程中，她一直在想着那个纸卷，想象着有人看到了它，十分惊讶地尖叫起来，然后，弯下腰去把它捡起来。令她感到庆幸的是，那些女佣个个神经过敏，不敢直视她的脸，其实她们只要看一眼，就会发现她在试图藏匿什么东西。

等她们帮她梳洗完毕，披上浴巾，她佯装弯腰挠一下脚趾。就在那一刹那，她猛地将纸卷捡了起来，藏在了手里。

她们给她把身体擦干，换上衣服，把头发梳好。等一切完毕，她才迎来了非常短暂的独处的时间。她战战兢兢地把灰色的纸卷打开，靠近灯光，看到上面有几个字，字迹非常潦草。

一切都会好的。相信自己。

那字迹是她自己的。

*

很快内佛菲尔就发现，独处的时间马上结束了。她重新穿上绿色连衣裙、绿色缎面鞋，内佛菲尔在别人的陪同下回到了轿子里，并再次给锁了起来。轿子一路颠簸地往前走着，她在里面一会儿把字条卷上，一会儿又把它打开。

一切都会好的。相信自己。

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一切都会好的？怎么会？相信自己？相信什么？

内佛菲尔脑子里出现了一幕又一幕的画面。柴尔德辛的家人要给她灌酒。也许她可以把它打翻？也许她该把它吐在外面？也许她该在自己的记忆被吞噬之前，把进入胃里的一切都吐干净？

轿子停了下来。“到了，小姐。她在里面。”

内佛菲尔听到锁打开了，门打开了一个小缝。这时，她猛地一撞，希望逃走。然而，外边的保镖似乎早有准备，他们一把抓住了她，弄得她动弹不了。她的缎面鞋在空中一个劲地乱踢着，却无济于事。突然，她那狂暴的目光落到了离她只有几码之遥的女孩身上。

看着泽艾拉·柴尔德辛的脸，内佛菲尔感到她的信仰坍塌了。她的脸不再苍白，上面没有同情，也没有抗争，有的只是浅浅的微笑和十足的自信。而这种微笑永远伴随着这个金发女孩，非常般配，非常和谐。她的手上有个带木塞的小瓶子。

“你们要保持她的嘴巴总是张开的。”泽艾拉说道，“不要晃动，不要把酒滴到绿色的绸子上。”

内佛菲尔给按到了轿子的一侧，又有人紧紧捏住了她的鼻子，这样，她不得不把嘴巴张开。泽艾拉小心翼翼又不失风度地走了过来。她的裙子和她伯父的外套是一样的料子，都是银色的。

“对不起。”泽艾拉说道。不过，听她的语调，一点对不起的意思也没有。对不起三个字不过是带旋律的、冷冰冰的噪声而已，就像钟琴上发出的音符。“你知道，你会原谅我的。过不了几分钟，你根本就不会责怪我了。”

酒倒在内佛菲尔的舌根上，她挣扎着，可是，有人捂住她的嘴，没办法，她只能把酒咽了下去。

*

回到轿子里，内佛菲尔弓着腰，唾沫飞溅。可是她知道现在把酒吐出来为时已晚。酒的味道像一百朵睡莲一样在她的舌头上扩散着。她感到它就像火花一样，在她的记忆里噼啪响着，而且她每分每秒都在害怕，害怕它把她的记忆吃掉。

“姓名！”轿子外面一个声音高叫着。

“食物品尝师内佛菲尔，前来做证……”

“嗯，食物品尝师！她该出庭了。为了等待她的到来，庭审都推迟了。快，走那边！”

别忘了！轿子启动了，内佛菲尔不断叮嘱自己，千万别忘了！马克西姆·柴尔德辛谋害了摄政王！记住！记住！

门砰的一声打开了。几个穿着宫里白色制服的侍者身体前倾，把内佛菲尔从轿子里猛地拽了出来。内佛菲尔几乎两脚腾空地被人架着，穿过了一条华丽的过道。

再坚持一会儿！内佛菲尔恳求自己。再坚持一会儿，把真相告诉大家！

前面，早有人把红木大门打开了，内佛菲尔几乎是让人架着进了儒雅厅。今天的光线比往常的要好，所以，她看得更加清楚了。里面布置得像一个圆形剧场，一层一层，一圈一圈，四个方向都能坐人。她在最下面的一层，也是中心位置。她站在一个灯火辉煌的小石头讲台上，四

周是木头护栏，她感觉自己给关在笼子里了。

她有点头晕目眩。在她看来，宫里所有的人都到场了，目的就是要来看她。她的四周全是人脸，一半脸让双筒望远镜或者观剧望远镜给遮住了。空气中有一种淡淡的味道，她知道那是烧焦的“培帕瑞可”香料的味道。很明显坐在大厅后排的人都用上了助听香料，生怕漏掉一个字。

她倚在木栏上，双手发抖，她的视线开始模糊了，她的大脑里有一团火在燃烧。她紧紧地闭上眼睛，可是，此时此刻，她真的无能为力。酒开始起作用了，大脑里有什么东西给剥离了。

等她再次睁开眼时，一切都变了。突然，紫色的螺旋没有了，抗争没有了，怀疑也没有了，她紧扣在木栏上的手指也开始松动了。她打量着四周。左边，在石楠装饰的黑铁平台上，站着特案调查员特勒贝尔，她脸上的表情依旧像斗牛犬似的，但是，她的头发却白得离奇。右边，有一个同样的平台，上面站着马克西姆·柴尔德辛，他仍然穿着银色的外套。放眼前方，在微弱的灯光下面，坐着一片片衣着考究的听众，其中，一抹酒红色身影尤其出众。毫无疑问，那是柴尔德辛的亲友团。

“外埠人内佛菲尔，”特勒贝尔拉着长调说道，“现在，可以做证了吗？”

“可以。”内佛菲尔答道，“我准备好了。”

“很好。”特勒贝尔直了直身子，然后，向前探去。她的一举一动都是提前设计好的，目的是告诉证人，她的每一句证词都要经受剑与火的考验。“两个月前，你对特案调查组说，作为摄政王的食物品尝师，谁也不可能对你下药，是这样的吗？”

“是的。”

“好。我的第一个问题是——”

“是的。”内佛菲尔连忙打断她，“我是那么说的。可是，我错了。”

人群中疑惑的低语声瞬间变成了喧闹声。内佛菲尔看到，在大厅的

后面，那些用了助听香料的朝臣表情十分痛苦，他们使劲捂着自己的耳朵，因为人群中传出来的噪声已经达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

“你说什么？”特勒贝尔惊讶道。

“我受骗了。骗我的是马克西姆·柴尔德辛和阿伯莱恩夫人。我发现了他们的秘密，这就是我后来逃跑的原因。因为，我知道，在他们面前我无法隐藏我知道的秘密。”

马克西姆·柴尔德辛那“亲切鼓励”的面孔突然僵住了。他转过头去，看着座位上的家人。内佛菲尔觉得他是在寻找泽艾拉。然而，她十分肯定的是，此时去寻找金色的发辫和银色的连衣裙是徒劳无益的。泽艾拉在给她灌了“要命”的酒后，肯定在几分钟内就溜之大吉了。

内佛菲尔的心脏跳得很厉害，她几乎可以听到它咚咚的声音。然而，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大、平静。她的记忆在酒的影响下，变得殷红、金黄，然而，它们并没有被吞噬，它们起死回生了。此时的她，不但没有忘记什么，反而还记起了什么。

*

回忆像花儿一样在她面前绽放。那是几个星期以前她和泽艾拉在一个封闭的轿子里进行的对话。

“所以，这个事情你真想继续下去？”泽艾拉紧张地玩弄着自己的手套，脸色苍白地问道，“你想让马克西姆伯父逮到你？”

“这是唯一的办法。如果我想当着宫里所有人的面说话，必须是在听证会上。如果我想活着出现在听证会上，那必须是你伯父认为我站在那里是为他做证。因为我们不能让他提前得到风声，所以，我自己也不能提前知道，否则他看了我的脸就会看出一切。我必要让我两个月的记忆归零，至少短期内要忘掉这些事。”

泽艾拉叹了口气。“好吧，我会尽力而为。马克西姆伯父认为我正在研制一种酒，它能让你忘记你曾经怀疑过他。所以，等他逮着你了，

就给你灌下去。我会在最后关头来个调包计，把它换成记忆‘复原’酒。也就是说，它可以帮你找回丢失的记忆，供你做证时用。不过，时机很关键。我们只想在你做证之前能记住你的计划。所以，不到最后一刻，不能让他们逮住。”

“谢谢，泽艾拉！”内佛菲尔沉默了一会儿，“对不起。如果我在丧失记忆的过程中对你说了什么难听的话……那……就真的对不起了。我当时可能会觉得，你把我出卖给你的伯父了。”

“内佛菲尔，”泽艾拉小声问道，“你怎么知道我不会呢？”

内佛菲尔耸耸肩：“我就是知道。”

*

我仍然无法完全记住以往发生过的事情。内佛菲尔心想。可是，我想这一定是有原因的。我相信自己。

而且我深知我下面该说什么了。

第32章

猫和鸽子

虽然久经沙场，但是，特勒贝尔还是足足用了三秒钟才从震惊中回过神来。摄政王过世以后，她就挫折不断，而这180度的大转弯着实令她感到天旋地转。

她不敢肯定马克西姆·柴尔德辛的计划究竟是什么。但是，她有百分之一百的把握认为，事态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绝对不在他的计划之内。

“听证会中止！”他大声喊道，“显然，这个孩子对自己所说的话深信不疑。可是，她的大脑受到了损伤，那是新近她被苦力绑架了的结果……”特勒贝尔看见他把一只手慢慢抬起来，整理了一下衣扣。突然之间，她的理智占了上风。也许，那是个无意的动作。然而，更有可能的是，那是一个信号，让刺客把她干掉，免得她说出更多不好的东西来。他的工具反水了。如果不及时处理，会给他带来伤害。

特勒贝尔敲了两下栏杆，发出了自己的信号。她提前采取了防范措施，以保证证人的安全。现在，她要亲眼看一看这些措施是否到位。

“让证人继续发言！”

*

“……我当时没有多想，直到后来，阿伯莱恩夫人的一个‘礼宾小姐’波尔卡丝来找我。她跟我说，她在隧道里捡到了我的顶针。后来，鞋子的事情证实了这一点。再后来，当我跑开去调查时……”

内佛菲尔的语速很快，全然不理柴尔德辛和特勒贝尔时不时做出的一些意味深长的小动作。她熟知他们之间不光是明争，还有暗斗。

一只看上去凶巴巴的野蜂飞到她的面前，露出尾巴上的蜂针，准备进攻。内佛菲尔后退了一步。就在这时，一只巨大的蝙蝠从天而降，像钟摆一样，在她眼前晃悠。蝙蝠飞走后，野蜂也不见了。

特勒贝尔又打了一个手势，听众当中传来了劈柴一样的啪啪声，接着是一声细细的、痛苦的尖叫。

“继续！”特勒贝尔果断说道。

“嗯，实际上，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发现了很多东西。”内佛菲尔继续说道，记忆像书籍一样一本一本地打开，“最困难的地方，就是跟踪毒药的样本。这些毒药在苦力身上试验过，有人疯了，把自己的亲人杀害了。当然，最终他们也死了，或者给处死了，而且他们的尸体被抛在了荒郊野外。事实上，下毒的人把剩下的毒药扔到了附近的废物槽里。于是，我们就搜索垃圾堆，看看哪个地方发生了老鼠自相残杀的场面。特案调查员，我们专门搜集了一些这样的老鼠，不过，它们都死了。不管怎么样，你还能从它们的体内找到残留的毒药。

“当然，更精彩的还在后头。”内佛菲尔深吸了一口气，准备发起最后一击，尽管一支毒箭从她耳旁呼啸而过，“我知道柴尔德辛家的秘密，知道为什么他的家人都长得高大、强壮、聪明，而且，他们从来没有失去过时间概念。柴尔德辛老爷给他们带来了一样特殊的东西，一样有魔力的东西，而这样东西他只能从外部世界偷运进来。他没有告诉任何人，这样，他的家人就比别人占尽了优势。为了保守这个秘密，他不惜杀人。

“7年来，柴尔德辛的家人一直在服用这种药物。他们个个长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好，人也变得越来越聪明。而其他人呢？越来越苍白，越来越迟钝，越来越没有时间概念。这就是柴尔德辛家的秘方。他们想独吞，不想与别人分享。”

疑惑的听众开始大声喧哗。摄政王遭到暗杀的消息令他们很吃惊，也很绝望，使他们不得不重新考虑他们与盟友间的问题。然而，神秘药物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它让每个人都愤慨不已，妒火中烧。原来，有一个宝贝一直被人藏了起来，那本来应该是属于大家的。此时，柴尔德辛家人所在的红色区域形成了一股先锋队伍，在众目睽睽之下，朝最近的出口走去。

“本庭已经失去了秩序，我要求休庭！”柴尔德辛大声喊道。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他就大步流星地走了出去，顺手把门摔上了。

“卫兵！”特勒贝尔咆叫着，“追出去！把他拿下！”说完，她转向内佛菲尔，“跟我说说偷运进来的药物。它在哪儿？”

“我恐怕不能告诉你。”内佛菲尔毕恭毕敬地说道，“而且，特案调查员，这不是你现在应该担心的事情。你看，马上就要大乱了……”

*

又一件事回到内佛菲尔的脑海里。

她和飞天大盗紧挨着坐在一个深谷上面狭窄的岩架上。蝙蝠在他们周边盘旋着，就像茶杯里搅动的茶叶一样。

“你对宫廷了解不少吧？”她问道，“你从偷来的东西中了解了不少秘密，从观察蚂蚁搬家中悟到了不少东西，你了解了他们的阴谋、他们的计划……”

“你想知道什么？”飞天大盗问道。

“很多很多。什么东西并不重要，只要是他们不想让大家知道的都可以。我们需要弄出一个更大的动静来，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制造更大的混乱。我们需要让宫里的人自己先折腾起来，这样，他们就没有工夫对付我们了。所以，我想弄很多猫，把它们扔到鸽子窝里，越多越好。”

飞天大盗脸上的表情令人难以捉摸，不过内佛菲尔觉得，内心里，

他一定是在微笑。“猫。”他低声说道，“嗯，这个交给我来办。”

*

“……因为，此时此刻，罗斯比格斯家族正打算通过在肥皂里投毒谋害奎尔特家族。”内佛菲尔声情激昂地解释道，“而奎尔特家族对此一无所知，因为他们正忙于为入侵布里托克拉格地区做准备。实际上，布里托克拉格地区并非像传说的那样盛产钻石，那只是塔尔昆联盟抛出的一个谎言。噢，当然，药膏商之间可能会爆发一场大的战役。只要他们发现托拜厄斯老人去世前埋葬千禧石油的地方，这一仗在所难免。嗯，它们藏在凿镐岔道的大钟里。对了……”

喧嚣变成了混乱。一切休战协议都成了废纸。

“保持秩序！”特勒贝尔大声喊道，“你，姑娘，这个证据跟本案无关！对，药物，说说偷运进来的药物！”

“对不起，特案调查员，这个恐怕不行。我敢肯定，我该说的都说了。”

“你现在无权和我们讨价还价，姑娘！”

“特案调查员，”内佛菲尔慢慢说道，“如果没有办法再次出去，你真的以为我会走进今天的法庭吗？”

“什么？什么办法？”

“我不知道。”内佛菲尔冲着特勒贝尔咧嘴一笑。那笑容很阳光，很疯狂，就像一个大大的日光蛋奶酥一样。“特案调查员，你喜欢惊喜吗？我喜欢，真的喜欢。”

的确，后来发生的事情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内佛菲尔也不例外。

在长满石笋的朦朦胧胧的天花板上，一扇活板门轰然洞开，出现了一个黑魆魆的天窗。暗影里，一卷钢丝呲呲啦啦地垂了下来，一边下落，一边展开，直到底端碰到了内佛菲尔站立的平台上。随后，随着金

属的嗖嗖声，一个身着闪闪发光的金属铠甲、戴着护目镜、健壮结实的身影从天窗里现身了。只见他顺着钢丝翻身而下，猛地来到内佛菲尔的身旁。

“抓住……”特勒贝尔喊道。

一只铁臂搂着内佛菲尔的腰，一只戴着盔甲的手弹开两个皮带扣。

“……那个……”

那个浑身铠甲的身影一个鹞子翻身，猛地一拉内佛菲尔，裹挟着她，顺着钢丝嗖嗖嗖爬了上去，钢丝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声响。平台一点一点消失了，内佛菲尔朝下看着，无数仰起的麻木的脸也越来越远。

“……姑娘！”特案调查员声嘶力竭地喊着，眼睁睁地看着两个人影穿过天窗消失在上面。就在这时，活板门砰的一声关上了，下面的法庭也从内佛菲尔的视线当中彻底消失了。

内佛菲尔发现自己来到一条狭窄发霉的通道里，里面堆放着尘封已久的十字方木。突如其来的救命恩人把手从她的腰上移开，把腰带扣从钢丝上解开。

“是你！”内佛菲尔缓了口气尖叫道，“真的是你？”

“你想听到什么样的答案？”声音隔着护目镜有点含糊不清，轻飘飘的，然而，的确是飞天大盗的声音，这个绝对错不了。

“你还活着！”

“你净说胡话。”

“我们在哪儿？”

“摄政王修的一条通道里。”一个轻柔的声音在内佛菲尔的耳畔响起。内佛菲尔吓了一跳，她转身望去，看见几个仆人站在一旁，其中一个正在给活板门上门闩，“我们前面说过，他采取了很多预防措施，包括一条连接儒雅厅的秘密通道。一旦他给推翻了，要接受审判了，他就

可以从这里逃命。”

“我不能在此久留。”飞天大盗向前一步，握了握内佛菲尔的手，“一切正按计划进行，你成功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如果我要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就必须马上离开，执行我的下一步计划。祝你起义成功！”

“嗯……谢谢……谢谢你！”内佛菲尔低声说道。接着，等飞天大盗越过最近的横梁，消失在黑影里时，内佛菲尔的话在后面响了起来。“等等！起义？什么起义？”

“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身边的仆人低声说道，“把这个喝了。”

她们传给内佛菲尔一小瓶带木塞的烟熏酒。瓶子上有个标签，她一看是自己的笔迹。

别担心。把我喝下去。

她喝了，顿时，整个世界翻江倒海，新的记忆像星星一样奔涌而出。

“哦，那个起义！”

*

特案调查员特勒贝尔气咻咻地回到宫里的指挥部，身旁有两个身着红色服装的保镖。据她所知，她是唯一想弄明白发生了什么、并设法制止的人。

内佛菲尔神秘消失之后，儒雅厅里顿时人去楼空。不同的派别和不同的家族像潮水般涌了出来，有的是为了避开平辈人的愤怒，有的是为了追赶逃亡者，有的毫无疑问是趁机浑水摸鱼，有的是为了报私仇，也有的是为了避风头。

内佛菲尔披露的一系列真相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其威力比向听众席

上扔十几颗炸弹还要大。当然，这些话如果是出自他人之口，不会产生这么大的杀伤力。然而，大家当时都是看着内佛菲尔的脸的，都知道她说的是真话。

“她是故意的。”特勒贝尔从牙缝里说道，“我知道她是故意的。可是，她为什么要揭露柴尔德辛？为什么要制造这么大的混乱？弄得我们根本没法及时抓住他。他这个人我了解。事到如今，他不会认输，还想翻盘。各位，机灵点，他可是随时都会派人来把我暗杀了——”

特案调查员特勒贝尔的直觉很准。说话间，两个轻轻的金属刮擦的声音传到她的耳畔，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还没等大脑识别出那是拔剑的声音，她早已扑到了地上。当她抬起头来时，她看见两个保镖在向她刚才站立的地方猛刺，结果却刺中了对方。他们双双跌倒在地，其中一个死前脸上还出现了惊讶的表情。

“不会吧？”特勒贝尔一边从地上爬起来，一边愤怒地说道，“我的天啊！到底有没有一个是真心跟着我干的？”

她一个人大步向前走着，边走边在耳根后面和手腕上面抹着香水。这种香水不是宫里常用的那种——味道柔和又绵延，而是用来让人恐惧的，用来征服人的。

让开。我是至高无上的死神，我能看穿你。我看见谎言就像苹果里的虫子在你心里蠕动。

“特案调查员特勒贝尔！”另一名调查员跑了过来。当他闻到她身上的香水味时，脸上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什么事，梅洛斯？”

“苦力！”新来的人停了下来。

“苦力？苦力怎么了？”

“造反了！好几百人从地下城浩浩荡荡地开过来了。他们踏平了派尔坡因、贾迈田园、灰池威和斯果慕斯。最后一次见到他们的时候，他

们正向思埠思进发呢。”

“他们是向宫里进发啊！”特勒贝尔低声说道，“这就对了。这就是为什么那个女孩让我们自相残杀的原因！”她就是要分散我们的注意力，给那些该死的乌合之众创造造反的机会。赶快在宫殿周边排兵布阵，每间储藏室也不例外。不能让他们接触‘珍馐佳肴’，否则，他们就真的变成了难以对付的魔鬼。”至此，追捕柴尔德辛的事只能往后排了。

她赶到宫殿，得到了一个又一个肯定的消息。那些长期以来逆来顺受、冷漠迟钝的苦力造反了。他们像源源不断的污水从石缝里、从水槽里涌出来。特勒贝尔在宫殿周围东奔西走，警告她遇到的所有朝臣和卫兵，让他们恢复理智，团结起来，准备对付敌人的包围。

然而，更糟糕的消息接踵而来。原先确保整个凯弗纳市供水的水管，现在彻底空了。地面附近的净水部门派来的信使很快做出了解释：从地下城深水河里取水的传送带停止了运转，爪柘荔把宫里的水源切断了。

很快，来自爪柘荔的造反人潮出现在宫门外面。几百号人，不，几千号人，而这只是爪柘荔人口的一小部分。尽管如此，还是浩浩荡荡，规模空前。所有人都塞着布质鼻塞，免得受到香水的影响。

特案调查员特勒贝尔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渴望在凯弗纳市可以使用火药。当然，她理解凯弗纳市禁止火药的原因，而且，平时一旦有火药从外面偷运进来，她都会想方设法没收摧毁。不过，此时此刻，她真的想象着用能冒烟、能炸响的武器把敌人击退，想象着几十枚导弹同时把敌人炸得皮开肉绽。是啊，那将是怎么一个场面啊！

另一方面，她的装备比敌人不知道要强多少倍。敌人大都拿着石块和工具。然而他们毫无畏惧。特案调查员通过望远镜看到，门前的每一名苦力都在做着鬼脸。他们用手指把眼睛底下的皮肤使劲往下拉着，同时，把嘴角使劲往外拽着。

单个看上去，有点奇怪，有点滑稽。但是，当一百多张脸在同一个时间里、用同一种方式扭曲着，就会让人感到不寒而栗。特案调查员特勒贝尔的直觉告诉她，她正面对着一张革命的脸。

那我们就让他们见识一下眉头紧皱的权威的脸，一张他们永远都无法忘却的脸。

“长时间围困在一边，没有水可不行。”她大声说道，“所以，首先，我们要摧毁他们的意志，采取一切手段击溃他们。然后，乘胜追击，设置路障，切断他们的后路，这样，他们就无法回到爪柘荔争取援军或补充给养。把他们困在缺水断粮的陌生隧道里，很快，他们就会跟我妥协和谈。注意，他们来了！”

苦力们大喊一声，朝宫门扑来，边走边扔出石块、瓷片。然而，在一阵石弓、圆柱和热油雨之后，他们的进攻戛然而止。进攻似乎还没开始就放弃了，苦力们给击溃了。

“他们正逃往彩绘阅兵场呢！太好了！把他们身后的通道切断！把他们困在海蓬子区和章鱼区！”

卫兵们借着香料，向前冲去，他们用木质围栏把一个又一个隧道快速围住。

“等他们发现自己给困住了，没有给养，就会坐下来和我们谈判。”她一边小声说道，一边擦了擦眉心上的汗水，“留在爪柘荔的人，一旦发现我们手上有几百个人质，也会乖乖就范。”她的计划成功了，而且，没费吹灰之力。不过她也一直在担心，担心胜利来得太容易。“你，去问一下仆人，看看宫里是否受到什么损失。”

不过，这件事可不简单。哪儿也找不到仆人，更不用说问话了。在刚才的混乱当中，他们全都跑得无影无踪了。

*

柴尔德辛的家人气喘吁吁地跑回了家，把拉车的小马藏了起来。没

有人想过要等一下马克西姆·柴尔德辛。如果有人能仅靠自己的智慧单枪匹马地幸存下来，那个人只能是他们的族长了。

“把门封死！”伯父们对冲进来的仆人们说道，“5分钟后，那些暴民就要追上我们了。我们得准备好来对付他们的围困。”

“是的，老爷。”郝丽珂小姐说道，“泽艾拉小姐把事情的经过都跟我们说了，我们一直忙着准备呢！”

“泽艾拉回来了？”

“对，半小时前回来的。”

大家相互看了看，没有一个人想到她会回来。在他们看来，泽艾拉显然把酒弄错了，这件事全怪她。尽管有个别人认为她是故意的，是对家族的背叛，但是，大部分人仍然认为，首先是她拿错了酒，后来，她发现自己错了，于是便趁其他人没有发现，提前跑了回来。但是，无论如何，大家对她都没有什么好感。

“她现在在哪儿？”

“我想，她沿着通道去实验室和早餐室了，老爷。她说她有事要做，不让别人打扰。”

“现在还在那边？”

不一会儿，集合起来的伯父们沿着通道走了过来。这件事不需要商量。他们觉得，如果他们要甩掉马克西姆·柴尔德辛眼里那个令人讨厌的小红人的话，现在是最好的时机。马克西姆现在不在，而那个女孩又犯了那么大的错误，因此，对她采取行动也是情有可原的。泽艾拉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如果她还识相的话，”其中一人低声说道，“她就应该跑到我们的冤家那里去，而不是把自己逼进死胡同，一点……后路……不留……”他的声音越来越小。

他们刚刚来到拐弯处。现在，他们的目光都集中在通往实验室的隧

道上。实验室的每一道门都开着，走廊上有五六个木桶，地板上是纵横交错的图案，有线条，有魔符，有圆圈，都是用粉笔匆匆忙忙画的。

柴尔德辛的家人盯着图案仔细看着，同时，充分开动他们“葡萄酒商”的大脑，想悟出其中的含义。他们所有钟情的“项目”，大的也好，小的也罢，合法的也好，非法的也罢，此时，都给搬到了走廊里。所有的酒都醒了，恢复了原生态，那些魔符根本无法控制它们。它们已经感觉到其他酒的存在，变得极不高兴。空气很浓重，像砂纸一样锉磨着他们的脸颊。万一不慎踏入这个危险区，所有的酒都会毫无顾忌地冲出来。如果五六种“神酒”打了起来，就会像猫把袋子弄破一样，在地上留下很多破洞。

在木桶和透着跳动的光线的帘子那边，他们可以看到泽艾拉跪在地上，用粉笔这里补一下，那里补一下。

“泽艾拉！”

她抬起头来，匆匆从地上爬起来，撒腿就跑，刚好躲过了一支飞来的箭。箭落到了她身后的墙上，削掉了一块墙皮，沿着通道飞了出去。

“泽艾拉！”

泽艾拉没有理睬，一口气跑到了早餐室。进去后，她把门插好，等了一会儿，慢慢恢复了呼吸。

泽艾拉充分利用了前面的半个小时，把该做的都做了，不过她一直希望她的家人能晚一点回来。好在，她在走廊里所做的一切足以拖延一段时间。她唯一担心的是，马克西姆伯父成功地从特案调查组手里逃脱，返回家里。如果他真的回来了，他完全可以把她造成的损失挽救回来，可以把那些酒给驯服了。

快点，内佛菲尔。她心里想着。快点。

*

与此同时，内佛菲尔正匆匆忙忙地穿过摄政王的秘密逃生通道，她

的同伴在一旁协助她填补记忆的空白。

“这么说，格蓝迪宝师父还活着？”内佛菲尔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她非常激动，差点说不出话来。

“是的。”其中一个伙伴肯定地说，“他通过秘密出口脱身了，我想，就是你发现的那个。”

“兔子洞。”内佛菲尔低声说道，“多好的兔子啊！”

离弯弯曲曲的通道尽头不远，有一个尘封已久的缎面王位，旁边有一大瓶水，还有一橱补给品，这些东西看起来都价值不菲。很明显，这些都是摄政王为了逃难提前准备好的。

旁边有一个粗糙的斗篷，斗篷上带着帽子。此外，还有一双靴子，正好是内佛菲尔的尺码。有人把这两样东西递给了她，她迅速将它们穿好。

“这个也带上。”身边的女仆拉开橱柜，从里面拿出一个泪珠形状的小瓶子，“这是香水。如果你想瞬间把别人争取过来，这个可以派上用场。有了它，不愁别人不跟你走。”

“只是他们可能纳闷，我为什么老是捏着鼻子。”内佛菲尔小声说着，还是把它装了起来。

通道的尽头有一个活板门。她和她的三个向导从里面穿了过去，落到了一条人迹罕至的大路上，粗糙的路面上马粪都干了，一看就是时间不短了。

“小姐，你记得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吗？”其中一名女仆轻声问道。

“记得……”内佛菲尔搜肠刮肚，试图想起女孩的名字。令她高兴的是，她还真想起来了。

“克拉尔，对吧？记得。我们要去多尔多拉，我们要确保那里的路对苦力是畅通的。”

谢天谢地，在余下的路途中，她们没有碰到任何人，因为她们走的都是小路。与此同时，弯弯曲曲的隧道却给内佛菲尔送来了打斗的回声——喊叫声、金属碰撞的声音以及落石般的隆隆声不绝于耳。这都是我引起的。真的都是我引起的吗？她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然而此时她的思绪却回到了泽艾拉那里。她想象着泽艾拉坐在早餐室里，竭尽全力把其他人拖住。同时她也知道所有人都把希望寄托在她身上，希望她能找到多尔多拉。

她们在海蓬子区迂回前行，之后，又沿着章鱼区的外围慢慢行进着，直到那条宽广的大路突然断了。大路的尽头是一堵厚厚的石墙，墙角边缝用灰泥抹得严严实实的，一点也不透气。

“就是这儿了！”内佛菲尔大声说道，“这就是通往多尔多拉最古老的入口。”她咬着嘴唇，仔细地查看着。把墙砸开动静会很大，不过，她宁愿采取这一方案，也不愿意让她的伙伴通过阿伯莱恩夫人的地盘，一路杀进多尔多拉。因为那将会引发流血事件，毕竟因她而起的流血事件已经够多的了。

“有人来了。”克拉尔小声说道。内佛菲尔刚刚把兜帽拉上，就有六七个女孩从拐角处飞了过去，继续跑着。她们穿着简洁的白色连衣裙，头发整整齐齐地扎在脑后。内佛菲尔认出来了，她们是阿伯莱恩夫人家的“礼宾小姐”。说话间，五六个穿着奶油色制服的男子也到了，他们正沿着拐角跑着。

“让他们去。我们要找到阿伯莱恩。看样子她好像逃走了。”男子们转过身去，沿着来时的路返回了。

“那是德·梅娜姐妹的制服。”其中一个向导说道，“那两位颜匠。自从你在儒雅厅指责了阿伯莱恩夫人，我想，她们以为终于找到了攻击她的理由。”内佛菲尔对此深信不疑，她记得当时提到阿伯莱恩夫人时，这一对姐妹的语气是那么的尖刻，充满了仇恨。

内佛菲尔迅速瞟了同伴一眼，然后转身跟在那些男子的后面，她和

他们之间始终保持着谨慎的距离。果然不出她所料，这条路直接把她们带到了阿伯莱恩夫人住宅的前门。

然而，门裂开了，铰链脱落了。门前躺着一根长长的原木，显然是当破门锤用的。门外有很多人，不是所有人都穿着和德·梅娜姐妹一样的制服。然而这些人似乎耗尽了元气，正要撤离。其中有几个人需要人扶着，身上有剑伤，足见阿伯莱恩夫人的安全措施准备得还是比较到位的。

“有颜匠的踪迹吗？”有人喊道。

“没有。”墙里边的人回道，“我们搜遍了，她不在。”

“问问‘礼宾小姐’，她在哪儿？”

“太晚了，她们也全都跑了。”

内佛菲尔站在拐角处观望着。当这个得胜之师里的最后一批人离开时，其中几个还顺手带走了熟悉的家具。最终，在破门的那边，再也没有传出任何有生命的声音。

“内佛菲尔小姐？”克拉尔打断了内佛菲尔的沉思，“我要回到大门那里，告诉他们道路通畅，警报解除了。”

“好的。”内佛菲尔心不在焉地答道。突然，她意识到了自己一直在盯着什么。“是的，比想象的还要通畅。我们没有必要把通往多尔多拉的墙壁推倒了。我们可以从这儿进入，通过秘密通道。”

简短的商量之后，大家达成一致。内佛菲尔和另外两个人将作为哨兵在不同的路口蹲守。一旦有大股武装人员靠近，马上发出警报。内佛菲尔在离破门不远的地方把守着，另外两个人消失在不同的大路上。

站在离门口不远的地方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经历。然而，内佛菲尔的位置不算太近，所以她无法通过门缝看到很多东西。不过，她发现天色已晚，因为里边的捕蝇草一一熄灭了。这让她产生了同情心和恐惧感，希望走廊尽头的微弱灯光彻底熄灭。

内佛菲尔情不自禁地靠近了门口，她甚至用手指触碰到了被洗劫后的木头。沿着走廊望去，她看到了接待室房门的碎片，也看到了通往阿伯莱恩夫人花园大门的碎片。此时，走廊的另一端和接待室都笼罩在阴影里。内佛菲尔眨了眨眼，她仿佛觉得远处的花园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黑。

渐渐地，她明白了这其中的意义。在这些被摧毁了的隧道深处的某个地方，有一棵捕蝇草还散发着柔和的光芒。这只能说明一件事情：那里有人，而且，那人还在呼吸。

第33章

真相大白

当然，那些突袭的人并没有找到阿伯莱恩夫人。我好傻。他们并不知道她有一条暗道。她也许会先躲进暗室，等他们喊完了，抢完了，再回来。

很奇怪。不过，沿着走廊望去，看着那微弱的光线，内佛菲尔感到异常害怕。这种感觉是她当时直面马克西姆·柴尔德辛或在儒雅厅做证时都没有过的。她依然觉得自己和阿伯莱恩夫人之间有着某种联系，这种联系似乎是天定的。过去，这种联系就像一根闪闪发光的绳子，一根她可以依赖的绳子，借着它，她可以爬到属于她的天地。如今，即便她知道了颜匠背叛的事实，那种感觉依然还在。不过，此时，这根绳子像着了魔似的，扭曲着，变成了一条黑色的锁链，牵引着她朝前方黑魆魆的走廊挪去。

它似乎在拽着她往前走，让她无所适从。她告诉自己，没有必要一个人前去冒险，完全可以守在自己的阵地上等待援军的到来。突然，她心里产生了另一个念头，那念头就像一块砖头，猛地击中了她。

泽艾拉！

如果待在下面黑影里的人是阿伯莱恩夫人，那就意味着她不想贸然跑到街上，成为游荡在街头的暴民的俘虏。事实上，她一定会逃到她那个地下的亲密盟友那里去，逃到马克西姆·柴尔德辛那里去。她会借助秘密通道逃到早餐室，在那里，她会遇到一个她鄙视的女孩，一个害她

在儒雅厅里被谴责的女孩。对，是泽艾拉·柴尔德辛！她孤零零地一个人待在下面！一个无人保护的女孩！一个从不设防的女孩！

也许她早就有了这个念头，此时此刻，她可能正前往暗室，前往那个秘密通道……

内佛菲尔的手掌上满是汗水，她在衣服上蹭了蹭，随后踏进了走廊。此时去喊另外两个人不但会浪费宝贵的时间，而且还会让整个地方无人把守。那条神秘的黑色锁链拽着她，一步一步往里走去。

她走着走着，几棵残存的捕蝇草摇摇晃晃活了过来，在它们发出的亮光下，她看到周围的一切都乱七八糟，一片狼藉。接待室里的桌子被打翻了，桌子腿朝上。地板上全是陶器碎片，踩在上面嘎吱嘎吱响。内佛菲尔弯下腰来拿起一棵捕蝇草。

昔日漂亮的花园不复存在了。想到这里，她心头一紧。那些水晶树，那些千年老树，给打得粉碎，只留下一地树桩子，各种形状的都有，像破碎的獠牙。青苔地毯上散落的陶器碎片正闪着亮光。她弯腰捡起一长条陶片，那陶片呈奶油色和玫瑰色相间，像一颗昂贵的带条纹的糖果。它很窄，很锋利，拿在手上有一种冷冰冰的感觉。内佛菲尔说不清这给她的感觉是更加安全了，还是更加危险了。

她经过了另一扇破门，一眼望进去，她看到了阿伯莱恩夫人珍爱的一个画廊。其中，一半的雪花石膏面具还悬在空中，排列得井井有条，高贵典雅，另一半则躺在地上，像九柱戏的小木柱，四处可见。

她继续前行，没有注意到最里面那张苍白的脸长舒了一口气，然后，便悄无声息地从绳子上滑落了。

楼梯很难找，像蜘蛛网似的，好在灯光最终落到了像常青藤一样的螺旋上。内佛菲尔的心提到嗓子眼了，她小心翼翼地爬着螺旋式楼梯，脚下发出轻轻的金属声。这个时候，她突然想到这是她梦中情景的再现啊，原来在她被出卖的那一天所做的梦根本就不是梦。

她没有注意到，在她身后破败的花园里还有一双脚在小心翼翼地走

着，生怕踩到水晶碎片发出声响。

到达楼梯顶端，四周暗淡的灯光一下子亮了起来。她朝画廊走去。画廊是固定在墙上的一个长长的金属阳台，离洞穴的顶端有1.5米左右的距离。画廊、天花板以及墙的顶端，到处都是捕蝇草，很大很大，内佛菲尔以前从未见过。其中一棵直径有2.7米，它硬壳一样的皮肤发着光，那光线不明不暗，足以让人看清其淡淡的捕虫夹和蜂蜜色的斑点。怪不得花园上空的人造天空那么璀璨，怪不得需要“礼宾小姐”一起呼吸，确保光源不断。

在那个梦里，一只猴子把她领到那个暗门，现在，把她引过来的是重新唤起的记忆中那淡淡的鬼火。她小心翼翼地从最大的捕蝇草旁边走过。捕蝇草轻轻地动了一下，像梦中捕食的野兽一样张着大嘴。她的指尖顺着墙上光滑的瓷砖慢慢摸着，终于，指尖碰到了门闩，她顺手一拉，门砰的一声打开了。

上一次我到了这里以后疯了，泽艾拉没办法，只能紧紧地抱着我。

她握紧了捕蝇草，来到屋里。

屋子不大，里面有数以百计的面具。有泥塑的，有石膏的，但是大部分都是画出来的，有彩色的，有素描的。所有的画上画的都是同一个女人。内佛菲尔看了一眼，觉得很熟悉。她很吃惊，那可都是“悲情系列”中的表情啊！

画上的女人不是阿伯莱恩夫人。她的皮肤上有斑点，头发又红又长。眼睛很大，是灰绿色的。她的五官很憔悴，很痛苦，但表情很丰富。所有的画作似乎都是按照什么排列的。在门左边的那些画上，女人很消瘦。然而，当内佛菲尔的目光快速扫过屋子里的其他画时，她发现画上的人越来越虚弱，越来越憔悴。女人在她的眼前慢慢死去。最后，在门的右边，她看到一个东西，看上去像是死亡面具，双颊深陷进去，嘴巴呆板茫然。

对面的墙上还有一道小门，可是内佛菲尔没有注意到，因为她的目

光全集中在小门上边的壁画上。那是一幅素描，是直接用蜡笔画在石膏墙上的。那是一幅全身像，人像上的脚镣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有人正在抢夺她怀里的红发女孩，女人和孩子的面部表情都很痛苦。那画像栩栩如生，惟妙惟肖。

地板上，在内佛菲尔的脚旁堆着一个面具的碎片，从碎片来看，应该是一个女孩的面孔。看着那张因为愤怒而扭曲的脸，你仿佛能听到女孩的尖叫声。内佛菲尔看着它，想起了当年身上的擦伤，胳膊和手都在颤抖。

整个屋子似乎都在颤抖，内佛菲尔意识到是自己拿灯的手在颤抖。突然，她感到身后有一个很轻很轻的声音，她猛地把身子转了过来。

是阿伯莱恩夫人的脸在她和画廊的门之间，而且，那绝对不是面具。

内佛菲尔冲了过去，阿伯莱恩夫人的胳膊劈了下来，手里的锥子差点就戳到她的脸上。

“你不是我妈妈。”内佛菲尔几乎说不出话来，“她才是。”她疯狂地挥舞着手里的陶瓷碎片，指着墙上几十张红发女人的画像，“你把她杀了！”

“她来的时候病了。”阿伯莱恩夫人的鸭蛋脸上挂着“悲情系列”中的温柔的表情。如今内佛菲尔看到了她的真面目，觉得简直就是莫大的讽刺。“我所做的就是让她死去。”

“为什么？”内佛菲尔大声问道，“就是为了把她的脸画下来，做成你的表情系列？”

“就是？你刚才说‘就是’？能在我的写生簿前慢慢死去，是她这一辈子做过的最有用的事情。在‘悲情系列’出来之前，所有的表情都是虚假的，是我把它们变成了真正的艺术。”

听到这些话，内佛菲尔怒火中烧，心如刀绞。她举着水晶树的碎片

向阿伯莱恩夫人冲去，可是就在最后一刻，她的胳膊似乎软了下来。尽管她眼前的骨头和肉属于一个工于心计极其残忍的敌人，可是，她脸上的表情却来自画面上的那个红发女人，来自内佛菲尔的亲生母亲。尽管那张脸是偷来的，可是内佛菲尔硬是下不了手。对此，阿伯莱恩夫人也是心知肚明。

“你！”颜匠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来。她的语调简直就是毒药。“我从来没主动找过你。那时，我有极好的谈判筹码。马克西姆·柴尔德辛想修一个竖井，通到上面。他希望通过自己联排别墅后面的推特斯特到达。所以他需要找一个多尔多拉人帮忙。我的隧道位置十分理想，所以他就来找我。

“于是，我开了个价。我需要一个外埠人，一个表情异常丰富的人。这张脸必须符合我的要求，便于我好好研究。眼睛最好是绿色的，那样的话就是最理想的。对，要一个外埠人。

“他在上面的线人给我找来了完美的标本。他们跟她说凯弗纳市的膏油可以治愈她的疾病。于是，她拿出所有的积蓄让他们设法把她弄进来，可是她拒绝把孩子留在上面。等把她顺着竖井放下来后，他们忽然发现，你，还躺在她的怀里。”

“你恨我。”内佛菲尔无法理解颜匠尖刻的声音。

“我一直都很恨你。刚见到你的时候，我就发现你脸上有一种特别的东西……当然，我想让它派上用场。当有人要把你从你妈妈怀里夺走时，她脸上的表情简直是太绝了。可是你的表情就不一样。从未见过哪个孩子的表情是那样的，那么愤怒，那么倔强。你让我的心一下子凉了一大截。”

原先朦朦胧胧的记忆片段此时慢慢回来了。“喝酒”之前的场面也回来了，只是这一次那些记忆更加清晰了。

每天都是一样的。在妈妈怀里待上半个小时，那么温暖，又那么短暂。接着，讨厌的钟声响了，一双强有力的大手硬生生把她拽走了。她

哭啊，喊啊，抓着妈妈的手又一次松开了，给人扔进了储藏室……

“你的心一直都是冷冰冰的。”内佛菲尔说着，声音有些颤抖。

“我也有感情！”阿伯莱恩夫人打断了她，“是你把它弄伤了，是你把它弄碎了。你妈死后，你成了我的眼中钉，肉中刺。所以，柴尔德辛给我拿来了酒，让你把一切都忘了。我把世上最好的奢侈品给你弄来，为的是把你的反应画下来；我给你买了十几件连衣裙，想让它们和你的表情搭配起来。可是无论如何，我觉得你内心深处总想着报复，总在等待机会。突然有一天，你逃出了我的隧道，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个该下地狱的飞天大盗！”

又来了两条新的线索。内佛菲尔5岁那年，飞天大盗把她偷走了，而且由于一时心血来潮，他把她扔在了格蓝迪宝的隧道里。是阿伯莱恩夫人悬赏捉拿这位大盗的，她非常希望把内佛菲尔弄回来，因为她知道的实在是太多了。

“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你。”颜匠继续说道，“一个孩子，怎么会那么气愤，那么倔强……简直不可思议。我设计了一千多张面孔，可是，我依然害怕你推开人群时的表情，好像见了鬼似的。

“也许，你怪我，怪我抹掉了你的记忆。可是，是我把你弄得干干净净的，对，我把你心里的妖魔鬼怪清洗得干干净净的。而我则一天到晚被鬼缠着！被你缠着！”

突然，颜匠再次冲了过来，内佛菲尔闪到一旁，一只手挡着自己的脸。锥子尖在她的手背上划出一条血线，她瞬间觉得疼痛难忍。她们两个，一个刺来，一个躲开，一来一往，反反复复。一时间，内佛菲尔站在那里，背冲着门。

“后来，有一天，我还真的看见了你。”阿伯莱恩夫人咬着牙说道，“真真切切，在我的隧道里。我一看就知道是你。马克西姆答应过我，不让你活在世上威胁我。可是，他派出去的刺客没能把你淹死。后来他去了特案调查组，要把你买回来。看到你之后，他改变了主意，决

定把你留下。可是我知道，我真的知道，只有你死了，我才是安全的。哎，那个动物园管理员真辜负了我，我给的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

“你偷了我妈妈的表情。”内佛菲尔小声说道，“你偷了它们，你卖了它们。无论走到哪儿，你脸上都挂着她的表情。此外，你还利用它们，让人替你卖命。你甚至利用我妈妈的表情来对付我。是你害死了她，没错，是你。你还要害死我。”

“别看着我！别用那种表情看着我！”阿伯莱恩夫人浑身发抖，头上的羽毛像昆虫的触角一样摇晃着，“现在你脸上的表情和你5岁时的表情一模一样，我真后悔当初没把你弄死！”

阿伯莱恩夫人又一次冲了过来，对着内佛菲尔猛砍下去，内佛菲尔又一次跳到后面，从门里穿了过去，来到了画廊里面。在她的周边，感受到剧烈运动和快速呼吸的捕蝇草慢慢亮了起来。有的闭着眼睛，张开了嘴巴。它们的牙齿很小，很白，像毛皮的边缘。

阿伯莱恩夫人像一个尾巴带针的巨大的昆虫，一次又一次拿着锥子朝内佛菲尔袭来。内佛菲尔一次又一次地躲闪着。从头到尾，自始至终，陶器碎片都紧紧地攥在她的手里，而她妈妈那温柔的表情一直挂在凶手的脸上，在她眼前晃动。

你不是我妈妈！

你不是我妈妈！

你不是我妈妈！

“你不是我妈妈！”内佛菲尔疯狂地晃动着陶瓷碎片，根本不知道是要弄伤对方，还是在自我防卫，“把面具摘下来！”陶瓷碎片朝着斜上方画了一大圈，差点没找到目标，只有碎片的尖儿在阿伯莱恩夫人珍贵的雪花石膏脸上划了一道口子，血一下子涌了出来。颜匠大吃一惊，哀号了一声。她一只手捂着下巴，向后跳了过去。

这一跳跳得太远了，而且方向不对。阿伯莱恩夫人的背后是那棵最

大的捕蝇草，正张着血盆大口呢。内佛菲尔眼睁睁地看着她掉了进去，看着捕蝇草的上颌下来了。两排小牙像两把梳子，紧紧地咬合在一起。

突然，诡异的沉寂降临了。尽管她们之间存在着恩怨，内佛菲尔还是感到良心上过不去。她竭尽全力想把捕蝇草的嘴巴撬开，但一切只是徒劳。多年以来，捕蝇草都是靠吃幼虫活着。这一次它终于找到了合口的猎物。它坐在那里，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咧着嘴大笑，而它肚子里的阿伯莱恩夫人这一辈子也没有设计出那么大的笑容。说到阿伯莱恩夫人，捕蝇草的肚子里面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

内佛菲尔斗着胆子，慢慢地再次走回暗室里。她环顾四周，看着数以百计的素描作品。这些画像，有的表现的是痛苦，但也有的表现的是力量、温柔、坚忍和爱。

她正盯着我看着。每张面孔上的爱……每一份爱，都是给我的！

内佛菲尔取下一张母亲的画像，小心翼翼地放进了口袋。

内佛菲尔一路狂奔，回到阿伯莱恩夫人的破门旁边的哨卡。这时，苦力大军的先遣部队到达了，与她会合。令她十分高兴的是，恩斯特怀尔也在其中。内佛菲尔上前紧紧抱着他，差点把他挤成两半，恩斯特怀尔则和以往一样臭着一张脸。

“成功了！”他简短地说道。

内佛菲尔突然想到，这是当时计划中分歧最大的部分。把数以百计的苦力大军带到多尔多拉而不被发现，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即便是在宫里大乱的情况下也不现实。最终形成的计划简直就是铤而走险。他们并没有偷偷摸摸地离开爪柘荔，而是假装起义，攻打皇宫。然后，他们佯装失败，四处逃窜，朝着他们想去的方向逃窜——多尔多拉。

“他们上当了。”恩斯特怀尔无比自豪地说道，“宫廷里一半的人，也就是那些暂时还没有走散的人，这会儿还躲在宫里。我们跑开时，他们以为自己得胜了，没有人前来阻止。非但如此，他们还在我们后面设置了障碍！所以，现在，谁想追我们，必须首先越过路障。”

“有……”内佛菲尔问道。凭心而论，内佛菲尔极不情愿问这个问题，“有人受伤了吗？”

恩斯特怀尔再次板起了面孔，猛地在内佛菲尔肩膀上捣了一拳。“这是战争，内佛。大家都知道敌我人员悬殊。我们一共400多人，也就损失了几个人吧。只管把我们带到你那珍贵的天空下吧。那样的话，我们的一切付出就都没有白费。”

400名苦力和他们的子女！大家都把一切压在了我的计划上面！内佛菲尔不知道是应该感到震惊（毕竟有这么多人响应），还是应该感到沮丧（毕竟人数还可以更多一点）。400多人！这只是爪柘荔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啊！其他人也都答应了要加入起义的队伍，可是，因为对外部世界顾虑太多，他们不愿意离开凯弗纳市。我想，尽管生活很不尽如人意，然而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勇气与自己所熟悉的一切说再见。

*

暗室那头的通道拐了几个弯，突然到了尽头，头顶上有一个活板门。内佛菲尔把门推开，来到了早餐室的餐桌底下。

“泽艾拉！”内佛菲尔飞过去，抱紧自己的朋友，“你真的在这里！你成功了！”

“内佛菲尔！”泽艾拉也抱紧了她，“怎么这么久？我还以为你给逮起来了呢！我的家人还被困在我在走廊设的局里。不过，他们逃脱只是时间问题，希望他们被困住的时间越长越好。”

大大小小、高高矮矮的苦力们从餐桌下涌了出来，环顾着四周。然而，当他们的目光扫过白色的桌布、原始的银器和水晶餐具之后，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餐桌上方的天花板上。

泽艾拉把天花板上一个巨大的蓝色玻璃半球卸了下来，放到桌子上。半球移开后留下的圆洞，约有1米宽，散发出鼠灰色的光芒。

内佛菲尔晃晃悠悠地爬上了餐桌，朝上看着。竖井往上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一道淡淡的光线告诉她，墙上有镜子。最终，它的顶端变成了硬币大小的一个光圈。

天空！我看到天空了！

顿时，她的精神像鸽子一样飞了起来。一时间，她恨不得看到它白色的翅膀像螺旋一样盘升着，飞向上方熠熠生辉的地方。她解放了，那种感觉是那么强烈，她整个人几乎都要崩溃了。只有那个时候，她突然意识到，自己是多么怕出错，怕自己最终看到的是一窝捕蝇草，就跟在阿伯莱恩夫人花园上方看到的一样。

她环顾四周，看到了身旁的盟友，他们一个个都屏住了呼吸，静静地等待着。

“这就是出去的通道！”她声音沙哑地说道，“而且，是敞开的！我想太阳还没有出来，可是……我已经看见天空了。快看，你们自己看看！”

呼啦一下，众人把内佛菲尔团团围住，伸长了脖子，顺着竖井往上看去。

“什么味道？”有人问道。

“外部世界的味道！”内佛菲尔觉得自己要笑开花了，“自由的味道！”

“内佛，我们得抓紧了！”恩斯特怀尔指着三个苦力正从地窖里搬出来的一台机器，它就像三脚架、石弓和多头抓钩的混合体，“你真的觉得用这个奇妙的装置可行？”

“不知道。”内佛菲尔盯着它说道，“这是什么？”

“你忘了？上一次喝下的记忆‘复原’酒应该还管用啊！”说着他又递给她一小瓶酒，“把这个喝下去，一切都会好的。”

内佛菲尔把酒喝了下去，突然想起来了。她高兴地说道：“噢，是我自己造的，嘻嘻嘻嘻！”

“你这样很不让我放心，内佛。”恩斯特怀尔咆哮着。

“放心吧，没事。”说着，内佛菲尔拿起那个奇妙的装置，把三脚架打开，放在餐桌上，直冲着竖井上面，“嗯，差不多吧……竖井比我想象的要宽，不过，叉头够长的了，只要各部分对称就成。”她看了看内置的水平仪，用一块布把三脚架的一只脚垫了起来，然后重新斜视着竖井，“绳子呢？系好，行动！”

她拉动扳柄，伴随着嗡嗡的声音6根钢绳弦线一下子松开了，中央螺栓向上发射，一边升腾，一边把4个叉头打开，拽着绳子一起向上。内佛菲尔可以听到叉头掠过镜墙时的尖叫声。尖叫声停止时，出现了短暂的沉寂。接着，传来了叮当一声。她猛地拽了几下绳子，抓钩牢牢的，并没有像她担心的那样掉下来砸到她的头。

“我想，成功了。我想，它已经牢牢地固定在上面了！”

恩斯特怀尔爬上餐桌，把绳子抓在手里。“如果我掉下来了，就说明没有成功。”

他小声说道，然后，开始往上爬。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内佛菲尔感到绳子猛拉了三下。这是信号！一把绳梯系在了绳子头上，瞬间，看不见人影的恩斯特怀尔开始把绳梯往上拉。

梯子猛拉了三下，恩斯特怀尔把它牢牢地固定住了。

“各位，赶快往上爬！”泽艾拉大声喊道，“否则就来不及了。”

*

马克西姆·柴尔德辛度过了漫长的一生中最沮丧的一天。

一开始就开局不利。特案调查组坚持按他们的时间开庭，可是通常那个时间正是柴尔德辛家人睡觉的时间。所以这一下子就把他的安排全部打乱了。他觉得这是特勒贝尔故意安排的。她似乎变着法子专门和他作对，而且她还一次一次成功躲过了暗杀。

没能吃上早餐，没能晒上太阳，这让他大为光火。可是这与后来发

生的事情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他想啊想啊，却怎么也想不明白，听证会怎么会变成了一场灾难。他觉得自己就像一名象棋大师，眼看着只差两步就可以将军了，可就在这时，一只猫从天而降，掉在棋盘中央，把一切都给打乱了。

必须设法挽回败局。他一边把擦好的宝剑放回鞘中，一边对自己说着，必须挽回局面。他知道该怎么做了。可是失败的阴影一直留在他的大脑里，挥之不去。

是啊，失败的阴影也一直留在他那些从儒雅厅里逃出来的盟友的大脑里。为了把他们重新召集起来，他用尽了各种手段，包括个人的人格魅力，当然，也离不开香水的魅力。现在，他们至少平静下来了，成了他出入危险大路时声势浩大的“仪仗队”。而那些与特案调查组一道一心要逮捕他的人则吃了一个大败仗。

需要修正计划，这一点最为重要。也许这意味着血流成河，可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了。现在退出，为时过晚。我必须把其他的盟友全部集中起来，那样他们就不会转入地下，或者逃避审判，我将与他们达成卑鄙的协议。

首先，要把自己的家人纳入计划中来，否则为了各自的私欲，他们免不了会相互残杀。

他高兴地看到，围攻他联排别墅的人数远远没有他想象的多，而且，里面没有可怕的特案调查组的人。他认为，特案调查组的人这会儿一定是在忙着对付整个混乱的局面。围攻者怎么也没想到，他们竟然让一股精锐部队从后面给包抄了，而率领这支队伍的人恰恰是他们认为一直藏在柴府里的那个人。

等战斗结束了，小街上原先的田园风光一扫而光。石膏裂开了，秋千座位撕碎了，房屋正面糖状宝石上血迹斑斑。柴尔德辛从挤满门廊的尸体上迈过去，在门上敲了几下暗号。

家人们见到他非常吃惊，有无数的事情要向他汇报。然而，一听说

泽艾拉在家里，他便大步流星地朝着实验室和早餐室走去。

看到泽艾拉在走廊上的所作所为，他的内心顿时像打翻了五味瓶，一方面他感到无比自豪，另一方面又感到极其失望。跟他希望的一样，他的接班人是一名货真价实的发明家，同时，又是一名十分难得敢作敢为的葡萄酒商。然而，他最为珍视的一个品质——对家庭的忠诚——在她身上则不见了踪影。

把酒激怒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可是要让其平静下来，则没有那么容易，制造混乱也很简单，但是恢复秩序则难上加难。然而，柴尔德辛毕竟活了几百年了，而泽艾拉所有的本事也都是他传授的。

轻轻地，他一点一点往前走着，说着咒语，让酒平静下来。他让他的家人跟在后面，把降服了的酒桶用锁链捆起来，一一滚走，然后再跟过来。他有紧急的事情要和他最钟爱的侄女商谈。

*

苦力们一个个从活板门里钻出来，借助绳梯在竖井里往上爬。时间紧迫，还没等上面的人爬到顶部，下面的人就迫不及待地跟了上来。每一次绳梯嘎吱嘎吱响时，内佛菲尔的心都会跟着一揪。那是他们能找到的最结实的绳梯，即便到现在，内佛菲尔心里还在嘀咕，担心它无法承受这么多人一起往上攀爬。

不过，往上攀爬的人当中不全是苦力，其中还包括宫里的仆人。他们仍旧戴着整洁耐用的面具，一起悄悄加入了队伍。此时，他们的身影消失在了向上的绳梯上。让内佛菲尔如释重负的是，格蓝迪宝师父也现身了，他冲着亮光眨了眨眼睛，身后背着一袋子刚刚出锅的奶酪，仿佛是背着一袋子婴儿似的。

她还生他的气吗？不，就像一枚久被遗忘的硬币从口袋里滚了出去一样，她对他的气早就消了。然而当他严峻的目光落在她的脸蛋上时，她觉得自己的双颊滚烫滚烫的。

“是的，我知道。”她说道，尽管对方根本没有问她，因为，根本没

有时间解释，“是的，我的脸毁了。”

格蓝迪宝的面颊动了一下，皱纹慢慢爬了上去。突然，他变了一张脸，这可是内佛菲尔从未见过的。他眉头紧蹙，他这个样子可比原先那两种表情可怕多了。

“谁跟你说的？”他咆哮着，“毁了？我要把他们给毁了。”他一把抓住她的下巴，仔细端详着，“也许，这张脸更忧郁了，更聪明了，但是一点没毁。你只是长出一层外皮罢了，依旧是上好的奶酪。”

内佛菲尔的眼睛湿润了，她根本没有看到奶酪大师格蓝迪宝已经消失在绳梯上了。

“不好！”泽艾拉把耳朵贴到通往柴府的门上，“我听到马克西姆伯父的声音了！我本以为特案调查组的人会把他抓起来！他怎么会在这里？我设置的障碍能挡住别人。但对他来说则没有那么大的作用。各位，快点爬！”

“没法再快了！”内佛菲尔大声吼道，因为一些人还用包裹或者背袋背着婴儿或者幼儿，另一些人还背着年长的或残疾的人。

她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听到活板门下面传来了闹哄哄的声音。苦力们并没有小心翼翼地朝外面走去，相反，他们匆匆忙忙惊慌失措地爬进了屋子。

“怎么了？”内佛菲尔抓住一个跑腿的男孩的胳膊，“出什么事了？”

“制图狂！”他气喘吁吁地说道，“制图狂在我们后面跟上来了。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儿来的，有几十号人呢。他们边走边唱，手里还挥舞着东西。我们把家具堆起来，试图阻止他们，但是无济于事，他们还是跟了上来……”

“噢。”内佛菲尔双手捂在嘴上，“糟糕！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她的目光移到了原先在竖井底部的蓝色玻璃半球上，“秘密通道！我们刚刚把封条给移开了，而封条就是为了阻止‘蝙蝠人’感应到它！这意味着他

们现在知道了秘密通道的所在，这还意味着他们告诉了所有的人……坏了！用不了多久，凯弗纳市所有的制图员都会赶来的！”

“有没有办法让他们的速度慢下来？”泽艾拉喊道，耳朵依旧贴在门上。

“也许，我可以跟他们谈谈，让他们离开。”内佛菲尔大声说道，“宫里的仆人给了我一些香水。她们说，它可以……可以把人吸引到我身边来。”

“太好了，内佛菲尔。”泽艾拉平静地说道，“不过，此刻，你要做的正好相反！”

苦力们像潮水一样涌进屋子，不一会儿，屋子就满了。

“我是最后一个！”最终，一名身体虚弱的女苦力一边爬了进来，一边说道，“把门关上，他们来了！”

活板门关上了，并上了门闩。几十号人主动把餐桌倒了过来，桌面朝下，放到活板门上面，堵着门。碗柜也给拖了过来，堵在通往柴尔德辛家隧道的门上。

“快爬！快爬！”

20个人等在那里。15个！10个！2个！

餐桌下面的活板门开始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就连餐桌也猛地动了一下。突然，通往柴府的门抖动起来，仿佛有人用肩膀在撞门。

“快！”泽艾拉猛地把内佛菲尔推向绳梯，“快爬，内佛菲尔！”没有时间争论了。内佛菲尔抓住绳梯，一点一点爬进了竖井。

随着家具的轰然倒下，门砰的一声凹进来了。这时早餐室里只剩下泽艾拉一个人。水晶杯摔得粉碎，银器在屋子里滚动着，走廊里挤满了柴尔德辛家的人，马克西姆站在最前方。

*

马克西姆从临时设置的障碍的残骸中穿了过去，脸上挂着一种泽艾拉从未见过的表情。本能告诉她，这是专门为家族的敌人准备的。她像一个犯了错误的5岁小孩一样，一下子僵在了那里。可是，她不是5岁的小孩，她是年轻人，不会有人对她做出让步的。

她这是在和世界上最伟大的象棋大师之一交手，她失败了，她当然得失败了。现在，她和她的同伙要被人家从绳梯上拽下来了，而且，他还要派他的人去追杀那些已经到达沙漠的人。泽艾拉啊，你玩得有点大，而且，还不止一次。

就在她想着这些的时候，餐桌和地板开始摇晃起来，碎片乱飞。从参差不齐的洞口里跳出了几个制图员，他们的眼睛像火球，头发里净是锯末。

柴尔德辛家人手里拿着的是利剑和匕首。而武装制图员的是“惊奇”，无数的“惊奇”。所以，当制图员一边呜咽着，一边朝他们蹒跚走去时，不知所措的柴尔德辛的家人只好节节后退。

“劈了他们！”柴尔德辛突然厉声叫道，“别让他们说话！”正当他挥剑向走近的制图员劈去时，泽艾拉突然知道该怎么办了。她迅速抓住绳梯，开始往上爬。

她一下一下往上爬着，想象着随时会有利剑穿过她的脚踝，或者一只大手抓住她的脚跟。突然，绳梯倾斜了，她回头望了下去。在她下面4.5米的地方，有一个人影爬了上来。此人不是别人，正是马克西姆·柴尔德辛，她的恩师，她的保护神。她没法继续往上爬了，因为她头顶上是长长的队伍。她本想用小折刀把绳子割断，无奈绳子太粗了。

“内佛菲尔！香水！扔下来！”

她抬起头来，发现内佛菲尔正低头看着她，一脸的茫然。不过，很快，她开始在兜里翻着。小瓶子，像发光的雨滴一样，从红发女孩的手里快速下落。泽艾拉猛地伸手接住，差点失去了平衡。

“泽艾拉，”柴尔德辛温柔的声音带着责备，“你真的认为我的意志

力那么薄弱啊？你真的觉得你能借助香水让我回心转意吗？”

“不。”泽艾拉用颤抖的手把瓶塞拔掉，把瓶子倒过来，让里面的东西像雨水一样倾了下去，“不过，我觉得，它对制图员会起作用的。”

香水溅在柴尔德辛的头上和肩膀上。瞬间的沉寂之后，人群开始骚动。一些人出现在竖井的底部，有喊的，有叫的，有的戴着护目镜，有的到处摸索。他们在柴尔德辛后面爬着，抓住他的脚踝和衣摆，把他从绳梯上拽了下去。

看着她的恩师掉进“学者”堆里，双手在竖井的镜墙上乱抓却没有找到抓手，泽艾拉的心脏狂跳不止。她继续往上爬着，手心里全是汗水，直打滑。这时她心里在琢磨：为了保住这个秘密通道，马克西姆伯父不知杀害了多少制图员，也不知道下面的那些人对此了解多少。

她不清楚，在柴尔德辛劈死他们那么多同行之后，他们是否会真的关心此事。制图员不知道什么是怨恨，也不懂得报复。他们不会憎恨他，甚至也不会去伤害他。

他们只想和他谈谈。

*

凯弗纳市正在土崩瓦解。

特案调查员特勒贝尔非常清楚，她的每一根神经、每一个细胞都很清楚。弯弯曲曲的隧道里传来的嘈杂声告诉了她；远处短兵相接、人仰马翻引起的地动山摇告诉了她；像破旗碎片一样飘来的报告也告诉了她。尽管如此，她还是声嘶力竭地发号施令，与混乱斗争，目的是延缓全面崩溃的进程，并且在新的君主诞生之前，让她的部下继续生活在自己的影子里。

“这么多的叛军说消失就消失，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没有人知道答案，他们只能报告事实。宫门门口的苦力叛军被成功驱散，按照计划，他们都被困在城市中央的通道里，他们逃回爪柘荔的

路途也被切断了。可是，在不到一小时内，400多号人不翼而飞了。

“嗯，派侦查员！派几个……”

特勒贝尔停了下来。当然，她本想派几个苦力前往隧道，报告一下事态的发展。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计划，前提是苦力本身没有什么问题。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她越来越认识到，凯弗纳市的运转无论如何也离不开这些苦力的辛勤劳动。此时此刻，她想做一些事情，想安排一些事情，想派人出去送信，想派人清理瓦砾，想派人用矿坑里的碎石设置路障，想派人去取给养……可是，她猛地醒悟过来了，这些苦力都不听她的指挥。她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截了肢的人，本能地伸出了早已不存在的胳膊。

苦力——爪柘荔的隐身机器——突然停止运转了。没有人去打扫战场，没有人去河里取水，没有人去为捕蝇草喂食幼虫，弄得很多捕蝇草都暗淡无光，行将熄灭。当令人窒息的夜幕降临，宫廷里的不同派别又将像打架的雪豹一样互相厮杀。

“你亲自出马，带上两个人。苦力不会像巧克力一样自行融化，我想在半小时之后得到报告！”

她的手下离开了。她在想如果他们没有受雇于他人，此刻估计也在考虑是否要变节了。她突然想要一个人待一会儿，去那个房间清醒清醒。她知道，此刻，在那个房间里，恐惧还没有像烟雾一样让空气窒息。她来到摄政王的接见室，看见那里无人把守，就推门进去了。

在四周的墙壁上，捕蝇草慢慢醒了过来散发着微弱的光芒，白色的墙壁和柱子闪烁着，像坟墓一样。那是摄政王的坟墓，或许，也是凯弗纳市的坟墓。

他是怎么做到的？几百年来，他是如何跟踪各种各样的线索和形形色色的阴谋的？也许我是一个傻瓜，自以为他死以后，我有能力管理好他的城市。

她看见有什么东西在动。她意识到那些意在保卫王位的巨大钟摆正摆来摆去，像丝绸一样窸窣作响，跟摄政王死去那天一模一样。在屋子的另一端，她听到了均匀的呼吸声，很慢，但很有节奏。远处的捕蝇草突然亮了，她看到有人坐在王位上。他从头到脚都穿着鳞片盔甲，脸藏在带护目镜的面具后面。那人是飞天大盗，手里的弓箭直冲着她的胸膛。

“我知道，你早晚会来的。”闯入者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像一杯静止不动的水，“你像一只上了年纪的猎犬，冲着主人的坟墓狂吠。”

躲过了那么多明枪暗箭，特勒贝尔心里暗暗地骂着自己怎么会让人打了个措手不及，而且，还让自己手里还没有寸铁可用呢？不能卑躬屈膝，不能低声下气。她暗下决心，我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以前能挺过来，这次也能行。

“我没有时间和小偷说话，没有时间和刺客说话。”她说道，“要么杀了我，要么投降。”

“我这里有第三种选择。”飞天大盗说道，“我愿意帮你拯救凯弗纳市。你可以听到它临终的尖叫，我也能。”

“你能做什么？”无奈降临到特勒贝尔头上，它那黑色的翅膀笼罩着她，“你是一个手持弓箭的疯子，一个连自己的名字都记不起来的疯子。”

“你是唯一想维持秩序的人。”飞天大盗说道，“可是，你把一切都弄反了。苦力在造反，你却想去镇压他们，恐吓他们，迫使他们就范。宫廷里乱套了，而你却要和朝臣理论，让他们把心收回来。

“那些仍然待在凯弗纳市的苦力尝到了造反的甜头。他们一无所有，他们将失去什么？痛苦的生活！恐吓不再好使，你必须和他们坐下来谈判。而朝臣则不一样，他们个个贪婪成性，争权夺利，不可理喻，你必须设法唬住他们。”

“具体的办法呢？”特案调查员实在无法容忍看着一个小偷在亵渎王

位，可是，他的话的确可以对她起到镇静作用，她无法简简单单地把它看成是疯言疯语，“怎么和苦力谈判？”

“坐下来谈判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很快，你就能了解他们的愿望。”

“怎么样才能唬住那些朝臣？”特勒贝尔太爱面子了，她不敢承认特案调查组损失惨重。

“用比苦力造反更可怕的事情威胁他们，用比他们的对手更危险的东西威胁他们，用比柴尔德辛和未来的暴君更无情的东西威胁他们！那就是我！

“特案调查员，目前，我有无数个办法，可以把这个城里的人通通干掉。我花了整整10年的时间，日积月累。当然，中间还做了些顺手牵羊的事，还有一些恶作剧。此时此刻，那些运水带不转了，因为我把它们破坏了。当然，如果我不把它们修好的话，它们永远也转不起来。宫里的仆人把已经过世的摄政王的秘密机关暗道都告诉我了，也包括那些已经荒废了的。另外，我可能没有火药。可是，有了‘真酪’，根本用不着火药。现在，我把斯多克佛尔特·斯图尔顿奶酪深埋在石墙里了。一旦爆炸，地下河水将会把所有地区淹没，同时，毒气也会将所有生物毒死。”

“你不会这么做的！”特案调查员特勒贝尔非常愤怒。尽管有弓箭对着自己，尽管有钟摆晃来晃去，她还是朝着坐在王位上的人走了几步。“如果你毁了凯弗纳市，你也就毁了你自己，毁了你的老家爪柘荔。”

“特案调查员特勒贝尔，还记得你刚才叫我什么吗？疯子。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从别人嘴里说出来的威胁，宫里可能不信，但是，从我嘴里说出来的，他们会信的。像我前面说的，爪柘荔不会有任何损失，却会收获一切。好了，现在就让我告诉你城里面正在发生而你却看不见的事情吧。让我告诉你交战的双方是谁吧，告诉你如何阻止他们继续交战。我甚至可以把你的口信带给他们。接到我们的最后通牒后，他们会

溃不成军的。”

“我们的……最后通牒？”特案调查员特勒贝尔在钟摆面前停了下来，她的面颊可以真切地感受到钟摆摇动时产生的微风。一条疯狂的鸿沟在她的脚下裂开了。可是，她也没有别的路可走。

“是的，我们的。摄政王为什么给谋杀了，因为别人可以找到他。我不想让别人找到我。这将是我唯一一次坐在王位里，唯一一次亲自发号施令。也就是说，我需要有人替我管理我的城市，执行我的命令。你将是我的脸，我的声音，我的双手。”

“为什么是我？”

“因为，你还算诚实，特案调查员，而且，诚实救了你。因为当你走进这个房间的时候，你的目的不是要坐上这个王位。因为即使你知道仗打不赢，你也会坚持。因为我可以看透你的心思。所以我知道，你马上就要离开我，到你的房间，去读我给你准备好的命令。”

特勒贝尔本想与他抗辩，可是事实上，她自己的确感到如释重负。她现在意识到，她刚才在绝望中走进这个房间的目的，就是要接受命令，重塑生活。现在，她的目的达到了。

*

特勒贝尔走后，飞天大盗在王位上又坐了一阵子，把眼前的形势仔细估量了一番。

“是的。”最终，他自言自语道，“是的，我相信，我知道事态会怎么发展，一切都在掌握之中。新来的猎犬很称职，一定会把所有的兔子一网打尽。”

大功告成。他实现了最新的目标，现在，可以打开他为自己准备的另一封信了。他把信从口袋里拿出来，把信封撕开，把信纸展平，读了起来。

当你读着这封信的时候，你已经成功地窃取了凯弗纳市。你宏伟的计划实现了。享受成功的喜悦吧。另外，你的神志出了点问题，今后少喝“神酒”。

他仔细地看着信，寻找秘密的附笔。他把信凑近灯光，晃了晃，看了看印章，可是，他什么也没有发现。他坐在那里，呆了很长时间，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过那封信。

难道，这就是我的宏伟计划？

真没想到，这就是他一切计划的最终结局。他心不在焉地看着信纸，谜底像玫瑰花一样，在他的心头一瓣一瓣绽放。

当然，这就是他成为飞天大盗的原因。最终，他成了大盗中的大盗，神偷中的神偷。迷人而可怕的凯弗纳市自始至终就是他的终极目标。就在制图员面对她多变的地形长吁短叹之时，他则打算通过狡黠和威胁赢得她的芳心。

从一开始，凯弗纳市就是他的对手和目标，对此他没有半分钟的犹豫。他愚弄过她，与她交过手，打败过她。毫无疑问，她一定很愤怒，她恨他，责怪他，想方设法要毁了他。可是，他战胜了她，现在，她只能对他唯命是从。和她的旧宠不同的是，他是她的君王，不是她无聊时扔到一边的玩物。

然而，10年来头一次，他感到有点无所适从。

我成功了，我胜利了，我是这座城市的统治者。

可是，我该怎么去管理这座城市呢？

*

内佛菲尔爬呀爬呀，头顶上的光线越来越亮了。她没有抬头，不过，现在她可以看见自己脏兮兮的指关节上的褶皱，而这借着捕蝇草的光线是很难看清的。空气很冷，很新鲜，在她的耳畔歌唱着。

出去！她的心脏跳动得很厉害。出去！出去！出去！

“没有捕蝇草……”上面的人惊慌道，“没有捕蝇草……”玻璃竖井里当然没有捕蝇草。

“不需要捕蝇草！”她朝上喊着，声音在竖井里轻轻地回荡着。“再也不需要它们了！发现了没有？你开始呼吸了！你呼吸到新鲜空气了！”她自己也不停地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刺痛着她的胸部，刺痛着她的面颊。

上面飘来一阵奇怪的音符，像流水，似金属，拖着长长的怪异的哨声。

“什么声音？”有人低声问道。接着，传来了惊讶的喘息声。有什么热乎乎的东西从内佛菲尔的脸上淌了下来。她知道，那是泪水。

“鸟叫。”她低声说道，“那是一只鸟，一只自由自在的鸟。是鸟在歌唱。”

突然，上方传来了巨大的叹息声、哈欠声和咆哮声。上面的苦力一阵惊慌。

“那是风！”内佛菲尔非常渴望外部世界，她恨不得越过上面的人直接爬出去，“来，跟我来看看，都跟我来看看。”

此时，灰白色的光线变得明亮起来，绳梯到头了。她从岩石槽里爬了出来，爬到了碎石铺就的平地上。她的头顶上没有屋顶，没有屋顶，没有屋顶，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她激动得想喊出声来。天上银灰色的浪花像烟雾一样慢慢地翻滚着，像群山一样宽阔。浪花中有一道银光，被洗过似的，像指甲一样光滑。她知道，那是月亮。四周，怪石嶙峋，那些石头一个个伸长脖子，仿佛想好好看看眼前这些亡命之徒。有的出现在摇摇晃晃的木桩上和过梁上，仿佛它们是很久以前坍塌的断垣残壁的最后的见证。旁边是一座黑魆魆的山脉，似乎是从无垠的天空中切出来的。

“瞧！那是……那是……瞧！”她伸开双臂，仿佛是一棵从天空中汲取营养的植物。突然，她发现，她周边的人都蹲在地上，像笼子中的兔子，四下张望。没有一个人仰望天空，没有一个人的目光敢离开超过这里3米以外，而且，所有人都低着头，望着地面。

“内佛菲尔……”泽艾拉蹲在内佛菲尔身旁，一手扯着她的衣袖，两眼盯着地面，“这就是你说的外部世界？”

内佛菲尔本来想放声大笑，可她还是忍住了。猛然间，她看到黑魆魆的景色正一步一步逼近。她的朋友们也看到了，而且，他们正因为不可思议的风和冷冰冰的月光而瑟瑟发抖。

“不，这才哪儿到哪儿，这只是刚刚开始，好戏还在后头呢！”她抬高声音说道，“跟我来，下山，这边走，抓紧时间。无论城里发生了什么，无论谁接管了城市，都会来追我们。谁也不愿意看到我们逃走。”

进展非常缓慢。苦力们靠在一起，望着对方。这时，内佛菲尔发现，有几个人已经转过身去，想沿着深深的竖井爬回地下城去了。内佛菲尔无法阻止他们，因为乌鸦粗糙的叫声、秃鹰尖锐的叫声以及山间刺耳的呼啸声已经吓得他们魂飞魄散了。

四周越来越亮了。她胸膛里有什么东西在急剧膨胀着，她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气球，马上就要飘起来了。脚下嘎吱作响的岩石渐渐显现出轮廓来，前方的天边上出现了琥珀色的光芒，云彩下面闪着微光。

“大家快戴上烟色眼镜！”

大家开始在包里翻着，突然，数以百计的苦力和宫里的仆人齐刷刷地戴上了圆圆的墨镜。这是当时计划里的一部分，每一个逃亡的人都有，谁知道那些长期穴居的人能否适应上面真正的光线？！

就在这时，第一缕阳光出现在斑驳的地平线上。大家都忘记了害怕，忘记了逃跑。东方的天空慢慢变成了桃红色，白色的云彩飘浮其间，风停止了毫无意义的嚎叫，空气变得清新可人。漆黑怪诞的石头变得五颜六色，有深紫色的，有深红色的，有浅黄色的，有灰蓝色的。乌

儿就像黑色的子弹，稍纵即逝。风从四面吹来，又匆匆而去。到处是泥土、甘露和万物的味道。整个世界渐渐苏醒了。

眼前出现了一个山坡，像犬牙一样，参差不齐。山脚下出现了金蓝色的沙丘。再往前看，在他们的眼前，赫然出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那里绿色摇曳，小溪潺潺，海水轻轻地拍打着岸边。

内佛菲尔带领大家向山下跑去。她滑动着向前冲去。她摔倒了，爬起来，继续前冲。她蹦啊，跳啊，没有墙壁挡住她的去路，没有天花板撞着她的头顶。往上看去，灰白的天空变得湛蓝湛蓝，像美人鱼的眼睛。她继续跑着，任凭风在耳边呼啸着。

第34章
尾声

在卡斯普山西边的绿洲旁，小羊倌佩鲁恩遇见了一群奇怪的人。他一眼就看出来了，他们就是生活在山下的“小仙人”。他们个头不高，肤色苍白，个个长着娃娃脸。他们都戴着黑色的玻璃盘，头顶上举着布罩，遮挡阳光。他们说着自己特有的语言，听上去十分奇怪。佩鲁恩把仙人掌上的果实砍下来送给他们，以示友好。小仙人们尝了尝软软的粉色果实，尽管脸上依旧毫无表情，但其中一些人不知为什么竟流下了眼泪。

他把他们带回自己的村子。个头最高的金发小仙女，借助手势，用一瓶罕见的葡萄酒换来了穿越沙漠所需的骆驼、水、斗篷和向导。佩鲁恩陪着他们，一直走到了草原。

当时，他根本不知道自己陪的是谁。后来，常常有人说起，葡萄酒商泽艾拉和奶酪大师格蓝迪宝是最早一批混在小仙人当中离家出走的手艺人。他们把神秘的手艺带到外部世界，传授给当地的人们。佩鲁恩只是发现，这些小仙人对人们习以为常的事物异常着迷，他们能长时间地盯着蝴蝶看，盯着手里的溪水看，仿佛映在水里的光线是货真价实的宝石似的。

不过，有一件事情让他感到异常奇怪。在这些小仙人当中，有一个红发小女孩，她是人类，不是仙女。她一路上跟小仙人们聊个不停，然而，她似乎不懂人类的语言。他觉得，她一定是小时候让小仙人给偷去了，他们把她当成同类和其他孩子一起养大了。

当他们来到沙漠的边缘与他话别时，他觉得，她是在感谢他，尽管他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她长得一点都不漂亮，可是，她的心思全写在脸上，想读不懂她都难。她用光脚丫夹着青草，她的笑容就像太阳一样，畅游在蓝色的永恒之中。

致谢

感谢马丁，感谢他陪我上奶酪课，陪我出入山洞，并不厌其烦地听我唠叨猴子和会发光的食肉植物的事情；感谢里安农、戴尔德丽、拉尔夫和鲁本，感谢他们反馈珍贵的意见；感谢编辑露丝和麦克米伦出版社的其他人员，感谢他们让我写出了一个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的故事；感谢我的经纪人南希；感谢卡瑟琳·麦格拉思，感谢她有关睡眠和失眠方面的丰厚知识，感谢她想出了早餐室这个奇妙的主意；感谢克里斯·伊齐克斯基教授，感谢他有关睡眠、蓝光和生物钟方面独到的专业见解；感谢丹，感谢他提供脑叶方面的知识；感谢丽兹·伍滕，因为她“误读”了“盗窃癖”这个单词，让我的作品里有了一个全新的人物[1]；感谢菲利克斯；感谢亚娜·特拉斯特奶酪制作课程；感谢切达峡谷的洞穴与奶酪工艺展示；感谢玛丽·金秘道博物馆的地下走廊；感谢奇斯尔赫斯特洞穴群；感谢昆塔·德·拉·雷格雷拉石窟；感谢地狱火洞穴群；感谢拉丝·格鲁塔斯·德·兰坤；感谢越南古芝地道；感谢玛塔玛塔地下窑居；感谢西雅图地下城之旅；感谢传奇黑水漂流公司，感谢他们让我们在怀托摩地下河漂流，欣赏萤火虫，尽情享受从瀑布上跳下去的乐趣。

---

1. 书中“飞天大盗”和“盗窃癖”读音相似。——译者注